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幸运



序

公元一九七〇年，初夏的一天傍晚。

武夷山脉东侧的一座大荒岭上。

夕阳的血光透过鱼鳞般层层叠叠的积云，滴洒在莽莽苍苍的林海树梢，天色苍茫昏黄。

林蝉一声接一声依依呀呀地啼叫着，空中不时响起归鸟扑楞楞的拍翅声，草丛里夜出觅食的野兽开始悄悄地走动。蜿蜒如肠的山路寂静凄凉。一个中等个头衣衫破烂头发如猬却又脸皮白净的英俊少年，肩上抗着一捆沉重的竹篾坯把，孤零零地往山下捱着。

说是捱，因为实在走不动了。他叫李燃冰，是刚从城里来的插队知青，只有十七八岁。

今天早上，队长派他去离村四十里的大山上抗竹篾坯，这些竹篾坯是用来编织晒谷竹席用的，因为夏收时节很快就要到了。一捆竹坯约一百斤重，如果短路，他勉强抗的动。可是俗话说长路没轻担，何况走的又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十里过后，与他同去的农民依然轻轻松松，他却开始吃不消了。先是肩膀被竹坯磨的火辣辣地痛，以后这疼痛扩展到腰背，仿佛有人在后面使劲地抽背上的筋；再以后就痛的麻木僵硬了，只觉小腿跟发软，浑身虚汗直淋，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肩上的竹捆成了把人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恶魔。好几次他真想一下把它扔到身旁的大山沟去。然而他始终没有扔，始终将它抗在肩上。

怎么能扔呢？队长派他来就是要抗它的，凭着它，才能记一天的工分，才能完成接受再教育的任务，才能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流一身大汗，才能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为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因此，只要生命在，竹篾坯就必须在。

同行的农民们早已走的没影没踪了，他们除了挣工分，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不能等他慢慢捱。这时候已经到家了，也许正在倚着热腾腾的灶膛火，美滋滋地喝着家酿红酒呢。这样的活儿对于从小就在大山里滚打的当地农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然而对于从未经过体力劳动锻炼的城里知青就不同了，他不是抗东西而是在移山。

天色越来越暗，下山的路却还仿佛无穷无尽。肚子又咕噜咕噜叫起来，中午吃的盐水米饭早已消化殆尽，肚里好象有只手在掏五脏六腑，整个人似在腾云驾雾。突然，眼前亮起了几十盏幽幽的小蓝灯。

那是什么？

天哪，竟是一群豺狗！

他从没见过这种野兽，但是已经不止一次听当地农民讲过这种野兽的厉害可怕了。据说，山上最凶狠的猛兽要数豺狗。豺狗是二郎神的狗，所以山上无论什么野物包括老虎豹子都怕它。它最喜欢猎捕野猪。一旦发现野猪，就紧紧盯着追着不放。野猪发现豺狗跟上自己，总是拼命地跑，可是不管跑到哪里，就是天涯海角，也别想把豺甩掉。直跑的口吐白沫，呼哧呼哧喘气，再也跑不动了，这时豺狗才一拥而上将它咬死分吃。遇上凶猛的大野猪，豺们通常是先把它包围住。有经验的大野猪，常常会找一棵大树或者悬崖壁靠

着，以防腹背受敌。这时往往是豺王，一群中个子最小的但也是最聪明灵活的，机智地跳到高处往野猪头上撒尿。大野猪眼睛被尿糊住，一时看不清东西，此时豺群才开始进攻。把野猪逗拨的性起，冲出来乱咬乱啃。正中豺王下怀，它用锋利的爪子，一下将猪的屁股大肠头抓出来，缠在草丛上；野猪痛不可耐，拼命地往前窜，直到把肚肠拉尽断气倒地。

然而最可怕的是豺狗的报复心。有时山上捕不到野物，豺狗们也会跑到村边捕食牛羊鸡鸭，一般山村人见了将它轰走就是。可要是有人不懂事的年轻人，打伤了它，这个村子就倒了大霉。豺群会整夜整夜地包围着村子，鬼哭神嚎的，见什么咬什么，直到这村子杀猪宰牛祭告求情，才肯撤走。所以，山里猎人，就是最胆大的，也不敢轻易招惹它们。村里老人都说，就曾有不服的，不听老人劝告，硬要拿铳去打豺。那豺见了人举铳瞄它，眼都不眨一下，就那么直楞楞地看着人，看的人心都起毛了，抖着手放铳，十有八九，豺没打着，铳先炸管了。村里那个叫乌婢的，为什么少了个大手姆指，就是用铳打豺炸的。这东西灵着呢。

当下燃冰见了这么多豺狗挡住他的下山归路，魂飞魄散。只见那些豺有的弓着背，有的昂着头，有的翘着尾，有的干脆当路坐着，齐刷刷地用冷冷的红眼睛盯着他，丝毫也没有让路的意思。燃冰浑身紧张的象木棍一样没有知觉了。肩头重担压着，虚汗水般流淌着，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只好无声地在黑暗中和豺们对峙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记起老人们说过，豺狗这东西什么都不怕，就怕铁器敲打。一线生机从头脑里油然萌发。他咬住牙，抽出一只手到背后，悄悄拔出柴刀，猛地将肩上竹捆扔下，随之飞快地从路上拾起一块石头，使劲地用刀在石头上敲起来。刹那间，苍凉昏暗的大荒岭上，响起叮叮当当震山动地的撞击声，迸射出接二连三撕心裂肺的火星……

第1节

时轮滚滚向前，转瞬过了二十年，进入九十年代。

这一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一过完大年，天气开始暖和。每天清早，日头红彤彤的升起来，到当午时候，白晃晃晒的人额头冒汗。年轻人穿不住棉衣，老年人也放下了终日抱在肚子上的火笼。桐花溪岸边的杉树林，天天都有白鹭飞来，唧唧呀呀的日夜喧闹着。溪坪沙洲上的桃园，一夜间开起了粉红浪漫的花朵。而往常这个时候，正是寒风凛冽，天阴地冻，大家只好围着火塘聊天呢。

这样的天气，对于山村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他们白天不是到处闲逛浪荡，就是蒙头大睡；晚上精神百倍，聚在一起喝酒，赌博，唱花仔，经常闹到通宵。

是啊，为什么不玩呢？如今身上有衣穿，锅里有饭吃，想用钱了就到山上去砍几根木头，挖几根笋，拖到镇上卖卖。日子过的不富，可也自在。哪象年纪大的人，整天烦这个恼那个的。

年轻人想的与年纪大的人想的当然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否则这个

世界就不精彩了。

不是吗？正当年轻人玩的天昏地黑时，桐花林村里辈份最高，年纪最大，已经八十岁的秋瓜叔公，本来整天低头枯坐在灶膛前，似睡非睡了好几年，就连耳边响雷公也听不见的。这天突然被一阵好象无止息的噼噼啪啪爆杖声惊醒了，一醒就精灵起来，抖峨峨地站起来，走出他那小木屋的门口。一下就看到眼前竖起了一座宫殿般的新房。新房有三层，全用大块花岗石打基，青砖二四墙砌到顶，正在上梁。那根主梁又粗又长，中间贴着红纸八卦，系着红布条。好些人围着，帮忙的帮忙，看热闹的看热闹。木匠师傅站在墙头上，念念有辞地吼着：

一架栋梁百人支，解开梁口合天机；

日进金来夜进银，百子千孙好福气；

- - - - 先做兰窠万万年！

嗨 - - - ，大家应和着，一下就把主梁支上墙头，刚刚放稳，师傅又吼：

武夷喂！

我手拿金鸡祭中梁，一祭梁头多发福；

二祭梁中多高贵，三祭梁尾万代兴。

吼着的时候，有人把一串从顶到地的爆竹点燃，顿时响起震天动地的噼啪声。爆杖刚刚放完，硝烟还未散尽，骑在梁上的人又吼：

此木原来在青山，鲁班请来做栋梁；

男人出在梁下过，一年四季保安康；

女人出在梁下过，珍珠玛瑙满箱装；

小儿出在梁下过，读书考中状元郎。

包子馒头糖果大把大把的撒下来，雨点般落在铺满彩红的地上，大人小孩欢呼着，争着去抢。有一只馒头正好落在老秋瓜头上，扑地又掉在脚下，老人本能地想弯直腰去捡，却被一个泥鳅般滑溜的小孩抢过来，把他撞了个趔趄。

这是谁盖的房子？比以前财主的房子还大。正想问个清楚，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走过来，扶着他，恭恭敬敬的凑在耳边说：“秋叔公，想吃什么。我给你拿。”

老秋瓜眯起眼，认了老半天，记不得这是谁：“你是谁？”

“我是金瓜崽呀。”

噢，原来是这小子，他的侄孙，前几年还在流鼻水呢。“这房子谁人盖的？”

“我盖的。”金瓜崽得意地说。

“你盖的，哪来那么多钱？”老秋瓜有点不信：“以前财主都没盖这么大的房。大队也没盖这大房。你这样盖，大队批准？”

“有什么不准？如今的政策开放，谁人有本事再大房子都敢盖。以后有钱了，我想把你这幢房也拆掉，盖过新的。”

这口气让秋瓜听了更吓了一跳：“说天说地，钱是铤打来！年轻轻的，不要太大胆了。”

秋瓜回头看看自己的那间旧屋，本来就矮小了，如今在这幢大房衬托下，显得更加寒伧。他的心头突地升起一股寒意。想起一件事，也不接金瓜崽给他的包子，掉头就走，直走到离家很远的村头大肚冷仁海家门口，用一

种撕纸般声调吼着：“大肚，大肚！”

大肚仁海正在喝闷酒，听见这尖叫般声音，吓了一跳，赶紧站起。秋瓜的铁梨木拐棍头就指着他的鼻子了：“大肚，就晓得吃酒！我的事，你还管不管？”

“什么事？”大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今年四十五岁，长的白白胖胖，宽脸盘，浓眉毛，细眼睛，腆着个明显的大肚子。一点也不象一般的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民一样黑壮。事实上他虽是道地的桐花林村农民，却有好多年没有下田干过力气活了。大肚十八岁参军，几年后回来就在村里当干部，也被乡里抽去当过工作组，前几年又当了村主任，差不多的时候都在穿着鞋袜吃软，因此保养的很好。这几年更是发福起来。他在村里地位虽然最高，可在温姓人中辈分却不高，算起来是秋瓜的孙辈，所以老人跟他讲话口气很大。

“天气这么冷，棉袄怎么还不发？”老秋瓜一手抱着破火笼，一手将棍在地上顿着，两只昏花混浊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大肚。

大肚被老人瞪的心里起毛。从前学大寨时期，公社确实每年冬天都会给鳏寡老人发棉袄，可那是十年前的黄历了。现在已经改由村里发养老金了。老秋瓜领了钱从不用，身上还穿着十年前的棉袄，烂的成油渣了。可还是年年问他要棉袄。要是仍在人民公社，兴许还能给他多一点照顾，可是如今各管各的，去哪儿要棉袄来给？况且今年天气并不见得怎么冷。

真是老糊涂了。这点子事也来烦他！

这几时，他自己遇到的事就够烦的了。昨晚打扑克标分，手气衰透了，标到下半夜，输了八百块钱，大丈夫的私房钱差不多完了，心情本就不好。偏偏早上又接到乡里雷付乡长电话，说有人写信到县里告他贪污受贿。大肚一听就吓的背上冒出一片冷汗。楞了一阵，强作镇静：“胡说，我又没有这方面的事。”

“有没有你自己最清楚，用不着我多说。他们告的是水库的事，你要注意点。”

大肚又冒出了一身冷汗，妈的，真是哪一壶水不开偏就提哪一壶。水库的事他自己当然清楚，可是如今哪一个工程没人吃！何况又不是他一个人独吃的，搞一个投资几百万的水库，要过多少道关卡，哪一道关卡没有人揩油？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这事老早就有人告了，可是每次都被他混过去了，他相信他吃的很巧妙，何况上边还有人保着，怕什么？然而不管怎么说，总是一块心病。

“这事你也清楚，说来说去不就是那回事，有你罩着，我不怕。”

“哼，恐怕这回没那么简单，县里就要派新的领导到你桐花林包村，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一说，大肚心又吊起来：“这个领导是谁？”

“听说是地委派来的，以前在这里插过队的。”

“插过队的？什么姓名？”

“好象是姓李，有点来头的，你要小心点为妙。”

.....

放下电话，大肚烦乱极了。妈的，为什么上边又要派过新的领导来包村，雷付乡长不是干的好好的吗？真是没名堂！这个包队的领导姓李，莫非是李燃冰？他是在地委工作的。难道是他？嗨，要真是他，倒有点麻烦，当

年他在这里插队时，跟他大肚关系不怎么样，他跟姓冷的那些人比较好。要是姓冷的人到他面前告状，难免不会受他们影响。看来是要小心点，免得小沟里翻了大船。

心里有那么一回事梗着，也就懒得搭理这老家伙。偏偏他不管他的心情，还要缠着罗嗦。

“这么冷的天，井水都冰透骨了。我活了八十岁，从来没有见过这冷的天。不管哪一年，我那阳井的水都是温温的，落雪下霜都温温的。今年就出鬼了，与下村的阴井一般了。”

大肚听明白老人意思，却有点不解：“不会吧，这两口井从来水都没变过，二百年了。”

原来桐花林有两口井，一井在上村，叫阳井，阳井的水一年到头都是温温的，住在井边的多是姓温的。一井在下村，叫冷井，住在旁的多是姓冷的，冷井的水一年到头都是冰凉彻骨。温姓人多喝阳井水，冷姓人多喝阴井水，多年来也都习惯了。两井水质不同，常饮两口井水的两姓人禀性也不同。温姓人性情多燥动，冷姓人性情好文静。因此这两姓人发展的趋势也不同。温姓人多喜欢出门谋生，当兵，做生意，做工匠，走江湖，所以温姓人有出息的差不多都在外工作。冷姓人就偏爱守着家门，种田，造林，读书，所以桐花林的大学生多是冷家的。这两姓人世代同住一村，相互联姻，结成千线万缕的血缘关系。既相互帮助也有许多矛盾磨擦。因此也演变出许多小村里的悲欢离合故事。

“怎么不会变？盘古王开天以来，朝代换了几多？前几天我就一直做梦，我们这村会变，要出事，我们姓温的会有事。可不，井水先变了，阴阳颠倒。”

“让我看一下，早上刚挑的一担阳井水，还没有倒呢？”

大肚连忙转身到灶间去，把手伸进水桶里，哇，果然冰极了，不由也大吃一惊：“真怪了。变成阴井水了。这可不得了。哎，天气这么冷，你老人家还是进来坐着慢慢说吧。”说到底，老家伙是他温姓人的长辈。他当这个村主任，大半要靠温姓人撑着。老家伙说村里会出事，温姓人会出事，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想想早上的那个电话，莫非真要有事。于是他恭恭敬敬地把老人请进屋门。

“我不怕冷，我就是担心。世道变的太厉害。你来评评看，这成事吧？那些年轻人，一年到头浪荡，下田裤脚都不扎的，还有钱盖房。比以前财主还盖的好。把我房子的日头全遮住，这不生生的欺侮人？”

这一说，大肚的耳朵竖起来：“谁？谁敢这么胆大，欺侮我们秋叔公？”

“有谁，还不是那不成人样的金瓜崽。如今好角色了，不知天高地厚，要出那风头，总有一天，会倒霉的。往日冷福洋的房子还不威风，最后不也让人分光！”

秋瓜只顾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大肚一听这事，肚里暗暗发笑起来。

金瓜崽盖厝的事，大肚早几时就得知了。金瓜崽在村里的年轻人中间，是个最没用的，全比不上老秋瓜年轻时能干。长的又矮又瘦，没三两力气。什么事情都拿不起来做。要是靠他自己盖房，真是老肥猪也能上树了。可这小子偏偏有桃花运，讨了一个漂亮老婆。高高挑挑的身材，白白皙皙的皮肤，鹅蛋脸白里透红，一双桃花眼水波凌凌，见人三分笑，撩拨的男人心猿意马。大肚一见，就觉得这女人太风骚，不地道。就凭金瓜崽那付样子那点本事，能圈得住她？果然，结婚没多久，女人就在家呆不住了，见天串东家走西

家，特喜欢与漂亮青年打打闹闹。还把别人往自己屋里招。金瓜崽如同没看见一般。到后来不知怎么搞与村里好几个年轻媳妇吵闹起来，还跟人打了一架，把别人咬了一口，自己脸上也被人抓破。一气之下，扔下孩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差不多有两年了，前不久才又回来过年。

这女人回来那天，正好在村口被大肚碰见。要不是她先叫他。几乎都不敢认了。只见她身披毛茸茸的皮大衣，脚穿油光发亮的高跟皮鞋，头发不知怎么搞的变成金黄，与外国女人一样。脸上抹的五颜六色，跟做戏的一样花俏，耳朵脖子手腕，全挂着黄金首饰。老远就闻着一股香味扑鼻。看样子是发了财回来了。妈的，这女人！大肚心里对她没好感，只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点点头。

“仁海呀，你好啊。吃一根烟。”

那声音甜腻腻的，顿令人心猿意马起来，他手把烟接过来了。那根烟又白又绵，带着海绵过滤嘴，发出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由得睁大眼看，女人涂着红指甲油的白手里拿着一包闪闪发光的洋烟盒。却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大肚喉咙痒起来，将烟凑到嘴边；她立刻乖巧地用打火机给他点上火。

“回来过年啦。”大肚问道。

“是啊。以后靠你多帮助啦。过年来家里玩。”女人朝他飞着媚眼。边走边走。

“好，好。”大肚盯着她一扭一扭的浑圆屁股，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念头。这女人身段倒不错。搂着一定挺有劲。老早就想玩玩这女人了，可就是一直没下手。他是担心这女人名声不好，惹得自己一身臊。

第二天村里就传开了女人回来的事。都说她在外面是发了财，还说她这次回来要花二十万元钱盖一座村里最好的洋楼。大脚初时有点不信，二十万元，那是多少哇，他也当了好多年村干部了，算是有权有势，可也只不过用了十几万元盖一座房子。她有什么本事？过了几天，他经过金瓜崽家，想不到果然动工盖了。看那打的地基，又宽又大，石头也是老大的，起码是五层的，令他吃了一惊，这样的气魄，就连他盖房时都没有。看来是真发了。

大肚心里浮起一阵说不出的味道，既羡慕，又眼红，又不服。这女人那来这么多钱，怕是来路不正吧？有人说她是做鸡，有人说她是做生意，有人说她是给香港老板做小妾；……；想不到在外面做这种事能挣这么多钱。外面的世界与我们这个小山村真是不能比的。不过道理都一样。正儿八经的，怎么地也是赚不来。都要走歪门邪道。所不同的是我走红道，她走黄道。只要能弄到钱，都是有本事。这女人也够本事了。

这么一想，大肚对女人倒生出了一点敬佩之心，反过来安慰老人。

“秋叔，你金瓜崽能盖新房，是好事。以后你也可以享福住洋楼嘛。”

“屁，丢人现眼的。我是死也不住的。我不靠他们。我靠共产党，靠公社。”

秋瓜虽然糊涂，这点思想很明确。

“对对，你这话说的。我们靠共产党靠集体过日子。来来，你老人没什么事就坐下来吃点酒。”

“这世道真变了，共产党去哪里了？”秋瓜现在转为叹息了：“那几年，大锅吃饭，大队出工，要挖山就挖山，要开渠就开渠，红旗到处飘，口号到处吼；县长还给我挂过红花，有海碗大哪。县长对我说，秋瓜哇，向你学习，好好干，明年到北京见毛主席。现今呢，没人理了，没人理了……”

老秋瓜边说边坐了下来端起酒杯。他平时很少动弹，但耳朵没闲着，总觉得这几年一年比一年不对劲，村里出了许多怪事。他只有到大肚这个晚辈这里来发泄发泄心中的感慨。而对于大肚来说，秋瓜的这些牢骚，虽然不赞成，却看的很清楚。这几年村里镇上怪事重迭，变化太多太快。都说还是同一个共产党的天下，可是政策与过去大不一样。他时常想，要是能当学大寨的官，捞改革开放的钱就好了。学大寨时什么都由当官说了算，谁敢反对？可惜没钱。如今的官，只要胆大，捞钱容易，可是农民不好管，还常告你的状。世上的事没有两全的。这几年他虽然捞了不少钱，可也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出事。也有许多苦恼。

秋瓜边喝酒，边骂着如今看不惯的事，眼花耳热后，用他鸡爪般的手，使劲地将桌子一拍：“我要去找支书，问问他，你这干部是怎么当的，年轻人都不种田了，到处浪荡，不三不四的骗钱，以后怎么办？你到底还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说着也不知哪来的劲，竟不要拐棍就站起来往外走。

“莫慌，莫慌，我与你一齐去！”大肚总算松了口气，扶着老秋瓜的瘦胳膊，摇摇晃晃地到村部去。

村部在村东头，仍是学大寨时的大队部，不过换了块牌子。与周围这几年不断新盖的农家相比，显得十分破旧肮脏。一群人正围在村部门口，不知做什么。走，近了一看，中间台阶上有个中年汉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巴掌大的毛主席像镜框，手里拿着个厚纸糊的喇叭筒，两眼红通通的，正在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说呢。

“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按最高指示去做，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贪污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们身边就有这些犯罪分子。不挂红旗，不挂领袖相片，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现在他们是猖狂一时。我虽然是条小泥鳅，可也要掀起波浪。”

说着，放下手里的纸话筒，冲到挂在村部门口的招牌下面，把那面村委会的招牌摘下来，一下扔到地上，边吐着唾沫，边骂：“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烂透了，不该挂这里。”

那村委会招牌挂在那里好几年了，风吹雨淋，早已朽了，这一扔就裂成几片。看热闹的村民吃了一惊，那汉子却拍手哈哈大笑。笑着又伸手去抓村党支部的牌子。大肚以为他又想扔，正想上前阻止。那人却把手在上面使劲擦起来，“这是共产党的招牌，不能让它有灰尘肮脏。”

他将那招牌擦的干干净净，重又拍手大笑：“好了好了，这下大放光明了。”说着转过身来，对着门前围观的村民吼：“通知你们村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晚上老老实实接受批斗！一，二，三，起步走！”操起军步，咚咚咚地就跑。把村民看的目瞪口呆。

“胡老师莫是又疯颠了？”

“春天来了，他的病又发作了。”

“前几天我在镇上也看见他拿着红旗满街跑。”

“去叫余校长来。”

“那不是来了。”

村里小学的余校长果然慌里慌张地带了几个男老师跑来，一见了胡老师就吼：“老胡，你莫吵。快去上课了。”

原来此人是镇上小学的胡老师。也是桐花林人的女婿。在他印象中胡

老师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灰色中山装，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怎么突然间疯了呢？不但在镇上疯。听说把乡政府的牌子也摘了下来，就只剩一个纪检会的牌子，说就是这块牌子有用，不能摘。还趁上级有人来的时候，跑到招待客人的会议室里，将桌上摆的水果香烟统统抢走。如今又跑到村里来疯。真叫人哭笑不得。

见到大肚来了，就有人喊道：“主任，你的牌子被人扔了。”

他其实也看到了胡半颠扔牌子，心里也恼火，可是碰上这疯子有什么办法。反正那牌子也烂了要换了，他也懒得去捡，只骂了声：“妈的。”好在余校长来了，几个男老师一起一哄而上，将胡老师一下抓住架走了。胡颠子一走，人们没热闹看了，很快就散了。大肚这才走进村部去。

看到通讯员小丘仔，问道：“老霜呢，去叫他来。”

丘仔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老霜家里出事了。”

“什么？他家里出什么事？”

“他家小霜被人在溪洲坪上打伤了，老霜送他去医院看了。”

大肚吃了一惊，谁那么大胆，敢打老霜的儿子？小霜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老霜只有这个独生子，这下出了事，一定急死了。看来他要去看一下。他也不管老秋瓜了，转身又跑出去。

老秋瓜一个人站在那儿，犹在问：“支书呢，支书呢。”可是谁也不理他，老头子转了半天，只得又拄着棍子回去。一路上咕哝不停：“天变了天变了。……”

第2节

月亮从东山头升起，象一只金黄的大月饼，挂在浮云间。空旷的溪洲上，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轻纱。

这片溪洲，是桐溪水长期冲刷堆积而形成的沙滩。从头至尾足有数里长。沙滩下长满一人高的糖瓶仔花丛和石楠丛，靠水边的地方，一溜排种了许多绿竹，在溪风中摇动着凤尾般的叶梢。

因为溪洲地势太低，经常被洪水冲淹，也就没法将它开辟成水稻田。学大寨时大队干部打过主意，动员了几百个劳力，苦干了一个冬天，在溪边垒了一条石坝，在坝内造了几百亩田。当时敲锣打鼓很热闹地庆贺了一番。不料才插上稻秧，一场初夏的洪水将那石坝与田夷为平地，自此只好老老实实在冬天种些小麦和萝卜，再也没人动它。前几年乡里推广种绿竹，村里组织人沿溪种了一点竹子，不经意间竟蔚然成荫了。

尽管几乎是一片荒滩，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白日里时常有牧童赶了牛群来，让牛群在滩上低着头甩着尾吃草；逢上糖瓶仔开花时节，村姑们三两结伴，挎了竹扁篓来采花，滩上满是欢声笑语；到了秋后，便有猎手带了狗，在滩上追逐肥胖的野兔；白雪铺地的时候，荒滩又成了豺狗出没的地方，母豺的媚叫勾的公狗心猿意马，没命地窜出去和它们厮混，强壮的留下后代，弱小的便成了豺群的牺牲。

当然这片荒滩也是村里少男少女谈情说爱，偷情野合的好地方。那密

密匝匝的灌木丛和绿竹丛，是遮挡风雨阳光和人们视线的天然屋顶；那柔软平坦的沙滩，是任意翻滚的大床垫。在这片粗犷苍莽的溪滩上，孕育过无数爱情的种子，也演出过无数爱情的悲剧。

此时，阿牯搂着小莲，背靠一丛巨大的绿竹，面对哗哗的溪水，沉浸在一片爱的柔情蜜意中。

“小莲，我们的事，你妈知道吗？”

“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不反对吧？”

“我妈最爱我，她说只要我满意，她就没意见。”

“嗨，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有点怕她。”

“怕什么，她虽然有点脾气，可是人好。就是你自己胆小。嗨，我与你说，你要再不托人去跟她说我们的事，我就不理你了。”

“好，好，其实我早就想托人找她说了，可是眼下一点钱都没有，不好意思。我想出门去，挣些钱来再说。”

“又说钱，我不是贪钱的人。我妈也不是那种人。要不然，她怎么会嫁给我爸。我爸又老实又穷，就知道一天到晚埋头死做。”

“听说，你妈最早是跟一个来这里插队的知青谈恋爱？”

“可能是。有一天趁我妈不在，去翻她的抽屉，看见好几张那个知青的照片呢。长的很漂亮。”

“村里人都说，如今这知青在地区里做什么官，村里干部常去找他办事，听说他还很关心村里。要是当时你妈和他成了亲多好。你的命也就不是这样了。”

“看你说的！我妈老说，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不好强求。”

“话是这么说，你妈也是十分要强的人，你爸跟她比，就老实多了，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

“老实也有老实的好处，什么事都听我妈的。以后你有他一半老实就好了。”

“我可不愿意象你爸那么老实。如今这世道太老实了吃亏。你看，村里那些象你爸一样老老实实守着责任田种的，谁人能生财？都是那些不安份守己的，乱跑乱做的能挣钱。金瓜崽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靠他老婆跑出去做鸡。大肚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靠他当干部吃冤枉。

要不然他们那么大的房能盖得起来？”

“也不一定。村里也有好几个是靠老实劳动挣了钱的。你看华亮叔，他不就是办厂挣到钱的。还有溪佬叔，不也是靠在桐山镇开饭店挣了钱的。”

“总不是靠田里。听说闽南那一路工厂很多，挣钱的地方也多。我想去跑一下看，总比躲在这山角落里好。”

“你呀，一天到晚就是想着跑出去。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也跟我一起去，两个人齐齐去打天下，挣大钱。”

“想的美。我才不跟你去，不理你了。”

小莲撅起嘴唇，转过身去，背对着阿牯。

“莫，莫这样，我就怕你生气。”阿牯连忙低声细气下来。“我是讲着玩的。你要不去，我怎么舍得丢下你呢。”

“你有那么好？你巴不得一个人走的远远的，去找外边漂亮姑娘。”

“我要有那种心，变成一堆屎让狗吃！”阿牯发誓道。

“这还差不多。其实真想挣钱，在村里也有办法。华亮叔说，我们这个桐花林，有山有水有田有林，是个好地方，主要是村里人太保守，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他就不信在自己家乡搞不出名堂来。他说他的厂还要扩大，要找帮手，明天你去帮他。”

“华亮叔又在弄什么东西？”

“听说是在搞一个木制工艺厂。前几天我到他屋里玩，看见做的东西，真巧的。他说是做旅游工艺品。这几年武夷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来了都会买些纪念品，弄的好会挣大钱。”

“想是想的不错，不过华亮叔想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这几年他做的东西多了，都是一开始轰轰烈烈，到后来没声没息，也没有挣几多钱。”

“总比种田好。办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总有失败再有成功。再说你不去拼一下，不是更没出路？”

“说的好，拼一下总比坐着等好。”阿牯一听这话就高兴了，一把抱住小莲。

月光下，小莲的脸盘眉眼清晰可辨，含情的眸子扑闪着，微翘的小鼻子下边嘴唇轻开着，象一朵刚绽的红山茶。在阿牯的眼中，她美的象观音转世。一股激情涌动起来，他胳膊使了点劲，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

“不要，你坏。”小莲晃动着头躲闪着。可是这一躲，更激起阿牯的欲念，他把她搂的更紧，撅着嘴寻找她的嘴唇。

这当然是不要花多大力气的事。他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唇。她也不再躲闪，他们唇对唇，舌对舌，忘我地蜜起来。无限的爱意从他们的内心深处荡洋起来，迅速弥漫了全身。小莲浑身酥软如绵，慢慢地瘫倒在地。一股灼心烫肺的热流使得阿牯狂野起来。他的手从她腰下面伸进去，一下扯开薄薄的乳罩。于是，一对金黄的乳房鸽子般扑腾出来。阿牯低下头，一口咬住那小小的鲜红乳头。

你看银娘一对奶，胜似秋茄叶下一点红；

你看银娘两股腿，好比棉花成堆白又绵；

……

不知是谁，在远远的地方唱起了花仔。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完全陶醉了。

突然，近处的一丛绿竹哗哗地响动起来，好象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拱动。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一阵沙雨哗哗地从空中落下，把阿牯和小莲都吓了一跳，从陶醉中清醒过来。

一骨碌从地上站起来，本能地盯着那晃动的竹丛。

莫是豺狗吧？阿牯心想，近几时老有豺狗在溪洲上活动。这东西虽然凶猛，不过你要不撩它，倒也与人和平相处。竹丛越晃越厉害，幕地发出一声尖笑，象豺叫一样令人头皮发麻，阿牯拉着小莲，拔脚就跑。

“哈哈，不要跑，都让我看见了，看见了。”

这么一吼，倒让阿牯冷静下来，真是的，跑什么呢，我们光明正大谈恋爱嘛。有什么丢人的。他停住脚，反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你老爸！听不出来了？”声音既蛮又刁。

妈的，原来是小霜，这个坏家伙。阿牯倒吸一口冷气。小霜与他同年令，是老霜的儿子。也是村里出名的花花公子。仗着他爸当村支书，从小就好欺侮人。又好色，一天到晚追姑娘。他爸为人那么正派，他却一点也不象

爸。所以，阿牯从来见了他都敬而远之的。人家有权有势，我们平头百姓，招惹不起。

“我们走。”阿牯拉着小莲的手，低声对她说。

“干了好事，说走就走了。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小霜拦在前边，挡住他们的去路。

“你想做什么？”阿牯有点恼怒起来。

“嘻嘻，你两个违反婚姻法，我来抓你们啊。”

这一说把阿牯和小莲吓住了，他们确实都还没到法定结婚年令。一男一女，悄悄跑到溪洲上，就算什么也没做也说不清的，何况他们真的亲热了一番。

“小霜，你就帮我们一回，就当没这事，我会记住你的。”阿牯怕把事情闹大，低声下气地求小霜。

“好说好说，我可以当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要帮了你，你们给我什么好处。”

“明天好好请你吃一顿。”

“不用不用，我又不是没得吃。”

“那，我身上还有五十块钱，都给你好吧。”阿牯从内衣口袋摸出几张拾圆的钞票。

“我也有二十块。”小莲摸口袋找出一点钱来。

小霜一把抓走阿牯的钱，“少是少了点，不过还可以，你可以走了。”

阿牯二话不说，拉着小莲想走，小霜却把小莲拦住：“男的走，女的留下。”

“给你钱还不行吗？”小莲害怕极了。

“哈哈，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陪我玩玩。”说着就伸手去拧小莲的脸蛋。

阿牯顿时明白了小霜的用意，看来今天他是有备而来，存心要敲他们竹杠的。不由怒从心起。“小霜，钱都给了，莫太过份了。”

小霜不屑一顾地：“去去，这里没你的事了。”边说边又用手去摸小莲。小莲吓的直躲，无奈被他拉住脱不开身。

“放手，再不放，我跟你客气了。”

眼看自己的心上人被人这样欺侮，阿牯忍无可忍。捏紧了拳头。

“哟，我放你一马，倒反咬一口，我就不放手，你敢怎么样？”

阿牯咬住牙，跳过去，把小霜使劲一推，小霜没料到这个比他矮半头的老实人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没提防，连退几步，差点摔在地上。不由大怒，一下就从腰间拔出一把军用小刀，“妈的，够胆大的，不放你点血你是不知死活的。”

那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阿牯赤手空拳，不由得有点心虚。小莲吓得全身瘫软，躲在一边瑟瑟发抖。小霜举着刀逼近阿牯，阿牯一直退到水边，再也没退路了。小莲惊的捂住脸不敢看。

只听一声哼叫，一声扑咚，倒下的不是阿牯，而是小霜。

就在小刀就要刺下来的紧急关头，阿牯急中生智，蹲下身从溪里抓起一块石头，随手扔过去，正好就打在小霜的额头上。

根本想不到是这个结果，小霜倒下去，一动也不动，阿牯心想这下糟了，要是死了他也没命了。腿一软，蹲下去抱着头长叹一声：“这下不好弄了。”

此时小莲倒冷静下来：“事到如今，怕也没用。我们先去找华亮叔，叫他想办法。”

这一说阿牯灵起来，擦去浑身冷汗，拉起小莲：“赶快去。”

第 3 节

燃冰和漂亮的肖白梅在昏暗的村街上走着。

如今他已不是当年那个衣衫破烂，毛长身瘦，一文不名的穷知青。他是剑州地委派到桐山乡任职的党委付书记。那一年恢复高考制度，他考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地区行署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凭着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能干，很快得到领导的重视，没几年就提升为综合科长，并被组织部内定为重点培养的第三梯队人选。为了让他更好地锻炼成长，又派他到乡镇任职。

所以，他这次到桐山乡，可以说是镀金性质的。临行时，陈专员，他的老领导，拍着他的肩头，语重深长地对他说：“小李，下去好好干，有事直接跟我联系。将来前途无量。”

这话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而且出自专员之口。陈专员又向来以重感情，肯提携青年干部著称。在一般人看来，只要他在任职期间不出问题，就可以稳稳升官的。需要努力的是如何争取一个有实权的位置而已。可对于燃冰来说，又有自己的想法。

他已经三十八岁，并不年轻了。跟机关里那些后来的大学生科级干部相比，老的多。

他是文革前的68届初中毕业生，知青中的老么。插队生活能够磨砺人的意志，锻炼人的才干，可他毕竟插的时间太长，差不多十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要是真能象作家谌容写的那样，减去十岁，那该多好。如果他在二十八岁就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和机遇，那是真象陈专员说的前途无量。可惜一切都不可逆转。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的干部，只要不是太差劲，迟早都会提拔，至少也会落实一个付处级待遇。可是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他可不愿意象地委行署机关里那些干了半辈子才弄个付处级的老干事一样，小心惯了，走路都要踮起脚跟，一付的畏缩寒酸相。他想，无论级别高低，职务大小，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痛快淋漓地干些实事。

毕业后他在机关也干了八、九年，深知其中的苦衷。外表上看去他们处在权力的中心，有时小秘书也会对一些事产生重大影响，可实际上他们是最没有权力的。他只是那架巨大的权力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镙丝钉，谁愿将他安在那里他就只能呆在那里，可是按他的性格却并不愿意如此到老。处在权力中心而又没有一点权力，对于一个有着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希望的不是一辈子做镙丝钉，而是当一回操纵手。所以他对这次到原来插队的地方任职非常高兴。

乡镇的级别虽然低，但是南方的乡镇是最能发挥人的才干的地方。他在农村插过队，深深知道在农村当领导的人的权力，那几乎是无限的，说一

不二。这次任职还要包村，县里领导问他的意见，他毫不思考就说要到桐花林去。他在桐花林那么多年，对那村的情况熟悉。

干起来顺手，更好行使自己的权力和意志。

是啊，桐花林的一切，那山，那水，那屋，那人，那狗，那空气，哪一样他不熟悉？虽说离开这乡村十几年了，只要一闭上眼，这些景象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桐花林在学大寨时，是个上过省报的红旗大队，省报曾用整版的篇幅登载过桐花林自力更生修水渠的事迹。

但是这个村庄却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有田，但不肥沃，稻子产量不高，燃冰刚去的那年冬天，村里几乎的农家都断了粮，要靠吃回销粮过年；有山，山上也有树林，可是一来当时不允许搞多种经济，二来当时的木材也卖不上价钱，农民出一天挣的工分才值八角钱，到年终结算分红时，几乎一半的农民都要超支。燃冰插队的头一年，不要说分不到一分钱，连饭都吃不饱。要不是那些心地善良的农民，特别是春姑，时常接济他食物，那几年的日子真不知怎么过下来。

.....

这段村街，与二十年前一样，依旧是卵石铺的路。不平，油滑，时而有一堆黑糊糊的牛粪猪屎挡道。只是借着街旁农家半掩的大门里透出的淡淡光线，才能勉强辨清眼前，找到落脚之处。

燃冰曾在这山村的路面上走过不知多回，本是闭着眼睛也可以行走如飞的。但是到底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踩惯了城市里平坦的大马路，如今重新走老路，开头几步还有点不惯呢。

嗒嗒碰碰了好几下，才重新适应。白梅可就惨了，虽然穿着旅游鞋，还是又扭又滑，没几步又一脚踩到牛粪堆上，又臭又粘，惊的叭叭叫。

“我不要，一脚烂屎了。”

“小心点。”

“人家一点看不见路面，都不知往哪儿落脚。”

“好好，那你跟紧我。”

燃冰停住脚等她跟上来，她一跟上就赶快抓住他的手。燃冰立刻感到那手又柔又软，带着一些潮湿。仿佛握住一只温顺的小兔。

“真是鬼地方，狗屎村哟。”

燃冰觉得白梅的咀咒好笑。“别这么刻薄，农村就是农村，不能跟城里比。”

“什么年代了？还这样到处乱放猪狗乱拉屎尿。”

这次来桐山乡，走之前到地委组织部去。人们说与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人。不过他不是挂职的，而是当驻村工作队。待见面时，竟是一个肤色白皙细眉大眼嘴唇鲜红的年轻女人。她穿着一套几乎磨烂的牛仔衣裤，上衣敞开着，露出里边的紧身大红纯棉中领内衣，胸脯高耸，前面醒目地挂着一条闪闪发亮的水晶项链；还烫了一个高耸的发型，象外国的朋克。一付浪漫明星派头。这使燃冰很看不惯。但不得不承认，她很漂亮，很有时代女性的气息。可是这又有什么用，他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到艰苦的农村去工作。

分管干部的付部长介绍说她是闽北大学的政工干部，这次是主动要求去驻村扶贫的。

真是天晓得，也许她在城里呆腻了，想到乡下玩玩。可是乡下真有那么好玩？燃冰心想，不过出于礼貌，口里还是很客气地说：“好好，以后请

你多帮助。”

她很大方的伸过手来：“认识你很高兴，今后请你关照。”

现在果然要关照了。她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不象他们那一代人有过农村插队的经历，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看她这样子，恐怕家庭背景也不差，从小就娇生惯养的。

是个任性的小姐。因此燃冰觉得有必要与她说说清楚，吓吓她，免得以后出洋相。

“山村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的，马虎习惯了，要改难哪。现在还比以前好多了。我在这里插队的时候，连人都象猪狗一样随地乱拉。”

“难道没有厕所吗？”

“就是没有厕所的。方便的事对于农民来说，最简单了。山村地方大的很，随便找一个角落蹲下去就行，完事后随使用根竹片或者石头擦擦。”

“女人呢？也乱蹲？”

“差不多。出门时和男人一样；在家时就坐马桶。不过你别以为马桶就好。其实这里的马桶只是一个大尿桶。平时放在房间床头，连盖子都没有，臭气薰的屋里连蚊子都不敢呆。

有的人家放尿桶的地与吃饭桌子只隔一层薄薄的板壁。这边在吃饭，那边在哗啦哗啦，有客人也不避。”

白梅听的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大叫：“太可怕了。”

这付惊慌样子，燃冰乐了，益发要逗她。

“还有更可怕的呢。”

“还有哇？”

“知青刚来的时候，不习惯乱蹲，到处找厕所。后来发现农民家家有一个放肥料的小土棚，里头有一个老大的木粪桶，几乎齐胸高。桶上铺着几块木板。还一个小梯子通上去，当时有一个知青不知底细，以为这是厕所，就爬到桶上去，谁知那些木板都是活动的，一脚就踩空了，跌到桶里……”

“不听了不听了。”白梅嚷着；她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既吃惊又恶心。

“不听当然可以的。不过这些事不是听不听的问题，而是你到了这里就会遇到的。还有许多城里人不可思议的事，今后都会遇到。尤其是在桐花林这样的山村。”

燃冰一接触白梅，就知道这个娇生惯养的小姐，一点也不知道闽北偏远山村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思想准备，一个月都可能坚持不下去。

“我再说一个故事给你听。那里我这里有女知青，刚来时被分配到一个仓库楼上住。

仓库楼很大很空，她一个人不敢住，就请一个当地女孩陪睡。女孩来了，很高兴，就脱鞋上床，顿时一股臭味薰死人。原来那时兴穿解放鞋，尼龙袜，却不习惯洗脚，能不臭？”

“哇。”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女知青和那女孩一起睡到半夜，突然浑身奇痒，到处起了疙瘩，点了灯一看，到处是小虫子，你说这是什么？”

“我哪知道？”

“虱母。这女孩一年到头洗不了两次澡，浑身长满虱母。那女知青狼狈极了。可是没人陪又不敢独自睡，半年以后，自己也和当地女孩一样了。”

“天方夜谈！”

“这里的农民就这样世代代过来的，这就是农村。”

“我们还要走多远？”

“快了。”

本来安顿下来之后，燃冰想到当年要好的几个农民家去看看的。白梅知道他出去，也要跟着去。她长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山村里住夜，感到既陌生又新鲜，又有点神秘。她想尽快地介入到山村的生活里去。但是燃冰却有点不愿意，他只想自己自个儿走走。

“黑灯瞎火的，路很难走，你还是在村部里看看电视。”

“我不要。又没有什么好电视节目，没意思。”她边说边就利索地换了一双平底旅游鞋。燃冰见她如此，只得同意她一齐去。今天从城里出发时，她的外观上已大变了样，虽还穿着牛仔裤，但已换了发型，只是扎着一个简单的小马尾，项链也不见了，于朴素中透一股青春的活力，使燃冰对她的印象大大改变，觉得这女人倒还挺可爱的；不管怎么说，和一个可爱的女人在一起工作总是一件愉快的事。

他第一个想去的是春姑家。

想起春姑，燃冰的眼前立刻出现一个身材丰满，皮肤金黄，长着一张鸭蛋脸，一双丹凤眼，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的少女来。

第 4 节

燃冰一到桐花林，大队就把他安排在她家住。那是一幢小小的两层土木结构老式旧屋。

干打垒的土墙只有半截，木柱只有碗口粗细，也不知是哪一年盖的，整个房屋都倾斜了，一边用一根杉木斜撑着。前后都是通天的菜园，门口有一个比房子更歪斜的木头猪栏，里头一头半大不大的黑猪在有气没力的哼唧着。

燃冰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安排在这家住，村里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比这家宽敞牢固。后来才知道，大队之所以将他安排这家，是因为春姑的父亲冷老海成分高，是个富农。而燃冰的父亲是个右派分子，既然都是黑五类，那就干脆合并吧。

燃冰感到受了极大的污辱。大队也太欺侮人了。我虽然是右派子女，可是难道不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们应该把我安排到贫下中农家去住呀。他几乎想跑到大队去，与那些干部论争一场。可是才站起身脚就软了：你争得过他们吗？

他垂头丧气地呆下来。让老海带到楼上。楼上没有土墙，四壁用破竹席马马虎虎地围着；也没有床，只是在地板上铺一层干稻草和一领草席；他一声不吭，把唯一的行李，一只串联时用的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布书包扔到楼板上，十分疲倦地躺下去。嗨，命运啊，怎么对他这么不公平？

他一动不动地躺到天黑，直到老海叫他吃饭才爬起来。看老海阴沉的脸色，他知道这家主人并不欢迎这个城里来的知青；尽管如此，晚饭还是热

了一壶老酒来招待他，还炒了一盘过年薰的田鼠干，香喷喷地端上桌，诱的胃田口大开。结果是那一餐他吃的特多，足足吃了六大碗白米饭。把老海吃的目瞪口呆，脸色更加阴沉；也把春姑看的一直抿着嘴笑。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燃冰已经几天处于半饥饿状态了。来插队时身上分文全无，从早晨上路起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又正是年轻力壮消化力极强的时候，见了香菜米饭，怎不狼吞虎咽？

酒足饭饱后，燃冰觉的精神好的多了。他想，既然命运将他甩到这里，那么也许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了。他应该尽快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尽快地投进广阔天地用自己的表现来改变命运。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睡觉被子问题，天气这么冷，没有棉被是不行的。

“有没有棉被？”

“要去问大队。”老海摇摇头。

他马上跑出去找大队管知青的干部老冷。老冷的回答是都被人领走了。他只得空空手地回来。沮丧而又愤怒地爬到楼上。

正在这时，楼梯咯吱咯吱地响了，春姑抱着一大包黑乎乎的东西走上

来。

“这床棉絮先借你盖，就是太旧了。”

棉絮确实太旧了，又黑又硬，跟木板一样，也不知是多少年的古董了，但是总比没有好哇。燃冰十分感激她的好意。他突然发现，这个少女虽然皮肤黑一点，身材五官都长的挺漂亮。挺耐看的。

从此他在她家安心住了下来。每天跟着他们出工做事，和他们一起吃饭。那时他十分孤独。因为是黑五类子女，大队干部也好，其它知青也好，都对他有种戒备，不愿意与他多来往。家中人也因为处境不好很少给他写信。为了打发那难耐的寂寞与孤独，除了劳动，他就闷在楼上看书。开初是看大队发的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选集；后来发现大队有个小小的图书室，里边不但有农业的书，医学的书，还有一些艳阳天之类的文学书，和一套鲁迅全集。

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遍了这些书籍。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老海不知为什么出去了，燃冰照例躺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翻开书来看。春姑跑了上来，端着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糖瓶仔花煎饼，放在他面前。“老李，尝一下花仔饼。”

因为常吃她的东西，习惯了，燃冰也就不客气，抓起就吃，那饼，又香又甜又嫩滑，好吃极了。

“好吃吗？”

“好吃，好吃。”他边夸奖边大口大口吞咽。“这是什么花饼？”

“糖瓶仔花。”

“什么糖饼仔花？”

“这花长在溪洲路边，一丛一丛的，浑身有刺。春天时开白色的花；花谢了就结一个个的红果，果子象小花瓶，所以叫糖瓶仔花。”

“原来是这样的，难怪味道特别，太妙了。”燃冰赞叹着。

见他高兴，春姑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递过来。“老李，你喜欢看书，我帮你找了一本书来。”

“你也有书，真是太好了。”燃冰大喜。

接过手来一看，那是一本很旧的毛边纸线装书，繁体竖排，也不知是什么年代印的。

“这是什么书？”

“花仔本。”

“什么花仔本？”

“我也说不来，花仔就是花仔，唱着玩的。”

燃冰兴趣大发：“你唱给我听听。”

春姑有点脸红起来：“我唱不好。”

“不要紧。你肯唱，随便怎么唱都好听。”

“那就唱一个十夜眠。”

情郎结交一夜眠，一碗清水上郎心；

清水养花花常开，妹妹少年郎青春；

情郎结交二夜眠，二月蜜蜂采花心，

毒心大个不采花，蜜蜂虽小采花心；

情郎结交三夜眠，三寸油垢上郎身；

油垢再厚娘会洗，慢慢洗退白如银；

情郎结交四夜眠，我郎路上遇了人；

百样做事你都讲，莫讲与姐同床眠；

情郎结交五夜眠，一对鲤鱼河底沉；

长长棕线吊不起，别人吊去没甘心；

情郎结交六夜眠，六月稻子正抽心；

白米做饭郎嫌涩，姐仔真真难为人；

情郎结交七夜眠，买尾鲤鱼补郎身；

鲤鱼煮汤郎嫌硬，叫我奴奴难做人；

情郎结交八夜眠，八幅绸被遮郎身；

绸被遮身郎嫌冷，叫我奴奴难为情；

情郎结交九夜眠，九夜郎仔叫头眩；

抽签算卦郎冒病，贪花得病怪何人？

情郎结交十夜眠，十夜郎仔要起身，

郎要起身就起身，两人相会等明年。

……

燃冰捧着花仔本，春姑在一旁哼唱着。他只觉得一股温和的淡淡馨香，由远至近地逼着他，他的心一抖，回过头来，她正笑咪咪地望着他呢。她的眸子和他的眼神正好相撞；那眼睛，明如秋水，深如碧潭，会说话般扑闪扑闪，刹那间，仿佛雷电交会，一股奇怪的感觉透过心脏，全身顿时酥麻了。

她低下头，一下伏在他的怀中，带汗味的女人气息浓厚地包围着他。他感到她那有弹性的臂膀正在使劲地抱着他，温暖潮湿的嘴唇在他脸上狠狠地吻着。他脸孔发烧，全身战颤不已。

“李哥，李哥。”她低声呢喃着，任由他摆弄。

突然，他的心头穿过一股寒意。就象一脚踩了空，他松开了手。

“不，不行，这样不行。”

“为什么？只要我两有情有意就行。”

又一股巨大的恐惧袭来，他不由自主地把头拔的浪鼓似的；“你是个好女孩子，可我是是个倒霉鬼。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燃冰想起自己的处境，一股男儿泪刷啦啦地淌下来。喉咙全哽塞住了。春姑痴痴地望着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光芒，她掏出一条花手帕擦去他的泪水：“李哥，你是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桥。我会对你好的。几多人种田都过一世，我们也能过。”

这话真是说的感人之极，燃冰握住她给他擦泪的手，放到唇边轻吻着：“你对我这么好，将我要有出头的日子，一定会好好报答的。……”

月光透过竹席缝，洒在楼板上。小楼飘荡起欢乐的花仔，充满了希望的梦幻。

第5节

燃冰和白梅边走边聊，到了村边春姑的家。

依旧是那条卵石小路，依旧是那路边围着竹篱的菜地；但是那座倾斜的土楼变成了一幢砖砌的小楼，门前那个木猪栏也换了砖砌猪栏。经过的时候燃冰注意了一下，里头有两头大白肥猪在呼噜呼噜地睡觉。小楼的大门半掩着，透出昏黄的电灯光。

“春姑！”燃冰喊道。

“谁人？”

里边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反问。

燃冰推开门跨了进去。一眼就看见厅堂一边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坐在小竹椅上，手拿着柴刀在破竹篱，身边的地上堆了许多竹片。那男人见了他们，不起身也不停手，只是抬起头来，疑惑地盯着。他的脸色黧黑，胡子拉碴，头发很短，满身都是灰尘。

不用说，就是春姑的男人了。

“谁人来？”里边灶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春姑了。

“不认得。找你的。”男人回答。

于是春姑踢踢踏踏地跑出来，一见是燃冰，脸上顿时露出惊奇不已的神情：“是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燃冰打量了她一眼，这位当年的“小芳”，早已没有了黑色的大眼睛和油亮的长辫子。

她只是一个穿着廉价灰的纶布便装的农村中年妇女。额头眼角爬着岁月刻下的细细痕迹，脸色灰黄，头发粗糙，牙齿发黑且不齐。只有在笑时还残存一点昔日的风韵。

“坐。坐了玩。”

她打个招呼复又进到灶间，出来时手里端着两个粗瓷杯，杯中冒着腾腾热气。

“茶喝一杯。”燃冰接过来，是杯冰糖茶，啜了一口，一股清甜直沁肺腑。

燃冰手中端着茶杯，扫视了厅屋一圈。发现摆设十分简陋。小小的正中屏墙上挂着一幅陈旧的福禄寿三星图，两边贴着红纸对联，那字体粗拙有力，一看就知道是村文书瑞义叔的手笔。下边一张旧案，上边插着香炉烛台。两边的廊门楣上挂着一迭黄纸符咒。四壁贴着从挂历本上剪下来的影视明星

相片。下边是两条长长的白木凳。一边厅房里好象有一架电视，响着音乐声。

那男人，仍在低头破篾，春姑则一边满面堆笑，一边用那双关节粗大的手在衣襟上下意识地擦着。再看白梅，和她一比，鲜丽的简直逼人。

燃冰心中不胜感慨。岁月可真能磨损人啊，十几年，不过一瞬间，一个活鲜鲜含苞欲放的花朵般少女就成了憔悴的黄脸婆。他不禁问道：“这几年过的怎么样？”

“马马虎虎。盖了这幢新房。”

“收入好吧？”

“不好。粮食卖不上价。要交的钱又多。做一年剩不了几多钱。”

“除了种田，还有没有搞些付业。”燃冰早就知道农民如果光靠田里，挣不了几个钱的。除非还干点别的。

“没有。想做，可是不知道做什么。村里又没工厂。女孩仔初中毕业了，一直在家里闲玩。”

“几个孩子？”

“就一个女孩仔。小莲，你出来。”

从响着电视的厅房中走出来一个少女，燃冰一看吃了一惊，那脸盘，活脱脱就是当年春姑的化身，个子更高，穿着黑色健美裤，粉红色的太空棉加克衫。漂亮极了。只是好象面带愁容。不禁赞道：“长的真漂亮。”

“乡下人，再漂亮也没有用。小莲，这就是以前住过我们家的知青老李。”

“老李叔，你是做什么的？”

燃冰料不到她会问这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一笑。

白梅却抢着介绍了：“老李如今是乡里付书记，来桐花林包村。”

“原来是当官的。这位姐姐呢？你也是当官的？”小莲对白梅大感兴趣。

“不，我是兵，是老李的兵。来，坐到姐姐这边来。”白梅对小莲也极有好感，招呼她道。两个人立即拉着手几几喳喳说起悄悄话来。

燃冰的注意力却又转到男人手上破的竹篾上；“这些竹篾破来做什么，是不是编东西？”

男人仿佛没听见，春姑替他回答：“没事做，破些篾编点东西换点钱。”

“是吗？都编些什么，让我看看。”燃冰来了兴趣。

“哪有什么，都是粗东西。”春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走到后边屋里拿了一堆竹编出来。原来是些花篮，花瓶，小匾之类，没有上漆，但很细致。燃冰一看就喜欢的很。

“这不很好嘛，挺漂亮的。”

“也卖不了几个钱。反正没事做，有空了编点东西也好。”

燃冰想起如今好些乡镇都办竹编厂，都可以出口创汇，一个念头忽地闪过：“村里会编这些的人多不多？”

“多，只要有样，差不多妇女都会编的。”

“要是把她们组织起来，办个竹编厂，不很好吗？”

“前年外贸公司有人下来，也这样说，还拿了几个样品来。我就是那时学的。不知怎么地后来又没办。村里有人想个人办，干部又不肯。”

“为什么？”

“我不知道。听支书说，个人办厂是资本主义，不行。”

燃冰大为惊讶，这还是这几年来他第一次听说不准个人办厂的事。市里早就在大力鼓励发展个体企业了。而且从各地的汇报材料和数字来看，个

体企业发展势头非常好，农村个体企业也一样。这些企业虽然多是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却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是农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没想到桐花林还有将个体企业看作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难怪这个村十几年来变化不大，既没有个体企业，也没有一个象样的集体企业。农民靠田里种些粮，集体靠山上砍几根木头，解决得了温饱却解决不了富裕奔小康的问题。

支书老霜是大寨式的老村干，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这么僵化，村经济怎么上得去？令人不解的是，竟还有人将桐花林的固步自封大加欣赏。临下乡前，市里就有个别领导对他说：“小李，桐花林的工作搞的不错，你去一定要好好扶持这个社会主义典型。”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扶持，而是如何扶持，假如扶持了半天而桐花林的经济上不去，那他这次来桐花林就是走过场。……燃冰忽然觉得心情沉重，肩上猛压了一付重担。

这次来之前，他向地委表过态，一定要努力为当地农民办几件实事。究竟办什么，其实心中全无数。现在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根据桐花林的情况，要想经济大上，引导农民奔小康，就要从办工业企业这里找突破口。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不仅要扶持村里集体办厂，还要扶持农民个人办厂，能够扎扎实实地办一两个厂，桐花林的经济就能上一个新台阶。

“春姑，要是让你牵头办个竹编厂，敢不敢？”燃冰忽发异想。

“我？”春姑有点不相信。

“对呀。我看你编的这些东西不比别的地方编的差。可是这样小打小闹能挣几个钱。办个厂，搞个流水作业线，保证有前途。”

“你要是支持，我就敢做。不过我是女人家，做做帮手可以。这事最好能叫华亮来牵头。”

“华亮？就是那个看鸭仔？”燃冰头脑里闪过一个手持长竹鞭，身穿满是泥点的黑衣服，终日打赤脚的机灵少年来。

“就是呀，这几年他一直在外边跑，回来就办厂。”

“他办什么厂？”

春姑正想回答，忽然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一个声音大吼着：“老李，老李！”

这声音很熟悉，却又一时听不出是谁。春姑说：“是我爸，他回来了。”

没一会儿，一个小老头就出现在燃冰面前。正是老海。他明显的老了。一头刺猬毛似的花白短发，满脸刀刻般的皱纹，眼角皮搭拉着，牙齿又稀又黑，鼻尖挂着一滴清涕。上身穿一件黑色大棉袄，下身穿一条单裤，光脚趿拉着一双解放鞋。一手抱竹火笼，一手捏根油光发亮的竹根旱烟筒。

老海眯着眼看了燃冰一阵，喜笑颜开，把竹烟筒很恭敬地递到他面前：“吃一筒烟。”

“谢谢，我不抽烟的。”对这种恭敬，燃冰当然不能消受。

“对对，你们工作人是不吃土烟的。”老海边说边把烟筒缩回去，自己点着自己抽，喷出一长口青烟，“老李，早就听说你要来桐花林了，高兴的几个晚上都在盼。现今你乐了，当官了。可是我们还是农民，一世都是苦。过去说我成份高，村里人欺侮我；现在不说成份了，还有人欺侮我。你这次来，一定要帮助我。那一年你来插队，在我家住了好长久。我一看就得知你不是凡人，会成龙的。你这人有良心，肯帮人。不象那些村干部，狼心狗肺的……”

“阿爸，人家刚来，你莫乱说乱骂。”春姑见老海唠叨起来，说的七七八八

八，很不意思，连忙阻止。

“噢噢，老李，我是高兴，想与你说说知己话。老李，这是你老婆？”老海看见一旁的白梅，问道。

燃冰笑起来：“这是与我一起来的工作队肖同志。”

“噢噢，看我眼睛花了。现今你挣几多工资？”

燃冰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中国人见了面爱问“吃饭没有？”，也爱问工资，问家庭情况，燃冰最怕的就是问这些。你不回答不好，回答起来又无聊。当然你不能责怪老海他们，中国人穷嘛，关心的当然就是这些。他想，实在没必要认真地回答老海，转了一个话题：“老海叔，你有什么事，跟我讲吧，能帮得上我一定帮。”

“唉，我早都说老李是个好人。如今的干部，有几个象你这样与农民知心？老李，如今你是领导了，你要替我说话。过去的事不说，文化革命都停止十来年了，可是那些干部还不给我落实政策。”

在桐花林的时候，燃冰就听村里老人们讲，老海家，其实很穷的；他爸既无田也无钱，冬天连棉袄都没得穿。过的是“棕衣当被倒，火笼作棉袄”的苦日子。有些田的是他的叔叔冷福洋的。临解放时，冷福洋跑到台湾去，把他的那些地契分了一部分给老海。还没有收过租呢，就解放了。一查，老海家竟有那么多田，老海又满了十八岁，于是就把他订为富农。

实际上，老海连一天的富农福也没有享过。却是替福洋背了黑锅。这当然是有些冤枉的。可是农村不象城市，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可以重新安排工作。富农分子本来就是种田的，难道也要安排工作？

老海却不是讲这些：“前几年村里说要开水库，每人借两百块钱，说好三年还的。至今还不还。前几时又说要修铁路，每人又借二百元，铁路又不从我们桐花林过，我们为什么要拿钱？这些钱是不是让村里干部吃冤枉了？”

“阿爸，你又乱说了。钱又不是我们一家借的。大家不说你说什么。”

“好好，不说这个。我说自己的事。我祖上那幢房，为什么村里还占着不退？”

“什么房？”燃冰在桐花林那么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回事。

“那是多大的一幢房子。青砖风火墙，两进厅，雕花门面的。是我福洋伯开的，土改时冤枉地没收掉。现在都不说成份了，还不要退给我？找他们说几次了，就是不肯退。这合理吗？”

“老海叔你说清楚点，到底哪一幢房子？”

“就是以前的大队仓库。”春姑说。

这下燃冰记起来了。但在印象中那座房子虽然很大，却很破旧。柱子下面都被白蚁蛀空了一半。有几付木雕门窗，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角。只有那厚厚的干打垒风火墙和墙上的青砖屋脊，说明这幢房屋的主人曾经辉煌过一时。村里人说，这是解放前村里财主冷福洋盖的，但是盖了没多久福洋就跑到台湾去了。于是这幢大房就收归集体使用。大跃进时搞万猪场，饲料没处放，便将它作为饲料仓库。以后又用来堆放肥料。燃冰经常到那里挑肥料的。

“原来那房子是你大伯的。不过问题在于，你大伯人还在台湾嘛。”

燃冰不了解继承法，但知道侄儿不是第一继承人，所以这样说。

“我大伯从台湾写信来，问起这房子了。”

“是吗？”燃冰有点出乎意外。

“当然是了。”老海转身跑到里间，哗啦哗啦翻了一阵，走出来时手里拿了一个长长的深黄色信封递给他：“喏，不信你看。”

燃冰从撕开的信封里抽出白色的厚厚信纸，将它展开。信写的不长，字体很工整；大意是说自己出门在台湾已几十年，有了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如今自己年近古稀，叶落归根，很想回老家看看。可是去年突患风症，行动不便不能前来。但他的小儿子阿桐准备来，代他了却心愿。说到房子的事，很简单，只是问他的那幢房子是否还在，是否有人住着，如有可能代为照看照看。

看来福洋并不知这房的实际情况。但是退房涉及到一系列政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据燃冰所知，落实政策的对象主要是文革受害者及反右受害者，土改时的问题一般不在落实范围。况且现在也不知道这福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否挂得上落实的边。

“你大伯在那边做什么的？”

“这就知道了。总是很有钱的人。他还说要来老家投资呢。”

“这封信上没说呀。”

“还有一封。”说着老海又去翻出一封来递给燃冰。还是同样的纸，同样的笔迹，内容更为简短。说到房子的事只说情况知道了一切事等阿桐来处理。令燃冰感兴趣的是信上肯定地说阿桐近期内一定会回家乡一次。一来祭扫祖坟，二来考察一下投资办厂。

“好极了。你给他回信，说乡里村里都欢迎他来。”

燃冰很高兴，到处都在说要打开山门迎接八方客人，到处都在说要引进外资加大开放力度，这台湾人有回乡投资办厂的意愿，为什么不促成他呢？刚才还在鼓励春姑办厂呢，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台湾人能在桐花林投资办一个工厂，那就好了。

“白梅，我们抓紧时间，对办厂的事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发展桐花林经济的可行性计划来。我们走吧。”

“不坐了？那我的事怎么办？”老海急着追问。

“等我问问有关部门再说。只要政策有规定，你放心好了。”

“等等，吃点点心去。”

春姑和小莲很快从灶间端出两大海碗热气腾腾的冰糖蛋汤来，放在他们面前。

燃冰和白梅面面相觑，这么大碗怎么吃得下？可是春姑的热情实在难以拒绝，只得勉为其难地吃起来。

第 6 节

走出春姑家的时候，天上冒出了半个月亮，村街比来时清晰的多了。步伐顿时轻松起来，不过心情并不轻松。春姑家的境况比过去大大好转，但是并不富裕。那幢小小的新屋，里边空空的一无所有；尤其是看春姑那付憔悴的模样，一定活的很沉重。三十五六岁，这种年纪的城市妇女正是最成熟

最有风度的时候，她的花朵却在红土地上过早地枯萎了；她如今的形象与他心目中保留的美好形象相距太远了。无论多少美好的事物，在时光的尺度和生活的消磨下，都变得那样脆弱和短暂。她那付样子使燃冰心中充满感慨与叹息。

他默默地低头大步走着，白梅跟不上了，叫起来：“李书记，别走那么快嘛。”

他这才醒悟到旁边还有一个人，不由笑了笑：“对不起。心里一想事就把你忘了。”

“看来你跟这家人关系还真不一般的。”白梅追上他挨着他说。

“我一来插队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对我不错。”

“那个春姑莫不是你的小芳吧？”白梅忽发异想。今晚她跟燃冰到春姑家，使她大感兴趣。因为她还是第一次那样的贴近农民，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与她生活的城市圈子完全不同。

而令她更好奇的是燃冰和这家子的关系。她是个极其灵敏的人，一眼就看出燃冰与那春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位春姑看见燃冰，一下脸就红起来。她还注意到，她在燃冰来之后，赶到灶间煮点心的机会把头发梳了一下，不再象一进屋时那样乱蓬蓬了。她对燃冰的态度，有种说不出的微妙感。而燃冰对她，也流露出一种特别的关心。不知怎么地，这使她突然想起了那首名叫“小芳”的通俗歌曲来。

“不好比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算是吧。不过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形象太令人感叹了。唉，人是耐不住时光折磨的。她比我还要小好几岁呢，简直就是老太婆了。年轻时，她是那么漂亮。”

“看得出来，她那女儿就非常漂亮。只是男人太窝囊了。一个晚上就象木头一样坐在那里头也不抬。”

“农民嘛，十有八九都是那样的，只知道死做。相比之下，春姑就强多了。他们那个家，全是她在撑着。这种人，要不是生在农村，被命运圈死了；换到城里环境，怎么也不至于这样的。唉。”

“你一晚上都在为她惋惜。能不能斗胆问你一件事？”

白梅是何等乖巧机灵的人，又发了顽童心。这个李燃冰，她早就听说过，是地委机关的知名笔杆子；但在这次下乡之前却从未见过。在她心目中，燃冰大概是个半老头子。见了面后才吃惊地发现，竟是个极有风度的“帅哥”。给她的印象很好，很自然的产生一种亲切感。很想搞清楚他的过去经历情况。

“什么事？”

“当初你怎么没和她结婚呢？”

燃冰没料到白梅竟会提出这个问题，不由笑起来：“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这根本不是一个问。当时我的情况，根本不允许我结婚。其实，就是别的知青，情况也都差不多。他们和当地农民女孩谈谈而已，不敢动真格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和当地农民结合，就扎了根，不能调进城。而知青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调进城的。就是象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的知青，心里想法也一样。不管他们表面上多么豪壮，他们的根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况且，就是你想结婚，人家也不会嫁你的……”

他与春姑的来往，没多久就被老海知道了。

老海并不是精明人，平时除了做事吃饭睡觉发发牢骚，家中的事一概不管。对女儿的心事与变化自然也不太了解。按桐花林的习惯，女孩仔到了

十六岁就要定下人家了。春姑已经过了十六，可是还没订婚。这倒不是说春姑没人来找。要论人品能干，春姑在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从小就有许多人来说亲。之所以没成，问题出在老海身上。

老海早年丧妻，只有春姑一个女孩。他是想找一个上门养老女婿的。但是闽北一般的男孩不愿上门。只有那些家中兄弟多，或者成份高，或者没权势的穷汉，或者人材窝囊的才肯上门。这些人老海又看不起。他一心想找个家景好有权有势力的男孩。自己这一辈子老被人欺，就是吃了祖上成份差的亏。所以如今找女婿就得小心。然而这当然是老海的一厢情愿。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好人家的男孩谁敢沾五类份子的边？春姑的婚事于是就被拖了下来。

拖归拖，并不妨碍女孩成长。春姑此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长的比老海还高，臂部滚圆，胸脯明显地挺起来；金黄的皮肤晶莹光滑；一头浓密的黑发，扎着两条油光光的辫子。用知青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评九分。她走到哪儿，都会招来许多色迷迷的眼光。

春姑已经情窦初开，不会不得知这些眼光的含意。女人总要让男人看的，要看就看嘛。

况且山村的女孩仔从小就听惯了男人们的粗鲁话，看惯了男女之间半遮半掩的好事。她的性格又泼辣大胆，敢说敢闹。更不怕了。

双抢时节到了，春姑被生产队长派去晒谷子。一天中午，大家都回去吃饭，她留下在仓库值班赶猪赶鸡。忽然，大肚仁海走了进来。那时他当兵回来，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

“就你一个人看仓呀？”

春姑虽说胆大。但那种声音有种说不出的怪腔调，令人一听就感到是不怀好意的。难免有点不自在。她头也不抬。“一个人就一个人。”

“嘿嘿，一个人不好，我陪你玩。”

说着就挨着她一屁股坐下来。春姑马上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正想站起来走开，他却一把抓住她的长辫子，放在脸上摩着：“哇，真香。”

“莫吵。”春姑沉下脸来，伸手要抽回辫子，他却乘势拉住她的手，把她往怀里拖。

春姑大怒，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她有心想扫他一巴掌，可又不便与他硬争，情急生智：“喂，有人来了。”

一听有人来，大肚有点心慌，手上放松了点。春姑立刻跳开，一下跑到晒谷坪上，吼起同伴来。

大肚没料想春姑会这样：“莫吼莫吼，我与你好好说，”

可是春姑不理他，仍是吼，他只得暗暗骂了一声，灰溜溜地走掉。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傍晚。春姑正在灶间做饭，老海出工回来，脸皮搭拉着，也不说一句话，就抄起山锄头，跑到灶间另一边燃冰做饭用的小土灶边，抡起就挖。哗啦一声，干打垒的小灶立即塌了一大角。腾起一股呛人的黄烟。

春姑吃了一惊，那灶是老海自己帮燃冰打的，砸它干什么？“阿爸，你做什么？”

“还好意思问！都是你们做的好事，我操你妈！”老海横眉怒目，咬着黄牙，边说边又要砸。

正好此时燃冰回来，见了这情况，吃了一惊：“喂，你干什么？”

老海见了燃冰，无名火冒的更高，砸的更凶。“我自己的东西，不要你管。”

小土灶经不得三挖两砸，咣的一声，灶上的铁锅倒了。

“你把锅都挖了，我用什么做饭？”

“滚，我不要你住这里。”老海停住了手，回过头来瞪着燃冰。他满头黄尘，嘴边拉着口水。

燃冰这下明白了，老海砸灶原来是要赶他走。可他有点莫名其妙，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东家？

“有话好好说嘛，干吗这么凶？”

“我与你没话说。你给我搬出去。马上滚。”

老海从来都是一付低头缩脑的老实相，这下这样蛮不讲理，也把燃冰激怒了，他脸色一下通红。“你要是不讲清道理，我就不走。”干脆在桌边坐下来。

老海更火了，跳过来，指着知青的鼻子：“你还好意思。你是来改造的，把我女孩子害了。害我不好做人。”

燃冰这知道老海大发火的原因。不由有点心虚，但是很快镇定下来，他跟春姑是有意思，可是并没有越轨多少。最多也就拉拉手亲亲嘴。你们村里有多少男女猪狗样苟合的，有什么大惊小怪？

“我与春姑又没什么，你急什么？”

“哼，你还赖，人家都看见了。你害我女孩，我跟你拼命。”春姑在一旁听了好久，也得知了阿爸急火的原因，又羞又恼。羞的是她与知青的爱情被人知道

，有点不好意思。恼的是哪个家伙在阿爸面前乱嚼蛆，造的谣。污损人的清白。

“阿爸，我们清清白白的，你莫听人乱说。”

“你走开，没你说话的。没根据人家会乱说。害得我被大肚骂了一顿。”

原来是大肚！今天老海被他叫到民兵营，训斥了一通，说你这个富农，妄想培养资产阶级后代，女孩子不和贫下中农谈恋爱，却和右派子女谈，还乘着夜晚偷偷钻进芦丛。你要是不小心，无产阶级专政就对你不客气。

本来老海就对燃冰住在他家心里不舒服。自己成分高被人欺侮。家里又住了一个成份高的知青来。他再怎么糊涂，也不肯招一个成份高的知青做婿。这下听了不由得又惊又气。回来就大发脾气。

燃冰一时还弄不清大肚怎么这么说，春姑却一下明白了，准是那色鬼对仓库里的事耿耿于怀，报复的。“大肚这人，你理他做什么！”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不要你住了。老李，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就求求你啦。”

老海发泄过后，软下来，“你就让我们过太平日子吧。”

“阿爸，你不让他住，叫他去哪里？”

“那是大队的事，你找大队去。”

春姑还想求阿爸回心转意，燃冰却不愿和老海多罗嗦了。他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伤。连一个被人踩在地下的富农都怕招惹他，他犯了什么法？这世道也太不公了。他也知道老海没办法，不值得计较，他只是恨那些无情的人。转身跑到楼上，把自己的东西，其实除了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把牙刷，什么也没有，塞进黄书包，提着就往外走。

春姑追到门口：“李哥，你去哪里？”

燃冰脚步不停头不回，只是挥挥手。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们单位有几个老知青，结婚都很迟。真是蹉跎岁月。”白梅想不到燃冰这个机关里的知名才子，竟还有那一段感情经历，忽觉与自己又接近了很多。不由想起自己的倒霉婚姻，心情突然沉重起来。

这边燃冰继续在说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你也难怪人家。象我这样一个知青，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又不能自立，人家嫁给你，喝西北风差不多。不过我倒要庆幸那时没结婚，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恐怕也变成象春姑男人一样的木头疙瘩。……”

燃冰只顾自己说的高兴，不知这一来触动了白梅的心事，她倒沉默了。燃冰说的有道理。当时他没和农村姑娘结婚是值的庆幸的；而她不也同样，当时要是不和那位先生结婚，就不会弄得今天这样。当然她要庆幸的，是总算和那位先生离了婚。只是离了婚后的路该怎么走，却茫然的很。中国这个社会环境，对一个离婚的女人可是不利的。会有种种的麻烦。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却认为最难的是做单身女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别人的流言蜚语虽然讨厌，最难过的却是做为单身女人的寂寞孤独。她表面上看来整天嘻嘻哈哈，可是有谁知道自己内心的痛苦？唉，她脚下越走越慢了。

“咦，你怎么啦？”燃冰发现白梅又丢在后边，停下等她。她却依然不紧不慢，正想再问，却听到有个人在旁边菜地叫他：“老李叔。”

扭头一看却是小莲。

“老李叔，我想问你一样事。”

看来小莲是在这里专程等他的，只是不知有什么事。“说吧，”

她扭头，周围看看，觉得确实没有别人了，才紧张地说：“老李叔，我是想求你帮我办一件事的，你一定要帮我，好不好。”

燃冰不知要他帮什么事，但看她那样急迫的神情，心中浮起一阵怜爱。“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帮你。”

于是小莲把头天在沙洲坪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燃冰，说着说着掉下眼泪来：“本来是小霜耍流氓欺侮人，阿牯迫不得已。现在倒闹出这事。派出所警察到处抓阿牯，要是被他们抓住，真正不好弄了。老李叔，你是乡里领导，你要肯帮，一定能救阿牯的。”

原来是这事，难怪他今天来村里时没碰到老霜。村里干部们说，他儿子被人打伤，他送儿子上医院去了。当时燃冰还奇怪谁这么胆大，竟敢把支书的儿子打伤。还以为是谁对老霜不满，故意整他的儿子。没想到小霜这么坏的。老霜这么老实正派的，怎么养了个儿子这样？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小霜怎么坏，总是被阿牯打坏了，如果伤的重，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只好安慰安慰小莲。“你放心，我会尽量帮你的，派出所那边我会去跟他们说。”

“那就全靠你了。老李叔，你真是好人。”说着扭身一转，刹时消失在月光之中。

燃冰摇摇头。这女孩不过十七八岁，就为她的男朋友如此痴情。而且居然知道找领导帮忙，可见她很有心机，比她母亲那时候成熟多了。但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么小就谈恋爱，在城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农村，就是很平常了。看来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这事只是听小莲的片面之说，到底怎么一回事还不知道；阿牯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就凭

他敢打支书的儿子这条，就知道是个胆子大的。不过无论如何，要过问一下这事的。否则，派出所的人抓住了阿牯，肯定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他这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子一顿的。

“白梅，我们快回村部去打个电话给派出所，行吗。”

白梅刚才触动心事，一时黯然。听了小莲的事，激动起来。她平时最恨那些流氓行径了。“好吧，今天也不早了。”

心里有事，全不顾脚下如何了，只顾直冲回去。村部里电灯亮着，只有通讯员小丘仔在和一男孩子下象棋。燃冰叫他打开电话间，那个电话还是当年燃冰在插队时的手摇电话，呜呜呜地使劲摇了好久，才摇通乡派出所，所长老杨却不知去哪儿了，值班的警察是个新来的，一问三不知，燃冰只得叫他转告所长，回来后立即回个电话到桐花林。

放下电话，推开住房的门，发现地上有封信，是黄牛皮纸的。看样子是他刚刚不在时从门上气窗里扔进去的。

燃冰把信捡起来，上边的写着他的姓名。字迹粗拙有力，一看就是文化不高的人写的。

不由有点纳闷，是谁的信呢？

他把信封口用手撕开，里边用同样粗拙的字体密密的写了两张白纸。

李付书记：你好！

听说你来我们村包队，我们村里人都很高兴。我们得知你是个正直的人，

如今当了领导，一定为民做主的。现在我们村里是坏人当权，好人吃气。他村主任大肚仁海凭什么在村里横行霸道。凭什么天天吃鸡鸭鱼肉。凭什么又盖大房又骑摩托。凭什么最好的山场都包去。我们如今向你揭发他的问题。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据村里群众反映，光是前年搞水库，他就从中捞了好几万。这些都是我们农民的血汗钱。……

……

燃冰读完，心中愕然。刚才在老海家就听到老海在骂大肚仁海吃冤枉了。他还以为不然，以为这是老海因为祖厝的事发的牢骚。可是这封信却又反映仁海的事，看来不会是无凭无据的。大肚这人他在插队时就知道的。不过那时他刚当兵回村当民兵营长，待知青也还和气。工作也很积极。群众也没什么意见。虽说为了他与春姑的事，撻唆过老海和他闹过一次。但那时的政治气候，好人也会变坏的，何况象大肚这种并不老实的人。市场经济一搞，大家都往钱看。好多平时看着挺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变坏了。成了贪污受贿犯。大肚能经得住考验吗？

今天到村后，在村里走了一圈，虽然新房也盖了不少，但只有两幢房子是比较象样有点气派的砖混楼房，鹤立鸡群般耸立在一片灰扑扑的矮房之间。打听一下，其中一幢是大肚仁海的。燃冰仔细看了一下，按城里的造价，至少要二十万元。在农村没有十万元也下不来。

当时他只是觉得仁海有点本事，率先富了起来，还夸奖了一句呢。如今倒要考虑一下了，他造这房子的钱来路是不是正？

闽北这地方跟闽南苏南是不能比的，在那里农村干部盖它一座几十万元的大洋楼十分普遍。如今他们已到了“万元贫困户，十万刚起步，百万才算富”的层次了。可是在桐花林，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没什么钱。因此大肚能盖那么一幢房子就很不简单。村民怀疑他的钱来路

不正也就很正常。可是他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群众对村干部有反映，他作为包队领导不能不理；可是要是理的话，又该怎么理？查处经济案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既关系到党风政风，也关系到个人命运，必须慎之又慎。……。

而且一旦查进去，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来包队是搞经济而不是查案子。如何摆正这两者的关系……。

到桐花林的头一夜，燃冰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才入睡。

书香门第

第7节

大清早，燃冰走出村部去找冷华亮。他想了一整夜，决定还是把水库的事先撂一撂，把经济的事先抓起来。

听春姑说华亮一直都在跑办厂，最近又在搞旅游工艺品，使得燃冰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桐花林要发展工业，得有一些搞工业的人才。可是现在村里根本就没人搞过工业。村里有个小茶厂，大脚跃高在负责。但那个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个搞茶叶粗加工的小茶场，也没有什么效益；大脚这人只会喝酒咋呼的，哪会搞什么工业？华亮不管怎么说，年纪轻，头脑灵，又有文化，只要引导对路，完全可以成为村里办企业的骨干人才。

在燃冰的印象中，华亮是个机灵的小鸭官。那时他才十几岁，身仔骨还很单薄，黄瘦的象一棵豆芽菜。但是满头浓发，两只大眼又黑又亮。当时他正在读小学戴帽的初中班，由于上课不大正常，一有空就帮父亲看生产队的鸭子。别看他人小，却能把鸭群伺候的服服贴贴。乖的象小学生一样听话。有一回燃冰见他独自一人在田间叽叽咕咕地乱哼乱唱，感到很奇怪，便放下手中活儿问。

“喂，你在唱什么，花仔吗？”

“不是，我在和鸭母说话。”

“笑话，鸭母知道什么？”

“嗨，你不知道，鸭母通人性，也会说话的。”

“真的？”燃冰还是不信。

“你听……”华亮把手中的长竹杆一挥，“呷，呷呷；”

正在田里埋头觅食的鸭群，一听这声音，齐刷刷地仰起长脖子看过来。稍停片刻，拍动翅膀，摆动尾巴，呷呷呷大叫起来，仿佛在高兴的欢迎客人。

“叽叽叽，叽……”鸭们立即停止喊叫，一只毛色深黑的大鸭母从田里踢踢沓沓地跑到华亮面前，又摇头又摆尾，发出一阵啾啾声。

华亮把它抱起来，拍拍它的脑袋，“嘘嘘嘘嘘嘘；”

黑鸭仰天大叫，鸭群一听，呱呱呱地嚷了一阵，分成三队，散到三个方向又埋头觅食。

华亮将黑鸭放在地上，它大摇大摆地跳下田埂，混到鸭群中去了。

这一番表演，把燃冰看的目瞪口呆，简直是神了。没过多久，更精彩的来了。突然间，鸭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叽呀叽呀的尖叫声。有几只起先

跑远的鸭子没命地赶回鸭群中间。

又有几只只在鸭群外围狂跑起来，好象受到什么惊吓。燃冰正想问怎么回事，那只黑鸭猛地拍动翅膀，飞到华亮身边，挺起胸脯呷呷大叫，鸭们听到叫声，纷纷聚到它的周围，一会儿就形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大圈，大鸭们个个瞪着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天空，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

“是鹅来了。”华亮说。手指着天上。燃冰顺着他的手看去，果然在远远的天边天际，有一个小黑点，慢慢地飞来。越来越近了，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尖叫。每叫一声，鸭群也发出相应的阵阵叫声，似在警告侵犯者。那鹅子一会儿飞到头顶，盘旋了两圈，大概觉得下面没有空子好钻，叽的一声飞走了，鹅子一走，鸭群很快松懈下来，相互点着头，摆着尾，彼此啾啾着又散开去觅食。

“鸭子也和人一般，知好歹的。只要你懂得它们的心思，就乖的不得了。”华亮少年老成，极世故地叹息着。

燃冰大为感慨，从前他只是在民间故事中看到有知道鸟兽语的，这下面是真的看到了。他拍拍华亮肩膀，赞道：“你真聪明。”

不过华亮脾气也很倔，认起死理来象牛一样犟。那一年燃冰在村小学代初中班的课，他也正好在班上读书。第一天上课就迟到了。也不叫声报告，就悄悄地溜进教室。燃冰发现后，生气了，叫他站起来，重新报告过。哪知他却不睬，硬坐在位置上不起来。这一下就把燃冰惹火了。

“冷华亮，你给我出去！”

依然一动不动，还把头抬起来，似乎是蔑视这位新来的代课教师。

燃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妈的连你这小孩子都欺侮我。一股无名火冲上来，三步并作两步，从讲台上跑到华亮位置，动手就拉。

华亮涨红了脸，双手使劲抓住课桌，象生了根似的，一时还拉不动了。燃冰更火了也发起牛脾气，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啪，声音好响，其他同学见老师发怒，一个个屏息静气，班上一时寂静的掉根铅笔都听得见。

“出去！你不去，我就走！”

华亮挨了一巴掌，两眼翻起来，狠狠地盯了燃冰一眼；一声不吭，突然就往外跑。燃冰骂是骂，料不到他真的跑，连忙喊：“站住！”哪喊得住？燃冰急了，追出去，越追他就越跑，直追到他家里才停下来：“走，回学校去。”

他依旧不吭声，就是不动身，他爸听说情况经过，揪着耳朵把他拖到学校，要他向老师认错，可他就是死不认错。

这事后来只好不了了之，不过在燃冰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燃冰在华亮的那个十分凌乱的工房里再见到他时，几乎都不敢认了。当年那个黄瘦的少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壮实的男子汉。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大大宽宽的脸，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嘴唇厚厚实实。看人的时候定定的，眼神令人有一股威震的力量。他见到燃冰时，一句话不吭，只是看着看着。

他诧异极了，想不到燃冰竟会主动来找他。心里浮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他当然还记得在读书时燃冰甩过他一巴掌的事，自此后他一直不喜欢这个老师。后来又知道燃冰和春姑有过那么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更不以为然。他那几年也在暗中。爱着春姑，对每一个与春姑好的男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嫉妒。虽说也知道燃冰与春姑的事是老早年前的事了；后来明显的没有那回事了。再后来春姑迫于无奈嫁给了老实疙瘩阿水。可是他也不知道春姑爱

的是那位知青不是阿水，因此心里总有那么一个疙瘩。所以当时燃冰插队时他见了总是爱理不理。

再后来燃冰终于走了，永远离开了桐花林。慢慢的他也把这疙瘩消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过了十年，这知青竟又出现了。

如今人家做了官，看那样子，身强体胖，满面红光，衬衫雪白，裤子笔挺，风度翩翩，一点也不显老。在这位神采焕发的当年老师和情敌面前，华亮由不得感到自惭形秽。心中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意。但是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他尽量保持着自尊，连坐都不让。

“听说你在办厂？”燃冰并不计较他的态度。

“蛮做呗。”

“做的不错嘛。”燃冰看着地上摆着的许多玩具，赞道。那些玩具，全用松木做成，有小桌小椅，有算盘，还有汽车风车，十分精致。

“做是蛮做，可是价钱成问题。”见燃冰对他的手工感兴趣，华亮心里警惕放松了。

“听说你这几年一直都在搞企业？”燃冰问道。

“办是在办，难那。”

“有什么困难？”

“难处多着呢。唉，没资金，没技术，不过这些都好办，就是没人支持最难办。我们这里与闽南太不一样了。人家的政策是想方设法让你办工厂，可我们这里是想方设法不让你办。”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

“比如说，我办这工艺厂，首先村里就不同意，他们说个人办厂是搞资本主义。”

“那你怎么还在搞呢？”

“我，我是偷偷地做。真正说起来，我也不是办厂，只是做些手工。真要办厂，哪象我这样，单枪匹马的干。起码也要弄两台机器，雇几个工人。”

燃冰拿起一个木头汽车仔细看着，“这卖到哪里去？”

“我有一个战友，在武夷山景区开店，他给我定的。”

“多搞一点，行不行？”

“难说。”华亮似乎没什么把握。“这些东西，市场有限，小打小闹可以，真的上规模就不行。”

“依你看，我们桐花林要搞什么比较好。”

燃冰这么一问，华亮来了兴趣，虽说前面他一直在发牢骚，他不相信燃冰会真心来桐花林办事，还不是跟其它那些下乡来吃喝的干部一样，装腔作势。但不知怎么地却又觉得燃冰与别的下乡干部有点不一样，好象还是认真办事的。说真话，这么些年，还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用这样的口气赞许过呢，顿时觉得燃冰亲切起来，禁不住把自己心里考虑许久的话吐了出来。

“这事我一直有考虑。我们桐花林这地方，与闽南苏南不一样的，闽南有华侨的优势，苏南有上海工业辐射的优势，而我们呢，只有资源的优势。要发展工业，就只有在我们闽北的优势上做文章。”

这些话，全说到燃冰的心坎上。他在地区的时候，就曾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他的观点几乎与华亮一致。闽北是山区，它的优势在山。山里有矿，山上有林，山下有水，长期以来，闽北人靠山吃山，以卖竹木原料为主，就

是有一些工业，也是以粗加工为主，很少有深加工的。所以，他认为，闽北经济腾飞，关键在发展农林加工企业。桐花林是典型的闽北山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是山地。要使桐花林经济上去，就只有走发展农林深加工的道路。

他的心里豁然透亮，觉得自己抓住了发展桐花林经济的主要矛盾，如果能够在桐花林搞一个上规模的竹木加工企业，这个山村的面貌必然会大大改观，农民的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你说的好极了。不过我还想弄清楚，竹木加工的范围很大，根据我们村的具体情况，搞一个什么厂最好？”

“这个嘛。”华亮沉吟起来。说真话，这几年虽说他一直都在七弄八弄，但是由于没有资金和气候，实在也没有搞个象样的工厂。桐花林满山都是宝，可是人们却守着宝盆过穷日子。不知办什么厂才好。所以一时说不上来。但他又不愿表示自己不知道：“我想搞什么都可以，只要市场需要就行。我们这里山上资源多，而别的地方却没有竹木资源。象在上海江苏一路，就连人造板都好卖的很。”

“对极了，搞一个人造板厂怎么样？”燃冰抓住刚才谈话时碰出的闪电火花，大喜。

给燃冰一提，华亮也大喜：“要能搞起来当然好。别的地方搞人造板厂，赚了大钱。我们搞起来也能赚大钱。这东西听说吃料很粗，随便什么木头都或以做，连树丫都可以做的。

这样我们山上的资源就不会浪费了。一根木头的产值就翻了好几倍。不过，要是搞那么一个厂，投资不得了。”

“资金的事不要紧，只要这个项目有利可图，总会有人投资的。现在搞企业筹集资金的路子多的很。我们可以让别人来投资，也可以搞股份制嘛。甚至也可以让外商来做。昨天我还听老海说他在台湾的那个叔叔想来家乡投资办厂，我还对他说欢迎他们来的。”

“真的？”

“老海把信都给我看了，如果能吸引他来投资就解决问题了。”

华亮却担忧：“我倒是担心村里干部不肯，他们连自己村里农民办厂都不支持，台湾人跑来办厂还会支持？”

“不要紧，我们市里有政策，跟他们多做说服工作。”

“那就要靠你了。”华亮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我想与你说说。”

“好呀，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与我说的。”

“你刚才说的台湾人投资的事，我想这还是后一步的事。眼下要紧的是先把我们自己的厂办好。村里有个唯一的茶厂，本来还不错的，可是这几年越搞越差，产品积压，年年亏损。村里人意见很大，再不整顿不得了。”

“是吗？昨天我跟大肚谈起茶厂，他还说可以呢。”

“他呀，哼，这茶厂就是让他搞坏的。这厂一直都是他要让大脚当厂长，大脚这人又老又糊涂，只知道整天喝酒喝的昏昏的，一点经营管理都不懂，怎么能当厂长？而且，又没有明确的承包责任制，一笔糊涂账，本身就办不好了，还又拿又送，怎么不亏损？”

“为什么大肚一定要让大脚当厂长？”

“谁知道。也许是因为大脚和大肚同姓温吧。大肚是很替他们姓温的着想的。”

“是吗？”

茶厂原来是这种情况！燃冰是知道大脚的，也知道这村里两大姓之间的关系，华亮一说就更明白了。看来确实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先把这个茶厂整顿好。

“你说的对，我们认真商讨一下，怎么搞好这个茶厂。……”

燃冰和华亮越谈思路越开阔，越谈越投机。心想这个早晨真是没有白过，谁说桐花林没有人才呢？今后村里要搞工业，要发展经济，就得要依靠华亮这样的人。令他奇怪的是，象华亮这样既有文化又见过世面又头脑灵活的人，怎么没有当村干部？

而对于华亮来说，这番谈话不但消除了他对燃冰的多年心存疙瘩，还使他对燃冰的态度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当领导的和他这样认真深入地讨论过问题。华亮从小就是要强的，他也有抱负，想出人头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扒饭吃，为此他也做了许多努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不管做什么都没人理解和支持。村里干部对他的努力奋斗当成不安分守己；乡干部对他视而不见；因此他老是碰壁和失败。时间一久，虽说他的心仍不死，仍在挣扎，却又郁积了一肚子的冤气和恨气。看到那些当干部的恼火。你他妈的大肚凭什么本事当村主任，只知道自己以权谋私，损着集体，肥着自己。你他妈的那些乡干部，就知道下乡来吃吃喝喝，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要命，什么时候为农民真正办点好事？这世道老子算是看透了，要不是自己还是个党员，还有一点党性和良心在，老子真的也要去做那些违法的事了！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没想到燃冰竟那么看得起他，一点也没有架子。既然你看得起我，我也就要和你讲肝胆；看得出来，燃冰是有真心为农民做些实事的。也有心要起用他。他不是问我，要是将茶厂承包，你敢不敢包吗？过去他也跟村里提过这事，可是干部们根本不睬他，还以为他想夺权呢。他不是想夺权，而是实在看不惯。

这回好了，燃冰也说要承包了，要是真搞承包，他就非要将它包过来，做个象样的让大家看看！也让你燃冰看看，我这人不会丢你的脸的。

燃冰回去后，果真认真地考虑过起用华亮的事，他和村里其它干部谈起华亮，想不到却遭到一片声的反对。大肚酸溜溜的说：“人家心高眼高，哪看得上当个小小村干部？”支书老霜则把头摇的拨浪鼓一样，不屑地说：“他这人，就知道说大话！眼高手低。你看他这几年做成过什么事？高中毕业后，老师劝他考中专，他不听，非要考大学，结果连考几年都没上。倒把人考懒了，不安心种田，到处乱跑乱做，想七想八，一分钱也没挣到。三十几岁了才讨到老婆。这样的人当村干部，还得了。”

看来村主干们对华亮是有某种偏见，而且偏见还很深。正是这种偏见，使得桐花林本来就很少的高中生，竟没有一个进入村两委。难怪桐花林的经济飞不起来。村主干的文化就不行。更不用说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了。村两委的这个问题，看来今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非解决不可。

第 8 节

燃冰和白梅一走进大肚仁海家，齐齐被他家中的装修吓了一跳。

一进门是个大院子，约有一百多个平方米。四周种着柑桔树，每棵都有一人多高，枝叶繁茂，墨绿的叶间一簇簇洁白的小花朵怒放着，发着一股浓郁的异香。树下有几只老母鸡在东扒西找，发出咕咕的叫声。中间在一条水泥路直通楼前。

才走几步，猛地听到一阵沉闷的狗吠。令人毛骨悚然。仔细一看，原来楼下走廊的一头有一只灰色大狼狗，正在呲牙裂嘴的对他们咆哮，不时跃起来作撕咬状，把系着它的铁链拉的咯啦啦响。白梅惊叫一声，连忙躲到燃冰背后，紧紧拉着他的衣襟。

燃冰不怕狗，插队时他亲手宰过好几头呢。但还是被这条狼狗的巨大身躯暗吓了一跳。

看清是用铁链拴住后，才放下心来：“别怕，拴住呢。”

大肚喝道：“莫吼！是客人。”

那狼狗这才老实一点下来，放低了声音，犹在转来转去。

进了屋子，燃冰这才发现这座外表看来并不很豪华的砖楼，里边非常宽敞漂亮。正厅有好几十个平方米，地上铺着红瓷砖。中堂用彩色瓷砖镶成一幅巨大的八仙过海图。两边墙壁挂着大大小小十几面镜框，看题字是亲友们在庆贺新厝落成乔迁时送的。其中一幅最大带钟的，赫然醒目地写着乡里领导的姓名。下边靠墙摆着一溜紫红仿皮沙发，红漆茶几，擦洗的干干净净，纤尘不染。再看房间，更加叫人吃惊，竟是红地毯铺地，空调彩电，新式组合家具，所有现代化家庭设备应有尽有。

燃冰粗略估计一下，大肚这个家至少也有二三十万家当。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机关工作十多年，今年要房改，自己住的那套八十平方米房子要交一万元，要不是在香港的内兄支持，一时还拿不出呢。其实就是地区其它干部，好多人买房都借钱。要叫自己花几十万搞房，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做不到。可是大肚这个不入流的“官”，远比他们这些真正的“官”富裕。难怪农村里流行一句话：“要想富，当干部。”

“你可真有本事。率先到达小康。”

燃冰言不由衷地赞道。傍晚大肚找到他，一定要请他和白梅去吃饭。他本不想去的，但经不住大肚的坚持：“我们当年还是在一起滚泥巴的朋友嘛。如今你是领导，总不能一当领导就忘了朋友。你要不赏脸，今后我就难做人了。走走，白梅同志一起走。”

这当然是客套话。他做知青那时何尝和他做过朋友？那时大肚是红极了的民兵营长，而他是个被“内控”的黑五类子女。为了争取进步，燃冰多次申请参加基干民兵，然而每次的申请书交到大肚手中都没影没踪掉。有一次他上大队的厕所，低下头去，竟看到他满怀忠诚写的申请书，被当作手纸扔在黑呼呼的粪便上面。但是每一次大肚接过他的申请时都笑眯眯的说：“一定会研究。”

要不是后来一次偶然的会让燃冰撞了大肚的红，恐怕他还永远当不了基干民兵。

有一天夜里，月亮很好。燃冰独自一人跑到村后山垅田里去捡田螺。那时候田里用农药化肥不多，水质没有污染，田里长着许多薄壳螺。这种螺味道特鲜美，知青们常去抓了煮来补充营养。燃冰用一支手电筒照，一会儿就捡了一大竹篓。回来的路上，经过废弃的大队猪场时，隐隐听到里边好象有什么动静。也是他一时好奇，停下脚步，再仔细一听，好象还有人在哼哼

唧唧的。怪事，半夜三更了谁在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阶级敌人在里边密谋造反？或者是空降特务躲在里边？燃冰心里这么猜测着，一边就弯下腰去路边捡了两块石头揣在口袋，悄悄地摸进去。还好是有月光，里边虽朦胧，勉强能看的清，声音也越来越清楚。一手抓好石头，打算一有情况就当头给对方一击。一手就猛地拧开电筒。这一照不要紧，竟照出了两个正在偷情的男女，四条腿光溜溜的，露着白屁股。

燃冰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吓了一跳，喝问道：“谁？”

那爬在上边的男人回过头来，眼睛被电筒光刺的眯着，竟是大肚仁海。那个女的是阿凤。他们本来正在兴头上，这下被人撞着，慌忙跳起来，急急套上裤子。大肚看清了是知青燃冰，镇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支九分钱的经济香烟，递到燃冰面前，笑着：“嘿嘿，吃根烟，吃根烟。”

想起大肚将他申请书如此不重视，又撵唆老海与他过不去，燃冰很想惩罚这家伙一下。

但是转念一想，桐花林这种事多的是，女人的裤带都很松，怎么个惩罚？倒不如装作没看见，卖个人情给他。免得以后他在民兵问题为难。正在思考时，那女人也跑了过来，伸出肥，溜溜的手一把拉住他，“老李，我们的事好说。”

说着就蹭过身子来。燃冰惊的急忙灭了手电筒，往后退着，“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说着转身就跑。

尽管如此，第二天大肚还是一大早就悄悄地提了一壶老酒来给他挂红，“老朋友了，你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果然没多久燃冰就成为基干民兵了。从此见了他都客客气气。

这些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农村里对这种事也不大看重。如今大肚是村委会主任。不管怎么说，从今后的工作出发，燃冰也要和他搞好关系。再说，到他家去看看，和他正面交谈交谈也好。

他们在厅屋坐下后，有一位十七八岁的胖女孩端出茶来，眉眼很象大肚。

“这是你女孩子？”

“这是老大。”

“念几年书了？”

“刚刚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小学里代课。”

“大嫂呢？”

“在灶间里做事，她听说你来，也真高兴。”

稍坐片刻，酒菜上桌。大肚果然是有钱，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变戏法似的摆了满满一桌菜，不但有全鸡全鸭全鱼全蹄膀，还有石鳞，黄鳝这些山珍。不过燃冰一见到这些东西，心里就冒出一股腻味。这几年他在地委机关，经常跟着领导去应酬。酒呀肉呀，早吃倒了胃口。现在他最喜欢的是豆付青菜。从前他读书时看到有一位先哲说过“大味至淡”的话。当时他只是一介寒儒，终日啃咸菜疙瘩，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最好的味就是最淡的味。

直到近年他才恍然大悟。先哲为什么此崇尚淡泊？淡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不仅表现在人对世俗名利的超脱上，同时也贯穿在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情趣上。一个没有经历过丰富人生沧桑的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领略这种境界的奥妙的。就以吃来说，平头百姓的美味是大鱼大肉，讲究的是有没有荤菜。达官阔佬的美味是山珍海味，讲究的是食

精脍细。而一个真正悟道的智者，他的美味就是粗菜淡饭；从粗淡中他闻到山野的清香，尝到自然的风味；他不需要刻意追求，也不需要故意约束，而是随意地自然地感受和领略蕴含在粗淡中的无穷回味。

因此他对着那满桌的菜肴竟没有动一下筷子，弄得大肚仁海有点惶惑：“吃呀，怎么不吃一点？乡下菜粗，不对你的胃口吧？”

燃冰一笑：“我喜欢吃腌菜。”

“唉呀，你说笑话。这些粗东西怎么好意思上桌。明天他们说，领导到了我家只有腌菜吃！”

“我就喜欢粗东西。”燃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要说吃这些东西，我在城里这么多年，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用不着跑到这里来吃。我确实是很想吃些农村的土腌菜。”

这一说，大肚没奈何，只得叫他老婆去弄腌菜。

当大肚老婆用又黑又粗的手不好意思地把腌菜端到燃冰面前时，那种淳朴的甜酸味，顿时将他的食欲刺激起来。大肚老婆人长的丑，做的腌菜倒很好，燃冰就着腌菜，破天荒吃了三碗白米饭。

同样的，他也拒绝了大肚的汾酒。

“酒也不吃？我记得你是能喝酒的，还常到人家里要酒喝的；”

以前他确实常到农民家里要酒喝。也喜欢喝两口。但是他喜欢的不是什么名酒，而是闽北农民家酿的老酒。这几年城市里酒风盛行，时髦的酒牌不断更换。“白酒客气，啤酒洋气，老酒土气”，开初是四特，竹叶青，后来是汾酒，杜康，贵州醇，茅台，古井贡，孔府酒，再后来就是蓝带，青岛，贝克……，人头马，拿破仑，爱斯恶……，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但是吃遍了这些名酒，其实味道大同小异，回过头来，还是觉得农家的土酿味最醇，香最浓。

这些感受，大肚这样的暴发户怎能理解？巴尔扎克说巴黎一夜可以造就十个暴发户，但是十年造就不了一个贵族。一个人的修养不是靠钱就做得到的。大肚可以拿出无数的名酒名货，但他永远不会体会到无名的美与乐。

燃冰不屑与他说这些，他只是淡淡的说：“过去是能喝一点的，但现在身体不行，只好禁了。”

“禁什么酒，身体不好，少喝一点嘛。白梅同志，你也喝一点。我们农村干部，水平不高，有话都在酒中。”

给大肚这一说，燃冰与白梅也只好端起酒杯意思意思。大肚也不客气，自斟自饮，三杯一下肚，马上脸红起来，话也多起来：“老李，你这次能来，是看得起我，我真高兴。我们过去是朋友，今后更是好朋友。我这人没别的，就是个为人讲肝胆。今后你要多关照提携我。农村工作不好搞。桐花林事情很复杂，人心很坏的，你要小心。”说着，突然吼起来：“阿妹子，来给李队长敬酒！”

阿妹子闻声而来，扭着大胸脯，挺大方的给燃冰敬酒。

“谢谢，酒是不喝了，不过有些事倒想和你聊聊。”

“好说好说。”

“这几天我都在村里了解情况，在捉摸我们村如何发展经济。我有个想法，你看对不对的。”

“李书记真是太谦虚了。”

“桐花林是个好地方，山上资源多。可是却没有加工业。光卖原材料。

我想利用我们的优势，好好地抓一抓工业企业，你觉得怎样。”

“抓工业？好哇，以前我也想过的。”大肚满口赞成。

“如果不搞企业，桐花林的经济永远也上不去，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想法不错，就干起来嘛。”

“是是是，不过，要办工业，问题很多。技术，人才，这些都好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资金。”

“村里能拿多少？”

“村里？一分钱也拿不出。”大肚摇着头。

“怎么会呢？不是说我们村财一年几十万吗？”

“几十万是几十万，可是开支也很大。代交三金要十来万，教育要五六万，村里干部工资要五六万，平常业务开支要三四万，招待人客也要几万。什么都不做，就要三十万了。还有这几年上边年年都有中心任务，修公路，开铁路，搞乡镇建设，五花八门的集资，都要村里拿钱。况且，前几年搞水库修路贷了三十万，每年也要还一点，哪还有钱投资办厂。难哪。本来我们村经济不错的，现在差不多成空壳村了。”

听了这话，燃冰默然。这种情况，其实好多村都存在，他相信大肚说的不假。

白梅却不信：“我不信，村里会这么紧张。都说我们这里农村集体经济不错，财力不错吗？”

大肚苦笑着：“说是这么说，村里的情况我最清楚。要是前几年搞厂，可能还有一点钱投资。可是现在，哪个村不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以前乡里也动员过村里要大搞企业，也投资办了几个厂，到现在除了一个茶厂，别的全倒了。所以，现在一提办厂的事，村里人就怕。

我们山里人，天生就是山里刨食吃的，那些事，不是我们干的。”

说到茶厂，燃冰想起华亮说的情况，办新厂一时有困难，先把茶厂搞好可以吧。

“茶厂的情况听说也不大好？”

“这两年差点。”

“什么原因？”

“原因多了。主要是国营茶厂收购价太低了。”

“不一定吧。我听说，那茶厂是大脚当厂长，还是吃大锅饭，怎么做的好？我看，这个茶厂要先整顿一下，厂长要换，村里对茶厂的管理办法也要变，要搞承包责任制，谁承包谁就要保证一年上交村里多少钱。”

“是啊，是啊。”大肚虽然连连点头，神情却越来越不自然了。他当然不愿将茶厂承包了，也不愿意将大脚换掉。大脚人虽糊涂，总是自己温家人；茶厂里有好处也不会少了他。

有时要弄点茶叶送送人，也方便。可要是一旦承包了出去，承包的人按合同办事，帐也算的清楚了，哪还会管你什么村主任的好处。这几年村干部工作越来越难做，不就是因为搞了承包，农民自己种自己的田，再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过去也有人提过说要将茶厂承包掉，他坚决不肯。可是你这个燃冰，居然又提出这个事来，真是妈的。

大肚的这种神情态度，燃冰马上觉察到了。原来不但是村支书老霜，村主任对办企业的态度也是这样，难怪桐花林的经济上不去。看来，要说服村干部办厂，得花大力气转变他们的观念。

大肚却不愿再谈企业的事了：“来来，喝酒。李书记不喝了？去，去拿饮料。嗨，何必禁酒，人生一世有多长，能喝就喝，不喝白不喝。”

自言自语的，又喝了几杯，脸越发红起来，舌头也开始大起来；“老李，我们是好朋友，以后用得着我，一句话！什么人都靠不住，就是肝胆朋友最靠得住。这村里人坏着呢。

看见我这两年日子过的好一点，眼睛就红了，还有人告我想搞我。哼，我的日子是过的比他们好一点，可是容易？我又要忙村里公家的事，又要忙自己家的事。承包那些桔子，当初没有一个人接手。我是硬着头皮把它拿下来。为种这些桔，我是下了血本的，第一年就贷了一万元投下去。要是亏了本，我就卖老婆女孩子。总算老天保佑，赚了一点钱，他们就又来说七说八了。妈的，我算看透这些人了！”

……

这一大堆自我表白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姑妄听之吧，也不是全没道理。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你的这些钱究竟是不是如你自己所说靠你的智慧与劳动赚来？

第9节

水库这地方，当地农民叫它野猪窠。

这是一个好几里路长的大山沟。两旁陡峭的山坡，长着密密齐齐郁郁葱葱的杉树林。每一棵杉树都有海碗粗细，红褐色的树干笔直挺拔，墨绿色的树冠遮天盖地。时而有几只白鹭在顶上盘旋。走在林间，听到的是隐隐的山风低吟，偶然一二声梦呓般的鸟鸣。显得宁静安详极了。

从前这里可是名符其实的野猪窠。山坡上全是一人多高的刺芦丛和乱七八糟的杂树。山沟里终年淌着血红的锈水，烂泥积的有齐腿肚深。野猪们就在这里游戏打浆，白日当天也不避人。

有一次，燃冰抗木头经过这里，老远看见路上横着一个大黑口袋，他想要是谁这么粗心掉在这里？待走近一看，竟是一头大野猪，躺在路上呼哧呼哧睡觉呢。它那大肚皮风箱一样一起一伏，嘴角半尺长的獠牙白森森的呲着，燃冰气的有心想把这挡道的家伙狠狠敲一闷棍。

但是手举到半空又不敢落下去。这么大的野猪，皮粗肉厚，力大劲蛮，万一一棍敲不倒，惹它发起火来可不是开玩笑的。从前村里也有蛮汉见到这样横路而卧的大野猪，起了贪心想敲它，结果非但没有把它打倒，反被它拱倒，咬的血淋淋，连卵子都没了。所以燃冰不敢动它，只得在一旁等它醒来。一直等到太阳落山，它才睡够了醒来，睁开布满血丝的小眼睛，看看燃冰，哼哼几声，爬起来摇摇尾巴，大咧咧的走掉。

这了开发这片荒山沟，大队将知青组成一个耕山队，由老霜率领，进沟拓荒造林。因为山沟离开村子有好几里路，就在沟里搭了一个草棚，垒了一个泥灶，又把春姑叫来为知青蒸中午饭。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那些有家人接济的知青还好；象燃冰这样的就惨了。他没有家人支持，又不会种菜，于是只好吃白饭，泡些盐汤下饭。幸亏春姑时常从家里带了咸菜来让知

青配饭。不过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都下了决心要把这荒山沟改造成绿色金库。于是知青们每天披星带月，一刀一刀地砍，一镢一镢地挖，一棵一棵地种，几年过后，这条大荒沟终于全种上了杉树，到燃冰离开桐花林时，最早种下的杉树已经有拳头粗，初初成林了。

望着这挺拔整齐的杉树林，燃冰不由发出一阵感慨，树犹如此，人生白驹，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想不到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地方。

他和白梅，随着老霜在林间慢慢走着。忽然，他在路边一块石头前停下，弯下腰，拔去遮掩着的杂草。原来这是一块小小的墓碑，上面的字迹已经十分模糊了。

“老霜叔，还记得这个吧？”

“记得，这是阿彬的。”

“阿彬是谁？”白梅好奇地问。

“一个当年的知青，他死的很惨。”

……

阿彬是个有点迂气的书呆。在桐花林的知青中，他是唯一一个读到高三的。据说他是省城某所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如果不是文革开始，他肯定已经到某个名牌大学去读书了，他长的很高，很瘦，皮肤白的跟纸一样，戴着一付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没什么力气，也不会干活，但天天出工；脾气也很怪，不爱与别的知青来往，终日不说一句话的。除了吃饭睡觉出工，他的唯一嗜好就是看书。他读过许多书，历史文学知识特别渊博。但是别的知青并不因为他知识渊博就尊重他。相反的还捉弄他。

有一回夏天中午，阿彬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只穿一条薄薄的短裤。不知怎么搞的，下边那东西翘起来，而且露了出来。正好被几个知青看到，顿生邪念。一位小知青悄悄摸过去，轻轻拨弄他那东西。这一拨不要紧，叭地一声，竟放了一枪阳水出来。知青们大笑。他醒来一看，只叫声：“坏了，做不成童男了。”忙不迭地跑去擦洗。从此知青们都知道他有这一碰就放的毛病，时常捉弄他。他也不气不恼，只是尽量地回避而已。

他死那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万里晴空。中午休息时，大家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他照例找个僻静去处去看他带来的书。有个知青名叫依冲的，看中了山坡上一棵大酸枣树，便利用午休时悄悄提了把斧头去砍。咣咣咣地，忽然哗啦啦一声震天动地巨响，随之又爆出一声惨叫。大家急忙奔过去，发现那棵巨大的酸枣树横卧在山坡上，树梢下压着一个人，正是阿彬。

阿彬的眼睛睁的老大，死鱼样瞪着天空，嘴巴也张的老大，好象是要喊又喊不出；鲜血从他身下汨汨地流出来，一下就被干燥的红土地吸干了。依冲要去拖，老老霜喝道：“快抬树！”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将那棵大树抬起来，这才发现树梢上一根手臂粗细的树枝穿透了阿彬的胸膛，哪还能活得成？

依冲吓的脸色刹白，喃喃着：“我，我不是故意的，本来是顺山倒的，谁知道会横坡了。阿彬，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算了，人都去了，怪你有什么用？给他料理后事就是。”老霜冷冷地指挥着知青。

死就死了，当然怪谁也没用。那时知青的命不值钱，死了一个就跟死一条狗一样，埋掉就拉倒。只是可惜了一个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名学者的人才。那天上午阿彬也奇怪，破天荒和燃冰谈了许多事情。主要是古典文学方面的。

从诗经到楚辞，从汉赋到桐城，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还背了一段《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昂扬顿挫，跟唱歌一样好听，燃冰因此大长见识，对这个和善的书呆有了几分敬佩。

阿彬说的那些话，至今想起来犹历历在耳，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最成功的一次演讲了。

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如此认真地听过他的满腹珠玑。有时候只要在世间留下一点痕迹产生一点影响也就够了。

而今他的血肉他的灵魂，还有他们那一辈人的汗水，青春，都化作这里的沃土，默默地滋润着这里的树木，让它们成材，让后人得益。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吧。

“真是太可怜了。”白梅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类知青的事，心中难过极了，叹息着。

“不可以这么说。他死的是很惨，就他个人来说太不值得了。但也很悲壮。正因为他的死，才让我们意识到活着是多么幸运和美好，因而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懂得如何让生命燃烧的更充分。懂得人生悲剧的主角是英雄而不是可怜虫。”

燃冰说完这句话，离开阿彬墓大步朝前走去。

第 1 0 节

燃冰今天到野猪窠水库，本想要实地瞧瞧这个村民反映意见那么多的工程究竟怎样。却又发现了新问题。

野猪窠的杉树林，因为得了这个大山沟的地利，长的十分茂密。然而仔细一看，却有一些杉树被人盗砍了，东一棵西一棵，只剩下白色的矮矮树桩和狼藉遍地的残枝败叶。

“怎么回事？不象间伐嘛。”

“有人偷砍，唉，稍为不注意，又被砍了这么多。”老霜摇着头。

“这还得了。怎么不派人守紧了？”

“守的非常紧了，村里专门一个护林队，五六个人，没用。”

“为什么呢？”

“咳，一言难尽，如今的人思想变了，集体管不住了。”

从前村民是不会偷木头的，一来因为山上树木多，自己用不了几根；二来偷砍了也没处卖。最多也就是少数人未经大队批准先砍几根自己搭猪栏用。但是现在不同了，一切商品经济化，木材市场开放了，谁都可以经营，木贩子遍地都是，无孔不入。而且神通广大，没有过不了的关卡。这一来，就给一些人提供了大发不义之财的机会。只要有力气，摸到山上，随便砍它

几根，运下山交给贩子，就能挣一笔不小的钱。这几年木材价格一再上涨，经营木材利润越来越大，偷砍风也就越来越盛。

各地虽都组织了专门护林队，但是护林队本身也有问题。队员中一些人原来就是调皮不安份守己的。到了护林队，正好内外勾结。你偷你的，卖的钱我也分一点，只要我也能分到钱，就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只有遇上不识相的，或碰到风头上，才抓个把作作样子。

当然队员中也有秉公办事的，可这人就很容易遭人群起而攻之；说他假原则。如今上上下下都烂了，当官的有几个正儿八经？不都是利用职权大捞特捞吗？他当官的门都不要出，手脚也不要动，就捞到钱了，我们小民百姓靠山吃山算什么嘛。

护林队的心态如此，怎能护好林？可是要没有这支队伍，情况更糟。有这支象征性的稻草人，至少还能吓住一部分胆子不大的小偷，至少还能制止大规模的乱砍乱伐活动。

其实又何止砍木头这件事，改革越深入，商品经济越活跃，利己主义崇金主义也越来越蔓延。而我们这个多年搞惯了计划经济，实行禁欲主义的社会，还一时没能建立起能够制约这些不正之风的有效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就必须更加深入而不能停止。

“我想应该要把护林队好好整顿一下。”

“以前也整顿过，换了几个人，作用不大。”

“只换人当然没用。关键是要健全制度，建立一种能够激励队员秉公执法的机制。”

燃冰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护林队抓到偷木头的，怎么奖？”

“大概是奖百分之二十。”

“抓不到奖吗？”

“抓不到当然不奖。”

“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没人偷了，还奖不奖？”

“没人偷了，还奖什么？”

老霜皱起眉头，有点不高兴起来，但燃冰并没注意到他的神情。“我想的与你不同。恰恰是因为没人偷了，才要奖。”

“你说的我也不明白。”白梅插嘴道。她见一路上燃冰说的高兴，却不管老霜是不是听的进去，觉得要出来打打圆场。

“我打个比方。有一户人家屋子里老鼠很多，天天闹的他不得安宁。后来就

饲了一只猫。那猫开初抓老鼠很积极，于是主人就每抓一头老鼠奖励一条鱼。后来老鼠抓光了，猫闲下来，主人也就不奖励了。猫吃不到鱼，开头气的呜呜叫，后来就学聪明了，弄了几只老鼠来饲着，想吃鱼了就抓一头，永远也不让老鼠抓光。所以他也就天天有鱼吃。”

白梅笑起来：“你说的我明白了。好象是古代有个将军也是这样。皇帝派他打土匪，他每次都留着一些不打，手下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要是把土匪强盗全打光了，我们不就没事干了。皇上就不奖赏了。你说的这是一样的道理。”

“好极了，你真是聪明，一说就通。”燃冰见白梅一下明白他的想法，好高兴：“所以我说我们可不能象猫的主人或者皇上一样。应该重奖在后头。

要让护林队知道，他们的目的不是抓偷，而是防偷。只要能防住人不偷，就是莫大功劳。”

.....

燃冰说的高兴，老霜的脸却拉的更长了。他根本没心思听这位当年的知青的胡说八道。

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当村干部也有三十年了。学大寨时他就是大队长了。要不是文化太低，大字写不了一箩筐，早就提拔到乡里当吃皇粮的脱产干部了。不过他自己很满足。他只是一个大老粗，祖上起就没人吃文墨。托了共产党的福，让他当了一个村几千人的领导。走出门有面子，在村里有威风，你还要怎样？是共产党让他做了人上人，他就要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大跃进时敲锅炼铁也好，四清划清阶级也好，文革批林批孔也好，学大寨平山造田也好，只要是上级说的，他都积极去做。从来没想过是对是错，该做不该做。所以他在村干部中虽然能力不强，执行任务却总是最好。因此他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模范。桐花林也因为他的工作成为地方上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他的特点是既不想多想也不喜欢多想，他认为想也没有用，就算你对上级的一些政策不理解，你就能不执行？

但是最近这几年来来的社会发展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要思考一些问题了。怎

么地同样的共产党，毛主席与邓小平的想法与做法不一般了呢？对毛主席的那一套，他是从心里觉的对劲的。大锅饭大家吃，虽然吃的不大好也不大饱，可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彼此彼此，都没话好说。他这个大队长也好当，只要一声令下，千军万马齐出动，战天斗地逞英豪。说移山就移山，说平田就平田，说挖渠就挖渠.....；谁敢说个不字？对邓小平的东西，开初他觉得不错。可不是，毛主席的做法，做了那么多年，大家还是一个穷。看来是有点问题。特别是老搞政治运动不搞经济，折腾来折腾去穷折腾折腾穷，不是办法。应该要集中精力抓经济。把田分给农民种，也不错。农民本来天生就是会种田的，你把责任交给他，没有不种也没有不想种好的。以前双抢，天天起早摸黑集体吃饭集体下田，没有一个月抢不下来；可是如今没有人组织，农民自己干，不到二十天全村的事情就全做了。靠劳动致富，更要提倡。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原则嘛。可是不知怎么地，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行起来，越到后来越叫人糊涂。村里镇上是有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是老老实实种田的没有一个富，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先富。村里一些人跑到外头去，随便做什么都比在家里种田来的强。连金瓜崽，什么都不会干的，靠着老婆到外面去做鸡，居然也发了财，盖了一座村里最好的房子。

不过最叫他头痛的是如今村里工作远没有过去好做，农民变的调皮起来，经常拖着该交的钱和粮；义务工也经常借口不上，开会没有误工补贴就不来；他在学大寨时的权威一下就没有了。而且每况愈下，连他的儿子也有人敢打了。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治的快，差点就落个残疾。这几天他和老婆一直守在医院里，直到医生说没事了才松口气。

才回来，燃冰就把他拉来野猪窠，看什么水库质量问题。这水库质量是有问题，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其中的原因复杂着呢。如今的社会风气，喜欢自由化。高兴怎么说怎么做都行，人人钻进钱洞了。集体说话没分量了。干部也没人怕了，真是无法无天了。要是回到学大寨，我包把他们治的服服贴贴。

燃冰很快觉察到老霜的情绪了；过去虽然跟他接触不多，但对这个老村干的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这人是个踏实本份的人，作风也正派，但文化低，思想古板，总留恋着学大寨时期的一切。这几天燃冰在桐花林走访调查了许多农家。发现桐花林的经济状况比他原先想象的还要糟。竟还有几户乞丐般的贫困户。象老猫婆，至今一家子仍住在四面通风的竹篱墙小屋里；家里除了吃饭家伙和睡觉的棉被，一无所有；三个超生的小外孙象老鼠仔一样光溜溜挤在一条破棉絮里。村集体的经济也非常困难，欠贷欠债好几十万。桐花林村的这种情况，虽说有历史特殊原因，有小环境气候的原因，但跟老霜的缺少雄心壮志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把桐花林的经济搞上去，首先就得调动老霜的积极性。

燃冰换了一个话题：“小霜没事了吧？”

那天晚上小莲跟他说了阿牯的事后，他连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派出所所长老刘，询问阿牯打架的事，老刘说接到桐花林治保主任报案后，他们就派人去抓阿牯，可是被他跑了，一时无法抓获。听说没有抓到阿牯，燃冰松了口气，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刘所长。刘所长早知道小霜平时所作所为，是桐花林的小流氓，好惹事生非的，几次都要扣他。只是看在老霜面子上才没有对他怎么样。这回被人打伤，也是自作自受。但不管怎样，他耍流氓的事没人看见，头破血流却被人看见。要解脱小霜，全看他伤势情况。

于是燃冰又打电话找到医院外科主任，幸好那主任也是燃冰认识的，便告诉他实情。小霜送到医院就醒了，他只是暂时被打昏过去，头皮虽然砸破了，血也流了不少，但不会有大问题，调养几天就没事。不过小霜的妈妈提了很多要求，要打补针，还要输血。得到这情况，燃冰松口气，叮嘱主任小霜妈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只要没大事就好。所以老霜还没回村燃冰就知道没事了。

老霜本也急的不得了，后来医生说没什么事了，这才放心回村。当下见问，叹口气，“事是没什么事了。花了千把块钱哪。”

“只要人没事，花点钱就算了。”

“这是冤枉钱哪。”

“明天叫阿牯赔就是。只要他肯赔，我看也就算了。”

“阿牯，哼，跑哪里都不知道。不算了你还怎么办？现在的青年人，不成器的。田里事不好好做，就喜欢到处浪荡惹事。哪象我们那时。”

老霜说着又发起牢骚来，燃冰见他说到这里，乘机把话转到办厂上去。“现在田里其实也没那么多事做。就那么几亩责任田，用得了多少人。农村劳力过剩，就要给他们找出路。

不然，无事会生非的。”

“说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农村，除了种田，有什么事做？”

“办厂呀。要是企业办起来，不但解决年青人的出路，集体的经济也会大发展的。”

“难哪。这几年其它村不也在办厂，有几个厂搞的好？就我们溪对门黄厝村，办罐头厂，不也热了一阵，不到两年，亏了二百万。村主任见了人头都抬不起来。我们农民嘛，生成就是田里刨食吃的。”

“其实也不一定都要集体投资，我们可以鼓励个人办，鼓励外商来办。”

“那不成资本主义了？”老霜瞪大了眼睛反问。

“不是那么简单的。只要有利于桐花林经济发展，可以使农民富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老霜不吭声了，重又闷着头走路。燃冰知道他又不高兴了。心想要说服他不是那么容易的，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只得暂不谈这事。好在水库也到了。

这是一片安详宁静的人工湖。湖面仿佛一块巨大的绿色玻璃；水面闪着点点银光；四周的青山倒映着，轻风吹过，扑朔迷离。而在近处，水色晶莹透明，依稀可见当年被淹没的树林的起伏树冠和珊瑚般的枝桠；有鱼儿在其间悠然地游动着；一头足有三尺长的黑背大草鱼，慢慢地浮上水面，瞪着眼睛和燃冰对视了片刻，然后又慢吞吞地游向前方。一只翠鸟呼地从半空中直插水里，顿时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推后拥地洋开去，构成一组奇妙的水环。

“啊，真是太美了。”

白梅被这湖景陶醉了，情不自禁欢呼着，孩子般跑下水边掬起一捧莹晶如珠的水来泼撒着。燃冰也忍不住弯下腰拾起一块薄石片，使劲扔出去，那石片欢快的跳跃着，在水面上漂着，直窜到湖中很远地方才沉下。

这么美丽的水库，真令人难以相信它在质量上有问题，燃冰有点怀疑村民的反映了。收到扔在房间的那封告状信时，他本想暂时不去理这事的，但是第二天又收到同样内容的信，还质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如果是，就应当对水库工程的事进行查处。以平民愤。

看来这事不查是说不过去了。至少也应该到水库去看看，落实一下质量究竟是不是如村民反映的那样差？如果村民反映的对，就要认真查处；反过来，即使查不出问题，也可以替大肚洗清名声。但是目前这事只能在暗中调查。村民反映的问题不管多严重，毕竟还没有真凭实据。稍有不慎，不是伤害无辜，就是打草惊蛇。

“老霜叔，听说这水库质量有点问题？”燃冰漫不经心的样子。

老霜顺口答道：“是有点问题。”

“是吗？”燃冰立即支起耳朵：“严重吧？”

“主要是漏水，喏，你看。”

燃冰和白梅顺老霜手指的方向看，果然堤坝的底部有一溜明显的湿痕。

“这是看得见的，还好。严重的是水库底下漏水。只要一个月没有雨，库里的水就放不出来。电站就要停机。他们说，这是典型的漏斗库，满得快也漏得快。”

“那要赶快修呀。”白梅急起来。

“修，谈何容易？动一下也要几十万的。村里原来修水库借的钱还没还清呢，包工头三天两头来催讨，那还有钱修。”老霜摇着头。

“那怎么办，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水库报废？”

“哼哼。”老霜不吱声了，这水库的事，他也觉得窝囊，当初上马时就很仓促，只是乡里几个领导跑来马马虎虎看了一下就拍板定下来，到后来发现基础有问题了，又没有好好补救，弄成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

燃冰听得老霜这么说，一股怒火顿从心头冒起，看来村民反映的事是有其事。花了几百万元钱，做了这么一个劣质货，真是不象话。

“听说这工程原先预算只有一百多万，后来大大超过了？”

“可能要超的。”

“到底超多少？”

“这就知道了。这工程是大肚仁海具体负责的。乡里领导做总指挥；详细情况要他们才得知。”

“乡领导？谁？”

“雷，雷付乡长。”老霜迟疑了一下，答道。

燃冰却不认识这个人，表示说没印象。“是不是后来调来的？”

“原先是青岭村的大队支书，后来提拔的。四十来岁，做了好几年付乡长了。”

燃冰直觉得此人也许就是水库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人怎样？”

“领导嘛。”老霜避而不答：“不过这个工程还没有结算好，也可能不会超预算那么多。”

燃冰又吃了一惊：“还没结算？工程都做好一年多了，为什么？”

“听说设计图纸的技术员小赖一直没空。”

又冒出了一个有关系的人！燃冰原先还没想到问题会这么复杂，无意中竟拉扯出这些东西。“这样不合道理呀，应该叫小赖尽快把结算弄出来。”

“小赖是县水电局的人，我们怎么叫得动。我都去催了好几次了。”

现在轮到燃冰皱眉头了，现在看来，这个工程确实有问题的，而且是不小的问题。难怪村民会反映，一笔糊涂账嘛。无论如何，要叫小赖先把结算搞出来。

“你通知村里出纳，从现在起，凡是有关这个工程的钱，一律不付。等算清了账再就。”燃冰恼怒地对老霜说。

面对着如画如诗的青山绿水，燃冰却再也没有情绪说话。只是不断地往水中扔着石子。

老霜也感到别扭，他觉得这个过去的知青现在的领导有许多观点看法和他不同，也和乡里别的领导不同，他可不喜欢有这么一个人在头上指手划脚。

只有白梅，没有受到他们情绪的影响，拿着带来的傻瓜机，这里照一张，那里照一张；不但让燃冰给她照，还让老霜给她和燃冰照了几张合影。回来一路采着野花，哼着歌儿。

第 1 1 节

午休起来，燃冰看见白梅的房间门虚掩着，便走过去敲了敲。

“请进。”白梅欢快的声音。

燃冰推开门走进去，一股幽幽的香味迎面扑来，耳鼻为之一新。村部这个原来肮脏杂乱的客房，此时打扫的干干净净，纤尘不染；东西摆的整整齐齐；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塑料布，上边一只白磁杯里插了一束野杜鹃花，红的象一簇燃烧的火焰。旁边还放着一只小小的憨态可掬的布娃娃。

白梅脸儿红扑扑的，坐在床上，赤着脚，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燃冰不好意思直看她的脸，目光却落在她那双脚上，好一双纤巧漂亮的脚，燃冰的心情不自禁怦然一动。真他妈的混蛋，想到哪儿去了，赶快把视线转移：

“啃什么巨著？”

短短的几天相处，燃冰对这个年轻女人的印象大大改变。觉得这位女人并不象他初见时那样的无知和娇弱；虽说在他看来言谈举止中还时时露出一孩子气。但她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干劲，在他认识的年轻人中是少有的。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旺盛求知欲。她似乎很喜欢读书，而且多是有关人生哲理的书。而她的善解人意的说笑使人跟她在一起时感到特别轻松愉快。

“金庸的呗。神雕侠侣。”她把书放下，果然是，封面上一男一女和一只巨雕。

“女孩家也看这种书？”

“看你说的，女孩家就不能看武侠小说？我到村里青年之家看看，发现里边居然还有不少名著，可惜没什么人看，都蒙了一层灰尘。”

“好极了，明天我也去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小说。”

“李书记你喜欢什么小说？”

“我也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阵几乎被他迷住了，抱起来就放不下，看的天昏地黑，废寝忘食。我觉得金庸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情节非常吸引人，语言也非常漂亮。同时，也包含了许多社会和人生的哲理。能给人以思想启示。”

“就象琼瑶的小说一样。”

“看来你还看过不少琼瑶的小说。很可惜我只看过一二本。写的是不错，不过我不喜欢那种情调。”

“有一点我不理解，为什么许多报纸文章的评论对金庸与琼瑶的小说，评价不高，总认为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这就一言难尽了。金庸和琼瑶的小说通俗小说。一般来说，通俗小说跟那些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巨著，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比，显然档次低了，用纯文学评论的尺度来衡量，当然不行。”

“可是我国古代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红楼梦，不都是通俗小说吗？为什么对这些小说又评价那么高？”

这一问，倒叫燃冰挠头了，说真话，他虽然也爱看一点文学书，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他又不愿意在白梅面前表露他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我想，一部作品是不是真正的好作品，需要时间来考验。”

白梅并不满意这种回答，睁大了眼睛。“时间？怎么说呢？”

燃冰好不容易在脑子里捕捉到一点火花：“三国水浒这些书虽然都是通俗小说，但是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考验，它们表现出了一般通俗小说所没有的优秀特点和强大的艺术生命，成为文学上的一座高峰。而金庸与琼瑶的小说，还没经过时间的考验。”

这段话，燃冰自己也说的莫名其妙，背上冒了一层冷汗。好在白梅不再追问下去。只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对对，真正优秀的东西是要经过时间考验的。”

她突然发现什么似的一拍手：“哎呀，一直站着，我连茶都忘了倒，对领导这么不恭，真对不起。”

说着跳下床，趿着红拖鞋，飞快的给燃冰泡了一杯茶水。

“不要泡了，我们还要去看茶厂呢。”

下午燃冰想去看看村里唯一的一个企业，大脚负责的茶厂。

“喝杯茶再去也来得及。不大远的。”

“那倒也是。”燃冰接过递过来的茶呷了一口，觉得味道跟平常喝的茶不同，有股龙眼汤的香气。“你这是什么茶？”

“没喝过吧，嘿嘿，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领导猜猜。”

燃冰又品了一口，看看杯里，红的晶莹透亮，“是红茶？”

“算你聪明，是红茶。不过不是一般的红茶，这是专供英国皇室用的武夷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红茶。”

燃冰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股异香。凡是武夷山的正宗岩茶，都有一股奇特的香味，因此武夷岩茶名冠天下诸茶。大红袍肉桂他喝过，偏偏没喝过桐木红茶。

“你怎么会有这种茶的？”

“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分配在桐木关自然保护区工作。是她带给我的，一喝就上了瘾。这种茶喝的时候最好加点糖。要不要加些糖？”

“不不，我不喜欢糖。”确实燃冰不喜欢甜的东西。

“想不到你也跟我一样，不喜欢甜味。”

“不过我喜欢吃辣。”

“哇，你这人一定非常厉害。”

“怎么说呢？”

“吃辣的人厉害。中国最喜欢吃辣的是湖南人四川人江西人。最厉害的也是这些地方的人。你看，毛泽东是湖南人，邓小平是四川人，多厉害。”

燃冰禁不住扑哧一笑：“这是什么理论？浙江人不吃辣，不也挺厉害。”

“还是比不过吃辣的人。蒋介石是浙江人，不是被毛泽东打败了？周恩来很厉害，不是只能做毛泽东的助手？这些都是历史证明的。”

给她这么一说倒还象有道理呢。这女人怎么脑子里会有那么多的奇思异想。她确实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比他见过的女人要深刻的多，也有趣的多，跟她谈话，会激活你的思想，碰出你的灵感。“好吧，我还真服了你；走吧，我们边走边谈……”

第 1 2 节

白梅二十七岁了。

虽然仍是如花般的娇艳美丽，但是对于一个离过婚的单身女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值得骄傲的年龄了。从步入少女起，她的追求者就不少。其中不乏使她一度动过心的帅哥。

她的初恋对象是是一个高中同学。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英俊少年。使她最着迷的是他在篮球场上骏马般奔跑的优美姿势。他比她高一届，其时在高三。由于他高大强壮的体魄和漂亮的球技，他成了学校的明星，自然也成了春心萌动的少女们崇拜的对象。她也不例外地成了他的忠实崇拜者，终于有一天，他在校园的一个僻静花丛下，悄悄地吻了她。那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和男人接吻，至今她还忘不了那种销魂化魄的神奇感觉。他什么也没说，只俯下高高的头颅，伸出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抱着她，用他那散发着汗味的厚嘴唇蹭着她的脸；她闭上眼睛，全身无力，有点晕眩，只觉一种温和潮湿

和毛茸茸令人酥麻的感觉电流般扩散到全身。然而这种初恋如同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原因很简单，象他这样在学校里引人注目的明星，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他们的罗曼史很快成了学校的新闻。校长和班主任同时勃然大怒，将他们分别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更惨的是他们的事又被父母知道，父亲没有责骂，只是平静的问了她几句。

“听说你学校里谈男朋友了？”

她不敢隐瞒，红着脸小声说：“就是和他好一点。”

“好不好我不管，但是你如果因此考不上大学，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父亲一向非常疼爱她这个唯一的女儿，从来没有对她板过脸。她也非常爱父亲，父亲是她心目中最崇敬的人。他个子并不高大，中年后开始发肤，胖乎乎的，腆着个大肚子，她撒娇时就喜欢拍打他的肚子。父亲为人正直，而且知识渊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哲学文学历史，几乎没有不通晓的。父亲还写的一手好杂文，时常在报刊上发表对社会现象的议论。她总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不过她最敬佩父亲的是他的刚强坚毅。他在年轻时生活道路坎坷曲折，受过许多磨难，硬靠自己顽强拼搏，才有今天的地位和名声。直到现在他仍保留着努力工作读书的习惯，每天早起晚睡，从不浪费时间。

这样一位父亲的一句话，自然极大的震撼了她的心灵。她和他挥泪分手。以后他考上东北的一所名牌大学，从此就留在东北。留给她的也就是那初恋的一吻。

她的第二次爱情，是和她的一位大学同学。他崇拜她，在给她的信中，总喜欢称她“我的太阳”。她爱上他，是因为他聪明。他的模样长的象电影里的贾宝玉，白白净净，眉清目秀。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教授，又有亲戚在国外，家境很好，因此他也是许多女生追逐的对象。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思想空前开放，几乎一上大学门就开始物色自己的白马王子。女生们都说，如果不在大学里抓获一个，走上社会就更难抓了。特别是家在山区的，回去后连中专生都难找。

她当然不是不考虑将来的事，但她颇自信。古人说男子汉不患无妻，好女人也不患无夫嘛。特别是中学那次无结果的初恋，给她教训犹深。所以她听父亲的话，努力学习，心无旁骛。然而丘比特的金箭又射中了她。她竟又恋爱了。她挡不住那位“宝玉”的软磨细缠和无微不至的殷勤关怀。于是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但是很快发现他的弱点了。他是聪明绝顶的。考试每次都是成绩优秀，名列前茅。他的兴趣也很广泛，琴棋书画都能沾上一点，可惜他太女人气了。如果哪次考试成绩差一点，他会接连几天哭丧着脸，絮絮地诉说后悔；就连玩牌下棋，也要斤斤计较输赢。自从与她恋爱，一天到晚如影子般跟着她，只要有男同学对她表示亲近，马上妒嫉的脸色苍白，不是找人家声明她是他的，就是在她面前拼命攻击别人，语言刻薄极了。不过这些弱点在恋爱时她还能忍受，以为这是爱她的表现。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们结婚了。但是这场婚姻却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婚后他的弱点越来越发展，使她越来越不能忍受。他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小心眼。有一回他腹部不适，摸去有个小肿块。于是大为紧张，连忙上医院检查。初诊医生怀疑是肿瘤，有可能发展成恶性的，“宝玉”一听，顿如五雷轰顶，瘫了半边，面如死灰。紧紧拉住医生的手，眼泪汪汪地恳求：“医生，你要救我，一定要救我，我是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的栋梁。你要不救我，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罪过……”医生听了这话，大怒，一句话不说拂袖而去。于是他又抓住白梅的手，“他

们不管我了，你可不能扔下我，你不要离开我。我现在是天下最可怜的人，我就要死了，我好不甘愿！”

说着竟涕泪交流，糊了自己一脸，也糊了她一手。平时那付聪明相不知跑哪儿去了。只是一个自暴自弃的可怜虫。自此不管她怎么好言相劝，都听不进去，终日郁郁不乐，一刻也不放她离开，就要她天天时时处处陪着他。直到后来医生说只不过是淋巴结肿大，打两针青霉素就好的，可他依然怀疑医生说的话。不肯出院。有一天她忙着学校的事，迟了一点到医院，他竟唠唠叨叨的诉说了好久，说她不关心他，不爱他了。气的她说不出一句话。他见她不说话，竟又说她是不是有了外遇。这下她忍不住了，和他吵了起来。如果当时他肯认错也好，偏偏他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于是只好分手。她从未见过一个男人会如此脆弱多疑，这种徒有其表的男人，有什么用？

如果说她短暂的婚姻是不幸痛苦的话，离过婚的单身女人的生活又给她带来新的苦恼。

在她的周围，不乏她中意的优秀青年。可是因为她是离过婚的女人，尽管依然漂亮有风度，就好象不值钱了。那些姑娘们，尽管长的比她难看，也没有多少修养，可凭着她们是处女，就在她面前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当然也不是没有追求她的，但是中意她的她不中意，她中意的人家不中意她。她交了不少朋友，可是没有一个知己。

她不是那种高傲的女人，只希冀着有那么一个男人：他不一定要长的很帅，但要强壮结实；不一定要大学毕业，但要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他不一定要当官，但在事业要有所成就；他是正直的，诚实的，勤奋的，能干的，富有人情味的懂得生活情趣的；当然不是没缺点的，甚至象传说听陈毅那有点粗野的；只要是她直觉到满意的，就是年纪大点也没关系。

说来她的理想不高，可就偏找不到。有些人表面上看来不错，但一接触就发现他是个银样蜡枪头，索然无味。因此她单身两年了还没重新找到男人。外头开始猜疑她了，种种传说都有。许多人投过来的目光也变的异样了，仿佛她是什么怪物似的。她感觉到周围有种无形的压力使她喘不过气来。

正好地区要从各单位抽些干部下乡扶贫，她赶快报了名。她想到乡下去清静一阵子。组织上安排她到桐花林，她一下就爱上了这里的青山绿水；爱上了这里的淳朴敦厚的农民。跟城市相比，这里是多么的宁静安详，多么的充满野趣。但是认真深入下去，却又发现这里也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也充满了许多世俗纷争。如果不是燃冰带着，她几乎不知道干些什么。

忽然，一个形象闪电般掠过脑海。乌黑粗硬的平头，宽大的额下锐利的目光，直挺的鼻梁下厚实的嘴唇，刀削般方正正的腮帮，膀宽腰圆，长的不英俊可是充满男性的力度和魅力。仿佛一只从容踱步的豹子。谈吐间处处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光芒，一听就知道他读过许多书；只要是她想得到的书名，他几乎都读过，都了解熟悉。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待人又总是那样亲切和蔼；她以前只知道他而不认识他。想不到竟会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工作。

只接触了几天，但她觉得和他相比，除了父亲，她以前认识的所有男人都是那样苍白无力。

他的身上，有股别的男人没有的特殊魅力。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坎坷经历，丰富知识，高度智慧，还有任何时候都镇定自若的气度。谁是他的妻子？女人有这么一个男人一定非常幸福……

突然她的脸红起来，真是不害臊！想到哪里去了。人家可是有妇之夫。况且比起自己起码大十岁。他们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第 1 3 节

茶场在村外一公里的一片山坡上，这是一片一直延伸到溪边的红土矮坡。一畦畦的茶树，整整齐齐地组成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严严实实地复盖着地面。而在矮坡的尽头，则是高耸的陡山，山上长着如云如雾的山苍仔树林，间或有几株高大的马尾松鹤立鸡群般挺立林间。

正是采头番茶的季节，茶山上到处都是人，多是年轻妇女，戴着斗笠穿着花衣，两手鸡啄米般飞快地在茶丛间采着嫩叶。有些人采满了一扁篓，正往山下走。山下溪边有一座干打垒的土楼，那就是桐花林村办茶厂。

燃冰和白梅向茶厂走去。越近土楼，香味越浓。机器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一些认识他的妇女和他打着招呼：“老李，什么时候来。等下去家坐。”

燃冰一一点着头，走进茶厂歪斜的大门。顿时，一股热腾腾的忙碌景象扑入眼帘。宽大的厂房里，一端是一个老大的炒锅，锅灶下火焰熊熊，锅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正在专心注意地炒茶。木滚铲在锅里缓慢而又有力地滚动着，老人不时从锅里抓起一点茶来看火候。整个制茶工艺过程中，炒茶是最重要的工序。桐花林的茶是乌龙茶。乌龙是半发酵茶，新鲜茶叶采下后，先是堆成小堆沤制刹青，待茶叶四边一圈发红，就要开始炒制。既要炒出汗水，又不能炒的过焦，火候掌握全凭多年练就的感觉。因此这道工艺一般是由最有经验的人来站岗。这班岗的老人是大脚温跃高。

“大脚叔！”

燃冰喊道。他对大脚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大脚今年六十岁了。因为从小就患了丝虫病，两腿肿得象柱子，脚背厚得无法穿鞋，就得了个外号叫“大脚”。丝虫病不但使他脚肿，更麻烦的是一碰就烂，就流黄水，因此小腿长年溃烂，不能下水田做事。只能在旱田混混。他很早就在耕山队种茶了。大队办起茶厂后，他又是茶厂的元老之一。对于传统的一套制茶工艺十分熟悉。从前没有揉茶机的时候，炒茶的时候要用脚去揉；大脚就用他那发肿流黄水的大脚去揉，揉的燥热起来，便伸到尿桶里蘸一下再揉。据说这是大脚的发明，这样制出来的茶才特别香。的确，经过大脚揉制的茶，那几年每年都卖一级茶的好价钱。大脚因此也颇为自豪。每年制茶都是当然权威。也是当然的厂长。

大脚还很善于酿酒。每年他都要酿三四坛存着。他单身光棍汉一个，老婆耐不住他的脚臭跑了，女儿又出嫁了，没有负担。他比一般农民又能多得一些工分，生活自然过得去，也有余粮酿酒。不过要喝到他的酒得动动脑子。大脚最喜欢戴高帽。燃冰每当想喝的时候，就拿一个笔记本带一枝笔，找到他，一本正经的说：“大脚叔，县里广播站又叫我写稿了。要表扬学大寨的先进模范。公社研究了，要我写你，你是老先进，请你把最近做的好事与我好好说一说。”

一听说要表扬他，大脚高兴的眯起了双眼，呵呵笑着：“好说好说。”

于是果然把最近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说个一清二楚；他的头脑十分混乱，毫无逻辑，总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胡吹。但是燃冰总是装出一付十分认真的样子，点着头，一边不时在本子上记着。大脚一扯起来就没边没沿，看看时候差不多了，燃冰就打断他：“大脚叔，今朝差不多了，我肚子也饿了。”

大脚正吹在兴头上，那舍的停止：“莫走莫走，就在我这里吃饭。等我去舀一点酒来。”

于是燃冰就有了热腾腾香喷喷的老酒喝了，有时还会有几块腊肉尝尝。吃完后把嘴巴抹抹，打个响呃，拍拍大脚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好好，大脚叔不愧是桐花溪畔老先进。明天广播一响，全县人都得知你的名字了。”

不过广播从来也没响过大脚叔的名字，燃冰喝完了酒也就拉倒，哪会真的去写什么稿子。大脚也不深究，说完了也就算了。其实他需要的只是有人听他说说而已。

当下燃冰一叫，他回过头来，热茶锅烤的他皱脸通红，眼睛也红戏的，如同刚喝过酒。

他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才认出燃冰：“是老李呀，我这眼睛不行了。什么时候来？你胖了，差点都认不得了。”大脚一边说着，一边手里不忘了茶锅，伸手在锅前一个地方一按，木滚铲转了个方向，把锅里的茶叶旋出来，一个下手工用一只大竹箕将炒好的茶叶装好，端到另一边的揉茶机上。揉茶机呼呼地转动起来，瞬时便将青茶揉成一根根细条。

这边一锅炒完了，紧接着又有一锅开炒。燃冰见大脚正忙着不便再多说：“我到那边看看，我们等下再攀讲。”

燃冰在揉茶机前看了看，继续往前走；茶厂的另一端是焙烤间。有一堵泥墙与这边隔开。沿墙一溜儿摆着几十个烤笼，热烘烘的。有几个人在笼边走动着翻看。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人见了他们，点点头。燃冰一看，是华亮。

“你也来这里做了？”

“最近这里忙，我就来打工。”

其实华亮并不只是来打工的，他是个有心人，前几日与燃冰谈过后，他动了承包茶厂的念头。心想自己办厂，底子太薄，资金不足，难以起步。倒不如将茶厂包了来，利用这里的现成条件和设备搞。以前虽然没有象大脚那样长年在做茶，可是对做茶工艺也是熟悉的。而且前几年在外面跑，茶叶市场的情况也熟悉，只要有机会做，不信搞不起来。他是以打工为名来进一步熟悉茶厂全面情况的。

白梅见了这些烤笼，大为吃惊：“原来这里还用这么土的办法烤茶呀。”

现在茶厂一般都用烘干机了，用炭火烘烤确实过时了。

“可能是为保持这里茶叶的独特风味吧。”燃冰回答。据他所知有些地方就专门要喝土法烘烤的茶叶。

其实桐花林茶厂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茶厂不用烘干机，是大脚的主张。他觉得他的茶就要用炭烘烤才好，况且，山上有的是木头，这一点炭还怕没有？大跃进那一年还用木炭炼钢铁呢。

华亮把大脚的想法说了以后，燃冰和白梅都哑然失笑。什么年代了，还这样想问题；“关键的不在用什么烘烤，在于是不是真能卖上好价钱。”

华亮鼻子里哼了一下：“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

“为什么？”

“我们村的茶厂只做粗制茶，又是乌龙，品种单一；县茶厂把收购价压的很低，要求越来越苛刻。”

“不是说乌龙茶在日本东南亚很销吗？前几时我看报纸，说乌龙茶具有美容减肥抗癌的特殊功能，常饮大有好处。”燃冰有点疑惑不解。

“那是报纸呗。茶叶就是茶叶，当不得饭吃。太多了就成了渣浆。这几年我们县里发展了那么多茶山。上边大号召，下任务下指标，一定要种多少多少。可现在卖不出去了就不管了。”

自从上次与燃冰谈过之后，他觉得这个领导确实不错，他打定了主意要与他肝胆相照，只要他有吩咐，就全力以赴却拼杀。这次和他讲话就随便多了。

“还有这样的事？”燃冰吃惊极了。

“何止茶叶这样。别的事也一般。种柑桔也是一般。一说发展，就要下任务下指标，弄得大家一哄而上，也不管市场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种得早还好，种的晚的，就该死，现在好些农民都开始砍桔树了，去年光我们桐花林就砍了上千棵。”

说着这些的时候，华亮有些愤激，可又无可奈何：“你们上边的人，心是好的，都想让我们农民快点富起来。可是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什么事都要下指标，种粮食造林不用说，种茶果下指标也可以理解，可是一个人挣多少钱也要下指标。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谁人不想多挣钱？可这能由得自己？我想挣，别人也想挣，哪有这么多钱挣？种了那么多茶，那么多柑桔，谁来买？更可笑的，上边统计农民收入，卖不掉积压的东西也算钱。去年我被算成万元户。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有那么多钱？去年我实落落的收入是五千来块。另外那五千块在哪里？原来收了几千斤老姜，他们算一块钱一斤。可我这么多姜至今还埋在地里没人买。”

“可是你不是还搞了木制品工艺厂吗？”

“那个厂，上次我不是都说过了吗，不过是个手工作坊，看上去热闹，其实挣不了几个钱的。认真算一下，只不过挣了几百块。我都不想搞了。”

这一顿牢骚让燃冰和白梅听了面面相觑。燃冰在办公室写材料时，每年市里的经济指标都在大幅度提高，到了年终，这些指标也都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燃冰直觉到这些数字是有水份的，可并不知道水份多到什么程度。前几时他看内参，有一个消息说北方一个地区的农民聚众闹事，砸了乡政府的大门。起因就是市里下指标强要农民种烤烟，但是后来由于气候技术以及市场波动等等因素，农民种的烤烟大量积压卖不出去，一斤只值几分钱，到这时又不管了，农民损失严重，愤而找乡政府算帐。当时他看了以为这是偶然事件不以为然。如今看来此类事并非偶然。

“上边不了解实际情况，乱下指标，不过你们可以反映，要及时反映嘛。”

“反映？有什么用？多少更严重的事反映了也没用。你是这里插队过的，我们熟悉了，就随便讲讲。莫见怪。不过那倒无所谓，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茶厂什么时候公开招标？”

“你想包？”

“我是动真的，这几天我反复算计过了，这个茶厂要让我来包，一年上交的钱最少要比现在翻倍！”

“好极了，我们很快就会研究这事的。”

第 1 4 节

离开茶厂回村的时候，已是日落西山，晚霞如火之时。走了一段路回头看茶山，那巨大的绿地毯仿佛镶了无数的金线，格处美丽；洒满金光的桐花溪静静地流淌着，有几个朦胧的人影在溪边晃动；茶厂的屋顶冒着一股淡淡的青烟，透着一种农村的宁静与安详。

然而燃冰的心情却一点也不安静。象在胸口压了一块大石板，闷的慌。华亮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大脚引为得意的茶场，实际状况竟是那样令人不满。今年新茶已开始做了，去年的老茶还积压着上万斤。燃冰去看了楼上的仓库，堆的满满的。大脚说，如果要卖，也能卖得掉，可是价钱太低，他舍不得，指望今年价格能回升，压一压。但是想不到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如果今年再不回升，那么茶场就可能亏本。

“亏本了怎么办？”燃冰问。

大脚挠挠头，“那怎么地，做茶总有时候亏的嘛。”

明知道亏，还要按老方法做，这不是太愚蠢了吗。燃冰这话到了嘴边又吞下去。这种道理与大脚这种人是讲不清的。就这么到茶厂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茶厂做的茶为什么卖不掉了，大脚是从不研究茶叶市场走向的。

“小梅，你说这个茶场该怎么办？桐花林的集体经济本来就非常薄弱，这个村里唯一的茶场如果再不景气，这个村还有什么希望？”

燃冰忧心忡忡，似问非问。

白雪也有同感，但她心情没有那么沉重。“我看这个茶厂的症结在销路不畅。这个厂是做粗制茶的，由县茶厂包销，好处是不要自己找市场；坏处是对市茶厂依赖性太强，一旦市茶厂不景气，就有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积压了那么多茶，就是因为县茶厂收购价太低。

我听说这两年市茶厂很不景气，生产的乌龙销路不好。影响了许多依赖它的茶场。如果要使茶场有希望，就必须甩开县茶厂，自己找销路。”

“看来是要自己找销路了。不过，”燃冰很赞成白梅的看法，但是认真一想，又觉得困难很多：“县里为了保护茶厂，采取了很多措施，对茶叶经销控制很严，不经过批准是不能自己外销的。”

“这个保护措施真是坑死人。如今都搞市场经济了，还自我封锁！要我说，不理县里的，去闯一下红灯。”

白梅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令燃冰大为惊叹。想不到这女孩不但有见识，胆也好大。他不由得仔细打量了她一下。

“好一个闯红灯！为什么要硬闯？广东人不是爱说，见了绿灯快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嘛。”

白梅笑起来：“人家哪有你想的深嘛。你说，怎么个绕法？”

“也许，要通过一些关系。只要绕过县茶厂就行。虽说县里对茶厂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只要动脑子，漏洞总是有的。烟草木材国家不也控制得很严，可照样有漏洞。何况茶叶？按我看，茶场的根本问题还不是在销路。”

“那是什么问题呢？”

“这下要考考你了。”

白梅停住脚步，认真思索了一会，摇摇头：“想不出来。你告诉我。”

“管理体制问题。”

“怎么说呢？”

“这个茶场是村集体所有。村里派干部直接管。就是那个大脚负责。大脚这人是个老农民，只知道用老办法做茶，根本不懂经营的。但是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根本的在于这个茶厂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开。经营者不是在自己经营。既没有风险也没有利益，干好干坏一个样。他不可能有闯红灯的胆量。即使把大脚换成别的能干的人，让华亮来干吧，因为管理体制的约束，就算他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发挥全部才干。这就是这个茶厂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茶场的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说土一点，就是把茶场承包或者租赁给个人。只要你按合同交给集体一定数量的钱，赚多赚少都是你的。当然经营者个人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风险抵押金。这样经营者个人就和所有者一起承担风险和利益，他就会把全身心投入企业中去。所谓的‘杀头生意有人做，赔本生意没人干’。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茶场的产品销路以及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只要有钱赚，什么红灯都敢去闯！更不要说去绕了。”

“哇，不愧是领导，看问题就是深一层。我们这里好多乡镇企业不景气，你说到根本上了。”

“我们地区乡镇企业效益不好，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但根本还在管理体制。不仅是一个企业的直接管理，更主要的是政府的宏观管理。现在我们管理乡镇企业，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老是喜欢下指标一年要办多少多少个厂。老是喜欢搞委派干部当厂长。其实何必？作为政府来说，主要是制定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通过政策体系来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让企业在市场经济土壤中自由自在地发展。可惜，我们的许多管理者并没有这样做。”

“那就从桐花林做起。至少我们在这里还说得起话。我听领导的。”

“这正是我们来桐花林的主要目的。不过这要花很大的力气。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也要做下去。我想我们可以先从茶厂公开招标承包做起……”

燃冰想起村民对大肚的反映，大脚坚持老方法制茶的回执劲，老霜对桐花林现状的自满自足；……；这里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差了好大一截，几乎每做一样事都遇到巨大的阻力，好象水牛牯掉进枯井里，混身使不上劲。还没开始正式做事就已感到巨大的压力了。白梅说我们在这里说得起话，真是天晓得。从表面上来看，你是这里的领导，你可以说话；实际上你说的话有多大份量？有几个人听你的？领导的思想如果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接受并化为行动，说再多的话也不顶用的。

老霜吗？老霜是个作风正派的老村干，可是他的观念和思维方法都是学大寨年代形成的，已经僵化了。他不可能听得进你的新思维新观念。一个老农的固执就象一块坚硬的岩石。

仁海吗？这个农村的新贵和滑头，表面上看来对你客气和尊重，可他的内心充满对你的恐惧和仇恨，他不但不会听你的话，还会想方设法从你的话中钻空子撵你走。他是一块溪里的卵石。

华亮吗？春姑吗？……他们也许是桐花林的新的希望，但他们的基础还很薄弱，经验也不足，还不能形成气候。他们是有雄心壮志，可是他们在

桐花林的政治舞台上还不是主角，他们只能为他摇旗呐喊。他还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让他们唱主角。可是该如何实现这一步呢？他忽然感到陷入巨大的孤独，长长地叹了口气。

白梅在他旁边蹦跳着，时而弯下腰从路边的草丛中摘起野花，她手中已经有了一大束黄的白的紫的野花了。夕阳光映着她的侧脸，轮廓分外清晰，柔和中透着一股刚气。这是个极有魅力的女孩。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很想和她毫无拘束地倾心谈谈。

正当他打量的时候，她也正好回过眸来，撞上他的目光，她并不回避，而是嫣然一笑；“你好象心事重重的，能不能告诉我，在想什么？”

想什么？想的事很多很多。象我这样的中年人，你这样年纪的人很难理解。你看过电视剧“蹉跎岁月”吗？看过“今夜有暴风雪”吗？看过？那就太好了。梁晓声也许是中国最好的写知青生活的作家。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大致地了解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一代，是在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出生的。我的儿童时代，正逢我们国家最辉煌的时期，所以那时生活的无忧无虑。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正要上小学时，遇上反右，我成了右派子女；正当长身体时，遇上六〇年大饥荒，饿的肚里虫都爬出来；正在读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于是上山下乡当知青，广阔天地炼红心；正要结婚成家时，遇上计划生育……在人生的最美好时期，我们饱受坎坷。

当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道路曲折一点，还是有好处的。痛苦可以使人意志更坚。如果说在过去的坎坷中仍有所获的话，那么我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磨炼了意志和毅力。马克思说男人的最大优点就是刚强。在这一点上，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无法与我们相比的。他们聪明，可是太脆弱。现在许多女孩在寻找男子汉，为什么要寻找？她们寻找的是一种她们同代人身上所缺少的刚强之美。

你说你在这点上与我有同感，你总觉得在我这代人身上有一种与你同令人不同的气质。

你喜欢这种气质。对此我为我自己也为我同代人自豪，因为我们虽然年纪已届不惑仍然还有男人的魅力。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

二十年前，我既年轻又英俊，你看过电影“柳堡的故事”，我就象那个“十八岁的哥哥”，绝对要比现在帅多了。据说当时省城来插队的几个女知青曾将村里男知青摆过队，公认我是最漂亮的。从体魄上来说，我是绝对有魅力的。而且也不笨，我就是我。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知青爱过我，或者接受我的爱。你感到奇怪？听我说下去。

桐花林插队的知青前后有一百来个，女的也有几十个。漂亮的难看的聪明的愚蠢的风流的老实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很快的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骑士。我说是骑士，因为当时的情况，女知青特别需要人保护与帮助。她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姑娘，从城市来到山村，白白嫩嫩，弱不禁风，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中都很需要男人。比如，砍柴挑水之类的活儿，女人是很难干的。更何况，在精神上她们也需要男人来安慰和鼓励。反过来，男知青也一样的需要她们。

我也不例外。十八岁的男孩子，正处于青春勃发期，天性需要异性。特别是看到其它知青都成双成对时，要找一个女人的欲望更加强烈。当然，在那么多的女知青中，不乏我看中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看中她们，她

们却看不中我。她们宁肯跟一个偷鸡摸狗的或者女人样的，也不愿跟一个明摆着的狗崽子好。

你不相信那么多女知青中竟没有一个喜欢我？曾经有过一个的。这人长的又矮又小，皮肤很黑，一点儿也不像城里姑娘。事实上她只是一个泥水匠的女儿，属于城市下层的。她比我稍迟一点来插队，和我同一个生产队。由于她个子小，象个没发育的黄毛丫头，根本谈不上少女的魅力，当然也就没有骑士了。开初我也并不注意她。可是毕竟同一个队，天天见面，她见了我，总是咧嘴笑笑，没有一句话说。有一次上山种树回来，大家都匆匆走了，她一个人还抗着一根木头在后边慢慢走着。那根木头不大也不重，可是对于她来说就不堪负担了，压得她几乎趴在地上。我刚好最后一个下山，看到她这样，实在于心不忍。便走过去将她肩上的木头一把拿过来，那么小的木头，我只用一只手就提着走了。她顿时松了口气，挺起腰干。十分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于是我们就边走边谈起来。我发现她人虽长的小，其实年纪还比我大一岁，而且也很懂事。我把木头拿到她住处，又帮她三下五除二砍断劈好。与此同时她则起火烧饭。于是我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由一个陌生异性煮的饭菜。直到今天我还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甜的一餐饭。

从此我们就在一个锅灶上吃饭。她很轻快，也很善良，不但替我烧饭还替我洗衣服。并不把我当狗崽子看。我很感激她，我以为这就是爱情。农民和其它知青都以为我们就是一对了。实际上，我们彼此间不要说有亲热，就连一个爱字都没说过。我曾想对她表白自己爱她，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人太年轻，也因为我太自卑，我总是没有勇气向他说一个“爱”，但是我却直觉到她是明白我的心思的。我们总是用行动来默默地表示爱意。

但是我们的事很快传到她那泥水匠父亲的耳里。有一天我比平常迟到她那里吃晚饭，刚走近她的小屋，就听到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在喝斥着，开初我以为是有谁欺侮她，赶快跑过去，只见一个半老头子，不象乡下人的样子，我立刻猜到这是她父亲。于是停下脚没进去。

听得她父亲说：“他是什么人？黑五类的儿子。你跟谁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她好！”我立刻明白他说的意思，我感到巨大的曲辱，也感到万分的伤心，这种话我不止听到过一次了，可是没有一次使我这样难过，这样的一个人泥水匠，居然这么神气。当然她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任凭父亲责骂。我没有再进去，等她父亲走后，我最后一次到她那里，饭后不等她开口我就说：“明天我不来了，你自己做饭吃吧。谢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帮助。”

她似乎想张口说什么，但终于没说，脸上流露出一种极不自然的表情。眼珠亮莹莹的，挂着泪水。看得出她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不待她再说什么，转身就走。

如果这也可算爱的话，我的这段经历勉强可算是罗曼史。前两年我在街上偶然遇到她，那个善良的小姑娘已经形近老妪了。

春姑是怎么回事？你一定听村里人说过我们的事了。实际，我和春姑之间也象我和那个小姑娘之间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春姑比她热烈的多，春姑是道地村姑，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没有遮拦的。也许她当时是有真心要嫁给我的。其实当时好多村姑都很想嫁给知青。农村的人很单纯朴直，爱一个人就是嫁给他，跟定他一辈子。可是对于知青来说，就不一定了，多数是玩玩而已。一到动真格起来，就跑了。而且，就是玩也很少玩的，男知青们宁可和那怕是丑八怪的女知青谈情说爱，也不愿去沾当

地村姑。因为大家都怕一旦沾上了就脱不开身，真要永远扎根在农村了。只有象我这样没人理的狗崽子，才会和村姑谈谈，很遗憾的是，即便是村姑，也不能嫁给我。春姑父亲老海虽然自己也被人欺侮，但对我的心态与那个泥水匠一样。

老海和泥水匠，都是好人。但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灵魂也扭曲了。这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善良的可怜人。更不能怪春姑和小姑娘。相反的，我倒要谢谢她们。当然不是象李春波唱的那样“谢谢你的爱”。说到李春波的歌，我很想知道你对他有什么看法，李春波好像是现在年轻人一尊偶像，就因为他写唱了一首“小芳”。

你不崇拜？如果是你心里话，我就要崇拜你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崇拜毛津东式的英雄，你们这时代的人崇拜李春波之类的明星；无论哪种崇拜都是幼稚和愚蠢的。崇拜明星就更加盲目。“小芳”这样的歌艺术品味太低。内容也与知青生活相去太远，哪有那么浪漫？更重要的是，歪曲了知青的人格。我们那时对爱是很认真的，如果有真的爱，我们决不会简单地说一声“谢谢”了事。不能把青春朦胧期的对异性的渴求与好感当作爱情。

所以，我觉的要谢谢的倒是她们的不爱。因为我没有人爱，才能在失望中移情它物。跟我一起的许多知青，因为过早地谈起了爱，为建立爱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一辈子都被爱的重负所累。难以施展才能，忘记了翅膀的振动。而我，很幸运地没有这种拖累。

得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我找来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有一次为了向一个知青借一本红楼梦，往返了几十里路。书伴随我渡过十年的孤独之夜。书给我的爱也是慷慨的，我在书的钟爱下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

这是1977年3月的事。

以后的路就好走多了，81年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市直机关，此后虽不是大红大紫，总算一帆风顺。但是我又感到种新的困惑与痛苦。不是物质方面的，在这方面我所求不高。我的难题是精神方面的。当然也包括婚姻家庭方面的。俗话说，人人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例外。尤其是又回到桐花林后。

好，今晚还要开两委会，以后再谈。谢谢你听我讲了这么多闲话。建议你看看些高品味的书，好，正好我带了两本海明威的书，他的“老人与海”特别精彩。

第15节

华亮举起弯把铁铤的时候，那头大野猪正在山垅中间最大的那条田埂上悠闲自在的东拱西啃着。凌晨的雾很浓，刚开锅的蒸汽般翻腾着，浑身都被打湿了。但是野猪就在不远处，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它的黑色皮肤上，结着一块块锈铁皮似的东西，那是长年累月在泥潭打浆在松树根上磨蹭结成的硬壳；透过硬壳，鬃毛钢针般耸立着；暴露在嘴唇处的大獠牙，闪着森森的光；就凭着这一身硬壳，一付獠牙，它在山林中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老

虎，黑熊也要退避三舍。

华亮藏身的地方，是在山垅上风的陡山坡上，前边又有好几棵合抱粗的马尾松树，所以尽管距离野猪很近，却很安全。他把装满弹药的铁铳稳稳的架在松树旁出的一根杈桠上，眯起右眼，铳口准准地对住了野猪的肩胛部位，那正是野猪的心脏所在，只要一扣扳机，就会致它于死地。只要打着这头大猪，一个晚上的奔波劳累也都有了报偿；看样子这家伙足有三百来斤，能卖上千块钱呢。

在一旁的阿牯激动极了，脸色通红，两眼放光，但他不敢出声，只是咬着牙，一个劲地用手示意华亮开枪。阿牯打坏了小霜后，慌的没主张，跑到华亮那里叫他想办法。华亮当时听了，因为不知小霜伤的怎样，也有些紧张，只叫他连夜躲到山上，自己跑到溪洲坪上将小霜背回村里让家富治疗。后来知道小霜从县医院里安然无事的回来，并无大事，一点也不怕了。“他是耍流氓，我们是正当防卫，最多就是防卫过当吧。要是好说就好商量，要是想借势压人，我们就跟他干到底！”

后来李燃冰出面调解。小霜自知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怕肥事情闹的太大，同意只要赔钱，就不去公安局告。华亮这才带着铁铳上山去把阿牯叫回来。阿牯躲了十几天，在山上闷的慌，本想下山时打些野味的，哪知和华亮跑了一夜，连根野鸡毛也没碰到，扫兴极了；快要回家时，却意外地出现了这头该死的大野猪！

但是不管阿牯怎么急，华亮却只是瞄着，迟迟不肯扣扳机，被他催不过了，举起一只手来使劲摇晃，示意他莫急。阿牯以为是他没瞄好，等了一阵，仍不见开铳，便悄悄绕到华亮背后，顺着铳管看过去，哈，那野猪不正正的在铳口上嘛，他按捺不住了，举起手来拍拍华亮的肩膀，这一拍不要紧，只听轰然一声巨响，眼前红光一闪，青烟一缕，那野猪应声倒地，狂吼一声，骨碌碌地从田埂上滚下去。阿牯喜的大叫：“好球，打中了打中了！”

华亮放下空铳，气坏了，狠狠地瞪了拍着掌的阿牯一眼：“高兴什么？一点用也没的。”

阿牯不解：“我明明看见打中了嘛。”

“打中了又有什么用，我这铳里没有装铁条！”

原来打野猪要在铳里装铁条的。华亮上山时本没打算猎野猪，因此只在铳里装了些打小野物的铁砂；刚才突然遇见这只大野猪，还来不及换铁条呢。铁砂打在这样的野猪身上，只不过是给它搔痒。难怪华亮一直瞄着不扣扳机。

阿牯得知这个道理，可还有点不甘心：“可是确实打中了，它都倒地了嘛。”

“你再看看！”

阿牯再看，大野猪打了个滚，又站了起来，刚才那突然的一铳，铁砂全打在它身上，可是对于它来说，没有一点损伤，只是被砂弹的冲击波冲了个滚而已。它愤怒极了，抬起头，努着黑黑的大鼻子，呲着白獠牙，在空气中使劲嗅着，想弄清是哪个家伙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阿牯这下有点悚然了，大气不敢出。华亮贴着松树站着，多亏了这个地势，野猪发现不了他们。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的，华亮悄悄拔出腰间挂着的牛角弹药盒，无声的迅速地装填起火药和铁条来，这回要野猪还不跑，就有它的好戏看了。

阿牯重又兴奋起来，手忙脚乱的帮助华亮，哪得知脚下一不小心，踩到一根断枝，哗啦啦跌了一倒。华亮叫苦不迭，弹药还没装好呢，就把它惊动了，真不知怎么办了。

果然，大野猪立即听到了声音，红红的小眼睛看了过来，令人毛骨悚然。华亮用最快的速度将最后一根铁条填进铤管，忙乱的举起铤来，打算只要它一扑过来就开铤。说时迟那时快，大野猪突然闷哼一声，象是预见到了危险，飞快的掉转头，没命的往后跑了，华亮跟着它的影踪，使劲扣动扳机，铁条呼叫着，可惜太迟了一点，大野猪刹那间就跑得不见了。

嗨！华亮和阿牯同时叹息了一声。心中充满遗憾。妈的，今朝怎么地这样不走运？不过。谅你这家伙也跑不了，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打倒。

看看雾也快散了，只得空空手地回家。

走到村部大门口，太阳升起来了。天空瓦蓝明净，十分清新。有人推了一架板车停在墙边，车上是一头杀白的大猪，劈成四大片摆在那儿卖。车旁围了一大群人，却不是买肉，都看着车后的墙上指指点点。每个人的情绪都好象很激动。华亮正想走过去看看怎么一回事。

有人就吼起他来了：

“哇，亮仔，快来看，这事就你拿得来吃的。”

“什么事？”

走近一看，原来墙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的通告：

关于公开招标承包茶厂的通告

为加快我村改革步伐，经研究决定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包村茶厂，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年满十八周岁以上，具有一定做茶及管理经验的本村及社会各界人士，凭本人身份证，均可参回投标。

二．参加投标者请于三日内向村茶厂招标领导小组报名，经审查资格条件符合者方可参加招标。

三．茶厂承包期为二年。标底每年上交村里六万。

四．参加招标者须预交风险金两万。

五．公开招标时间定于五日之后，地点村部会议室。

桐花林村茶厂招标领导小组

一九九〇年五月

华亮看完通告，心头一扑腾，心想这老李真是说话算数的，真的就动起来了。看来自己的机会真的来了。他肩上抗着铁铤，反复把通告读了几遍，直到几乎背得下来。既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就在华亮看通告的时候，村民们越来越多，得知了这回事后，议论纷纷。

“嘿，公开招标，这是尼姑做满月了，今朝干部开明起来了？”

“听说是老李硬要村里做的。”

“这茶厂早也要承包过了，这几年大脚弄什么呀？”

“我看，这也是招假的，什么人都包得？明朝我也去报名。”

“你看清楚了，要先交两万块的，你有那么多？”

“哇，最后又是有钱人合算。”

“算了算了，这钱不是我们吃的，几多茶厂都亏本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种些田。”

“亮仔，这下就看你了。”

……

华亮没有回答人们的话，拉着阿牯就走。到了没人的地方：“阿牯，有烟没？”

“还有一枝。怎么地，你从来不吃。”

华亮点着了烟，狠狠吸了一口，又吐出来：“我要认真想一下，敢不敢去投标？”

“亮哥的本事，有什么不敢的，包，我跟你做。”

“问题是怎么地才有把握中标。还要先交两万，一下要拿出来，难呢。”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要想清楚包这茶厂合算不合算？会合算，两万块硬借也要借来。”

“对，对。”

两人边走边核计，走完一条村街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了个大致的打算。这几年华亮东奔西走，到过闽南，也到过广东，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对茶叶市场情况有所了解。前几时又到茶厂里摸过底，对茶厂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这两年闽北茶叶市场普遍疲软，这是事实。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六四”以后，一些反共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的经济制裁造成；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只要世界上有人喝茶，就有人做茶叶生意；就不要怕销不出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管理上有问题。象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照样好销。有些个人办的茶厂，也销的不错，可见只要动脑子，从改革管理入手，搞好一个茶厂不是没办法的。

桐花林的茶叶，都是乌龙茶，本来质量不错的。可惜制作方法太陈旧，体现不了特色；再加上只有卖给市茶厂一条销路，怎么活得了？如果能够改革制茶方法，多搞档次高的乌龙，多打开几条销路，就按今年的产量，价钱起码翻一翻，产值可以达到一百万，只要有百分之十五的利润，就够了……

“干，去拼一下！先把这茶厂包得下来，就是今年不挣钱，也是胜利。”

华亮越核计，信心越足。村里那些干部，从来都拿另眼看人的，总以为我华亮不种田，不务正业，到处打浪荡，这一回我就非要做点名堂让他们看看。

但是，当他们坐在华亮的厅堂里，筹划起两万元的风险金时，却大眼瞪小眼了。这两万元，对于刚刚解决了温饱的桐花林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华亮这几年来虽然比一股农民好一些，算是村里的“万元户”，可是真要拿出这笔钱来，也是无能为力的。他翻遍了自己的箱箱柜柜，甚至把老婆的箱底钱都搜出来了，也凑不足一万。

“都怪我，打小霜一下，去了三千块。”

阿牯最后总共赔了小霜三千元，其中两千元是华亮先垫出去的。他好后悔当时自己太冲动。“我去问我叔叔借。”

“算了，你叔叔也不是有钱的。让我想想一下。来，再给我一枝烟。”

一枝烟抽完，主意也有了，华亮一骨碌站起来：“我去桐山一趟，打个电话。武夷山有个朋友，这几年做生意挣了不少，一二万小意思。同时也可以通过他问问武夷山做茶叶生意的人，愿不愿与我合作。”

五天过去了，华亮风尘扑扑地从武夷山赶来时，口袋里满揣着参加招标用的钱。这位朋友接到他的电话后，问清了钱的用途，二话不说，就答应借两万。还答应帮助找茶叶的销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按低于市场价

百分之五的价格卖给他。尽管条件苛刻了一点，但事既至此，华亮也没法，反正第一年只要不亏就是成功了。还是要感激这位朋友的。

华亮走进村部会议室的时候，里面早已挤满了人。公开招标在桐花林，算是头一回的新鲜事，所以村民们都挤了进来看个清楚。他们有点不相信，这事会如工作队所说的保证公平竞争？因为以往村里不管承包什么，都是干部说了算，他们只等着盖私章就是。一些村民对承包中不合理的事，比如村干部利用职权优先承包好山好地，肚子里有意见，也就是骂骂而已，并不懂得利用民主权利和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回公开招标，能不来看吗？

经过招标领导小组的研究审查，最后确定有资格参加投标的有三个人。大脚，华亮，还有一个桐山镇上来的老吴。

大脚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参加招标的。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茶，从来都以桐花林做茶老大自居，也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会把他从这老大位置上拉下来。那天燃冰在村两委会上一提出要将茶厂重新承包过的事，他就蒙了，脸色一下变的腊黄。老李说是说的好听，什么要深化改革，完善承包责任制，实际上还不就是不相信他嘛。不让他再做茶厂负责人了嘛。妈的，你这家伙，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想当年我让你喝了多少老酒，如今一当了官就翻面不认人了。这两年茶厂是不景气，可能全怪我？是他国营茶厂嘛。那几年我为村里挣了几多钱，就没一点功劳了？他气的没等会开完就回家去了。

恼火归恼火，村里定下的事大脚再不通也没用。马上就开始公开招标。大脚本不想参加的，可大肚仁海对他说：“高叔，你也可以参加嘛，你要不参加，不是更让人认为我们温姓人没本事了，我都不服！不够钱，我借你。”

好，参加就参加，我就不信，村里除了我，还有什么人敢承包？所以大脚一边生气，一边却是充满信心的。他第一个到会场，正正的坐在前边正中，面前很显眼的摆着一个旧黑手提包，里边装着两万块钱。

镇上来的老吴，是桐山村的茶叶技术员，那个村的茶厂也和桐花林茶厂一样不景气，但村里却不想改变管理体制，老吴越干越没劲，早就想到别处做了，这下桐花林茶厂公开招标，他动了心，想来试试。桐花林人都知道他的，确实是做茶的一把好手。当然他也是志在必得，一到会场，就满面笑容地到处给村干部布烟。

华亮是最后一个到会场的，一看只这两个对手，松了口气，什么也不说，从容地坐在一旁，双手抱着胸，静等开始。

主持招标的是老霜，对招标作具体说明的是大肚，燃冰也说了几句公开招标的重大意义之类的话，马上就开始了。瑞义叔给参加招标的人每人一张白纸，他们只要在上面写上自己的承包金额数就行，打开后以最高者中标。

华亮接过白纸，本想写个八万的，转念一想，这个数比标底高不了多少，没把握胜他们两个，跑了那么多路借钱，要是不能中标，不就白跑了？白跑不要紧，重要的是好不容易碰上的人生机遇丢失了。这茶厂不管怎么亏损，可架子还在，有那么大的厂房，那么多的设备，还有过去有过的名声，比他以前的小打小闹不知要好多少。只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凭借这个茶厂，他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就不信，自己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地方，摸索了好几年，就不能把一个茶厂搞起来？况且，如果让大脚中了标，这人的德性，到时候不交钱，耍无赖，你也拿他没办法？这村再让大脚这些人乱做胡搞，算是彻底完了。为了自己，为了桐花林，就是不挣钱也要中标，他狠狠心，写上了十万。

果然，一拆开，他的承包数最高，老吴七万五，大脚六万五。会场上一片惊呼，喧哗起来。不等宣布他中标，大脚狠狠吐了口唾沫就走掉了，倒是老吴有气度，走过来和他拉了拉手：“年轻人，有气魄。”

华亮浑身的血沸腾起来了。

第 16 节

桐花林来了个台湾客。此人就是解放前跑到台湾去的冷福洋的儿子阿桐。

当晚，小莲赶到白梅的住处，说台湾客来了，他家今天请客，请工作队一定要去吃晚饭。因为燃冰到市里开会了，白梅本不想去，但是燃冰走之前交代她，台湾人来了，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促使他在桐花林投资，于是她就做了全权代表。

其实白梅对阿桐也来挺感兴趣。他不是有在家乡投资办厂的意向吗？如果真能在桐花林搞一个厂，将对这个村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闽南这几年经济大上，很大程度上是靠引进外资办企业。而闽北没有闽南的侨乡优势，外资引进少的多，经济发展就慢的多。市里这两年对引进外资相当重视，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效果不理想。究其根本，在于闽北的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差。人家到桐花林来，下了火车还得坐几个小时汽车，路又不好，骨头都颠散了。

当然闽北也不是没有优势，闽北人淳朴厚道，人情味浓；闽北的竹木原料和农付产品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等等。白梅搜肠刮肚，准备了一大堆说服这个台湾人在桐花林投资的理由。自信这些理由都是足以打动人心的。

她对燃冰提出的发展桐花林经济的设想和路子十分赞成，对办工厂劲头十足。她从小是个任性却也要强的姑娘，不干则已，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好。这次主动要求驻村当工作队，并非是她的思想境界特别高，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心血来潮。她在大学里搞政工，整天不是忙些空对空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特别是自己婚姻失败后，情绪也不是很好，呆的有点厌了。想换个新鲜环境的。反正过去没到过农村，这一回到乡下去，好好体验一下山村的幽静生活，权当是去渡个假。想不到小小桐花林会有那么复杂的事。也好，处理这些复杂事挺对她的胃口，挺有挑战性的。在机关一天到晚上传下达，替人跑龙套。如今可以自己唱主角了，在桐花林这个舞台上，只有燃冰和她两个人，既当导演又当主角；虽说燃冰是领导，可是差不多的事都跟她商量着办，对她十分信任，既然这样，她无论如何也要唱好这台戏。无论如何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台湾人。

春姑家的里里外外，挤满了村里的人。就连平时和春姑家很少来往甚至有点结怨的人，也悄悄地在门外探头探脑。桐花林地处偏僻，平时难得有外来人。如今来了个台湾人，又是村里唯一跑出去的人。可是真希奇又新鲜的事。

在村民的心目中，台湾人个个都是阔佬。可不是，这几年邻村不断地

也有台湾人回来，每次回来都带好多黄金，是乡亲见人一个金戒指。这回阿桐回来，会不会也给每位乡亲一个金戒呢？据说台湾的金戒成色特别好，都是十足赤金；做工也特别精细，一个少说也要二三百块钱吧。……

所以台湾人来的消息简直是不胫而走，大家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涌到春姑家。希冀着发一笔小洋财。

这么多人跑到春姑家，对老海来说，真是个体面漏脸的大好机会。小老头儿此刻满面红光，嘴里破天荒叼着一支白卷烟，手里还拿着一包白健牌，手腕上明晃晃地戴着一只双狮表，显然是阿桐给的，见了人就颤抖着手分一支烟：“吃一支，这是台湾来的好烟。”

“是白健，香港的，不是台湾的。”有个年轻人说。

“阿桐从台湾带来的，你晓得什么？”老海不屑地驳斥他。

“好，好，就算台湾的，拿一支来。”说着伸手去拿。老海急忙把烟捏紧：“莫吵，你一支还没抽掉。”

另一个年轻人趁机将老海咬在嘴里的那支烟一下抢走，大模大样地抽起来。气得老海直呼哧，可又捱于那么多客人，不好骂人。好在阿桐挺大方，不断地给来客布烟，老海连忙把自己手里的烟收起。向人炫耀他的表来：“这台湾货就是好，你看，表壳几多厚！不要上发条，自己能走！”

妇女们则对小莲脖子上的一条项链大感兴趣。那是一条很细很细的十八开金项链，坠着一个黄豆大的人造猫儿眼，精精巧巧，在昏黄的电灯光下闪着奇异的色彩。引得大家啧啧称赞：“哇哈，真漂亮。起码要千来块钱吧？”

小莲对这条项链也十分满意。她才十七岁，第一次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而且是从台湾带来的。所以一戴上就舍不得脱下。听到妇女们的称赞，看到她们羡慕的眼光，她的心头充满骄傲，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

春姑却顾不上招呼客人，只在厨房里忙碌着煮菜。多少年来她家都没有过客人。象她这样的农民，没钱没势，平时除了村里的乡亲来串串门，谁还会来走动？这回阿桐从台湾回乡，特意来看他们，还住在她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事。人家念着骨肉亲，看得起我们，我也不能失了礼丢了面子。所以她使出浑身解数要做一桌象样的菜为阿桐接风。她宰了自己养的鸡，鸭，兔，又到镇上买了鱼，肉，虾；沉甸甸的提回来，一样样地洗净烧好。厨房里热气腾腾，弥漫着浓郁的香味，令人馋涎欲滴。

白梅的兴趣当然与农民截然不同。在她看来，老海戴着手表叼着烟的模样象个小丑；小莲原本有种村姑的自然风韵，套了那个项链反变得俗气；村民们拥挤着看客人的神情，一个个象傻瓜，令她情不自禁想起鲁迅关于戏台下看客大张着的下巴的描写来。那么多人围着阿桐，问七问八，有些人还提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台湾是不是就在美国边上？”

“蒋介石是乌龟精吧？”

“你讨几个老婆了？”

“人说台湾好挣钱，你一个月挣几多？”

“你有小汽车没？”

“听说台湾真多妓妈，到处拖人？”

……

诸如此类的。幸好阿桐不计较，微笑着一一回答。不过这一来白梅就

根本无法插得进嘴和他谈什么投资办厂的事了。只能与那台湾人打个招呼而已。

她很想退回去，不吃春姑的请。可是哪走得了？幸而没等多久总算开宴，那些看热闹的人才带着一无所获的失望恋恋不舍地离去。

第 17 节

春姑把白梅安排在大位，和阿桐紧挨着坐，直到这时，她才有机会和他谈些话了。

阿桐看外表大约三十五六岁。和照片上的模样差不多，梳着个油光发亮的大包头，皮肤偏黑，瘦瘦的，眉眼嘴鼻与老海有些相象，很明显的是冷家的种；伸出手来时，白梅发现他戴着三个又粗又大的金戒指，其中一个在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看来是个钻戒。

他满面堆着笑，十分高兴的样子。眼睛看到白梅时，顿时露出一种惊异的光闪，随后就时不时的飘过来一下。

白梅不喜欢这种眼光，但也感到骄傲。她知道自己长的漂亮，能吸引男人。从十六岁起，就经常碰到这种眼光。起先她好不好意思，手足无措；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有男人注目的；能被男人经常这样看的女人，必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女人应当为她的魅力而自豪。……

“小姐贵姓？”

“免费，肖白梅。”

“好漂亮的姓名，跟你人一样。”

“是吗？”

“在台湾，象你这么漂亮的可不多。”

“怎么会呢？我看电视上的台湾姑娘都很漂亮的。”

“那是电视上，都是挑出来的美人。实际上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土著人，难看的很。一个个又矮又黑。不能跟大陆比。”

“是吗。不过大陆也有一些东西不能跟台湾比。”

“这倒是真话。比如我这次回桐花林，强烈地感到这村子太穷太脏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方。父亲经常跟我说起家乡怎么怎么的好，可是回来一看，不是那回事。”

“以前来过大陆吧？”

“我在台湾出生，这是第一次来。”

“难怪。现在和过去比，已经好多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很大，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和城市没有多大区别。我们闽北是山区，基础薄弱，赶不上沿海，但也解决了温饱问题。象桐花林就是这样。西方人都承认，中国能够解决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点台湾也承认。大陆要是发展起来，比台湾有前途的多。说实话，台湾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再发展也有限。所以这几年大陆一开放，许多人就赶快跑来投资。”

“听说你也有投资的意向？”

白雪见话题扯到这儿，不失时机地引向自己的目标。

“有这个想法，不过要看看。”

“对，看看好，正好我们也有个想法。”于是白梅把燃冰关于办人造板厂的设想述说了一遍，“你看，有没有兴趣搞这个东西？”

阿桐很认真地听完了，轻轻一拍掌：“太好了，我正在想搞一个这样的项目呢。按你们的设想，要多少资金才能起动？”

“二百万吧。”白梅说

阿桐眯着眼，似笑非笑：“人民币还是美元？”

“当然是人民币。”

“两百万行吗？”

那口气似乎有点不相信，白梅赶快补充说：“开头小点，慢慢再发展。”

“那没意思。要搞就搞大的。”

“怎么说？”

“我投五倍怎么样？”

“什么？”白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湾人这么爽快呀。五倍是上千万人民币，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不要吃惊。我说给你们听。

如果按你们的设想，当然不要多少投资。但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小生意没意思。我赞成你们搞人造板，但是不搞你说的那种人造板。来大陆前，我对家乡的情况也作了些了解，知道这里的竹木资源丰富，本也想利用这里的资源做原料办厂。但是你想搞的人造板，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而且国内许多地方都在搞，市场很快就会饱和，如果投资搞这个，没有多少前途。”

这一说，白雪几乎凉了，但又不甘愿，她和燃冰核计了半天，花了许多心思的东西，就这样一钱不值？可她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

“那你投资那么多，搞什么人造板呢？”

“我搞新型人造板。你们见到过吗？没有？没关系。一说你就知道了。

国内目前生产的人造板，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胶合板，就是你说的这种，用木粉做原料加上胶合剂压制成的；另一种是刨花板，用切刨机将原木旋切成薄片，再用胶合剂粘结成。这两种人造板都有怕火怕潮的弱点。而我搞的是九十年代最新人造板，也用木粉做原料，但是胶合剂和加工工艺与普通人造板不同，生产出来的板材硬度极高，不怕火不怕水。

现在国际上一些高档建筑已经开始采用，我估计国内也会很快推广。所以，只要我们搞得快，前途将是无限的。

这次我到家乡来，一路上仔细看，发现闽北确实树木很多。附近也很多。看来原料不用担心。不过我还要认真考察一番，要有详细精确的数据。

至于资金，几十万上百万美金还拿得起。在台湾，几十万美金不算什么。只要有利可图，就是再多一点投资也办得到。

当然我还要了解你们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能给我什么优惠。我最关心的是我来投资后能不能赚到钱。”

……

阿桐这一番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在座的农民听了个个大眼瞪小眼，好象放屁封神。白梅虽不全信，但是激动起来了。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事。这个厂要是真能办起来，不得了。不但对桐花林的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是本市经济发展上的一件大事。据白梅所知，目前为止，

本市的外资引进还没有这么大宗的。真要促成，功莫大也。不过在还没有落实之前还不能算数，到底这是在酒桌上说的话嘛。

“桐先生有这个想法，太好了。桐花林群众会感谢你的。如果需要，我们工作队愿意为你服务。”

春姑瞪着眼，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在她的观念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数字。“哇也，投资这么多，没玩笑。肯定老大的厂！”

“马马虎虎吧。不过你们不要高兴太早。刚才谈的不过是设想。我还要进行实地考察，确定在桐花林办厂究竟是否真正可行，才能最后拍板。”

不管怎样，总是有了意向嘛，白梅好高兴，端起酒杯：“说的对，为了你的考察成功，敬一杯！”

春姑本来买了两瓶白酒，但阿桐看看牌子，摇摇头说不喝这酒。问有没有家酿老酒。家酿老酒当然有，只是太土了，待客不好意思。又想去村里的小食杂店买啤酒，阿桐制止她，说他喜欢喝老酒。春姑只好开了一坛封口三年的老酒，倒在锡壶里温了端出来，那知阿桐一闻就连声叫好。

白梅看那酒，倒在碗里，绿沉沉的，晶莹剔透，果然好颜色。尝一口，又香又甜，醇厚极了。味道远胜过许多名酒。便也呷了几口。

“梅小姐看来会喝酒？”

白梅见问，微微一笑，“这酒度数不高。味道不错。”

她本不喝酒，但是做行政工作，难免跟着领导多赴几次酒宴，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喝酒。

她似乎有种天然的本事，特别能分解酒精，六十度的烧酒喝上一，两瓶没问题。不过她也很挑剔，一般场合不喝，不是好酒不喝；这种老酒，对她来说，权当饮料。

阿桐不知她的底细，忽然来了兴致。

“梅小姐的口味和我差不多，看来我们有缘份。我提议为我们的初次见面干一杯！”

这话可谓双关，看来这台湾人不老实。好吧，我们就试试看。白梅也来了情绪，“应该干一杯！不过得按我们大陆的规矩喝。”

阿桐见白梅豪爽，大为高兴：“入乡随俗，来大陆当然按大陆规矩喝。只不知都有些什么规矩？”

“很简单，男人喝满碗，女人喝半碗。”

这当然是白梅临时从酒宴上搬来的规矩。闽北的男人，一上了酒桌，平时再无用的，此时也不肯当狗熊。在女人面前就更当英雄。所以聪明一点的女人，总是故意在他们面前示弱，很轻易地就能将他们灌醉。

阿桐吃了一惊，连连摇头：“这不公平。如今男女平等。”

“那是指地位平等，男女在生理上不一样嘛，女人就没男人力气大，所以男人得让着女人。”

“梅小姐真能说话。好好，就按你的规矩喝。”

阿桐倒直爽，端起满满一碗酒，一饮而尽。白梅见状，二话不说，也喝了半碗。桌子上的农民全鼓起掌来。纷纷向阿桐敬酒。阿桐似乎酒量不错，连喝了五六碗依然脸不改色。难怪喝酒这么豪爽。人们都说喝酒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白梅注意过这事。果然如此。豪爽的人喝酒也爽气，小气的人喝酒就计较；看来阿桐是个爽气的男人，这就好办了。这种男人好打交道。

现在轮到白梅敬他了。这回又是一种规矩了：连干六碗，闽北的习惯，

喜欢六六大顺。

阿桐犹豫了一下，白梅便激他：“怎么，不敢喝了，这回是男女平等了。”

“喝就喝！宁醉石榴裙下，不上天子楼船。”阿桐脸虽不红，眼却红了，他倚着自己的酒量大，胆气也大，他有点不相信象白梅这样娇弱的美人有那么好的酒量。

春姑有点担心：“能行吗？”

“不要紧。”两人异口同声。端起碗来当当地连碰六下。干净利索，滴酒不剩。把农民们看的目瞪口呆。

“吃菜，吃菜，只顾喝酒，菜都凉了。”春姑劝道。

六碗老酒下肚，早就饱了，哪还吃得下菜？白梅见阿桐喝了那么多酒还不醉，心中有点发怵，居然有那么大酒量的人？

其实她不知道，这种老酒的特点，好下口，发作慢，后劲大。过了一会之后，突然感到腹中有股热气直冲头顶，顿时脸烧心跳头晕起来。再看阿桐，双眼兀斜了，舌头大起来：“梅，梅小姐，你真，真漂亮；我们交，交个朋友……”

他的手也不正经起来，在白梅的大腿上摸来摸去。白梅虽然头晕，但很清醒，急忙站起走开，那知这一走，阿桐竟就身子一歪，扑地倒下地去……

第 18 节

白梅踏着卵石村街，回到村部楼上自己的房间。春姑怕她醉了，叫小莲陪她一起睡。再三推辞不要，可小莲就是不放心，不肯回去。

小莲对这项差事十分高兴。在她的眼中，这位城里来的工作队，就象一位神仙，又漂亮，又神秘。能和她在一起，真是件开心事。况且，工作队又帮了她的忙，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说了情，使她的阿牯能够安然逃走。就凭这一点，她也要好好侍候这位大姐姐。

她热心地打来热水，端到白梅面前，待她洗完脚，赶紧帮她倒掉。又给她泡了一大杯香喷喷的绿茶，让她解酒。待候的白梅都不好意思起来。

“我没醉，莫担心。”

“看你那一下喝那么多酒，我真吓死了。”

“是吗？以前喝过更多。我只是不知道你家的老酒后劲这么大。”

刚才有一阵，白梅确实有点酒意，现在头脑完全清醒了。只是很兴奋，丝毫没有睡意。

她脱去外衣，穿着三点式，拿出一个小小的精致瓶子，拧开盖子，倒一点在手心上，往脸上细心地涂抹着。

“这是什么事？”小莲好奇地问。

“美容晚霜。来，你也抹一点。”白梅叫过小莲，倒了一点在她掌上，在她脸上涂了几下，小莲只觉一股幽幽的如兰香气直沁肺腑，舒服极了。

展现在她眼前的白梅，身材苗条颀长，皮肤白嫩晶莹，乌黑的长发飘逸潇洒，园园的臀部，鼓鼓的双乳。不由脱口赞道：“梅姐姐，你长的真好。让我妒忌死了。”

“是吗？”白梅听到女人这样称赞她，颇为得意：“你也长得够俏的。”

“不不，我们农民，哪能跟你城里人比。又粗又黑。”

“不要太自卑，春兰秋菊，各有其长。来，脱了外衣，让姐姐看看你。”

小莲迟疑着不敢脱，白梅笑着催道：“没有男人怕什么，快脱。”

小莲红着脸，也脱的跟白梅一样，只穿裤叉和乳罩。白梅一看就赞美：“好身材！性感极了！”

确实是好身材。浑圆的肩膀，鼓鼓直挺的乳房，几乎要把小小的布罩胀破；光滑的肚皮，肥厚的臀股，结实的小腿；皮肤金黄油亮，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勃勃的青春气息和令人血沸的性感。活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美人再现。

“我要是男人，见了这么性感的身材，怕要发疯起来。”

“梅姐莫笑话我。什么是性感？”听到白梅的赞扬，小莲大为高兴。但她搞不懂性感的意思。

“怎么说呢？就是，就是长的好看，能让男人一看就喜欢。”

白梅实在想不出如何解释性感，只好这么说。可是小莲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难怪村里年轻人见了我老是色迷迷地盯着看，私下说我的奶特别鼓，抱着特别有劲……。梅姐，你长的那么好，保证性感，男人盯你吗？”

“跟你一样啦。不过我可不喜欢那些色迷迷的男人。”

“我也一般。有时候我被他们盯的真想发火骂人。嗨，不说了。我们睡去。”

说着拉开被子，抱着白梅一齐钻进去。过了一会儿，突然侧过身，将身体紧贴着她，附着白梅耳边轻声问：“梅姐，想男人吗？”

真是直率可爱！白梅使劲在她肩上拧了一下：“死孩子，皮厚啊。”

“嘻嘻，我唱一段花仔给你听：

一送郎，出楼厅，三更未尽有人行；

叫郎脚步莫太重，楼前屋后有人听。

二送郎，到楼头，吼郎明日再回头，

海水二潮有进退，就怕郎去不回头。

三送郎，到门边，心下思想最可怜；

早知今日有此事，悔不当初莫相认。

四送郎，到楼前，明月如水照四边；

邀郎双双出楼门，出了楼门心悬悬。

五送郎，下楼梯，月照孤树蒙胧胧。

我郎若是再来会，二人依旧在楼中。

……”

幽幽的花仔歌，饱含着少女的情与思，白梅静静地听着，想起了她的郎。她的郎在哪里？不知怎么搞的，头脑里又浮起燃冰的刚毅面容，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一直拂之不去；忽然她冒出一个念头，要是几年前遇到他，她会怎么样？要是那时他没结婚，她也没结婚，他们会不会谈恋爱？如果当姑娘时她遇到他，肯定会爱上他的。只是不知他的心思如何？他说过他在插队时的罗曼史，简直令人难以相信，难道就没有一个女孩爱他？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谈过现在家庭的事，只是偶尔提过他有个可爱的读初中的女孩子，从来也没提过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跟他的感情好不好？凭她

的直觉，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否则，不可能闭口不谈他的妻子的。她有时故意问他妻子的事，每次他都回避了。也许，她该探索一下其中的隐秘。为什么不呢，对呀，为什么要设想以前，难道现在不行吗？现在她是自由的。她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假如他与妻的爱情已经死亡了，她就更不能放弃这个机遇……。

月光如水般泻落在床前，小莲半裸着身子，轻轻地打起了鼾来。……

第 19 节

连日来，春姑处在一种空前振奋的精神状态中。

多年来，她虽然有一颗不甘屈服于命运的要强之心，严酷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甩向不幸的深渊。因为老海的成分是富农，她这个富农的女儿，就永远低人一等，尽管她比同村的其它女孩子更加聪明漂亮也没用。反倒引来女人们的忌妒和男人的垂涎。

她根本记不起来自己这三十年中有过什么舒心和体面的时候。沉重的劳作，艰苦的生活，她不在乎；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吃粗菜淡饭，穿土布草鞋，大家都那么过，她也捱得住。然而她家所遭受的政治歧视，却使人精神上万分痛苦。从她记事起，一看到治保主任凶神恶刹地喝斥阿爸，而老海唯唯诺诺的样子，她的心就象刀在扎。文革期间老海被人戴高帽游斗，她几天不好意思出门。人家的女孩子戴红袖章，参加民兵集训，上台跳舞唱歌，她连看都只能躲在角落里。这些都还不要紧，反正农村的人也蹦不到那里去，最终也还是赤脚农民。最令人痛苦的，因为成份不好，使她的婚姻爱情一辈子都没幸福。

当燃冰住到她家，出现在面前时，眼前曾经闪过一道希望的亮光。她与他那一段短暂的恋爱，令她终身难忘。但是他们终于分手了，为此暗中流了好几天泪。最后她和阿水结婚，那是多么万般无奈。阿水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粗壮的象水牛，也象水牛一样只知整天埋头干活。可是别看他外表粗蛮，其实却生性懦弱，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至于男女之间的风情，就象三岁小孩一样无知。他能干，能吃，一餐少不了五碗大米饭；能睡，一上床就呼噜呼噜直到天光。有时她真怀疑是不是嫁了根木头。这样的夫妻生活真是乏味极了。所以一怀上小莲后，就把他赶到下廊间里去独自睡。他也够老实，从此就在下廊里睡。也从无怨言。

在他看来，有这么个能干漂亮的老婆，又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满足了。

但是对于春姑来说，生活就黯淡极了。阿爸无能，老公憨笨，女儿幼嫩，家里的一切都要她顶着撑着，根本无法跟他们商量。只有自己拿主张。虽说要强，到底是女人。农村里许多事出不得面上不得桌子。她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坚强宽阔的男人肩膀，让她靠靠歇歇。特别是在遇到一些轻浮男人对她无礼的时候……

春姑做姑娘时就漂亮，生了孩子后越发显得成熟有魅力。胸脯臀部更加丰满鼓实，手腕更加圆润红活。这就惹得一些男人老是色迷迷的盯着她，

嘴里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喂，胸膛前什么东西在跳？我来帮你抓。”

“春姑，今晚来与你对花仔，怎么样？”

“小弟弟肚饿了，你有奶让他吃吧？”

……

这些口头上的事，也就算了，农村里的人，没事做了总是爱说这些疯话。你疯我也疯，他们嘴巴上讨不了她的便宜去。讨厌的有些男人喜欢动手，不是在胸前抹一下，就是在屁股拧一把；有一回村里放电影卖花姑娘，四面八方的人都来看，小小的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她抱着小莲去看。前边让人占满，只得站在后面，不一会功夫身边就挤满了人。她的背后也有人紧紧粘着，开初不介意，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屁股后面总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动，她走不开，只好腾出一只手伸到背后摸摸看是什么。这一摸不要紧，竟是男人的那个弟仔。

硬梆梆地在她后面乱磨蹭。臊得她浑身冷汗。连忙缩手想跑，可被人堵着，那跑得动？她不好意思叫，只得由他去，直到那家伙阳水放出来软下去为止。屁股上一片湿滑，好久了还觉得恶心。

最使她讨厌的还不是这些男人，而是大肚仁海。

大肚比她大几岁，老早就对她不怀好意。她可是一点也不喜欢他。虽说他当时也长得白白净净，一点不象其它村里那样粗朴；但也就因为这样，她更不喜欢他，总是一股阴阳怪气的神情。对待女孩子，公开场合一本正经，一到没人的时候就嘻皮笑脸，动手动脚。自从在晒谷场上闹过一次，她就注意尽量避开他。可是既在一个村，同饮一井水，哪能躲得干净？那时他是民兵营长，村里有头有面的人物。象她这种家庭成份的人，那敢得罪他。不过尽管那次她给了他一些难堪，他倒象不怎么介意；见了她也不象别的男人那么粗鲁。和她说话，也是要争取进步，他肯帮助之类。开初她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冲动，也就不计较他了。后来才发现他并没死心。那次国庆前，公社下命令说要各大队都要排演一些文艺节目欢渡国庆。大肚见过一些世面，这事就由他主持，令人想不到的是居然把她选去排练节目。

这是个新鲜有趣的事。虽说她从没上过舞台，可总是很羡慕那些在台上能歌善舞的人。

更重要的是自己能有机会上台表演，说明自己也和别的女人一样被人看得起。因些她就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担任导演的是一个女知青。大肚也常来看，时而发布一些命令。一本正经的指手划脚。春姑的身材虽然不错，那女知青直夸奖她天生的舞台形象，然而不知是没有文艺细胞还是做惯了粗活手脚僵硬的缘故，她的舞姿总不行，一点也不袅娜。女知青教了几遍效果不佳，只得叹着气说：“不是这块料。”幸而别的村里姑娘也跟她差不多，都不是那块料。大肚却一点也不叹气，看了彩排后，十分满意：“行了，乡下锣鼓乡下敲嘛。”

有一天她到会堂时，别人都还没来，只有大肚先在。见了她，立即笑着让坐。因为混熟了，她也就不拘束了，在他旁边坐下。

“春姑，过两天就要正式上台了。这可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

“你宽心，我一定会认真跳好。”

“你有这种精神，我也宽心。你晓得不，为了你这次上台，我担了几多压力。有人说你成份高，不能上台。我说你是可以教育好子女嘛。只要表现

好，就不能歧视。”

“谢谢你了。”春姑诚心地说。

“谢什么，只要你得知我的心就好。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提拔你，我已经把你列为基干民兵了。你还可以入团，我做你的介绍人。唉，你是一朵鲜花，可惜长错地方了。”

这一说，勾起春姑的无限心事，不由得眼红了：“我命苦。没有那好运。”

“怕什么，有我呢。”大肚拍着胸膛：“我这人最喜欢帮助人。真的，有什么事宽心找我……”

说着一把就拉住她的手，“你是好女孩，我一直喜欢你的。”

春姑想缩回手，他不但不放，还大胆地伸出手来将她一下抱住，嘴就往她脸上蜜。春姑又急又慌，一时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开初手足无措，只觉自己被人沉重地压着，几乎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大肚伸出一只手在她胯间摸索，上身的压力轻了，这才忽然清醒，用尽全身力气，使劲一推。大肚一下不防，往后一个趔趄，春姑如释重负，翻身拔腿就跑。

大肚还想追，正好其它人也来了，无奈。马上装出一付正经面孔。春姑头也不抬，直从他们身边擦过，跑回家，委曲的哭出声来。没想到大肚还是本性难移。本来对他的印象好起来了，觉得他不象别的村干部那样总是对她家里人吹胡子瞪眼。这次叫她参加文艺演出，还感激他呢。谁知知人知面不知心。她是再也不去排练了。

后来大肚派人来叫了二次，她无论如何也不去了。听说他发火了，发火就发火，反正再怎么样她都是农民，都是抡锄头刨饭吃。你再威，总不能不让她抡锄头吧？一直到后来开国庆庆祝会，都没去看，怕再碰到他。也怕碰到别的不老实的男人。她一直想不透，那些男人究竟怎么回事，见了她就跟疯狗犊似的。也许天下男人都一样吧？花仔本里唱道：

牛在草丛要吃草，蜂在花边要采花；

世上男女都一般，青春少年爱风流。

可你已经是有了妇之夫，又是大队干部，你总不能欺侮人。何况，这些事总要两相情愿的，怎能硬蛮呢？

不过，在所有那些盯过她的男人的眼光中，也有一双是充满真诚和同情的。

那双眼，嵌在一张长方形的黑脸上，浓黑的头发和粗重的眉毛下，略显突出的眼珠使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放着一股淡淡的光芒。初时她并不在意这双眼睛，因为他在生产队的年轻人中并不惹人注目，他只是个牧鸭的少年，人们只是看到他经常在田野上和溪流边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挥来舞去地赶鸭子。直到有一天他从乡里的高中回来，做了生产队的保管，人们才感到这个默默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七十年代正是农业学大寨最高潮的时候。桐花林虽然远离大寨千万里，气候土地状况相差很远，仍然把大寨的所有做法搬来了。发展生产以粮为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方面挖水渠修水库，一方面并小田为大田；一切的小自由都取消。修水利农民欢迎，桐花林有不少田都是望天田，迫切需要水。并田农民就不理解了。闽北山区多是水田，土层很浅，一尺深以下就是僵硬的粘土或风化石；又多是山坡梯田；改造起来不知要费多少力气。而且把僵土翻上来，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种熟；新并田当年插下的稻子，高高低低，黄黄绿绿，象癞痢头一样难看，一些保守的老年人见了就叹息摇头，说这是

做恶。虽说是做恶，但世界上的事总是很难预料。当年盲目做恶，没想竟为十年之后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此是后话不提。当时因为盲目并田，桐花林粮食产量锐减，征购任务却一斤不能少，这样农民的口粮立刻紧张起来。一过完春节，许多人家开始闹饥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饥火燃烧的眼光集中到生产队的粮仓，集中到保管华亮身上。

尽管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并不多，除了春播必需的稻种外，只有一些必要的集中劳力时使用的谷子。可是在人们的心里，总觉得依然满满的。“大仓角，女人肚”，只要集体仓库随便哪个角落扫扫，也就够他们吃了。尽管从仓库里称谷子要队长批条才行，可在人们的眼里，华亮的权力仿佛比队长更大，只要他肯松一个口子，他们的肚子也就饱了。华亮的家里热闹起来，许多人用讨好的口气：“亮仔”“亮叔”地叫着；一些心眼灵活女人便趁夜里华亮独自在仓库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去打他的门。所有围着他转的意图只有一个：粮食。

春姑家也快断顿了。她家里人口少，分得的人口粮本来就少；工分也少，老海的成份使她家的每一个人不管怎么能干都只能比别人少一等工分。粮食少，可是吃饭的肚子并不比别人小，特别是阿水，比一般人肚子更大。幸亏春姑平时精打细算，能吃稀时尽量吃稀，能用番芋菜叶凑合时尽量用番芋菜叶凑；才勉强渡过了年。但是过了年又怎么办？春播才刚刚开始，稻种才刚刚落地，要等新谷，最快也得百日。这一百天的日子怎么挨？家里谁也不管事的。春姑每天做饭时看着那日益减少快露出底的谷仓，心里愁成了乱线疙瘩。但她无论如何也要让阿爸和阿水吃饱肚子的。特别是他们到远处干活需要带午饭时，更要让他们多带点饭。出远门，走远路，干重活是饿不得肚子的。还有孩子，才几岁的小人，更不能饿肚子。

她没法子变粮食，于是只好苦自己，尽量吃少吃稀。

插秧开始了，大队动员妇女都下田去。春姑也不例外。她本插的一手好秧，一点也不输给男人的。可是今年不同了。一下田就觉的心慌气短，浑身软绵绵的。到了半上午过后，简直就象在腾云驾雾，两眼一阵阵地发黑，背上一阵阵地出虚汗。她明白这不是病，而是饿的，过年后连着二个月她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全靠稀饭和番薯干撑着。吃这样的东西，不干重活还可以，现在农忙季节，插秧争分夺秒，一下田几个小时手脚不停，肚里那点东西那顶得住？一两天还可以硬撑，多干几天就撑不住了。所以有一天快午的时候，她插着插着，忽然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在田里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渐渐清醒来，朦朦胧胧地听得有人在说：“没事，是饿的，营养不良，饲点葡萄糖水就好。”一阵倒水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将她扶起来，一股甘甜的汁水慢慢流进嘴里，流进肚里，流进心里，她的五脏六腑顿时舒展开来，手脚也恢复了力气。终于完全醒了。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华亮那双闪着光芒的眼睛，他注视着她，流露出一种关切与同情的神情。

喂她喝葡萄糖水的大队医疗站赤脚医生家富见她醒来，松了口气。“好了好了，我见亮仔背你进来，还以为是什么急病呢。一拿脉，才得知不是病，是人没得吃，太虚了，唉，你怎么也饿的这样？真真是作恶。”

她不回答，从竹躺椅上站起来就走。虽说好多了，到底脚还软，踉跄了一步，华亮连忙把她搀住：“嗨，再休息一刻走来得及嘛。命是自己的。”

她心头一酸，热泪哗啦啦地流了满面。命当然是自己的，可自己这条命又有谁怜惜过？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对她说这种话呢。她不由得有

点感激他了。但她并不说一句话，不管不顾，挣扎着离开医疗站。华亮见她仍很虚弱，也就不松手，一直把她扶到家门口才走。走几步又停下来，：“等下，我给你拿点米来。”

他匆匆跑去，一会儿功夫，又匆匆赶来，手里拎着一个口袋，沉甸甸的，一把扔到她门口：“先拿去救急。莫让人知道。”不等她说话，他又匆匆跑了。望着他的背影，心头涌起一股温热的感觉。

自此便常得到他的接济，当然是偷偷摸摸的，一点一点的。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他。通常她总是趁无人的时候，只要她在晒谷坪的围墙外一露面，轻轻叫声“亮仔”，他便会意了，当晚或迟或早在她门外放一个小篮子，里边装着一些大米。这虽不怎么光明正大，可人到了那种地步，也就顾不得更多了。好不容易熬过了春荒，早熟的稻子可以割了。饥饿的人们松了口气。春姑也意外地得到一份软工做：晒谷子。

在学大寨时期，农村妇女能做的最轻松的活儿也许就是晒谷子了。刚从田里刈下的稻谷，总是湿漉漉的，必须马上将它摊开晒干，才能入库。挑谷子进出的工作自然由男人做，翻晒谷子的工作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自然就由妇女做了。男人把湿谷子一担担从仓库挑到晒谷坪的竹席子上，妇女使用一根长木耙将成堆的谷子耙开摊平，过一个时辰又耙动一次，以便水气更快散发。到傍晚就把晒干的谷子又耙成堆，装进箩筐，让男人挑进仓库。这种活儿，可以穿着鞋子干，比下水田的活儿不知轻松多少。挣的工分并不比田里少。所以一般的妇女很难轮到干的。这回派到春姑，可是天大的运气。同时也惹得别的女人好眼红。

春姑心里明白，派工虽是队长宣布的，实际是华亮的主张，他是保管，负责晒谷子的，要叫个把人来，队长会买他面子的。虽说事先华亮没对她说过，实际上即使在送米给她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她却凭直觉知道是华亮照顾她。所以，开始干活时，她总是早出晚归，特别小心，特别认真。待到快午的时候，她总是自告奋勇留在仓库看场，而让别的女人先回去做饭。别人都是干部的家属，她什么也不是，只有多干活，才能让别人放心。保住这份活干。同时也不给华亮丢面子。

华亮跟以前一样，很少说话。但她总觉得跟他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如今早稻成熟了，她不用再偷偷摸摸地向他要米了。但心里总是对他保持着感激。她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双闪着光芒的男人的眼睛。有时半夜醒来，听着隔壁间阿水的呼噜声，一时睡不着，她便莫名其妙地会努力回想他背她到医疗站的情景，努力体会他的大手碰着她的肌肤的感觉。她很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很有点象当初她恋着知青燃冰时的感觉。忽然心跳脸热起来。自己是有夫之妇了，怎么敢有这样的念头！

可是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占据着她的心灵。有时她甚至想，要是她做姑娘的时候就常和他一起玩就好了。可惜那时她根本没注意到他，在心目中他只是个看鸭的大孩子，虽然她的年纪跟他差不多。他还没结婚，听说连对象还没有，他那么个男子汉，会没有女人在身边？

自此她对华亮用了一点心，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人一用心，万事成精。自对他有了心思，便有意无意地有事没事地找机会和他攀讲。

华亮虽不善说话，如何不得知她的特别意思？桐花林的女人是出名风流的。华亮自小见了多少风流事？当保管后，更是有许多女人给他甩媚眼，唱花仔。但他生性拘慎，二十来岁了还不敢正眼看女人。对那些女人的多情

也就置若无闻。况且他高中毕业后，还不甘心就这样种田到老，还想找机会蹦一蹦。所以也就没考虑找老婆的事。可是这一次不同，他的心有点浮动。

春姑长得不算白嫩，但五官清秀，鸭蛋脸上一双乌溜溜的凤眼，睫毛长的象洋娃娃，虽说生了孩子，身段依然匀称丰满，奶泡鼓鼓的，屁股圆圆的，腰肢细细的。且百伶百俐，不由令人爱惜。

一天中午，照例的是春姑留在仓库看谷坪。女人们都回家了。仓库内外静悄悄的，她拿条板凳，靠大门坐着，从这里可以看见整个晒谷坪的动静。坪上摊满稻谷，一片金黄。有几只麻雀在谷坪上叽叽喳喳地追逐着。日头开始的点热辣辣了，人也有点懒洋洋的。她正迷迷糊糊的，华亮忽然走了进来。今日是桐山镇的集日，他把谷子挑出去后抽空赶了趟集，这下才回来，顺路拐到仓库看看。见春姑一个人，有点奇怪：“她们呢？”

“这下没事，先回去做饭了。亮仔，你去赶墟，卖什么好东西来？”春姑没话找话说，很高兴他们能单独在一起。

“没得东西。看看一下。”华亮确实没有买东西，他只不过是转了一圈而已，饱饱眼福。扁篓里空空的。

“不给你老婆买些什事？”春姑故意问。

“没事买。”一提起老婆，华亮有点扫兴。

“我不信，让我看。”说着就去拿他的扁篓，伸手在里边摸摸，果然空空的。

春姑把手伸进去却不出来了，故意叫了声：“哎呀。”

“怎么啦？”

“你这篓有刺，痛死我。现在要你赔了。”

“让我看看。”华亮接住春姑伸过来的手，那手虽长年劳作，依然圆活红嫩。手后袖子遮住的臂腕，此时露了一大段出来，细腻光滑，闪着绸缎般的光泽。他看了下，并没有伤痕：“刺在那里？”

“在这里。”春姑紧紧握住华亮的手把他按在自己的胸脯上。到了这个时候，华亮再木讷也明白了，一股热流从腹底冲上来，他一把抱住春姑，狠狠蜜住她张开的嘴唇，她舌头伸进他的嘴里，一股酥麻的感觉电流般透过全身，晕晕胡胡的，发着梦呓：“亮仔，亮仔，抱紧我抱紧我……”

华亮抱着她，一步步走进楼上的谷仓。……他们在木楼板上翻来腾去，忘记了世间的一切，也忘记了我和你，只觉的天地万物你我都化作浑然一体；他们是星星，是空气，是河流，是山峰，是百灵，是蜜蜂，是原子，没有谁来向他们发号司令，也没有什么东西来约束，只是随心所欲地释放着能量，撒播着生命的种子；

……

终于，他们从那个辉煌的世界回到了世俗的楼板上。春姑睁眼看着华亮精壮的肌肉，摸摸自己的乳房，重把头埋在他的怀里，情不自禁地抽噎起来。热泪滔滔地流着流着：“亮仔，你可千万莫把我丢。”

亮仔轻抚着她，心中也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强烈的幸福与满足感，“只要我在，就不会忘了你，你是我的好人。”

……

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脸色红润，走路轻快，更重要的变化则还在内心，她的多年黯淡乏味的精神世界突然间升起了一轮希望的太阳。虽说他们幽会的机会很少，但那期待中的激动却始终萦回在心头，那幽

会后留下的快乐也令人回味很久很久。特别重要的是，她的孤立无助的精神终于找到了一座坚强的靠山。她向他诉说心中的苦恼，找他商量家中的大事，虽说许多事最后还是她拿主意，可她还是愿意听他的意见。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台湾的阿桐回到桐花林，又给她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位堂叔，虽然年纪与她差不多，见识实在叫她佩服，人家到底是外边大世面的人，知道的东西实在多。许多事听起来象放屁封神。他说，台湾一般人的月工资都在三万块以上，折合人民币一万来块；差不多人家都有小车；出国就象大陆人出县一样方便。台湾的农民已经很少有人用锄头打田了，基本上是机械化，老一辈的农民因为有土地，所以是台湾最有钱的人；阿桐说他在台湾不算有钱人。但看他在大陆出的花钱，简直象百万富翁。这次回来，每个亲戚都给东西，当然给她家最多，金器就不少，算起来至少要上万；到桐山镇洗一次头，出手就给人二十块。最使她感动的，阿桐对她家的一片亲情和对桐花林的乡情。他虽没有到过桐花林，可是把它当作自己家一样。他说他爸交待的，他要代他爸回乡了却心愿。千万不敢怠慢了乡亲；而最令她兴奋的则是阿桐要办厂的打算。

阿桐说，新型人造板厂办起来，就要请她管事。当时吓了一跳，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地能管事？连机器怎么转都不知道！可阿桐说不要紧，知道她能干。她主要是管管内部的事，大的事情有他，他是董事长。具体的有技术员，他会从台湾请一个技术厂长来。她只要把工人管好就行。自己人，办事放心。

尽管阿桐这么相信她，心里还是虚虚的：“我是女人家，不管怎么都压不过男人的。你要是找管事的，最好请华亮，村里最合式的就是他了。”

春姑把华亮的情况跟阿桐说了之后，阿桐极为重视，连连点头：“好吧，你就叫他明天来和我面谈一下。”

阿桐的决定叫她激动的不得了。她找到华亮，把这消息告诉他，“桐叔是真心办厂的，你明朝一定去见他一下。”华亮听了这消息，也有点出乎意外：“要是真的倒好，就怕他是说说玩的，以前也有一些台湾人来桐山镇，也说要办这厂办那厂，来的时候攀讲的闹热，一走了就没那事了。”

“桐叔是动真的。他说是了却他爸的一件心愿，他爸一定要在家乡办一样实事。而且他已经到市里去办有关手续，还给了我三千块筹办费。”

“不是说他要他爸的旧房子退还去，才肯在桐花林投资吗？”

“他对这老房子无所谓。这是我爸的心事。不在乎一幢房值几多钱，是要出一口气。这些年我家因为一个成份的事，被村里人欺侮的死。”

春姑说着来气，眼眶红了。

“可是政策有规定，土改的事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老霜也说了，要退这房，先把他的书记撤掉。不止老霜，还有几个老村干也是这态度。”

“老李说他会做工作。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房的事我也不服气，土改是没收地主富农的东西，可是当时桐叔的爸已经离开桐花林，根本就没有评成份。胡里胡涂地被人当作地主房子没收掉。”

“你这样想，他们可不是这样想。他们也要争口气。解放几十年都是他们吃得开，这一下怎么没用了？就什么人有钱什么人说话响了？至于办厂不办厂，他们无所谓，老霜说，再大的厂，也是个人的厂，与集体没关系，没利益。他一直都在反对发展个体企业的。说这是搞资本主义。”

“这样说厂就办不起来。老霜他们怎么这样保守？嗨，真真气死人。”

“莫气莫气。我也不是说一定办不起来，阻力大就是。工作队态度明确，乡里支持，老霜再反对也没用。我想，这个厂还是你做，我帮助你就好。”

“为什么？”

“我刚刚承包了茶厂，有好多事要料理，怕没有那么多精力，没办法再到别处做。”

“我也与桐叔说了这情况，桐叔说那个茶厂那么小，没什么意思，你要真到他那里做，一个月付二千块工资，做的好另外还有奖金，你那茶厂一年能挣几多？”

“不是那么说的。包茶厂挣多挣少是一回事，本来我也想头一年不挣钱的。重要的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事要算数。我承包的事就是屎也要吃掉。再说，老李对我承包这茶厂抱了大希望，我要是不做，就等于他的改革失败。桐花林经济要上，靠现在的村干部没办法。”

老霜叔是好人，可是他的思想太保守；大肚是把角色，可是只想着谋私；老李与我讲过，很快就要调整村委会班子。我还想争取今年选上村主任呢。”

“哇，你有这么大的心！”

“不是心大心小的问题。桐花林要上去就非要解放思想不可。你要真的管了厂的事，没有村里支持也难做下去。我要当了村主任，无论如何也会支持你的。到那时，什么事不好办！”

“说笑话吧！到时候你当了官，早把我忘了。”

“怎么会呢？到那时我们也尝尝做真老板的味道。一起去坐飞机，住高级宾馆，也渡一次蜜月。”

“想的美！”春姑睡着，身子已软软地倒在了华亮的肩膀上。

第 2 0 节

省里要在剑州地区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这样规格的会议对于区里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省里能把会议放在剑州开，说明剑州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比较好，是对区里工作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区领导政绩的肯定；所以区领导对这次会议特别重视，从机关抽调了最强的工作人员来做会议的筹备工作；燃冰是有名的笔杆子，尽管在乡下挂职，也被抽了回来突击写材料。

写这种材料，对于燃冰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了；但这次有点困难，难就难在不知怎么搞的，专员一反往常作风，特别挑剔起来；一稿上去，不满意；二稿上去，又不满意；三稿上去，反而更不行；到底哪儿不行，又不明说，弄的你无从捉摸。只得搜肠刮肚，尽可能地回忆专员平时的思维和讲话习惯，尽可能地模仿他的声音。这一来，可就苦了；燃冰第一次尝到了当秘书的难言之苦。

然而，如果说写材料还只是辛苦的话，桐花林的事更让他心烦。本来他是想到乡下专心搞经济，为桐花林办些实事的，可是一到桐花林起就有农民陆续来告大肚仁海的状，焦点集中在野猪窠水库上，想回避也避不了，非

处理不可；但要处理这个事，光凭猜测不行，要有真实的证据。是否有问题，首先要将水库工程的决算做出来；决算的关键在小赖。因此燃冰决定先找小赖。

他利用写材料告一段落的空隙，到电站去找小赖。他本以为这不是什么很大的事，给小赖说一下就得了。没想到却碰了个软钉子。

小赖是电站的技术员，桐花林的人都叫他小赖，其实年纪并不小，是个头发斑白的中年人，个子很矮小，这也许就是大家叫他小的原因吧？

走进电站办公室时，他正在埋头画图；燃冰说明自己来意，很客气地对他说：“请你支持我们工作，把桐花林水库的工程决算拿出来。”

小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着燃冰，却不回答。

“请你一定支持我们。”燃冰再重复了一遍。

此时他才好象听进去了，“噢，你说是桐花林的工程？我还没算好呢。”

“能不能抽空算一下，我们急着要。”

小赖头转到别处去，好一阵，才又回过头来：“最近恐怕没空。”

“请你还是抽点空，桐花林群众对这工程意见很大，及时把决算告诉群众，消除他们的疑惑。”

“那好吧，我抽空做一下。”小赖懒洋洋地说。一说完，就低下头继续做他的事，仿佛眼前不存在燃冰这个人似的。

燃冰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这是近年来第一次遇到的冷面孔。他的心中冒出一股无名之火，又不好发泄，只好说声：“那就请你快点。”

走出电站，一路上，越想越窝火，真是他妈的，一个小小的技术员，竟敢如此傲慢，可也无可奈何，愤愤地想，等着吧，到时候拿不出决算来，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回到家里时，已经晚上十点，女儿冰冰还在做作业，妻却不在。

“冰冰，妈妈呢？”

“在楼上搓麻将。”

又去搓麻将了。燃冰摇摇头，最近一个时期，妻迷上了麻将，几乎每天都要搓一圈。有时还打过通宵，眼眶黑黑地一回来就蒙头大睡。

妻的工作单位是群众文艺馆。这几年大家都讲经济，抓中心，文化部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群艺馆本来是个挺吃香的事业单位，市里许多官太太和小姐们都安置在那里，大家唱唱跳跳好不开心。如今可就惨了，财政只拨一半工资，其余要自己设法。馆长没奈何，只得挖空心思搞创收，腾出会议室和几个办公室来办歌舞厅录像厅游艺厅，人员分配到各厅去当管理员或者服务员。太太小姐们一下身价落千丈，爱面子的就不上班了。妻本是剧团演员，也是个要面子的，自然参加到休闲一族里去。工资多少无所谓。反正她大哥是香港的一个老板，随便给点零头也就够她花的了。只是太闲了也苦闷，总得找些事来消遣消遣。

燃冰知道她无聊，但不喜欢她这样打发日子。曾经不至一次劝她放下面子，当服务员就当服务员，丈夫不嫌还怕什么？可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瞪着眼睛说：“要做我就到香港去做。懒得在这儿做。”

她哥确实说过，要是愿意跟他做，可以替办全家移居香港的手续。这几年时髦出国潮，一般的人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削尖脑袋往外钻，那怕到国外去看厕所掏阴沟洗碗盘都可以；就是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也往外钻；燃冰的同学中，有好几个放弃了国内的不错的职位跑到香港日本的；但燃冰不

愿意。他想不通，在国内干的好好的，事业和前途如日中天，何必跑到外面去？外面又不是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人生地疏，重新打天下谈何容易？他的几位同学，都是极能干的了，出去后也都懊悔不迭。有一位老兄，原在内地当了县委书记，一时心血来潮，跑到香港为一个大老板当助手，薪水待遇都极其优厚；可去年碰到他时，仍然叹息不已，再三语重心长地劝道：“外面不是想象的天堂，奉劝国内想出去的同志，千万不要随便出去。”当然，如果仅从物质来说，外面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要比国内好得多。中国人穷怕了，也穷急了，只要有地方挣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扑过去。但人到底不是全靠物质生活；他要出去，有她哥罩着，也许比一般人会过的好点，可是到底寄人篱下。更何况，她哥是做生意搞买卖的，燃冰对此毫无兴趣。而妻呢，一直拖延着不去，也有她的考虑。她到香港去过，亲眼见过她哥的紧张生活节奏，怕自己吃不消。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不喜欢嫂嫂，说她太精明，太小气。她宁可在国内过闲散日子。她哥前几年发迹后，曾给过她一些美金，这笔钱，在香港不算什么，但在闽北可以过的很舒服，何况她哥逢年过节还会寄些东西来。

从物质上来说他家也算马马虎虎。去年机关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又添置了分体式空调，大屏幕彩电，立体组合音响，高保真录放机……，还给冰冰买了一架钢琴。当然是托她哥的福。但不管怎样，不要白不要，要了就是你的。但是从此后，家庭的精神生活却开始产生危机。妻不但懒散，脾气也大起来。常常对他的早出晚归口出怨言。“你是卖给共产党了，没赚几个钱，却整天忙的不着家。你瞧人家，有几个象你这样把家当宾馆。”

“有什么办法？干这一行嘛。”燃冰无可奈何。当机关秘书这行，特忙。他是秘书头，更忙。一切围着领导转。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妻不是不懂，也希望老公升官，自己体面。

可还是要唠叨。她希望老公又当官，又能终日陪着她。可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于是脾气越来越大。

燃冰私下里问过医生，妻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因为据他观察，妻很象患了更年期综合症。她已年近四十。但医生说不大可能，可能是某种心理变态。开了一大堆安定镇静药。并嘱要多陪她，尽量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包括性要求。

他努力做了一阵，只要机关没急事，就尽可能在家呆着，陪她做家务，陪她上舞厅，聊天；还悄悄买了壮阳药，以便晚上能够应付她亢进的性要求。但没多久便觉得厌了。他在外头奔波忙碌了整天，回来非常想安安静静地躺着看看轻松的电视，听听轻松的音乐；有时什么话也不想说，只想自个儿幽思默想一些问题。对性他也觉得索然无味，那太熟悉的开始臃肿的身体不能使他产生激情了。至于聊天，实在也没东西好聊，她喜欢的是张家长李家短，她不看任何名著，连新闻也不看，只喜欢琼瑶的电视剧。他不知她怎么会变得这样庸俗浅薄，以前好象不是这样的呵。他觉得这样迁就她简直是活受罪，于是又恢复了原样生活。

妻吵了几次，他一概置之不理。看到没有什么结果，愤愤地说：“不要以为我稀罕你，我有地方去。”

她果然开始出去玩，也像他一样早出晚归，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的事也懒得做了，时常让冰冰自己上餐馆买饭吃。晚上也不再抱怨他不能满足她。这一来他又看不惯了。可他无话可说，何况一说就吵？家庭

生活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僵局。

突然，房门响了，燃冰抬起头来，发现妻回来了，用一种淡漠的神情和他打了个招呼。

“回来了？”

“是的。”妻的这种表情令燃冰极为反感，他冷冷地回答。

他不再说话，默默地走开去洗澡。把卫生间的门关上，拧开热水器水龙头，哗哗的水流声顿时掩过了外边的一切声响。

冲完澡走进卧室。妻已经换了睡衣，正靠在床头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台湾拍的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在找被法海囚禁在塔中的白娘子，正“娘子娘子”的哀叫。

他在妻身旁坐下，伸出手抚抚她的肩膀。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房了。在冲澡的时候，温和的热水不但冲走了疲劳紧张，也缓和了他的心境。妻不是坏女人，她只是有点心理变态。

不要和她一般计较。应该用男人的胸怀和温情唤起她的生活激情。

他想起他们新婚的那几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时他还在文化局当一般小干事。她的剧团也还没有解散，常常上演节目。跑到香港去的她哥还没有发迹。生活清贫，然而很愉快。她演戏的时候，他必当忠实观众。她的才气不足，只能演些配角，可是很认真，一招一式，一句一辞，都反复练习。她的认真态度，博得了团里同志的一致赞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作之余，他们的生活兴趣很广。燃冰喜欢民族音乐，喜欢游泳，喜欢读书，喜欢烹调；她喜欢越剧黄梅戏，喜欢看小说，喜欢各种小首饰小玩意；她把他们的家布置的整洁而且极有艺术气氛。虽然他们恋爱的时间很短，因为他们都是插队知青，到找到工作的时候年令都近三十了，双方都急于成家，一见面印象不错就订了终身，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但是婚后的恋爱如胶似漆，叫人看了都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和她越来越没有话说。特别是他哥发迹因而她也随之沾光捞了点洋财后，她变了。身上固有的小市民的庸俗性，暴露的越来越明显。贾宝玉说女儿最干净，是水做的。可到了老了就会变，变得脏臭懒。真是一点不错。

有时他想，如果夫妻生活一直这样乏味的话，干脆离婚算了。如果爱情已经死亡，婚姻怎么还能继续？现在他能理解为什么这几年许多中年人闹离婚的事了，明白了为什么会有“第三者”。他想起了白梅，和她在一起真是愉快的很。不管他说什么，她总是用可爱的黑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发表一些意见。他的思想在她那里，会得到强烈的共鸣。与她相比，妻显得更加俗气。他理解了鲁迅小说“伤逝”的意义，爱情是必须时时更新的，它象一朵娇嫩的花朵，须，要双方共同浇灌。他与妻的爱情死亡了吗？

可他还是想挽救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只要能凑合就凑合下去。对于象他这样政治地位的人，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损失的不仅是这一个表面上富丽堂皇的家，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中国的官员，可以满肚子男盗女娼，但只要满口仁义道德，就可以青云直上，至少没有人指责他。假如他离婚的话，无论多大的理由，人们都会指责他是陈世美。也就别想再提升了。

他决意要和妻好好谈谈。

电视里许仙一边哀叫，一边跌跌撞撞地从山下往塔上爬。白娘子在塔里急得团团转，法海在一旁冷酷地微笑着。这个电视剧的许仙糟透了，完全是个废物，他搞不懂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究竟有什么可爱，弄的白娘子为他出生入死。

他把手慢慢伸进她的睡衣，轻捏住乳头，那感觉就象一颗熟过了的葡萄。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眼睛仍然看着电视。一只手在他头上抚摸起来。

她坐着的身体慢慢地滑下来。手中的葡萄滑脱了。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一块巨大的起伏的白色山峰与棉花包似的臀部。他勉强鼓起热情，抬起一条腿跨上去。

突然，床头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燃冰习惯伸手去拿话筒。

“哪位？”

“我，白梅。”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柔和的声音。象一阵清爽的春风，听着舒服极了。

“你在哪里？”

“乡政府。台湾人来了。急着要见你。”

燃冰从床上一骨碌跳起来。和妻作爱的兴趣顿时消失了。“村里有事，我要去一下。”

妻不满极了：“这么迟了，还要出去？”

他不回答了，只是匆匆地穿上衣裤，他想连夜赶回桐花林去，台湾人来了这可是个大事，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促使台湾人在桐花林投资成功。这件事成功与否，对于他的政绩关系重大；不象追查水库工程的事，你做的再好也不一定讨好。

妻见他如此，愤怒的一下坐起来把枕头摔过去：“你要走，永远别再回来。”

他看了妻一眼，不知怎么她会冒这样大的火，太不理解人了。但他实在不想和她吵，强忍住不快，仿佛没听见似的走了出去。

第 2 1 节

燃冰从村里赶到桐山乡政府时，差一点下班。虽说作息时间表醒目地贴在每一个办公室的墙上，但乡镇毕竟是乡镇，谁也不会认真严格地执行。此时偌大的政府楼里已经空荡荡的，只有通讯员一个人在急匆匆地清扫领导们的办公室。

“凌书记呢？”他急于找到凌书记汇报村里的情况。

“到雷乡家吃晚饭了。你还不回去？”通讯员见是燃冰，有点惊异。“镇两委班子的领导统统都去了。”

“雷乡家有什么喜事？”

“搬家呗。雷乡造了一幢新房子，请大家吃酒。你不知道？”

燃冰摇摇头，他是新来的付书记，对此自然一无所知。但对雷乡已有耳闻，他是桐山乡土生土长，从大队干部干上来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农村

工作经验丰富，办事雷厉风行，为人也讲肝胆义气，只是有点霸道。这次发现的水利工程问题，涉及到他。因此一听说雷乡搬家，不由多了个心眼。

“雷乡的新房子造的好不好？”

“没说的。镇里一流。听说装修就化了三四万。”

燃冰情不自禁想起大肚的新房，心灵为之一震。他转身往外走。

“你快点去。”通讯员好意道，以为燃冰也是去雷乡家吃酒。

燃冰怎么会去呢？一来雷乡并未请他。二来即使请他他也吃不下这场酒。象雷乡这样的基层干部工资有多少？居然能造得起这么好的房子。他的财产来源是很不明的。但是不管明不明，都是农民的血汗钱。桐山乡并不很富，农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一部分偏远山村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可当干部的就已提前进入小康了。这究竟是不是好现象？老邓说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就是让干部先富起来？燃冰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他走到乡政府食堂。往常此时总是十分热闹。桐山镇地处闽赣公路干线边，来来往往的各地领导很多，区县各部门下乡工作的人更多，各处来人多喜欢在乡政府吃饭。乡镇政府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上边来客都免费招待吃饭。虽说区里规定干部下乡要按标准缴伙食费。可几乎没一个人缴过。乡政府也懒得收。你想想，所谓的标准，只是一餐一块钱。按桐山镇的餐饮水准，一块钱仅能吃一碗干拌面。来的客人，都是上级各部门的办事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握有某种权力，能用一碗干拌面招待人家？至少也要八个菜。还要喝酒。最低限度每人要吃十元以上。收你一元钱拿来干什么？

多数机关干部是在清水衙门，生活清苦。机关工作又单调的很，所以一有机会就往乡下跑。下到乡镇，一来山高皇帝远，不在领导眼皮底下，没有什么约束；二来可以白吃酒肉。

三来还能拿下乡补贴。何乐而不为？但这一来，乡镇就苦了。如今上级机构越来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一个县的局级机关大大小小的有二百来个，一个机关少说也有三五人。只要一人一年下乡一次，乡政府就得天天招待客人。况且有些人一年不止下乡一次。所以乡政府食堂就从未断过伙。有时一天要招待几十个客人。燃冰曾问过管招待的老胡桐山乡一年招待费要多少？老胡叹口气：莫提莫提，我这里酒宴是空顿不空天的，少说要十来万。

村里的状况大同小异。桐花林村一年用于吃喝的费用也要二三万，一个乡二十个村，就要几十万，最保守的估计，桐山全乡一年要被白吃掉上百万。（不算乡里的七站八所吃喝掉的）

中国人热中于吃喝的程度，也许世界第一。这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什么时候人们不再把兴趣放在大吃大喝上，什么时候中国就有希望了。

燃冰走进食堂，奇怪的是今天竟冷冷清清，看不到以往呼五吼六的景象。只有一个约模四十来岁的男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角，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手里捧着一只碗，象是等吃饭。

厨师却不见踪影。

“没人煮饭了？”

“到雷乡家烧菜去了。有客人也被请去了。你怎么不去？听说办了三十桌呢。闹热的很。”

“你怎么没去呢？”燃冰反问。

“哼，我没资格。他请的都是有头有面有权有势的。不过我也懒得去。吃他一顿还要包五十块贺礼。划不来。”

看来此人跟雷乡有意见。燃冰忽然冒出一股想和他谈谈的强烈念头。“大哥贵姓？”

“胡，人都叫我胡半颠。”

燃冰心里不由得好笑，居然有人自称半颠的，“什么时候在乡政府工作的？”

“哼，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老雷不过是大队通讯员。如今威了。可我没用了。”

“听你说话文化水平不错，读过一些书的，怎么会没用？”

“都象你这样说就好。我就不会这么苦。咳，如今的干部，乱透了。比国民党还不如。”半颠发着牢骚。

“走，我请你吃饭。”燃冰对此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不敢不敢。”嘴里推辞着，脚却站起来了。

燃冰走出乡政府，找到一家僻静的小饭店，要了两个炒菜，一碗豆腐汤和一瓶米酒。和半颠对饮起来。

半颠似乎很能饮，一坐下就不客气地喝了半瓶，脸色顿时涨红起来，话也多起来。

“你是好领导。不象他们，只得知吃冤枉。奶个屁，他老雷算什么，前两年没做乡长时，还不是跟我一样穷，裤都没得穿。才当两年付乡长，就神气了。还不是吃冤枉。哼，总有一天吃了梗住脖子。我活的长长的，看他！”

“你有什么困难要解决的？”

“困难？多咧。可你能解决吗？以前县长也这样问过我。我说我没钱讨老婆。县长说帮我想办法。可是最后我还没老婆。没老婆也好，一个人自由自在，没人管。嘻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坚决反对官僚反对腐败。”

我是条小小泥鳅，掀不起大风大浪；
但我有血有肉有灵魂，誓把混水搅清！”

半颠突然张开嘴巴，唱起来，声音象狗吼。燃冰吓了一跳，仔细看他，两眼冒出一种非人的光芒。边唱边将酒瓶抓起来，咕噜咕噜往嘴里倒。看样子，他是醉了。

燃冰站起来，伸手去拿酒瓶。他却猛地用手挡开。仍然喝。

“胡大哥，莫喝了。”

胡半颠忽然放下酒瓶，瞪起眼睛：“你是谁？噢，原来是新来的李书记，还是付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敢抢我的酒瓶。老子工作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也敢管老子。滚，滚。小心人民把你打倒。”

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了。燃冰还是第一次被一个醉鬼辱骂。只得自认倒楣。不再搭理他。

直想走开。这时突然有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小酒店门前经过。半颠一看，大叫：“停下，停下！”一边踉踉跄跄地追出去。

“喂，违反交通规则。罚款五块。”

那人莫名其妙：“我怎么违反了。”

“你靠左走了。”

果然是靠左骑了。那人无奈，只得掏出五块钱给他。半颠收下钱，十

分认真地写了一张收据给他。这才大摇大摆哼哼唱唱地走了。

难怪是半颠。燃冰看的目瞪口呆。小镇上居然有这个活宝。他好懊悔请他吃酒。

小酒店主人见半颠走远了。摇摇头对燃冰说：“同志你是新来的，不知情况。这半仙一喝酒就发疯。就骂乡里领导。有一次还把乡政府的牌子摘下来扔到厕所去。知底细的人从不招惹他。以后你要小心。”

“谢谢。请你把桌子清干净，煮碗青菜汤面。”

第 2 2 节

直到快九点钟，凌冬和乡领导们才从老雷家吃完饭。凌冬家属在城里，他在桐山，也是快乐的单身汉。办公室也是寝室，寝室也是办公室。中间只隔一层屏风。燃冰走时，他似乎有点惊讶。

“连夜赶来的？”

“傍晚到的。通讯员说你们都到老雷家去了。”

“是啊，老雷乔迁新居，热闹一下。只好去应酬应酬。”

“听说办了几十桌？”

“差不多吧。农村里，红白事都要大操办。习惯养成了，没法改。老雷是本地人，又是有头面的人，没几十桌下不来。唉，在这里工作，只好入乡随俗。”

凌冬说话的时候，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看来他也是有苦衷的。

“乡镇下面喝酒跟城里大不一样。”

“可不是，当了乡镇长，肠胃交给党。我的肠胃硬是喝坏的。你也得小心。”

“谢谢，我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喝。”

“难哪。看来我也要学你的办法。”

“开玩笑吧。听说你倒是真有办法应付这些场面的。从来不会醉。还有一大套秘诀呢。”燃冰在区里确实听到过关于凌冬的一些喝酒传闻。据说他从来没有醉过；不但酒量大，还有一大堆酒文化理论，以及喝酒五部曲。一迟二敬三吓四赖五溜。迟说是除了陪主要领导，一般场合尽量迟到场；敬就是一到场立即给对方敬酒，先下手为强；吓就是遇上不吃敬酒的客人，马上摆出一付舍命陪君子样子，干就干一大碗；赖就是实在吓不倒，又没法敬，就干脆耍无赖，能少喝一点就少喝一点；溜就是喝到差不多了，乘人不注意，三十六计走为上。

“哈哈，看来我是好事不出门，坏名扬千里呀。”凌冬苦笑着，自我解嘲：“其实我干工作也挺有办法的，偏就没人知道，真是冤枉。”

“怎么会呢？我看区领导对你印象很好，常常提到你的。”

“是吗？他们怎么说我的？”一听燃冰这么说，凌冬立即十分关心起来；然而这一来倒使燃冰警觉起来，他理解凌冬的心情，在基层干的再苦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领导能理解他们，公正地评介他们；燃冰身处的位置，可以经常听到区领导对凌冬们的看法，但是他的工作原则不允许他传播这些东

西，所以他立即闭口：“总是好话吧。”

凌冬何等机灵的人，立即改口：“好话就好。不说这些了，我们言归正传。”

燃冰于是向他汇报了几件事。

一是这次省里在剑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很可能要到桐山乡参观，乡里务必提前做好准备。这本不是他的工作任务，自有政府办直接通知桐山乡。但是燃冰觉得既然自己也在桐山乡工作，桐山乡的荣辱与他息息相关，有责任把这消息告诉凌冬，免得临时慌乱，准备不及。

二是关于桐花林的工作问题。首要的是台湾人阿桐在桐花林办厂的事。他已和此人接触过了，他是有意在家乡办个新型人造板厂的；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其中最棘手的是要归还土改时没收他父亲房屋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燃冰一到桐花林，老海就提出过这个事。他已为此在城里走访了几个有关的单位。但是意见并不明确；有的说这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有的说如果此人有特殊贡献可以考虑；有的则说关键看他土改是不是真的地主；莫衷一是。这样看来这事就是一笔糊涂账了，怎么处理全由自己把握。

如不归还，阿桐先生有可能不在桐花林投资办厂；如果归还，又有可能引起村里一些干部群众的情绪。据说有些地方已出现地主富农抢夺土改时被没收的房地产的事件，造成新的纠纷和矛盾。该怎么办，他觉得需要认真研究。

其次是关于水库工程的事。桐花林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他初步了解的结果也可以断定其中有问题，如果不查处的话，将极大地影响到桐花林群众的情绪，有必要向乡党委汇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他打算召开一次村两委会，进行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动员，实施他思考已久的发展桐花林经济的设想和计划，不但要支持台湾人投资办厂，还要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村里原先的一些项目重新评估，重新承包。前几时将村茶厂公开招标承包，反映很好。应该雷厉风行地把这次成功经验全面铺开。使桐花林以新的改革姿态成为农村奔小康的典型。

燃冰说着这些的时候，凌冬十分专注地听着，一边用笔在本子上记着。等他全汇报完之后，沉思了好一阵子，才对这三件事作了回答。

“第一件，通知办公室，根据省会议的主题，立即作好准备。马虎不得。

第二件，这事要好好研究一下。桐山乡要发展经济，很需要引进外资。阿桐先生既有在桐花林村投资的意向，一定要抓住不放，促成这个项目。百万美元的项目虽然不算大，对于我们桐山来说，就不简单了。在此之前，虽说有几个外商也来过，可都没有搞成项目。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还是空白。到区里开会，我都不好意思。当然我们不能跟闽南沿海地区比。我们是闽北山区，各方面的条件都差，很难吸引外商来投资。但不能甘于落后，要积极创造条件。看来这次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搞成。这阿桐是本地人吧？这就好，多少对家乡有点感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基础。闽南为什么外商投资多？他们侨胞多嘛。我们桐山侨台胞很少，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我们也有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嘛。象你说阿桐要办的这个厂，他要多少木材，我们都可以满足他。桐山乡不够，还可以到别的乡镇去弄！这个项目好，适合我们桐山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把它搞成功。让我们这个小乡镇也放一颗卫星！……”

看来凌冬对新型板项目大感兴趣。滔滔不绝地大谈了一通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还说要请阿桐来镇里和他见见面。这当然都对，可是房屋的事怎么办？

“这个项目其它事还好办，就是阿桐房子的事不好办。”燃冰提醒凌冬。

凌冬挠挠头，又用笔轻敲着桌子，“是啊，这事难办。阿桐有那么多钱，要那破房子干啥？要在城市还值几个钱，在桐花林，恐怕值不了钱。”

“我想这不仅是值几个钱的问题。对于老海之类人来说是财钱；但对阿桐来说，恐怕还有更深的原因，也许是心理因素。这房是阿桐父亲造的，好歹也是遗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只有不孝子才保不住祖宗遗产。更何况他们曾经被村里贫农们打击过。他要旧房子是取得一种心理平衡。”

“妈的，阶级报复。”

“有点这个原因。不过，现在不宜讲这个。”

“对对，现在讲这个没意思。管它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利于桐山经济发展，我们就干。我看，能不能跟村里干部商量，阿桐既然要那破房，退还他拉倒。和一百万美元的投资项目相比，那个破房子算什么，扔了拉倒。”

“那我先和老霜谈谈吧。水库的事呢？”

“这事更棘手。妈的，现在差不多每个工程都要捅些乱子。搞名堂的人总有一天会倒霉的！”

凌冬愤愤地说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他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哇呀，喝了一点酒，昏昏的，我想洗个澡。食堂有热水，你也洗吧。洗完了，一起去玩，摸一把。怎么样？”

看来谈话到此为止，燃冰见状，不好再说下去了。心里闷闷的。

洗完澡，凌冬果然来请燃冰去摸麻将。

“这么迟了，真去摸？”燃冰看看表，十点了。

“正点，不迟不迟。”

“我的水平很差。会叫你扫兴的。”

燃冰对打牌摸麻将之类的娱乐兴趣不大。在机关时因为忙，也没有多少时间玩，因此水平一直提不高。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跳不赌二百五。他是属于二百五之列的。

“没关系，乡下锣鼓乡下敲。我们水平也不高。麻将这玩意儿，好就好在不要水平，一大半靠手气。又不要动太多脑子，是很好的休息方法。听说日本人从小学就开麻将课。他们认为打麻将一可以训练手指灵活性，二可以锻炼思维反应快，三可以调节生活。农村工作紧张，生活单调，娱乐场所又少，只好摸摸麻将。”

任何事情到了凌冬那儿，都能说的出一大套理论，燃冰不得不佩服他的水平。也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去摸麻将。

凌冬寝室里，不知什么时候摆好了麻将桌，二位先生端坐旁边，似乎在等他了。燃冰看这二人，一个不认识，凌冬介绍说是建筑公司的赵经理，另一个圆脸光头，细眼高鼻，肩宽背厚，长的精悍结实，象头山豹。竟是雷付乡长。

燃冰心里有点不自然。但是老雷却满面红光地笑着和他打招呼；“哎呀，我不知你回来了。晚上乡两委班子都在我家聚会，就差你一个。我真该死！对不住，对不住。”

“莫说空话，今天你忘了请李书记，罪该万死。你说，该怎么罚？”凌冬说。

“该罚。你书记说怎么罚就怎么罚。”

“好，我就罚你今晚当猪。”

“好说好说。”

边说笑着，边就摆开了战场。哗啦哗啦的，屋子里响起一片悦耳的洗牌声。燃冰注意到，他们打的这付麻将是一付老式的竹骨麻将，很大，磨的油红发亮。拿到手里时，沉甸甸的，有股清凉滋润的感觉。

燃冰确实水平差，洗牌特慢。他们三个十分老练地砌好了自己的牌，他还在一个一个地叠。

“你要四个四个地摆，排好四排再往上叠。就快。”老雷教他。

虽说如此做，仍是慢。燃冰知道，主要是自己太不熟练。不过，洗牌虽慢，打牌倒不太差。基本的规矩他都清楚。只是各地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土规矩不懂，打过两盘后也就明白了。他们打的是最简单的十三张打法。边打边聊。一点儿也不紧张。燃冰今天手气似乎特别好，几乎每一盘都有金，极快就听牌了。也和了好几盘，顿时兴致大来。进入了角色，好几次出牌的时候把牌在桌上拍得啪啪响。

凌冬坐在他的对家，手气也不错，和了好几盘，喜笑颜开。建筑公司赵经理是他的下家，一直平平的，小和了一二次。在他上家的老雷手气就差了，从开盘起就没和过。边喊倒霉。喊是喊，却也不太沮丧，依然笑话连珠。

“妈的，真给凌书说中，今晚做猪了。”

“怕什么，你肥，身上肉多。割一点没关系。”

“天晓得。真肥的是赵经理。”

“我肥？瘦得没四两肉。”赵经理拍拍干巴巴的胸膛。露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表情。

“得了得了，你叫什么，少吃几头鸡就得了。赵兄你要小心，莫把精神淘空。更加瘦成老狗。”

“哪里哪里，我这人最老实，模范丈夫。”

“快莫自吹自擂。我面前装什么死样。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到领导面前反映。我们凌书记也是很开放的，只要你把工作做好，就吃两头鸡也没什么。”哈哈哈哈哈。

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摸完了一圈。计算一下，燃冰赢了五百多个子，凌冬赢了三百多，赵经理执平，雷乡长输得最惨，七百多子。

“妈的，真倒霉。”老雷边说边从口袋往外掏钱，厚厚的一迭百元大票。手指一捻，抽出五张，递给燃冰。

燃冰吃了一惊，“来真的？”

“我们从来动真格。今天这是小玩玩。”

“现在都是这样，市里好多人下来也玩真的。你就别客气。明天你要输了，照样杀你的猪。”凌冬说着把老雷输给他的二百来块塞进裤袋。

燃冰只得不客气了，将那五百块钱揣进胸口。然而总觉揣揣的象做了什么亏心事。

“还有一条土规矩：赢家请客。这回该你放血了。走，吃点心去。”凌冬说。

墙上的电子钟正指凌晨两点。燃冰感到真累了。

第 2 3 节

白梅开始习惯桐花林的生活了。

刚来的时候，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踩到猪屎，担心扭了脚脖；吃饭前总要用自带的餐巾纸把碗筷擦了又擦。她不能忍受农村的肮脏与拉塌，更不能忍受农民的粗野和没教养；男人三句话不离女人，而且一讲起女人就是腿叉胸膛的脏话；女人虽说没有男人那么公开放肆，可聚在一起闹起来时同样粗鲁下流，而且许多人还是刚刚长大的女孩子，也敢当着她的面讲，令人听的脸红耳赤；也令她觉得和这村里人很难交流，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愚昧和无知了。

但是不知不觉中也就习惯了；走路不再用心择脚，即使在灯光全无的夜晚，也能大步流星地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行走；踩上猪屎把脚放在地上刮刮就行；端起碗来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饭。特别是在忙碌了一天，倒觉得此时青菜白饭好香好甜；听到粗话也不再感到刺耳；与桐花林人深入接触了解后，她渐渐听懂了他们的语言，熟悉了他们的举止；在粗野的外表下，她发现了他们朴质真诚的美德和对事物的独特理解，不再觉得他们无知了。尽管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读的书也不多，可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很了解，有许多城里人一辈子也不知道的丰富实践知识。女人虽说平时蓬头垢面，一旦打扮起来，个个光鲜漂亮；而且人人心灵手巧；别看她们手指骨节粗大，绣花编织精巧的令人难以相信，她曾在一家新婚夫妻的婚床上看到一幅帐帘，上边用五彩丝线绣着百子图；那一百个小孩子，或笑或哭，或站或卧，或跑或跳，或液或爬，或叫或闹……，个个生龙活虎，神态可掬，民俗气息极其浓郁，简直是艺术珍品。她问那相貌平平的新娘子，这帐帘哪来的，答说是自己绣的。白梅大吃一惊，这在城里女人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其后的走家串户中，她多次见到同样精致美丽的绣品。

桐花林的女人不但手巧，嘴也巧。许多人会唱花仔。她初听女人们唱时，只觉咿咿呀呀的，不知所云。慢慢的也就听出了韵味。虽然花仔叙说的故事都是诸如梁山伯祝英台孟姜女王银娘之类的爱情故事，但是经过了她们自己的理解与改造，就显得别有风情。

门头溪水白帆帆，好似山边祥二娘；
二娘一日三盆水，嘴皮胭脂抹粉装；
洗了衣来归罗帐，掀开明镜巧梳装；
头上梳起蟠龙冠，后边梳起一派红；
两边梳起鱼鳞郎，中心梳起插花装；
日头一出梳个头，日头落山织绫罗；
左边织起乌鸦鸟，右边织起凤凰飞；

……

这些花仔本没有曲调，唱它的人完全是随心所欲爱怎么哼就怎么哼，居然也哼的有板有眼，委婉悠扬；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她们的才情；只可惜这些天生的艺术家由于生在偏远穷困的小山村，她们的才华得不到发展，只好

自生自灭。

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她们蕴藏在泥污里的才华就会破土而出，开花结果。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春姑站起来了。

她不但具有桐花溪女人共有的那些才干和美德，还有一种惊人的对新事物的感觉和悟性，追求；虽已是三十几岁的中年妇女，一旦投身到认定的事业中去，思想就活泼的象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原本她对办厂的事想都不敢想的，这一段时间却有了非常快的发展。特别是白梅带她去看了几家邻近乡镇的企业后，不但对办厂有了信心，而且还有了许多自己的新设想。那些厂的厂长，都是原先的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敢于冲刺拼搏，抢在潮头，居然也就弄出了名堂，成了农民企业家。都是农民，人家会做的，怎么她就不会做？人家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资本呢。而她现在有阿桐的投资。阿桐在家乡投资的决心很大，上省城前还扔了几千元钱给她筹备办厂用。虽说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在口袋里装过这么一大笔钱，一时间竟不知拿它怎么办。可是很快地也就用起来了。她先是按照阿桐的意见，把自己包装起来。她买了一套浅黄色的女式西装和带花边的白衬衫，很合身地穿起来。头发也细心地用香波洗过梳理过，脸孔擦的干干净净；这一来和白梅初见她时大变了样，她本来就长的漂亮，只是过去在泥里灰里打滚，就象明珠蒙上了灰尘。现在擦去了灰尘，便又重新放射光芒。容光焕发。现在她已经很老练大方地和镇上县里外经委工商税务部门的有关人员打交道了。她在焦急的等待着阿桐从省城回来；每天都跑来和白梅商量办厂的具体事项，不厌其烦地向白梅询问有关办厂的一系列问题；白梅被她的热情深深感动了。

不过白梅有时也会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嫉妒。特别是知道了燃冰插队时曾有过的一段罗曼史后。白梅一向对自己很自信的。在女人的魅力方面，绝对胜过她的。自己年轻，漂亮，又有很好的文化素质，气质极佳。而春姑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女人，何况已是人到中年。她不相信象燃冰这样的人与她会有共同语言。况且从现实的情况看，他们也不可能有瓜葛。白梅知道好多当年的知青都有过类似的浪漫经历，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然而不管怎么说，看到燃冰对待春姑亲切自然的神情，她的心里总禁不住有股酸意浮起。也许这是女人的一种本能吧？

自从那天她与燃冰谈了那么多话，一方面觉得与他亲近了许多，了解了许多。他确实实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有魅力的，既有她们这一辈人所不具有的深沉成熟与坚强刚毅，又不象一般中老年人那样保守稳重到失去朝气；她毫不犹豫地相信他正是她理想的男人。她想，如果今后她要再结婚的话，一定是和他。

另一方面，又觉的与他隔着一堵很厚很厚的墙；他已是有了妇之夫，这是一个首先的障碍。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只要是真正的爱，她不在乎他是否有妻子。这几年广州深圳一带发达地区中出现不少年轻姑娘“抢”中年老公的事，只要是自己满意的，她也敢“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她知道他是内定要提升的“第三梯队”，是个极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个一和他接触就看出来了。一个象他这样有抱负的人，不可能不重视自己的提升问题的。只有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之后，才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而一旦闹出爱情风波，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随之一切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都付之流水。她直觉到他是喜欢她的，但是从自己的身份地位考虑，

不得不强制抑止住情感的流动……；他是绝不会象她那样对个人感情生活看的那样重要的。她的爸爸从小就对她要求严格，可从来没有要她出人头地；只希望她的一生太平幸福。他最讨厌的就是野心和贪欲。所以在她心灵的深处，有着一种自然朴素的本性。她对金钱，地位的要求不高，她也不象一般女人那样爱慕虚荣，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和一个自己真正相爱的人平平淡淡过一生。只要精神生活丰富，即使物质生活贫乏一点也没什么。唉，偏偏她却爱上这么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她该怎么办？也许也在走一步人生的险棋。

正当她的感情世界处在这样微妙复杂的时候，又闯进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追求者。

一天晚上，她正在村部会议室看电视新闻，阿桐独个儿跑来了。

“小梅，一个人看电视？”

白梅回头一看，见是他，穿着笔挺的裤子，雪白的衬衫，结着暗红真丝领带，一付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大概是刚从省城回来。心中大为高兴。这个台湾佬总算来了，她们等他不耐烦了。

“嘿，你不也是人嘛，坐坐，看新闻。”

阿桐不客气，果然就在紧挨白梅身边的木椅上坐下，立即闻到一股几乎有点呛鼻的香水味。男人用香水，这是大陆很少有的，她不由得转过脸去看了看，却一下碰上了他那直勾勾火辣辣的盯着她的眼光。

这种眼光一看就明白了，就象她从前遇到过的所有对她有意的男人的眼神一模一样。当她还是天真浪漫的少女时候，一遇上这种眼光就会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才好；可是现在她已是个成熟的女性了，知道自己的魅力，也习惯了这种眼光，因此毫不紧张，只是淡淡地避开而已。

其实，阿桐的心思，从一见面喝酒的那天就直觉到了。老实说，她不喜欢这个台湾佬。

倒不是因为不了解或者他长的不够帅；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只要凭直觉不需要深刻了解的；她只是觉得此人没有吸引她的地方，他只是有钱而已。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为了办这个燃冰一心想办的厂，她绝对不会理睬这个人的。可是世界上的事经常阴差阳错，许多事你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

“小梅，看来你很关心国家大事嘛。”

阿桐没话找话讲。

电视新闻已经快结束，正在播一组国际体育新闻，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刚刚结束，一个浑身疙瘩肉的黑人大汉正在得意洋洋的高举双手向观众致意。接着便是播音员用金属般的声音宣布：“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明天再见。”

白梅自然听到了阿桐的问话，她的精神从电视回到现实，无论如何，总不能怠慢他的，于是她站起来，给阿桐倒了一杯茶水。

“我最关心的是，你这次回来有什么好消息？”她很希望能听到阿桐关于投资办厂的事。“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来。”

“是吗？”阿桐笑了起来：“现在是休息时间，暂不谈工作。看看这个。”

说着就从他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只精巧的红色心状首饰盒，“啪”地打开，伸到白梅面前。里边是一套光彩炫目的黄金首饰，包括一条项链，一付手镯，一对耳环和一只戒指，还镶嵌着好几粒五彩斑斓的宝石。显得十分华贵。

“好看吧？”阿桐一只手将项链提起来，看着白梅问。

白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精致的整套首饰，凭心而论，作为一个女人，不可能在这么漂亮的首饰面前一点儿不动心，她脱口而出：“哇，精巧极了。”

“如果不嫌的话，就请你收下。”阿桐把饰品盒送过来。

白梅本能的退后一步，连连摇头：“不要不要。”

“唉呀，这是我特意买的。收下吧。”阿桐有点急，跟着进了一步。

白梅被他的这种热情弄的不知所措，不由得脸红起来。以一个女人的直觉和敏感，她非常清楚阿桐的用意。如果不是对她有意，哪个男人会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女人呢？在这之前，也有男人送过东西给她，当然也都是有意图的，可是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玩意，为了不伤人家的自尊心，也都收下。而且也敢收。但是这东西不同了，这付首饰看来至少也要几千元，她与阿桐认识不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怎么能收呢？如果收下了，将是多么沉重的心理负担。但是她又不好伤了这人的自尊心，为了桐花林的事业，她需要他呢。

她把塞过来的首饰接过来，但是只在手里拿着；她觉得有必要先将阿桐对她的个人意图封死，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与他开诚布公的谈谈清楚，她甜甜地一笑：“请坐下，坐下谈。”“这就对了。”阿桐见她肯收下礼物，心宽了，满心高兴的坐下来：“家里每个人都有礼物，你帮了我们好多忙，应该要有点谢意。”

白梅记起来了，他也曾送给小莲类似的一条项链。

“阿桐先生的意思，我心领了。只是东西实在不敢收。”

“为什么？”阿桐诧异道。

白梅踌躇一会儿，真不知怎么讲才好。她本想告诉阿桐；在我们大陆，这些首饰不是一件随便的礼物。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接受一个男人的贵重礼物更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而对于一个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来说，如果接受了这么贵重的礼物，那就更不是开玩笑的事；有可能产生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误会。所以，请理解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礼物……。

但是这些话到了口又咽下去，这些想法怎好意思明说呢？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总是一片好意呀。于是她首饰盒轻轻放在桌上：“你把它送给春姑，她一定非常高兴。”

阿桐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你的意思了。请你不要客气。这付首饰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它是镀金的，宝石是人造猫儿眼，只是做的非常精致而已。在台湾香港，妇女平时都喜欢戴这一类工艺品。我从台湾带了几付来，她们都给了。”

想不到这么漂亮的東西竟是仿制品！白梅脸蛋顿时臊红起来，不是难为情，而是为自己的过于认真而狼狈了。她的家庭背景虽说不错，又在大学工作，还算是有点见识的，居然分不清真假，闹出笑话。不过这种自责念头也就是一刹那，她很快恢复了常态。“非常感谢你，不过我还是不能收你的东西。”

没想到这么一说，阿桐脸色陡变，面孔红一阵白一阵，悻悻然的站起来：“想不到你是一个这么不大方的人，太遗憾了。”

阿桐的脸变的这么快，令白梅料想不及，这个其貌不扬的台湾人脾气这么大，一下就翻脸。她有点后悔太快拒绝了。如果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事，那倒好办，不欢而散就不欢而散。

现在的问题是她与这个台湾人之间还存在一种公共关系，投资办厂的

事还没有最后敲定，如果因为个人的事没处理好而影响了公事，使得办厂的事受到阻碍，那她就太不负责任了。至少也说明她太没能力。不不，她决不能让台湾人就这样拂袖而去。

“嗨，不坐了？”

“不走干嘛，自讨没趣呀。”

“就为这首饰的事？”她声音尽量柔和温顺。

“不提这事了。”阿桐嘴硬，脚下并没有挪动。

“你喝口茶，不要急；东西不收，可是交情在嘛。”

“如果是办厂的事就免提。”阿桐很机灵。

“为什么？”白梅暗中叫苦，不谈办厂的事，难道真的谈情说爱？

“你们这里太不开放，哪象人家沿海开放地区，人家是要什么优惠条件就给什么优惠条件，基础设施也比你们这里好多了。我本来是想在这里投资办厂的，想为家乡做点好事，现在看来不如到闽南去做了。”

这一说，白梅倒急了，紧锣密鼓一阵，还没正式上阵就打退堂鼓了，不是笑话一场？阿桐为什么改变了主意？难道就为了她不接受礼物？不太可能吧？显然是这次到省城去有人拉他到闽南了。

闽南沿海的投资环境确实比山区好得多，白梅到过那里，感觉确实不一样；虽说省里给的政策都一样，但是在如何用足用活方面，闽南闽北却有一些差距；他们是见了绿灯快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甚至闯着走。而我们这里仍然按部就班，甚至见了亮灯都不知怎么走。

过去这里在也曾来过好几批外商，原来也都有投资意向，也是有诚心的，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这里的人就斤斤计较，最后弄的不欢而散。有些人还说，这个钱为什么要让外商赚，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赚？可是我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怎么赚？南北人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观念的区别。闽北人确实太保守僵化了一点。

可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谈何容易？一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要改变这种观念就非常困难，不是一二年一两个人能办到的。她能做的只有从自己先做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阿桐跑走。她不知道阿桐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如果正面谈不行，就迂回谈吧。真要放开来，她也拿得起放得下。

于是她嫣然一笑：“到哪儿去投资是你的自由，既然你不愿意谈，我们就不谈这事吧。”

可以谈点别的嘛。”

“这还差不多。”阿桐就着一屁股又坐下，掏出一包白健香烟，用打火机点着，长长地抽了一口，青烟顿时冒了起来。

“你刚才好象很生气。”白梅眼盯着他说。

“有点儿。”

“为什么？就为我不收你的礼物？”

“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不可以这样随便伤害男人的自尊心的。”

“是吗？那我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了。”

白梅很得意自己的这机智回答；本来她是从不以为自己不聪明的，最近和燃冰认识后，老听他讲老子庄子，什么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知不觉受了影响，人还是少一点自作聪明的好。

果然，这话使得阿桐有点愕然。他连连摇头：“怎么会呢？你可是我见

到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过誉了，我不是个聪明的女人。象我这种人，如果聪明的话，也许早就成为某个大官或者大款的夫人了，何至于还是个单身贵族。”

阿桐来了劲：“以你的风度，现在选择还来得及。”

“话是这么说，真要选个满意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是失败过一次的，所以嘛，现在是宁缺勿滥。”

白梅这么说，一来是叹息，二来也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不要以为我是那么好的摘的果子。

阿桐大为感慨：“是啊是啊，我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和你的看法一样；否则，我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了。”

“为什么呢，你们台湾的女孩可是比大陆的要开放多了。”

白梅故意装糊涂。阿桐其实很平庸，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女孩的地方，只不过有点儿钱罢了。但是他的这些钱，也许在外面根算不了什么，只能到大陆来充充大款。汉当然，就凭他的这百万美元，对于大陆的女人来说也就够了。否则她也用不着硬着头皮坐在这儿与他胡扯淡了。但是一般女人是为了钱，而她是为了桐花林。为了她爱的人。

“也不见得。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

白梅立即把握机会，看样子此人在爱情上也是受过挫折的：“其实你不必遗憾，天下好女人多的是，男子汉何患无妻。”

“不是妻不妻的，只是要遇到象你这样的女人可不容易。”

“我可是过时黄花了。”

“哪里哪里，在我的眼中，你正是最风华的时候。”

“是吗？不过我已心灰意冷。唉……”

说到这里，白梅故意停了下来卖卖关子。果然阿桐胆气陡壮：“不不，只要有缘。”

“算了算了，不说这个，反正你也不在这里了。”

“哎呀，你这他真是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里了？只要条件合适，有钱可赚，哪里都一样的。”

果然被她引到了需要的地方。白梅暗喜，表面上不动声色：“你如果不走，我倒可以介绍一两个比我强的女孩子和你认识，其中肯定有你满意的。”

“我不信。”

“我先拿照片给你看。”白梅说着起身就到自己房间去拿相片。她喜欢收存照片。特别是女友的。所以伙伴们有了得意的新照都喜欢寄给她。才到桐花林不久就有了一大迭。她翻了一下，一眼就看中了玛利。

玛利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皮肤白嫩，天生的模特儿形象。她又特喜欢化妆打扮，老是电影明星似的。到哪里都能吸引一大堆的男人；不过她的眼界很高，一般的男人根本看不上。难得见到她的笑容。是个典型的冷美人。但是白梅相信她一定会在这个台湾人面前满面春风的。因为她最渴望的事就是出国；她的家境不太好，父母都是小职工，兄弟姐妹又多，挤在一起，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闹。她的工作又不大好，在一家百货站柜台，收入低微；所以她不止一次跟白梅说过，一定要摆脱这种困境，要到国外去；只要能出国，就是嫁一个老头子也不在乎：“老头子有钱，侍候他几年，等到他归天，我继承了财产，还怕找不到帅哥？”

这当然是说赌气话，以玛利的人材，如果眼界低一些，不怕找不到好

男人；可是按她的心愿，在她们生活的这个小山城，根本就没有。这地方不比闽南侨乡，有几个人在海外屈指可数。也很少有外佬进来。所以玛利是陡有雄心。这回有了这个台湾佬，说不定能如愿。台湾虽说还是中国领土，但在一般大陆人心目中，也跟外国差不多。台湾人都比大陆人有钱。

况且阿桐有那么百万资本，大陆人看来就是天文数字，玛利眼光再高，到底小家子气，不可能在百万美元面前不动心。

至于阿桐方面，她相信也不可能在玛利面前不动心，玛利长的绝对对自己漂亮，阿桐见了她都动情，见了玛利这个美人还用说吗？

果然，阿桐一看到玛利的玉照，大感兴趣：“哇，跟明星一样。”

“这是公认的，谁娶到她可是有福气。”

阿桐看了一会，忽然沮丧的放下照片：“白小姐，你是在溥衍我吧？”

“怎么敢？你要有意，我就给她打电话，介绍你们认识，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她可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据我所知，她见了你，也一定会满意的。”

白梅口气那么肯定，包打天下似的。阿桐半信半疑：“哪有这样容易的事，眼前的都没把握了……”

“我这人从不做没把握的事。”

“你要能请得她来，我就在这里等着！”

刚才的气氛一扫而光，接下去的事也就好谈得多了。

第 2 4 节

燃冰回到村里，立即召开两委会议，正式提出发展桐花林经济的设想和当前要做的几件事。首先是关于阿桐投资办厂要村里解决的事。

新型板厂的成功与否，对于燃冰对于桐花林对于桐山乡甚至全区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凌书记已经向区里夸下了口，把这个投资项目作为今年的重大经济突破，因此也引起了专员的高度重视，捎话给燃冰：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搞好，迎接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

这等于给燃冰下了死命令，这个项目只有上，没有退路了。事实上即使专员不说话，他自己也要把这项目搞上去；你今年在桐山乡做什么的？就是要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富裕之路嘛。但是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是靠你用几句空洞的说教就解决的。多年来我们的一些领导，习惯了用大道理来灌输，习惯了做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这种思想工作方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极低情况下的产物，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也有很大作用。但是如今情况不同了，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单一的计划经济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代替，人们对是非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判断与评价，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标准，不再是光听你说，而是看你干了；人们信服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实事；你这个党的干部要想不辱使命，使桐花林农民真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外，你就得解决农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就得把这个厂扎扎实实干，上去。

阿桐到省城去看他舅舅时，谈起在桐花林的投资办厂意向，被他表弟

知道，连夜从闽南驱车赶来，把阿桐接去，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又看到闽南的投资环境确实比桐花林好，便有些心动，想从桐花林撤兵；但因事先已向春姑他们许下了诺，老父也有为家乡办些事的心愿，不好一时答应表弟。心想待回桐花林后再作决断，如果桐花林不能满足老父的愿望，他自己的事不能如愿，再到闽南办厂。所以他回到桐花林后，态度非常明确：如果村里能满足他的条件，投资就不在话下。至于他与白梅之间的事，自然不好对燃冰说。经过与白梅的面谈，失之东墙，得之西榆，白梅果然把玛利叫来，和他在城里吃了一顿饭，见了玛利，相见恨晚，马上难分难舍。

白梅跟燃冰汇报办厂的事时，自然也隐去了她与阿桐私人间的过节，只是说：

“他在闽南的表弟正在拉他去那边投资，如果我们不积极创造优惠条件，这个项目很可能告吹。”

“能不能再跟阿桐做做工作，其它的事还好说。退房的事比较麻烦，那房值不了几个钱的，何必计较。”燃冰还想说服阿桐。

但是白梅断然否定了：“我已试过了，阿桐是不会在这件事上让步的，他甚至说，投不投资无所谓，但这房一定要争回来；如果村里坚持不肯，他就诉诸法庭，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这已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感情上的问题了。”

这样看来，关键的症结就在桐花林村干部这边了。他并没有事先与老霜他们谈过这事，但是凭他对这些人的了解，知道根据他们的思想水平，这事不会那么容易通过的。

事实上村两委会讨论这事的結果，比预计的还要糟。

燃冰将退房的事提出来后，村干们一片沉默。抽烟的抽烟，喝茶有喝茶，翻报纸的翻报纸，没有一人表态。

老霜见没人说话，不得已说了几句：“李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摆出来说。”

仍是一片沉默。

“其实这事很简单的，只要算一算账就清楚了；如果台湾人在这里投资办厂，直接受益的是我们村，不但使桐花林的几百个剩余劳动力有出路；每家每户都能增加几千元收入；同时也促进我们村的山地开发，可以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其中的得益也是相当可观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厂启动，我们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能培养工业人才，为下一步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我们村要奔小康，只有走办工厂的道路。我们损失的，仅仅是一幢旧房子，不过几万元。这样的合算事，何乐而不为？”

燃冰觉得，这样的算帐方法，村干们应该要听进去的。

“李书记说的没错。不过我想不通的是，既然办这厂这么合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办，而要让台湾人办？”

说这话的是个五十左右的汉子，他是多年的老治保主任。长得又高又瘦，深陷的大眼眶，眼珠子终日骨碌碌盯人；此人据说有些功夫；脾气特燥，动不动就喝斥训人，文革时那些四类分子见了他就吓得浑身发抖；燃冰当年也曾被他斥骂过。如今不抓阶级斗争了，但他脾气依旧。只是如今的小流氓不象当年的四类分子，一点儿也不怕他；非但不怕，还常常跟他开些玩笑恶作剧。他有时气起来，就边骂边嚷嚷着不干了。但不知何故却还一直干着没退。

燃冰心想老治保这话问的好，为什么不自己办？这道理很简单，我们自己目前没能力办嘛。办一个工厂，特别是现代化的工厂，绝对不象种几亩田几棵树那么简单；要资金，要设备，要技术，要人才……，缺一样都不行；然而我们手头有什么呢？除了一些资源和低素质的劳动力，别的一无所所有。好多东西都有钱赚，比如小汽车，家用电器，小日本用它在中国赚了多少钱？难道中国人就不知道生产这东西赚钱吗？可我们自己目前还没能力搞，就只能眼睁睁地让小日本赚我们的钱。但是我们忍住眼下的亏，让他们赚钱，为的是将来我们也能赚钱。这就是为什么老邓要对外开放的原因。但是要让这些农民理解这个道理，并不容易，所以他不想说太多，只是反问：

“让你来办，这钱让你赚，怎么样？”

老治保一下就傻了眼，连忙摆手：“我是没这本钱，也没这本事。我是说政府为什么不办？”

“政府要办的事多，哪能包办一切？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只要能促进经济发展，谁来投资办厂政府都欢迎。”

“原来这样，有道理。我没话说。”老治保呼哧呼哧地吸起烟来。

“仁海，你有什么意见？”燃冰心想光坐着等不是个办法，倒不如主动点。

大肚见问，笑了笑，“台湾人来我们村投资办厂，当然是好事，我没什么意见。他要办办就是。他要能赚钱，也是他的本事。我只是想不通，他都那么多钱，还要那幢旧房干什么？土改的事我不清楚，可这房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集体在使用，前几年搞包产到户时，也有人提出来要把这房卖了分掉，是老霜叔硬顶住不让卖，才把厝保住到今天。否则他台湾人想都没东西想。早知今日要退给台湾人，那时卖掉就好。不过现在卖也来得及，台湾人想要，我们就卖给他。”

这一说，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村干们交头接耳，纷纷赞成大肚的意见：“对对，卖了它。”

“叫台湾人拿十万元来，就把房子给他。”

“莫说天说地的！”有人喝道，燃冰顺声看去，是老治保。“你们这些人，说话不要费力气的！如果台湾人肯买，还用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

“他不肯出钱，难道我们白送？我才不肯。”一个村委反驳他。

“土改没收的地主房子，就是我们的了，他还想翻天？”

但老治保一旦思想通了，也振振有辞：“如果真是地主房子，当然人家没话说。问题是当时并没有评定人家的成分；说他是地主，是我们这么说，可认真想想，我们又有什么根据证明人家是地主？我们要凭良心说话嘛。”

这一问，倒把在座的所有村干部问倒了；阿桐的父亲老早就跑到台湾，土改时根本没人在桐花林，只有一幢空房；确实没评成分。那房是怎么没收的，谁也搞不清。

可是农民有农民的逻辑，“依你说，就这样把房子白白退给台湾人？”

“不是我们的东西，该退就退。”

“老治保，你说话要注意立场！”大肚说。

老治保一听，顿时大怒起来：“什么立场？我当治保主任这么多年了，整四类分子也整了多年了，谁敢说我不立场不稳。我看你更要注意立场！这几年你都做了些什么？吃冤枉的！”

大肚顿时脸皮涨得通红，也怒道：“放你的狗屁！”

.....

一时会议大乱，燃冰没料想这些村干部还是这样粗野，说吵就吵，说骂就骂。他看老霜，对这一片混乱几乎无动于衷，照样抱着双臂看热闹，好象这一切与他毫无关系。其实燃冰哪知道，老霜对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了；农村的人嘛，就是这样燥爆，不动手打架就好了。吵累了自然停止。

白梅却受不住了，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开会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吵的跟菜市场一样，骂起来满口粗话，不堪入耳。不由得皱起眉头，直向燃冰示意，希望他能开口阻止。

其实燃冰何尝不想开口阻止吵嚷。不就是一幢旧房嘛。他很后悔把这事提到这么多人面前研究。其实村里多少重大的事情，开过两委会讨论的？水库工程仅中间改变设计一项，就增加几十万开支，这事又有几个村委通过？大肚固然奸滑，但老霜也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对自己愿意做的事，自己就拍板做掉；不愿意的事，就推到集体研究；村两委人那么多，管你讨论什么事还不都有不同意见？

他瞧着老霜那付无动于衷的样子，突然觉得自己上了他的当，一股恼火油然而起，他狠狠地握紧了拳头，真想象当年当知青时那样揍他一拳；但他如今毕竟不是当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了，在官场上的多年磨炼，使他学会了克制自己；且让你们吵吧，我就不信摆不平这事！

第 2 5 节

燃冰冷冷地看着他们吵。看来他们平时就有很深的成见了，只不过借着退房的事发泄发泄而已，可不是，吵到后来，涉及的主题就不至房的问题了。老治口口声声骂大肚吃冤枉；大肚老羞成怒，也骂老治保吃冤枉，两委的干部有的帮这个，有的帮那个。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温姓与冷姓两大帮。虽都没有指出具体什么事情，但燃冰已经听明白了。忽然他倒有点庆幸这个会开的好，让他看清了桐花林的矛盾焦点与宗族背景。

当下燃冰不管白梅一再眼色示意，要他阻止这场争吵；冷静下来以悠闲的心境观看村干们的争吵。这一来老霜倒沉不住气了，听他们越吵越不象话，他这个主持人再不及时阻止，岂不让人笑话没本事了？老霜虽说村里的一般性事务不大管，但是大权并不松手，公开场合也十分注意自己的面子，不愿让人小看他的。退房的事本来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拍板的，可他不赞成这事，又不好直接反对燃冰，就推说要集体研究，实在是要让燃冰知道，这事大多数村干不同意。村干们的意见，他们不说他也清楚，都是同一村的人，又都是他选出来的班子成员，谁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不得知？现在除了老治，别人都意见一致，不愿退房的。不是舍不得这一幢旧厝，其实这厝现在基本上闲置着。最重要的是他的感情上接受不了，一则是历史的原因，二则你他妈的台湾人要办厂竟不亲自来找他，而是找工作队；他老李再强，总是过山龙，你眼里没我，我也就不理你.....；其他那些村干之所以不同意，原因大同小异，退房办厂，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对他们没好处的事他们怎会同意？

可现在这些人越吵越没路，互揭老底，他怕再吵下去，村里许多见不得上级的事都让他们抖出来，虽说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总是你在主持工作，总是你负主要责任。他已看出来燃冰这个老知青在冷笑了。这个家伙，本想给他一个钉子的，想不到他倒还有那么深的城府。不管你怎么不喜欢他，人家总是领导，在上边说得起话，真要跟你过不去，也是一件麻烦事。所以老霜不想让会议再乱下去了，使劲一拍桌子，大吼一声：“莫吵了，都给我闭嘴！你两个不要面皮的。”

这一吼果然有点作用，大家马上安静下来；大肚立即不说话，气呼呼地抬眼望着天花板；老治保见状，虽还嘟嘟囔囔，不好再说了，低下头看地板。

老霜见会场平静了，咳嗽一声：“退房的事以后再说了。现在讨论猪场是不是租给台湾人。台湾人要在我们桐花林办厂，想租我们的猪场做厂房，你们看怎么样？”

猪场就与阿桐祖房相连。这个猪场，是大跃进时建的，后来停了一阵，到学大寨时又恢复。最旺的时候养过上千头猪；当时大猪叫，小猪跳，来往参观的人天天不断，老霜也因此出尽了风头。可惜好景不长，最旺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倒霉的时候。猪多了，管理难免有所疏忽，突然有一天一头大猪发了疯，眼睛血红，满口白沫，见了别的猪就咬；不但咬本栏的猪，竟还拱开栏门，闯到别的栏里咬；被它咬过的猪也都发起疯来，才半天时间，整个猪场大乱；饲养员吓得屁滚尿流，跑到大队报告。兽医家富赶去，一看也吓破了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什么病症；无奈只得向公社兽医站报告，公社也束手无策，直到惊动省里，一位老兽医说这是极罕见的“狂猪病”，无药可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些狂猪全部打死。为了防止蔓延，还必须将打死的猪烧毁。事到如此地步，谁也没法；于是老霜下令，大肚率领全部基干民兵，带上几杆老掉牙的训练用步枪和弯把铁统，生锈梭标，将猪场团团包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那些疯猪打死。又花了二三天，才把那些死猪烧掉，臭味直到半个月后才散尽。“千猪场”也不复存在。

其后这个猪场经过全面消毒，还闲置了二年，才又开始养猪，但是再也不敢搞什么千猪场了；空出的部分猪栏有的堆放生产队的稻草木头竹坯等杂物，有的就听凭风吹雨淋；这几年责任田分到各户，猪场虽说在老霜的坚持下没有分掉，还有几个老人住在那里，也养了几头猪，可是景象大不如前，十分萧条。当年费了好多力气盖起来的有二十几个间的场部综合楼，门窗歪歪斜斜，玻璃全部打光，墙上石灰大块大块剥落，露出里边斑驳的墙体；水泥地面坎坷不平，不小心就会绊个跟斗。原先能容纳上千头猪的上百个猪栏，只剩下不到一半没有倒塌；空地上杂草丛生，水塘里水葫芦密密匝匝。

就是这么一个猪场，前途命运还是很危险。虽说这几年许多农民个人养猪经济效益都很好，据燃冰所知，市郊有位农民个人办了个猪场，早已达到上千头的规模，因此发了大财。

但桐花林的这个猪场经济效益却很不好，只是勉强维持着。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猪场是集体的，养猪的只是挣点基本工资，就算你把猪养的赚了大钱，养猪的也多挣不了几个钱，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那几个养猪的怎不会算账，怎会有很高的积极性？

但是传统的中国农民有一种不大好的禀性，正是鲁迅笔下描绘的，体现在阿Q身上的所谓狡猾，不管什么东西，那怕是最不值钱的猪食盆，不用

它，扔在一角闲置着任凭日晒雨淋直至霉烂都没关系，也不心疼。可是一旦有人特别是外地人想要买这个猪食盆，他就有可能以为是什么宝物，而漫天要价。当下老霜提出台湾人要租猪场的事，村干们立即显出了这种阿Q式的狡猾，纷纷激动起来。

“这怎么行，租给他，我们的猪场不就没了？”

“要租也可以，他肯出多少租金？”

“十万，最少一年也要十万租金。”

……

燃冰听着这一片喧嚷，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现在他完全清楚了该怎么处理这些事。他站起来，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对老霜说：“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为止吧。”

老霜诧异道：“事情还没定下来呢。”

“算了，明天再说。”边说边示意白梅走。白梅正求之不得，立即跟了出去。

“今天这会真开的窝囊，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回到住房后，白梅气鼓鼓的说。

“你就别指望这样的会能解决问题。”

“那怎么办？台湾人可没耐心等的。”

“不要紧，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燃冰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没商量。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民主要求可以说是达到了解放三十多年来的空前高涨程度。由于已故毛泽东主席在他执政时期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集权办法，同时采取了许多加强这种集权的思想与论宣传和种种措施，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然而其结果与毛主席主观愿望恰恰相反，反使得人民的民主要求更加高涨。所以他老人家逝世后，爆发了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一系列体现中国人民民主要求与愿望的事件，人民首先是选择了他们自己的领袖。邓小平不负众望，执政后拨乱反正，采取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和一系列积极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造成了中国空前的民主自由宽松环境。

但是正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中国当代的民主建设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韵调。一方面，人民的民主要求很高，另一方面，人民对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却未能跟上，因此出现了不平衡。对于某些新潮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理解的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民主，可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注定了不能将西方式的民主照搬到中国，中国必须建设适合国情特点的民主；这样就难免和这些知识分子的民主理想发生冲突。他们感到失望，痛苦，牢骚满怀，甚而愤怒，一些人便进而鼓动天真热情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静坐抗议，酿成轰动一时的“六四”动乱。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寄以很高期望的这次活动，除了在部分大学生和极少数城市居民中得到响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民都无动于衷；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六四”只能成为一场闹剧，只能有失败的命运。

燃冰从“六四”一开始，就预感到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象他这样共和国成立前后几年出生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经历的坎坷人生，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特别成熟。他们也有对民主的强烈要求，但同时也有对民主的正确理解。中国的民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建设过程，有

它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民素质与觉悟。

中国的农民对民主是怎么想的？

桐花林虽是一个小山村，但这里农民的想法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农民的想法。

他们需要一个好“皇帝”。

解放几十年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皇帝，不过是不披龙袍的皇帝。这个皇帝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大家都有饭吃，农村中没有什么贫富差别，你我生活水平彼此彼此；因此毛泽东是个好皇帝。邓小平也是皇帝，他把土地以责任制的形式分给他们，使他们人人吃得饱，所以邓也是好皇帝。但是这两人也都有缺点，毛泽东后来又把土地收回去，使好多人吃不饱肚子；邓小平没有收回土地，可是农村出现了贫富差距，先富起来的人自然兴高采烈，由衷感激邓小平，可那些没富起来的人就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什么民主不民主，谁让我吃饱肚子谁就是民主！只要你是好皇帝，我就听你的。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干，只要不让我个人吃亏都可以。学生仔你闹什么？吃饱了撑的吧？

……

这就是桐花林真正种田的农民“六四”时期对民主的想法，与精英们的想法相去有多远？当然农村中还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他们对民主的想法又与老农们的不同，可是他们在村里没有地位，自然人微言轻。而且他们的想法与精英们的也不一样，他们最渴望的是有机会多挣钱，多玩玩；他们对村镇干部也不满，经常咒骂他们，可是并不想取而代之；对学生们的争取所谓的民主游行，只不过感到好玩而已。处于这种认识水平上的农民，你能跟他用秀才们的民主理想对话？你能把搬用城市机关的民主工作，方法？

燃冰在桐花林插队那么久，对农民可以说相当了解了。本以为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桐花林农民的民主思想应该会有较大的变化，所以他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台湾人要求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条路行不通，台湾人要办的厂与这些村干们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关系，他们非但不感兴趣，甚至还有点心理不平衡；跟他们根本没法商量。

既然没法商量，就没商量。

老霜是个半文盲，可他能在村书记位置上坐稳十几年，他的功夫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听上级领导的话，不管他自己有多少想法，只要上级的命令，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他之所以不大听自己的，因为自己太民主了，假如自己也象一般乡干部一样霸道，老霜恐怕也不敢不听他的。虽说他是个过渡的不会长在这里，可目前是组织部正式任命的桐山镇党委付书记，在他分管的范围内，他有权力决定一切。

他和白梅连夜赶回镇里，第二天很早就通过乡党委办，一个电话把老霜和大肚叫到他在乡里的办公室。本想把这事向凌书记汇报，但是凌书记带着一群乡干部到闽南考察去了，乡领导只有一个纪检书记老严看家，燃冰简单地把事情跟他通个气，“这事儿老霜他们不愿干，我只好硬压了。”

老严说：“这些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要我给你助阵。”

“你能助阵，太好了。”燃冰从心里感激老严。

“干脆再把办公室主任小齐和工商所吴所长税务所王所长叫来。一下就

做掉。”

等到这些人一一来齐，老霜和大肚也从桐花林赶到了，他们不知乡党委办这么急通知有什么事，待到了燃冰办公室，才有点儿明白，不由面面相觑。

小齐安排他们坐下，给他们沏了茶后说：“在家的党委经过研究，把你们请来研究一些事，现在请李书记讲话。”

燃冰很满意小齐的这个开场白，正儿八经的，先在气氛上将他们压住。他一改以前温和的笑容，板着脸开门见山：“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开会，主题就是一个：解决台商在桐花林投资办厂的具体问题。这个厂，是乡党委研究过一定要上的，我们凌书记都向区里拍了胸脯，所以是非上不可。而且越快上越好。有关这个厂上马的所有关卡，都必须开绿灯。你们都说说，各自有什么问题。”

工商所长和税务所长自然满口应允，办这个厂对于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放心，我们的工作全做好了，保证以最优惠条件对待这个厂。”

这当然是说给老霜听的，问题的症结不在这些部门而在村里。

“老霜，你们呢？”燃冰问。

“昨天不是开过会，情况你也知道。”在这种气氛下，老霜不敢再固执己见，但又有些不甘愿，低声答道。

燃冰估计到老霜肯定会拖泥带水，不肯爽快答应的。于是十分严厉地说：

“现在不是说昨天的会怎么样，你自己先表个态，你是党支部书记，执行不执行乡党委的决定？”

这话讲的非常有分量，叫老霜根本就没有退路，老霜心中暗骂燃冰，你他妈的小子真够杀的，以势压人。可他嘴上不敢有异议，只好说：“党委这样定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可他仍不干脆：“我是可以执行，就怕别人不通。”

“仁海，你的态度？”燃冰转头盯着他。

大肚是何等滑头的人？他一进门时，看到这么多人，连纪检书记都在，个个表情严峻，吓了一跳，暗叫这下糟了，怕是要追查水库的事。及至燃冰说话，是为台湾人办厂的事，这才松口气，虽说昨天他还激烈地反对，可今天就非常快地见风使舵了：“我没意见，保证执行。”

“这就行了，一个书记，一个村主任，两个村主干都同意了，这就没问题了。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再斟酌一下。”

现在他重新和颜悦色了，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自己对具体问题的意见：“那个猪场，自己养猪，一年到头挣不了几千元，可台湾人愿意出五万一年租金，这就相当不错了，怎么能狮子大张口，要人家十万，你是乡下地方，不好跟城郊租金标准的。我的意见是折中一下，以七万元一年出租，我们不要他付现金，就以租金入股，这样这个人造板厂我们也有份，是股份公司，年终分红。至于他要退祖上房子的事，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老治保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要慎重一点，我打算再去档案局查一下当时的原始资料，如果有材料证明当时福洋是地主，那就不能退；如果没有材料证明，那就退；但在没有最后定论之前，我们可以先租给台湾人，反正现在闲置着没用，倒不如让它创点收入。我估计这个意见台湾人会接受。”

“李书记说的有道理。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到了。你们就照这意见办吧。”

老严强调了一下。

“小齐，今天商量的结果马上弄一个会议纪要，让大家签字！”

“我已弄好了。”小齐真是好笔头，会议完了材料也整理完了。

燃冰看着老霜与仁海签好字，心里好不痛快，他拍拍老霜肩膀：“走，今天中午我请客，跟你们好好干几杯酒！”

第 2 6 节

野猪群越来越猖狂了。先是在溪洲坪上出没，后来稻子抽穗了，就转移到田洋上，靠山边的田里，稻子被它们啃的一蹋糊涂，东倒西歪；一些偏远的阴凉山垅里，成了野猪的天下，终日都有野猪在那里打滚嬉闹。

村里终于请来了一个打猎队。这个打猎队有三个人，十几条狗。三人全姓雷，为首的叫大雷，壮的跟条牛牯一样。大雷是闽东山区人，据说已经打了二十年猎，老虎都打过七八头，他带领的这个打猎队在闽东北一带颇有名气，能够把他们请来，还真不容易呢，据说还是雷付乡长出的面。

大雷一到就拍着厚实的胸脯说：“不要怕，不出三天，我就要把这里的野猎统统打光！”

看了大雷的块头，和他们带来的油光铮亮的双管铁铳，还有那一群凶猛的此起彼伏吠叫着的猎狗，村里人都放了心都以为这下可以消灭为害的野猪了。

当天夜里，大雷带着他的队伍进山去了，这一夜，村里人听到了远远的传来的狗群的咆哮，间杂着清脆的铳响，这些声音一直响到天蒙蒙亮了才静下来。村人听不到响声时，个个都兴高彩烈，村部里还准备了热水热酒，打算为大雷他们接风；一些胆好奇的年轻人相邀着跑到村口，打算去抬打死的野猪。

没想到当他们在清晨的白雾中看到打猎队时，却只有一个人，那是二雷，一个高个子猎手。二雷浑身泥冻，狼狈不堪，跌跌撞撞地跑来，见了村人，就叫快去救人。

原来昨天他们一进山就碰到了野猪群。这群野猪共有十几头，由一头大公猪率领。这头大公猪特大，估计足有五百来斤。两只獠牙白森森的翘着，只有一只眼睛。碰到野猪，他们照例是先放狗去撵。大公猪见了打猎队，抬起头愤怒地吼了几声，却不和狗们厮斗，而是掩护猪群后撤。狗们当然紧追不舍。那只大公猪看来很经验，只是等狗跑到身边了才突然回转身来还击。想不到的是，它的还击竟是那么厉害，一口就咬倒一头，追了十几里路，就被它咬死咬伤了一半的猎狗。把大雷气的怒火生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瞄准它开了一铳。

这一铳打中了，大公猪狂吼一声，拼命跑起来，野猪群也随着四散奔逃。大雷贪恋那头大公猪，紧追不舍，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把大公猪逼进了一条三面是悬崖的死峡谷。

峡谷中长满人多高的刺茅，密密实实。大雷知道受了伤的大公猪躲在里头，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茅丛，钻进去，想不到就在这时，那大公猪扑了出

来。速度极快，大雷连铳都来不及开，一下就被它拱倒在地。尽管大雷力大如牛，此时也无可奈何，被它的大獠牙啃的浑身是血，要不是他的狗随后赶到，拼了命的扑上去咬野猪，把他救了出来，真不知会被它咬成什么样。

村人赶快跟着二雷去山上抬人，又有人跑到村部打电话给医院要急救车。大雷的打猎队野猪没打着，几乎丢了性命，不敢再来。于是野猪闹的更凶。

老人们见状，不再把希望放在打猎队上，跑到后山上的二郎庙里去烧香了。

这个二郎神庙不大，只是一座占地百来平方米的干打垒墙屋子。老早年前，据说解放前这里也有一个，后来倒了。但是最近又兴起来。主持的人是老秋瓜。老秋瓜自从春上从昏睡中醒来后，精神就一直很好。在村里走家串户，拉了几十个老头老太婆，要重盖神庙。据他说，他梦见过二郎神，跟他说村里会有事，会有大变；只要肯替他烧香，就会保佑大家。这么一说，大家真相信了，于是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很快就把这个庙盖起来，而且比以前那个更大更威武。不但烧香的人天天增多，住庙的斋公斋婆也多起来，老秋瓜俨然是这庙的主持，做了一件灰色的长袍穿起来，把头上仅剩的几根稀稀拉拉的白毛挽了一个小髻子，天天拄着那根粗糙的铁沙梨木拐棍，精神百倍的清扫灰尘，点香焚烛。老人们把野猪为害的事告诉他之后，老头儿翻着白眼想了很久，终于决定亲自出马请二郎神来赶猪。

他从不知哪里找了一把生锈的长剑，指挥着老人们东跑西走，买来猪头五牲，花红香烛，然后跪在二郎神像前，闭着眼睛念有词：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神佛有耳仔，东方神佛有眸仔；

二郎大仙有神通，保佑百姓过日子。放出你的狗，射出你的箭，狗仔有灵通，箭仔有准头，不惊野猪大，不惊野猪恶；……

老秋瓜一动不动，不吃不喝，念了足足三天三夜，直到精疲力尽，只能动嘴皮不能出声音，突然一下栽倒在地。于是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十分清晰的尖利的猛兽叫声，全村的狗听到这叫声，一齐朝天答应，此起彼伏地吼了一阵后，一齐冲到村外去，人们听到山里田野好象摆开了战场似的，闹了好久，到天亮时狗们浑身泥水地跑回来，开初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再也看不到野猪时，这才意识到狗们是去赶野猪了，是老秋瓜，请来了二郎神的狗。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村庄的人都知道老秋瓜的二郎神庙灵验，纷纷前来求神，小庙香火更加日见旺起来。老秋瓜好不得意。妈的，你小子会盖大楼，我会盖庙，你这楼还要我这庙来保佑呢！

赶走野猪的几天后，一日清早，大脚跑到庙里来了。

“妈的，现在没事做了。”大脚一脸的沮丧，见了秋瓜就唉声叹气。

“怎么没事做？没事做好。”

“他们不让我做茶了。妈的，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如今一脚就把我踢了。还说是什么完善承包责任制。说我茶厂搞不好，要让能人来包。妈的，什么能人，华亮仔嘛。我做茶的时候，他还没有出世。”

“我知道了，朝朝代代出能人。”

“早知道这样，我真的早就不做了。我是看在村里没人做，如今大家都顾自己了，谁人还管集体的事？这个茶厂不是我撑住，早倒了。倒了也好，省得吃这气。”

“吃点气好，能吃气就能成佛。”

“这世道真是变了，福洋当年走到台湾去，如今又走回头，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办厂挣钱，我们倒要让地方给他！”

“啊，原来是福洋办的厂？他来了？他还欠我一担笋钱没还呢。那一年年三十，我赶到山上挖了卖他的。”

“你看，这庙下边猪场连带左近一片地，都让他了。现是他威了。我人老了，又没钱，倒不如早跟你老人来住庙！”

“说天说地，你住什么庙，你是干部。”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光棍一条。”大脚愤愤不平，真的在庙里不走了，天天跟着秋瓜给二郎神烧香点烛，虔诚的很。大脚不光烧香虔诚，居然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念咒驱邪魔。

有一天中午，正是庙里最清静的时候，金瓜崽与他老婆一起来烧香求佛了。

金瓜崽老婆在外荡了一年，一回来就盖了大楼，又利用一楼厅堂，开了个录像厅，每天晚上放起来，看的人也不少，既热闹又赚钱，就不想出去了。虽说还在赚金瓜崽，但到底收心了许多，盼着快快生个孩子。谁知在家几个月了，不但没有怀孕，倒得了一种说出口的病。下边又痒又痛，白带又浓又臭。她心知这是在外面做鸡时染上的花柳病，奇怪的是当时没有症状，偏偏回家来发了出来。心里恐慌，口里却不敢对金瓜崽说，又不敢到乡里医院治，只是暗中买些消炎片吃，哪能吃的好？过了不久，金瓜崽也染上了，下边那家伙终日火烧火燎，小便还带出白浊的浓液来，金瓜崽初不当一回事，后来越发严重，尿水淋漓不止。

他不知什么病，对老婆说起，老婆一听就明白了，可又不好说清。也亏这女人机灵，想到了后村的二郎神庙：“听说这庙灵的很，我们去烧枝香，求佛治病。”金瓜崽本就是没主意的无用人，老婆一说还有不听的。当即备了东西双双来到小庙。

老秋瓜见了他们来求他，好不得意，你小子房子盖的再大，也要神佛保佑嘛。他威严地用拐棍在地上顿着：“要求就要诚心，心诚则灵，跪下，大拜！”

夫妻俩此时哪有不拜的理，老婆边拜边在心时默默祷告：天灵灵地灵灵，二郎真神显圣灵。一保佑我人病好，二保佑我人有儿；如能如愿，一定再来烧大香。

又拜又求的，最后离开时还给了老秋瓜一百块钱，秋瓜使用鸡爪般的手，从香炉里抓出一把灰来，又烧了一张黄符，混在一起，递给他们，“吃下去，包好！”俩口子千恩万谢千辞。

没多久，又来了一个女人，正是老霜的老婆，急匆匆的跑进庙里。看看周围没人，一把拉住老秋瓜：“秋瓜叔，现在不好了，你要救我了。”

“什么事？”

“嗨，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与你说，你千万不敢让别人得知。”

原来是小霜伤好出院后，不知跑到哪里去玩了几天，回来后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下边那家伙头上长了一个又痛又痒的小疙瘩，起先他不知道什么，自己用手指去掐。满心以为掐掉就没事。哪知竟烂起来；光烂还好，每到晚上睡觉，那家伙就硬起来，还流血，又胀又痛，叫苦不止，直说要用刀把那家伙砍掉。吓得她日夜守着。

“小霜还没有讨亲，这下不好弄了，求求你想想办法。”

老秋瓜听得目瞪口呆，与大脚面面相觑，他们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怪病呢。不过仍是强作内行：“不要紧，给二郎神加烧几枝香吧。”

第 2 7 节

阳历六月天，天气转热了。万物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幼芽长高，嫩叶变粗，细枝变壮，血红的杜鹃花开过了，山岭脱下五彩缤纷鲜艳活泼的童装，换上深沉墨绿的外衣，变成一个茁壮的青年；田野则变成了一个初孕的少妇，广阔的洋面田上，双早稻抽穗扬花了，无数微细的稻花，在艳丽的阳光照耀下，伸开银色花瓣，吐出金黄色花心，喷出令人陶醉的清香；春天时桀傲不驯的桐花溪，此时也深沉多了，兰色的水流顺着河床缓缓淌着，发出有力的喘息，载着一架又一架木排走向远方。

桐花林的农家，又开始忙碌起来，田里的稻谷很快要黄，必须清好晒场，补好谷席箩筐；沙滩上的西瓜大了，早熟的已经可以摘下上市了；矮坡上的柑桔也有小孩拳头大，青皮桔都能吃了；今年的气候，算得上风调雨顺，可望又有一个不错的收成。而最令人兴奋的是，村里那个台湾人办的新型板厂，开始招收工人了。

虽说退房的事没有尽如人愿，老海还在嘟嘟哝哝，阿桐的其它要求都满足了，在桐花林投资办厂的事也就十分顺利，他在拍板成立桐花木业有限公司后的第二天，飞回台湾，一个月后再来时，带了资金，还带了一个负责全面技术的台湾人阿利来。据他说，设备已在台湾购好，很快就会运到。本来燃冰还有点担心阿桐回去后可能不来了。过去有过这样的事，外商来的时候，讲的满城风雨，信誓旦旦，可一回去后就如泥牛入海无消息；这下完全放心了。

阿桐办事的效率也真快。一到桐花林，立即组好了工厂的班子。他自任公司董事长，阿利任公司总经理兼生产部经理，春姑任人事部经理，玛利任公关部经理。春姑男人阿水看大门；小莲送去省城培训当质量检验员。老海没有给他头衔，只叫看管工地材料，说好一月付给三百元工资，老海大高兴，每天早起晚归，十分负责，因此也与跑到工地上说不清是玩还是想捞摸一点东西的村民吵了好几次。工程队请来了，把租来的猪场和房子按厂房的要求重新修理，四边围墙重新加固，昔日荒凉寂寞的猪场顿时显现一派热闹忙碌的景象。

招工的事，主要由春姑负责。她在厂门口和村里阴阳井边各贴出一张广告，明明白白地写着：

本厂须招收工人二百名，月工资二 - - 五百元，有意者请到公司报名。

这个消息马上在桐花林传开，很快又传到邻村和镇上，于是每天报名者络绎不绝，桐花林大多数人家都有人报名，有的人生怕录用不上，报完名后又到春姑家请求；还有的人找到燃冰白梅，央他们为他说话。有好几个村干部的家人也都跑来报名。台湾人定的工资标准不算高，但对于桐花林农民来说，一月能挣到几百元现金，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妇女来说特别有吸引

力。报名的特多。春姑整天被人跟着，忙得顾不上家务，可是心里十分快活，她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在人面前有了说话和决定的权力，对于她这一向要强的人来说，能不感到扬眉吐气？

华亮承包了茶厂，也忙的屁滚尿流。茶厂眼下虽然还是不很景气，但是已在内部管理方面实行改革，每道工序都实行承包责任制，把每一个人的收入与他的劳动质量挂起钩来，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在茶厂做事的人再也不敢偷懒消极甚至偷茶叶；销售方面他不仅通过武夷山的朋友与那里的一个茶叶大商挂上了钩，还与闽南的茶叶商挂上了钩，他们表示，只要你做的茶叶质量符合他们的要求，有多少就要多少。有这样一个良好开端，到时不怕上不去。他之所以不愿到台资企业去做，宁可自己拼命，是这样想的，这木业公司虽说村里也有一点象征性的股份，其实是外资企业，台湾人说了算的，你干的再好也是替别人打工挣钱。而茶厂是集体企业，自己是共产党员，又是自己将它承包过来的，有责任把它搞好，要是集体的茶厂在他手上垮掉，岂不让人笑话？所以他也根本没法帮春姑。

白梅倒三天两头到工厂看看，尽管这厂已经起步，阿桐又亲自坐阵，但是毕竟人生地疏，有许多事需要工作队协调，特别是涉及到县里与乡里的，更要她出面；玛利人虽不笨，到底没见过大场面，与上层又不熟，也喜欢拉着白梅。这样弄的白梅做为这外资企业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阿桐见她这样热心，心里过不去，好几次说：“白小姐，将来公司赚了钱，你也有一份。”白梅听了只是一笑，她可不是为钱的。这厂能在桐花林办起来，将对桐花林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深远影响，不仅为农民奔小康找到一条有效的道路，还将对农民的思想意识传统习惯产生巨大的冲击。

台湾人对这个企业的工人管的很严，上下班差一分钟都不行。每天早上阿桐和阿利轮流着提前二十分钟到场，看着手表，一个个点名，如有迟到就扣工资奖金，连续三天迟到就除名。这样严格的上下班制度，对散漫惯了桐花林家民来说，一时还真不习惯呢，开初有好几个人特别是妇女迟到，可是一被罚了款后，马上就老实下来，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相比之下，华亮的厂倒没有那么严格。这样进厂人的生活节奏立即紧张起来，女人们再没功夫说长道短，男人们也没功夫标分打麻将了。这令白梅很满意。心想现代工业对人的影响真是巨大迅速，要改造农民靠空头理论是没有用的，非要走工业代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搞好这个工厂的意义就是多方面的。如果说工作队是真正务实的话，支持办好这个厂就是最大的实事。

白梅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燃冰的想法。燃冰因为担任乡里的付书记，县里乡里的社会活动多，无法象白梅一样长呆在村里，但他思想上总是把桐花林的工作放在首位，在别的地方，他只是配角，付手，而在桐花林，他就是主角，可以有自己的意志。台资企业在他的坚持下，总算起步，他松了口气。省农村工作会议终于马上在本县召开，令燃冰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突然变了。

上一次他被抽回去准备会议材料时，整个会议的主题是围绕着大办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经济飞跃做文章。还准备了几个乡镇企业，包括桐花林的外资企业供会议参观。本来这会议很快就要开的，燃冰还担心阿桐的企业来不及上；可是不知何故，会议延期了，到终于召开时，主题也变了。

现在的主题是如何抓好农村思想教育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了。从表面上看，这个主题无可非议，也无懈可击。自从极少数知识分子鼓动大学生闹

了一场风波后，中央决策者们反思原因，觉得改革开放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忽视了思想教育，造成年轻一辈思想混乱，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有必要在思想战线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百年来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必须坚持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当然思想教育的目的还是要促进经济发展，要为经济中心服务。

问题在于，中央的决策，到了地方后，常常被歪曲走样。所以有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一说要要进行思想教育，地方上就有些人极力揣摩上意，将正常的思想工作演变成一场扩大化的运动，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虽说打着促进经济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规定的那些内容与做法，不仅不切合农村实际，同时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不久邓小平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及时制止了这场走样的教育。

这些道理当然都是燃冰后来明白的，当时他并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他去当工作队时只是本能地对上边种种务虚内容与做法感到没兴趣，他记住的是经济中心这个内容，所以到了桐花林之后主要精力放在考虑如何为桐花林办实事上。先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推行新的承包责任制；后是追查水库的问题，以后又为引进台资厂奔走。那些诸如粉刷永久性标语，建立健全各种思想教育机构，召开大会宣讲之类的务虚事情几乎没有去做。

燃冰不做这些虚事，有他的想法。为什么要花好几百元钱在墙上制作永久性标语呢？政治口号从来没有永久性；从他记事起见过的历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花大笔钱制作所谓永久性标语，可从来没有一条标语是永久的。况且工作有没有效果，并不在于标语多少，所以他只花几元钱写了几张纸标语。机构的事，这几年重视什么就要成立什么机构，其实有什么用？农村里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青年团，妇联等组织均已齐全，这些机构本身就有对农民教育的职责，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教育工作，只要充分发挥这些基层组织的作用就行了，何必在此之外又搞一个组织机构？实际上还是那几个人做那些事。他曾统计过上级各个部门要求村里成立的机构，多达三十多个，都要求有组织，有牌子，有人员。有地点。有经费，有活动……，这对于一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小小山村来说，怎么做得到，流于形式而已。至于说上边要求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燃冰本来有过宣讲打算，可是一了解，如今农村里农民对召开大会根本不感兴趣，如果白天开，就得付误工费补贴给农民，全村上千人，开一次会得付几千元；村里哪能负担？如果利用晚上开，农民根本就不来。燃冰想想这确是个问题，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利用每月一次放电影的机会，在放映前讲讲。本打算讲一个小时，可是讲了不到十分钟，下边就哄吵起来，喧哗声震耳欲聋，只得草草结束。从此打消大会宣讲的计划。

燃冰曾经走访过桐花林几十家农民了解他们对思想教育的想法，他发现，农民对此有惊人的自己看法。

“我们农民保证拥护社会主义，不要教育觉悟就很高了。你们要教育就

教育那些村干部，少吃一点农民的冤枉！”

有的说：“我们农民最老实，不象大学生吃饱了没事干瞎胡闹。社会主义能让我们吃饱饭，我们为什么不相信？”

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主义，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是好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有眼睛看，你讲的再好也没用。”

……

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虽然幼稚可笑，但是使燃冰深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是靠你讲的好就行的，而是要靠你实践的好才行。

通过对农民思想状况的了解，燃冰丰富了对农民的认识，按他看，农民对社会主义对党中央仍然是满怀信心，诚实拥护的；他们有牢骚，有不满，但是他们不满的恰恰是那些与社会主义精神原则背道而驰的东西。比如社会和干部的不正之风。只要我们实实在在为农民办了好事，农民就会真心实意地拥护你。

这样看来，这场农村思想教育如何搞，值得认真研究，是按上边的布置机械照办，轰轰烈烈地走过场；还是根据农村实际，扎扎实实为农民办事？燃冰取了后者。但是这次农村工作会议的主题，叫燃冰糊涂了。何止糊涂，等到会议开完后，他竟被分管思想教育的地委付书记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位付书记姓吴，是刚从省里下来任职的机关干部，看模样不过四十，与他年轻差不多。年纪这么轻就当上了厅级领导，可谓少年得志。据说他是省里某位领导的女婿，所以才能这么快提升。他下来也是镀金性质的，还有传说将要接陈专员的班。行署办牛主任说吴付书记找他有事时，燃冰有点愕然，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刚来的年轻书记。况且即使有什么事似乎也用不着他亲自出面。

“吴书记有什么指示？”

“你坐，坐，听说你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地区的大秀才？”

“那是人家的过誉。那比得吴书记省里干部，见多识广水平高。”

“哈哈。”吴书记一摆手。言归正传：“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这当然是说客套话，燃冰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打哈哈：“好好。”

“听说你帮桐花林搞了一个台资企业？”

“有这事，尽了一点力而已。”燃冰小心翼翼地回答。

“很好。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帮助当地办些实事。不过我听说这个台商在办厂时提了一些过高的要求，群众有意见，怎么一回事？”

原来有人告状。燃冰立刻猜到是为退还阿桐房子的事。但是他想不到这么快就反映到区里来。“台商是提过一些要求，因为涉及到历史问题，我的处理就比较慎重。”

燃冰将办厂的情况详细向吴付书记作了汇报，他的观点是，对于这样一个项目，作些必要的让步是划得来的。“桐花林虽说是小有名气的文明村，实际上村级经济相当薄弱，群众也不富，关键在于村里没有骨干企业；这个厂如果搞成功，将对桐花林产生不可估量的综合影响，使桐花林的经济走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书记听完后没有任何表态，点点头，又提了一个新问题：

“水库工程怎么一回事？”

燃冰将工程的事向凌冬汇报后，凌冬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所以他也只好将这事搁在那儿，但是心里总是系着一个疙瘩。这下见问。正中下怀，于是便竹筒倒豆子，全向吴付书记作了汇报。“这个工程，桐花林群众意见最大，我对它初步调查的结果也说明确实有些问题，也向乡党委汇报过。这事靠我是无法查清的，如果要继续查，就要增加力量。”

吴书记摆摆手，“下边有反映，我了解了解。具体怎么做，你和当地党委研究后决定。”

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作为下派的付书记，一定要尊重当地党委和政府，协助当地党支部村委会工作。这次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领导们讲的很明确了，当前农村工作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要以思想教育统揽全局，可是我听说你对这方面工作不重视，连一次大会都没开。这就不对了。你是地区派下去的干部，挂点的又是在本区有影响的先进村。你的一言一行，你在这个村做的工作，代表地委的形象，希望你注意一点，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思想教育上。”

这话讲客气，但是份量很重，还听出了吴付书记的弦外之音。看来他在桐花林做的事，有人捅到上边来了。吴付书记的意思很明白，对他的前期工作有看法，似乎是认为他不太尊重当地党组织，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思想教育上；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该对地方上的事介入太多。可是天晓得，他其实已经非常尊重当地党组织了。什么事没与他们商量？只是下边的情况迫使他不得不那样做。抓经济难道错了？抓干部不正之风难道错了？下乡去难道就是在那里讲大话放空炮吗？好歹他是个组织部正式任命的乡党委付书记，只是在分管的范围内做了些他该做的事。如果连这些起码的权力都没有，那你干脆把我免职算了。

燃冰心里觉得不服气，很想和吴付书记解释一下，可是吴付书记又摆摆手：“就这样吧，我还有其它事。”说着就拿起电话。

牛主任站起来，示意他离开，燃冰只好跟着他离开吴书记办公室。到了外头，他忍不住，气愤愤地对牛主任说：“问了半天，到底什么意思？”

牛主任笑笑，拍拍他肩膀：“下边有反映，领导问问也是正常嘛。”

“阴阳怪气的，叫人摸不着头脑。”

“你管他，该怎干就还怎么干嘛。办实事总没错。”

第 2 8 节

牛主任话是这么说，可分管领导那种态度，到底叫人心里不踏实。他妈的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对错。本来象吴付书记这样年纪的人，是不该那么左的。应该是锐意改革进取的。也许他心里也对什么思想教育有看法，但是却仍然认真地去抓它。典型的政客作风！可是你又有办法，你们这些下乡干部正好在他手上管着，他要是对你印象不好，可就惨了，就别想提升了。更使人恼火的是下边竟有人告状；谁他妈的混蛋。几个月辛辛苦苦，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燃冰越想越生气，也不去会议吃晚餐了。

一路直奔回家。虽说跟妻关系非常冷淡，到底总是自己的家，何况还有个可爱的女儿，给他带来无限乐趣。

打开门时，一股冷清气迎面扑来。房间里空荡荡的。冰冰上学还没回来，妻不知去哪儿，只在餐桌上留个纸条：

冰冰：妈妈有事迟些回家，你自己把中午的饭热一下吃。

近年来他已经常见到妻这样的纸条了，其实哪有什么事，还不是打麻将。好在冰冰这女孩极懂事，虽说是独生女儿，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强；她已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热饭吃饭，吃过后稍看一会电视，就去学校晚自修；没去学校时就自个儿躲在房间里看书做作业；别人家的孩子读书，父母围着转；冰冰没人管，却常常考第一。燃冰有时空下来，带她逛街，最喜欢的是拉他上书店，她爱看各种各样的童话神话，上了中学后仍然如此，不过近来好象开始喜欢散文了，要他买了好几本名人散文集。有时还会提个把古怪的问题。比如有天她问：“爸爸，三毛是个女的，为什么叫三毛，跟漫画里的那个三毛有什么关系？”

说真话，燃冰还叫她难住了，谁知道三毛为什么取这个笔名？他不喜欢三毛文章里一天到晚挂着荷西荷西的，所以也就不大留意三毛的东西。可他又不愿在女儿面前说不知道，于是乱猜：“可能她性格象男孩，所以取个男孩名字。”

冰冰若有所思，点点头：“对了，漫画的三毛到外流浪，这个三毛也喜欢到外流浪。可是这样到外流浪有什么好呢。爸爸你喜欢不喜欢流浪？”

……

真是早慧的可爱孩子！燃冰忽觉得有些内疚，陪她陪的太少。自己实在太忙，有什么办法？可妻呢？她是爱孩子的，却并没有尽到责任，老叫孩子一人孤零零的吃饭。想起妻这两年来的变化，燃冰一股怨气又冲上来，妈的，这日子过的真是窝囊。在外边辛辛苦苦，受了气，满肚子话想说说，可是跟谁说去？什么时候回都不知道。唉。他不由有点心灰意懒，本想煮点东西给冰冰，这下也懒得动了，算了，等下干脆上餐馆。

冰冰终于回来了，一放下书包，高兴的扑到爸爸怀里：“爸，今天我又考了个满分。”

“太好了，爸爸奖励你，到餐馆吃饭。”

“不，我不喜欢去餐馆。”

“去吧，爸爸今天想去，我们吃自助餐。”

“这还差不多。”

……

自助餐本城只有剑溪宾馆餐厅才有。这家宾馆是城内少数几个星级宾馆之一。设备完善，装修豪华，服务周到自不用说。燃冰喜欢的是它的优雅环境。宾馆主楼座落在剑溪畔，背后是终年青葱苍翠的矮山，前面是长流不息的深碧溪水；餐厅在一层，靠溪的那面全是落地式大玻璃窗，宁静的溪潭与倒映的山色云影，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餐厅内布置典雅，深红的地毯，洁白的餐桌，沿墙与角落摆满各色盆景花卉；空气清新舒畅，流动着轻的名曲音乐。

时候似乎还早，就餐的人不多，巨大宽敞的厅里只有寥寥数人。自助餐是近年来才引进到剑州的。对于这个刚刚发展起来的山区城市的大多数市民来说，还不能马上接受，他们还习惯于大碗鱼大碗肉，团团围坐共餐。但

对于开始厌腻了酒肉的上层人士来说，自助餐又成了一种时髦。燃冰对时髦没兴趣，倒是喜欢自助餐那种自在随便的特点。因此如果由他选择的话，一般都是将客人带到这儿来。

冰冰毕竟是孩子，进了餐厅，很兴奋，但又感到很拘谨，只是紧紧依傍着爸爸。直到服务员将餐具摆好，燃冰带她去取了一次菜后，才活泼起来。小嘴儿不停地问七问八，使燃冰沉闷的心境慢慢开朗起来。父女俩边吃边聊，渐渐地窗外的夕阳越来越弱，餐厅里的人也越来越多。燃冰偶然转头看看，蓦地，眼前一亮。

那不是白梅吗？她正与阿桐，玛利一起走进餐厅。

这就是说，工厂的设备运到了。前几天，阿桐的机器已从台湾运到马尾港，白梅陪他们一起去提货的。

“小梅！”燃冰叫了一声。白梅立即听到了，快步走过来。

“嘿；巧极了。正找你呢。”

“顺利吧？”

“基本顺利，有点儿小麻烦。”

阿桐与玛利一齐过来了，他们认识虽不久，关系已相当密切，一半是恋爱，一半也是工作。燃冰急忙招呼他们。

在这样的场合见面，自然别有一种情调。白梅注意了冰冰：“这就是你的宝贝？长得真漂亮。”

“冰冰，叫阿姨，叔叔。”

冰冰却难为情了，只是咧嘴笑笑。燃冰抚着她的头：“懂礼貌！”

“我要去学校自修了。爸爸再见。”说完一溜烟就走。燃冰摇摇头，无可奈何，冰冰别的都好，就是见了生人嘴不甜。

白梅她们并不介意，就在这张桌边坐下。服务员小姐迅速过来将桌子清好，摆上餐具。

燃冰已吃的差不多了，便要了一听青岛啤酒，陪阿桐喝。

“出了点什么麻烦？”燃冰很关切地问。

“货单报关的时候有点不对，费了一点唇舌。”

阿桐进设备的时候带了一辆小轿车，原来报的是普通皇冠，实际上是豪华皇冠，与原报不符，被海关扣住。幸好白梅同去，找到一位在省办公厅工作的同学，才打通关节，罚几千元钱了事。因此耽搁了两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设备就可运到。”

“那就好。安装这些设备要多久时间？”

“现在很难估计，至少要个把月。还要到上海买锅炉。还有好多事要做的。”

“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开口说。”

“谢谢。李书记真是个热心人。来，我敬你一杯酒。”

“谢谢。为了你的工厂顺利投产，干杯！”

虽说这两天的会议令人不愉快，但是外资企业的事总算进展顺利。只要工厂一投产，项目产生效益，省地就必定对他的工作刮目相看。不管这次会议的主题如何，可是中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变，只要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就不会干错。要是因为有点风吹草动，就放弃了经济建设，放弃了改革开放，那才是真正的错误。而对于他来说，要是因为吴付书记的一番批评，就扔下工厂不管，扔下桐花林关心的问题不闻不问，那他就是一种犯罪了。

当然他对吴付书记说的事要应付，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相信只要应付的好，吴付书记对他的印象是会转变的。何况还有陈专员呢，从他对陈专员的多年了解来看，陈专员绝对会支持他的工作的。

这么一想，燃冰心情舒畅的多了。吃完饭阿桐请他一起上歌舞厅时，他欣然答应了。

这家宾馆的歌舞厅也是星级水平的，特别豪华，走进厅里，仿佛走进了五彩缤纷的水晶宫一般，整个人的感觉是如梦如幻中。玛利紧依着阿桐，白梅也就自然而然和燃冰派对了。

燃冰突然发现，白梅今天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中，格外漂亮，格外有魅力。她那长长的黑头发，瀑布般飘泻在肩头；脸盘如同洁白的圆月亮，双眼宛如缀点其上闪着异彩的宝石；衣服虽是普通的棕色套裙，穿在她身上却格外合身，恰如其分的将她的曲线美展现出来。伴着他跳舞时，他感到她的小手柔若无骨，滑如凝脂；她的腰肢纤细轻软；而步子又是那样的轻巧，仿佛是一股春风在绕着他转。

燃冰低下头看，正遇上她的眼光，似乎也在欣赏他。

“你跳的很好。”燃冰称赞道。

“你也不错。”她低下眼角，手却更紧地握住他：“比我原先估计的要好。”

燃冰不由笑起来：“为什么这样估计？难道我这样年纪的人就跳的不如你们？”

“不是那个意思。你是有名的才子，敢低估你？听说你卡拉ok的水平也不错？”

“你怎么知道我这破嗓子的？”

“这回又这么谦虚了。我听过你唱呗。”

燃冰唱歌，在机关里确实有点名气，他是男高音，最拿手的是西部民歌。好几次机关联欢会上，高亢的歌声赢得满堂掌声。远比他的交谊舞跳的好。令他高兴的是，他的歌舞居然得到象白梅这样美丽可爱的女人的称赞。无论她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人性有一个普遍的弱点就是爱听好话，女人爱听男人奉承，男人也一样。

他觉得白梅真象他的冰冰一样可爱，很想把她脑袋拍拍，脸蛋亲亲。但他并没有真这样做，只是用搭背的那只手拍了拍，拉着她在舞池连转了两个圈。

一支舞曲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座位的时候，阿桐与玛利却不见了。燃冰有点诧异：“他们呢？”

白梅抿嘴笑笑：“到他们的地方去了。阿桐就住在这家宾馆。”

燃冰恍然大悟，不由觉得自己问的好蠢，白梅曾对他说过他们间的关系的，怎么就忘了？

“真不好意思。我都忘了。看来这一对能成了，倒是一桩佳话。”

“但愿如此。”

听白梅的话还有怀疑似的，燃冰问：“依你看还不一定？”

“难说。我对玛利可是太了解了。阿桐可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阿桐形象不怎么的，可我看人还精明能干。又有那么一笔资产，玛利应该要知足了。”

“她要是知足就不叫玛利了。不过，眼下她会满意的，这次到省城，阿桐给他买了好几千元东西。给她的工资也不少。她要与阿桐真能成，倒是一

种福气。唉！”

“干吗叹气？”燃冰见她心情忽地变坏，关切道。

但她不回答，只是侧转脸看着窗外波光粼粼的溪水，若有所思。

女人的心，真如六月的天，说雨就雨，难以捉摸。燃冰猜得出来一定是刚才的谈话触动了她的心事，突然难过起来。他知道她曾经有过的短暂不幸婚姻。很为她有点不平，但又觉得有点庆幸，既然婚姻不幸福，离了不更好吗。要不是她已是单身女人，他们还没有缘份认识呢。他很想说几句什么话宽慰她，可又觉一时词穷。只好说：“想喝点什么吗？”

她摇摇头，“这里很闷，出去走走。”

“好吧。”

走出舞厅的大门，眼前果觉开阔。宾馆的周围，好大的一个庭院，到处是树丛花圃；深兰的夜空，星星钻石般闪烁着，与大楼的彩灯交相辉映在哗哗流淌的水面，构成一种奇特的夏夜意境。

一些树丛的下面，摆着石条石椅，白梅拣了一个靠溪的僻静角落坐下来；燃冰见石条窄小，便在一旁沿溪的栏干上靠站着。

“你坐嘛，为什么不坐。”白梅边说边将石条挪空些。

鬼使神差般的，燃冰坐了下去。窄小的石条，使他们相互靠的非常紧，燃冰感到白梅身上那股温馨的年轻女人特有的气息一下将他包围了，他觉得有点不自然。想离开一点，可是却又舍不得挪开，突然觉得仿佛自己还是个未婚的年轻人，正沉浸在一种初恋般的心境中。

他的一只手轻轻地挡住白梅的纤腰，而她也趁势软软地靠在了他的肩头。

她的丝绸般光滑的头发包围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刺激得皮肤痒酥酥的；她的春水般柔软的肌肤贴着他的身体，令他心猿意马。一股热血在浑身涌动起来，他忘怀了，轻轻转身俯首，这下就正对着她的脸了，月光下，她的水粼粼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鲜润的嘴唇微开着，仿佛饱含露汁的花瓣；他禁不住吻了她一下。

她一点也没有回避，反而更紧地抱紧了他。他感觉得一股滚烫的泪水在他脸上流淌。

第 2 9 节

快中午的时候，专员突然来到桐花林。他的老式奔驰轿车驶进村部院子时，悄无声息。

直到村通讯员来叫他，说行署有人来找他，他才知道。心里纳闷这么热的天气谁还会从城里下来呢。及至见是专员，大为惊喜。

“哎呀，专员，招呼也不打一下就来了。”

“我是顺路来看看你的。好热的天。”专员边说边擦着满头的大汗。他是个胖子，所以特别怕热。“才下来几个月，就把我忘了。”

“那里敢。我是怕打扰你。”

专员说开玩笑的话，倒使燃冰不好意思起来，确实下乡起没有专门找

过他。只在开会时匆匆打几个照面。之所以没去找他，不是说不想找他，在区领导中，这位专员是最赏识燃冰的，而燃冰也最敬佩他，有什么话也爱跟他讲。前几时被分管吴付书记批评后，燃冰一时想不通，当时真想找专员诉说诉说，可走到他办公室门口看到里边挤着好几个等着向他汇报和请示，就又退却了。这样的事，自己解决就是，何必还要让专员烦心。

可是专员倒更惦着他，燃冰心里感动极了。连忙把他让进村部，把电风扇开到满档，端来凉水。“今天从哪儿来，还没到乡里吧。”

“昨天省里在边界召开一个会议，我从那里回来就直接到你这儿。听说你在这里干的不错。”

“哪里的话，农村工作不好做。”

“哈哈，跟插队那时大不一样了吧。”

专员也是插队知青出身，他是老三届的，比燃冰大好几岁。也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首批从知青直接考上大学的。所以在许多地方与燃冰有共同语言共同感受。

“一言难尽。”

“呵，看来你深有感触。”

燃冰正想谈几个月来的事，白梅跑了过来：“专员，你好。”

“哟，是小梅。你也在这儿。越长越漂亮了。”

“别开我的玩笑了，我都老了。”白梅嘟着嘴。

“吓，你都老了，我不就朽了。”

“你呀，永远不会老，永远是个快乐的大胖子。”

看来白梅跟专员也相当熟悉，所以说话这么随便。不过，专员这人就是有这特点，平时相当随和，没有一点官架子，也爱开几句玩笑。不象有的领导，整天板着脸，一本正经的。

叫部下也整天紧张得神经兮兮。

“好一个快嘴，看我向你老爸告状。”

“不敢，小女子罪该万死。”

哈哈哈哈哈。屋子里顿时充满欢乐气氛。开过玩笑后，专员言归正传。

“小李，能不能告诉我，下乡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早就要向你汇报了。小梅，把我们的简报拿来给市长看。”

“我不看那些东西，要看看你的企业。”专员一摆手。

这正合燃冰心意，看看窗外，又有点担心。

“最好，只是这下太阳太大，……”

“不要紧，看完后我还得赶回地区。”

近午的太阳真是热的不得了。当头仿佛一只巨大的火团，烤得人头脸皮肤灼灼生痛；村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连平时老在街边水沟里嬉水的花脸鸭也躲的不知去向。出了村街，红土路面上看得见翻腾的热气，路边的杂草搭拉着叶片；远处的青山也好象被热光晒得变了颜色，只有蝉儿，一声接一声喊的热闹。燃冰没走几步就汗流夹背；转头看专员，满身大汗流得湿透了衬衫，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白梅眯着眼，边走边拼命地摇扇子。幸而到新型板厂的路程不远。

看门的是老海，见了燃冰，连忙把门打开，同时告诉他：“阿桐正好在。”

原先破旧不堪的旧厝，已经粉刷一新；倒塌的猪栏旧址上，搭起了巨大的简易厂房；空地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和大大小小的设备木箱；

有的木箱已经拆开，锅炉的烟囱醒目地耸立在厂房一侧。空气中有股呛鼻的怪味；工人们来来去去，有的与燃冰打招呼，有的好奇的看着他们；杂乱，紧张，又生气勃勃。

走进老海的祖房改成的办公室，阿桐与玛利迎了出来。

燃冰介绍：“这是陈专员，专门来看看你的厂。阿桐你把厂的情况介绍一下。”

“好的，请经理室坐。”

“不用了，边看边说吧。”专员说。

于是阿桐前边带路，逐个车间介绍。原来这种新型板材的生产，是一条长长的流水线。

从粉碎，到加料，搅拌，高温，加压，成型，完全是一条龙机械化生产；看似复杂，其实将每道工序分解开，又很简单，容易操作；关键的部位是高温加压，由台湾技师操作，几个本村年轻人跟着学。

最后的成品板材拿出来看时，为了证明这种板材的坚硬，阿桐特地拿了一把锋利的劈柴斧头，用它在板上砍起来，尽管阿桐使了很大的力气，板块上只有一点点的破裂，令专员大为称赞。说做的好。确实，这种新型板材细致光滑，坚硬抗拉，与用老办法生产的人造板不可同日而语。

“东西是好，但不知市场前景如何？”专员问。

阿桐笑笑：“绝对没问题。”

“怎么说？”

“这种新型板材，在欧美日本已经很普及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半化纤板材，具有节省木料，耐火耐磨的优点，是现代建筑和家具的理想高档原料，而价钱又并不，比普通人造板贵多少；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想在大陆也会很快普及的。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投产，已经有一些人来订货了。”

“好极了。一立方米出厂价多少？”

“三千元吧。”

“一立方米木头能不能做一立方米？”

“差不多。”

“你看，这种资源转化多有价值。”专员对燃冰说：“一米原木二百来块钱，变成板材就翻了十几倍。我们闽北有多少木材，几乎都是卖原木，要是都能象这样的深加工，光这一项，就能增加多少收入！”

“是啊，这个厂起来，桐花林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在直接或间接为这厂干活，至少每人每月能增收二百来元。”燃冰补充说。

“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只有工业，才是农村致富的根本途径。温先生，你为桐花林做了一件大好事。希望你这个公司兴旺发达。你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

“有专员这句话够了。你们已经帮了很多忙了。今后有问题，一定会找你的。”

“好。我们再到茶厂看看。”

茶厂在村外，要走一公里多路才到；一片翠绿的茶山脚下，一幢红泥干打垒的长方形大房子，一边墙倾斜了，用两根杉木斜撑着；一边墙上一幅学大寨时留下的写着农业学大寨字样的红油漆标语，被风雨侵蚀的斑驳落离；然而走到里头去，气氛就跟燃冰刚来时大不一样了。

燃冰年初与白梅到这茶厂来时，干活的人不少，可没几个在认真做事；聊天的聊天，抽烟的抽烟，打闹的打闹，还有躲在角落打瞌睡的。到处乱七八糟，肮脏兮兮。如今不同了。

在里头干活的人少了，但是没有看到有人在偷懒；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前手脚不停的忙着，满头大汗，神情严肃；东西放的整整齐齐，地上干干净净。自从茶厂实行承包责任制，由华亮承包后，人员精减了一部分，纪律也整顿了一番，不再有怠工窝工现象。

燃冰对茶厂在短短时间里就产生的变化感到十分满意，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茶厂里做事的人换了好多陌生面孔，特别是不见了大脚筒那笨拙的身影，听不到他的高声大腔呼喝骂人了。

“大脚叔呢？”燃冰不由问道。多少年来，桐花林的炒茶师付非他莫属，这回却换了一个外地人。

“老了，只好把他换了。”华亮说。

“他肯？”大脚叔因为是老村干，又能制茶，一向心高气盛。从前燃冰在插队时，市茶叶公司的技术员到桐花林，看到大脚筒那双粗如吊桶，流着黄水的大烂脚在茶叶堆里走来踩去，就曾建议大队不能让他炒茶；大队长才说了个意思，就被他骂的狗头淋血，后来知道是技术员的建议，又赶去站在技术员房门，粗门大嗓地吼骂了半天，说他是三代贫农，你技术员站在什么阶级说话！还要拿大粪泼他。吓的技术员从此不敢与他打照面。这次要将他换了，怕要把华亮的祖宗八代都骂透。

“不肯也要肯。这几年他不但脚烂，眼也烂，一边炒茶一边把眼屎鼻水往茶锅里甩，太不卫生了。来买茶叶的一看就提意见。过去茶厂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愿得罪人？如今承包了，风险利益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想得罪也要得罪。好在如今他也就是骂骂而已，我装做没听见就是。”

“哈哈。你还真有肚量。”燃冰笑道，很欣赏华亮的这种勇气。

“就是大脚筒脚不烂也要换了。他那套制茶的工艺太老了。现在和我挂钩的那两家公司，要的茶，对工艺都有特别要求，我们只能按他的要求做。”

“这就对了。不管生产什么，都要根据市场需要。华亮，照这样干下去，茶厂大有希望。”燃冰高兴极了。华亮确实是把好角色，是桐花林难得的能人。只可惜象他这样的人太少了。老霜是个正派人，可是一点也没开拓进取精神，只想维持住现状；如果不是他用近于霸道的办法硬压着将这茶厂承包掉，这个茶厂至今也不会活起来。仁海头脑灵活，可他的精力只用在自己发财上。桐花林的两个村主干是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深化农村改革促进经济腾飞？

所以按燃冰的看法，从桐花林的实际出发，当前闽北农村主要工作，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以此来促进经济工作上一个新台阶。在这方面，他有许多实事要做。但是不知何故上边一些人对实事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那些无的放矢的虚事。燃冰情不自禁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专员：

“从桐花林实际情况看，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解决如何引导农民致富的问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村要真正富裕起来，要靠发展乡村工业企业。不仅大力引进外资，多上新项目；更重要的是要改革集体企业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走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道路。农村集体企业同样要走这条道路。否则，很可能是企业办的越多，集体亏损越厉害。

因为经营者对企业既不承担风险，也不共享利益。桐花林茶厂这几年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此。桐山乡的集体企业大多效益不好，根本原因也在这里。但是遗憾的是，不少领导干部包括桐花林的村主干，并不愿意花力气做这方面的工作。”

专员听了这番话，点头赞成：“你的分析有道理。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生闹事，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停止改革开放，不抓经济工作了。经济工作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这个中心。从我们闽北农村的实际出发，当前农村工作重点确实是要大办乡村工业，只有工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致富问题。这几年我们乡镇企业有发展，但步子不大，一方面是上的项目不多；另一方面，办起来的经济效益不理想。甚至出现亏了集体，富了厂长个人的情况。有些乡村因为企业贷款无法偿还而导致整个集体经济崩溃。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应该从改革管理体制问题入手。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转变一些领导的观念。这方面的工作特难做，因为人的观念一旦形成定势就不容易变，而你又不可能一下将这些人撤换掉。我们只能通过思想和事实来说服他们的。改变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想教育在农村又是很有必要的。又不是虚的。

你说是吗？”

燃冰很佩服专员的这番话。看问题比他全面和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经验比他丰富的多，很善于利用当前的形势为自己的工作目的服务。如果他前一段在虚事上应付一下，可能不至于挨付书记的批评。但是自己学得到这个本事吗？他正想和专员再探讨一下发展乡村工业企业的具体问题，华亮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专员来的机遇，提出了将这茶厂办成精制茶厂的要求。

这事前几天燃冰听华亮说过，本想城里时到有关部门去争取的。桐花林的这个茶厂，虽然已经办了多年，但是始终只能粗制茶叶，为市里茶厂提供半成品。如果搞成精制茶厂，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茶厂的产值与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大拓宽市场。但是由于地区对国营茶厂实行保护政策，有关部门就对乡村办精制茶厂控制极严。一般情况不批办。

这下华亮在专员面前提起，他顿时记起这事，咳，找专员批多好呢。

但是专员却反问华亮：“你搞精制茶，想法很好。但是你的条件具备吗？据我所知，搞精制厂在技术工艺上要求很高，不是谁都能搞的。”

“技术工艺上没问题，只要肯批，我就去请师傅，我已经物色好一个技术员了，只要肯出大钱，就会来的。”

专员听了这话，不由一笑：“好主意。不过这事还是要慎重。现在茶叶市场十分疲软，好几家国营茶厂都积压了精制茶。”

“就是因为市场疲软，大茶厂积压了，我才好搞。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搞新的有特色的品种。”华亮信心十足地说。

“又是一个好主意，看来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大茶厂的茶，积压严重，主要是最近有些国家借口六四问题，在贸易上报复中国造成。但也不尽然，一些名特茶仍然畅销；我们茶厂的茶，质量看来有些问题。如果能搞些新产品，也许会打得出去。不过我很想知道，你要搞什么样的特色茶？”

“目前是依托武夷岩茶。我们这里的山水，与武夷山差不多，种出来的

青茶质量并不差。但是我们原来制作工艺比较粗糙，生产的茶档次很低。如今我们按岩茶的特别工艺制作，茶叶运到武夷山去卖，他们都说与当地岩茶没有多大区别，也很好销。”

“你很聪明，不过这是模仿，并不是你自己的特色呀。”

“目前我这茶厂底子薄，只能先模仿嘛。以后搞好了，我再搞自己的特色。我们这里种茶历史很久，宋朝就出名了。前几时我到县里找一些内行的请教过。他们说那时有一种非常好的茶叶，专供皇帝喝的。叫龙凤团茶。好些有名的诗人都写诗称赞过这种茶。不过现在这种茶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所以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茶。我想今后就搞这种茶，只要下决心，不相信搞不起来，我已托人收集有关资料了。”

“这倒是真正的好主意！”专员听了这个设想，立即来了兴趣。“我也听说过这种贡茶，当时确实名声很大，大诗人陆游还有专门的一首诗称赞它是‘天下绝’呢。可惜一直没人搞。”

“所以专员就应该特别支持我们搞精制厂。”白梅这下插嘴了。

“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再说。”专员仍不肯马上答应。“国营茶厂还要保护的。”

燃冰有点急了，要是回去一商量，有可能泡汤了。正想找些理由说服他，白梅却抢在他前面：“不要不要，你要答应我，不然，我就不放你走！”

孩子般的撒娇，弄得专员不好意思起来：“真拿你没办法。好好，就依你，破一回例。”

华亮立刻拿来报告，让专员当场签了字，好不高兴。刚送走他，突然空中一声雷响，天边乌云翻动，大风骤起，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第30节

这场夏日的暴风雨，下的好猛好猛。开初只是在远远的西山顶有一团乌云，眨那间乌云膨胀起来，整个天空一下变的昏暗无光；随着一阵连一阵的雷轰电击，狂风呼啸着扑来，横扫挡住它前进的一切；村子里到外飞沙走石，打的人眼都不能睁开。紧接着豆粒大的雨滴，啪啪啪的打下来，落在地上，冲起一股股轻烟；倾刻之后轻烟消失，看到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雨，听到的只是哗哗哗一声紧一声的雨响，地上泥水漫溢，低洼的地方眼看着积满了来不及流走的雨水。平时在村巷谷场和野外到处乱跑乱奔的猪呀狗呀，全都不见了踪迹；一只在村外来不及回家的黄狗，在雨中夹着尾巴狂跑着，经过村巷水深处时，立脚不稳翻了几个跟斗，发出凄厉的尖叫。

暑气一下被雨扫净，气候变的凉爽起来。然而这种适意没有维持多久，村民们就为这场大雨罕见的持久而感到不安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可是这次的却连下了半天还不见停。

“不好，怕要作大水。”老人们叹息着。

果然就如老人们担忧的，这雨一直下到半夜才停；随即桐花溪水就涨起来。浑黄的洪水夹带着上游的断树残枝，呼啸着翻滚而来，淹没了沿岸低洼的农田。住在低处的人家紧张极了，纷纷点着松明火搬东西。那水直涨到

天蒙蒙亮，才开始退，直到此时，桐花林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淹进村子。

洪水虽然没有进村，但是却出了几件事。

一是猫婆的上门女婿狗奴淹死了。洪水一开始退，狗奴就跑到溪边去捞洪水冲下来的木头。他脖子上系着一块防雨的塑料布，手里持着一根长长的竹排钩。赤着脚站在岸边，看见水中有木头就伸出排钩去钩过来。这本来不大可能会出事的。可不知怎么搞的，他在钩一根大木头时一下滑倒了，掉在溪里，溪水不深，但是很急，他的脸被塑料布翻起来蒙住，一时辨不清东西南北，爬不起来，就被洪水冲走了，附近捞木头的人，听得一声喊叫，看到那块白塑料布在黄水中翻了几下就没踪影了。

本来是他自己不小心出的事，跟村里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猫婆与彩婢却闹到村里来。她们先是找到大肚家里，母女俩哭得一对泪人儿：

“现在不好了，不知怎么弄了。”

一迭连声呼天抢地的哭叫，把大肚吓了一大跳：“什么事，好好说。”

“狗奴淹死了，这短命的手一撒就去了，现在我们一家该怎么办呀，天。”

大肚一听是狗奴被洪水淹死了，头皮发麻了。这家人又穷又凶，是村里最难纠缠的；前次动员计生结扎，不知费了多少口唇力气，才勉强做成。这回这么大的事，不知要闹得怎样。

他赶快说：“不要哭，有事慢慢说。”

他不敢在家里多说，急忙把她们带到村里去，他想村里有工作队在，这事最好由他们出面处理，自己避开为妙。但是老猫婆岂是好对付的，她一路跟紧紧的。“狗奴死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要村里负责的。”大肚一声不吭，只想摆脱她们。一到村里，就叫通讯员去请燃冰。燃冰见老猫婆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及至明白了狗奴的事，有点感到奇怪，狗奴是自己捞木头淹死的，值得同情，可与村里有什么关系？

“我都说不敢结扎了，你们一定要扎。现在好了，彩婢不会生了，再嫁都没人要了。我们这一家怎么过？你村里要解决。”

“你好好说，要村里解决什么？”

“就是，死的死了，扎的扎了，死的村里没法叫他活，扎了村里没法接起来。村里哪能解决你的问题。”大肚这下开始说话了。到了村里他不怕她们闹了。

燃冰不由皱皱眉头，虽说老猫婆有点无理取闹，村干部话不能那么说，这有点无赖的味道。

果然，老猫婆一听，就跳了起来：“啊哟哟，你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敢说不解决问题？要收粮，要收钱，要结扎，就找我们，现在有难了就不管了。你要不解决，我就死在这里。”说着用头将墙撞的咚咚响。彩婢见状，更加放声大号起来。此时村里已围了好多人看热闹，这俩母女见人多，益发吵的一塌糊涂。

大肚朝燃冰摊开手，表示无可奈何。燃冰也觉不好办，老猫婆是有点蛮不讲理，但她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共产党人，能对群众的困难置之不理吗？老猫婆闹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钱。要在过去，也许大队会补助一些，可如今，能补吗？要是补了个起头，每一家死了人都来要求，能做得到？何况村里从哪儿拿钱补助？

看来他是遇上了一个二律背反。

他只好尽量的劝慰老猫婆：“你的事集体会考虑的，不会不管的。你们先回去，将狗奴的后事料理了再说。”

“人都冲到不知哪里去了，还料理。”彩婢哭着说。

燃冰这下有点恼火了：“那就要快去找。光在这里哭有什么用。”

“叫我们俩个女人家怎么办？”

“马上派几个人跟我一起到溪边找人。”说着燃冰立即走了出去。看热闹的村民恍然大悟起来，纷纷跟着燃冰去找狗奴。此时已是傍晚，洪水基本退尽了，沿着桐溪边往下游一路寻去，天黑时，终于在离村五里远的溪滩上一丛很大的石楠下找到了尸体。天气热，已经开始发臭了。没有人敢上前。

于是又派人去找大脚；平时这类事村里人都是叫他，也许是他自己长年烂脚，闻惯了烂肉味道不怕尸臭吧。他连手帕口罩也不要，只用一瓶花露水随便洒了洒，用一领草席，三下五除二将狗奴包起来，拖到板车上拉回去。燃冰强忍住恶臭，在一旁帮着。又掏出二百块钱，给老猫婆料理丧事用；为了解决她家的生活问题，亲自出面跟华亮说，将彩婢安排到茶厂去做事。华亮的茶厂刚刚走上轨道，本不愿招惹这家人的，但看她们孤儿寡妇的确实也可怜，便咬咬牙将她收下来。老猫婆见工作队这样，也不好意思再闹了。

这事刚刚平静，小学余校长又来告急：教师宿舍的泥墙倒塌了。

燃冰随余校长到小学里一看，真是狼狈不堪。当年建校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教师宿舍建在学校的最低处，一到下雨，全校操场上所有的水都往宿舍区流；又没有象样的排水沟，只是在墙脚挖一条土沟排水。小雨还马马虎虎，大雨就来不及排了，这次的暴风雨，整个宿舍都被高处冲下来的黄水淹泡。据教师说，最深处的水都到膝盖了。这么深的水，宿舍多年的干打垒泥墙，怎经受得住？哗啦啦就倒了一大截。倒塌处房间里的东西，全都砸得稀里糊涂；没倒塌的房间，也摇摇欲坠；幸而整个宿舍是用木柱撑住的。教师们见苗头不对，早早跑掉，才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幸好没有压住人，否则，这个责任我真负不起呀。”余校长叹息着说。

“早都跟村里讲，要建过宿舍了，几年也没解决。现在好，反正没地方住，我们也不用上课了。”

“我们也不管了，回家去。”

几个教师愤愤地说。余校长苦着脸问燃冰：“唉，现在这种情况，老师根本没法安心上课的，有两个年轻老师已经走了，我怎么也拦不住，你说该怎么办？”

燃冰心情沉重极了。

燃冰插队后期曾在这小学代过课。记得那时这座教学楼刚刚动工兴建，学生没处上课，只好分散在几个宽敞一点的农家厅堂上课。他上的是五年级语文和全校的常识课。语文有课本，多是充满说教意味的政治小论文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寨之类的通讯文章。常识则还没有课本，全由教师自己编写。小学只有一个速成师范毕业的教师算是科班出身的正规教师，其余都是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民办教师，哪会编什么课本？余校长发愁了好几天，终于想到燃冰，据说这知青读过不少书，也许能胜任这项任务。果然，燃冰一口就答应下来。

他之所以答应余校长代课和编写常识课本，不是有什么把握，其实他对自己能否教好书毫无信心，他不过正式读到初中一年级，肚子里也没有多少墨水；只是觉得下田劳动太苦了，在小学混混总比较轻松。其时处于七十

年代中期，四人帮正在耀武扬威；文革正在不断深入；而国民经济则每况愈下，农业学大寨并没有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越来越心生厌倦。对于插队知青们来说，现在关心的已不是政治而是自己的出路问题了；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上调回城的已有不少，剩下还在农村的多数情绪低落，且经过几年的农村艰苦体力劳动，又缺乏起码的食物营养，许多人身体垮了，也没有力气天天早出晚归绣地球了。燃冰也一样，六年多的农村生活把他折磨的皮包骨头；经济上又极其困难，连买一件衬衫的钱都没有；余校长一说请他代课，一月二十四元，马上允承了。对于他当时的情况，二十四元不是个小数目，可以解决许多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他也不管自己能否胜任，大胆地走上讲坛，当起教书先生来。好在他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特别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不至读过一遍，相当熟悉了；凭着这些底子，他好歹将语文课上了下来，将常识课本编了下来，学区校长来桐花溪检查工作，看到他编的常识课本，大感兴趣，回去后立即在全学区推广使用。

也多亏了这一年的代课生活，既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又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了两遍马恩选集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书，使他在后来的高考中发挥了作用；所以，一看到这小学，燃冰油然而生起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余校长，也有种知遇感。所以他到村不久，马上就去看余校长。

余校长这二十几年来一直呆在桐花林，明显的老了，脸上皮肤粗糙，皱纹很深，背也佝偻了。不过神态依旧，憨厚，亲切，带着一股寒冷气。

“我早就看出你是有出息的。现在可好，当了领导；我好高兴。”

燃冰淡淡一笑：“不好意思，多亏了你当年的帮助呢。那一年的代课，让我终身受用。”

“哪里哪里，靠你自己，这学校多少人代过课，可还一辈子代课。我也是这样，一辈子碌碌无为。”

燃冰望着余校长有点老态龙钟的背影，心中浮起十分复杂的感叹。象余校长这样的小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呆在偏远山村，孤陋寡闻，一辈子生活的毫无光彩，既不能升官也不会发财，更不会被人注意，真是窝囊极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他这样的小人物，山村教育就不能发展，就永远停留在愚昧与黑暗之中，正是这些人，以自己的默默奉献，使山村走向光明与希望。因此他又是十分伟大的。

“我不这样认为；你怎么会碌碌无为？记得我在这里代课时，你刚刚调来，那时学校只是几间破屋，现在大不一样了，这么大一座教学楼，这么漂亮的校园，都是你的成就啊。”

“莫说莫说，你这么说叫我更是无地自容。唉，别看表面的，你到后边看看吧。”

余校长摇着头，带燃冰绕到教学楼背后：“这里是教师宿舍，你看成什么样子？”

后边跟前边果然完全两样，扑入眼帘的是一片杂乱；一座歪歪斜斜的木板平房，隔成数间；门窗前不是迭着柴火，就是挂着晾晒的衣服；推开门，里边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木板壁到处有缝，天花板上结着蜘蛛网。

这种情景，燃冰十分熟悉，当年他也在这里住过；又觉得十分陌生，习惯了城市环境，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教师还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他的心强烈的震动了。

“太差了。你应该要向上反映嘛。”

余校长苦笑着：“反映多少次了，这不是，又向你这个领导反映了。可反映归反映，领导也没有一个人说不要解决，说归说，就是没人来解决具体问题。住在这样破旧的房子里，夏天被太阳烤的起火，冬天壁缝里冷风象刀子；叫我们的教师怎么安心工作？这几年师范毕业生不少来，一看这房子，一个个闹着要走。唉，我这个校长难当呀。”

说话的时候，教师们从小屋里走出来，一个个木木讷讷地看着燃冰。

“学校一共几位教师？”

“十二位。”

“都住校吗？”

“不，十二个中一半是本村的，他们不住校；另一半外村来的，他们才住校。”

“这样看来，需要解决的宿舍不多嘛，十万块钱就开得起来了。”

“就是嘛，可是些钱谁出呢？市教育局说村级校的问题应由村负责解决；找村里，村里说没钱，要我们向上反映要钱；总之是相互踢皮球。这回你来就好了，希望你能解决。”

燃冰心中涌起一股激情，慨然应道：“好吧，我一定促成村里解决！这么一点钱，再穷也不能穷学校！”

余校长合掌作揖：“谢天谢地，那我就代表全校教师感谢你了。”

离开小学的时候，余校长又补了一句：“前几天村里刚卖了一批杉木，正好有钱，只要你肯出面，宿舍的事一定能成。”

“放心放心，我一定促成这事。”

照燃冰的想法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然而，大话是讲了，刚好他因为有事到城里，一时不及与村里谈。此时房子这样，再也不能等了。他立即叫通讯员小丘仔找到大肚，到现场一看。大肚心里也起毛了。幸好没伤着人。要不然，他也有责任。

“现在别的话不说，研究一下怎么处理这事？”

“村里早都想解决了，就是没钱，盖一座楼要好几十万。”

“盖楼的事以后再说，先把这些老师住宿安排好。让他安心上课。”

研究的结果是村部先腾出几个间出来让老师们住下，村里有食堂，专门给老师们开伙食，工作队也和他们一起吃。

这样安排，余校长和教师们没什么意见。第二天就恢复了上课。但是到研究盖宿舍楼的事时，大肚就叫苦连天了。

“这几年村里对小学投资不少了，每年都要上万哪，村里如今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大肚说。

“就那么几万块钱，挤一挤也就有了。教育局那里我负责去找，局长跟我很熟悉的，好歹叫他拨一点；村里嘛，不是刚卖了一批杉木吗？把这笔钱用到教育上去。”

“哪还有钱？早就没了。”大肚摇着头。

燃冰吃了一惊，那批杉木才运走没几天呢，钱刚到手就完了，有点不相信：“哪有那么快？该有十几万的。”

“老李你不知道，这笔钱虽然有十几万，一过银行户头就被扣了一半，村里欠贷好几万哪。剩下一半，统统还了工程欠款……”

“什么工程欠款？”

“就是那个水库工程嘛。包工头一知道卖了木头，早两天就坐着等了。”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两天他在村里碰到一个梳包头，镶金牙，手上戴着个老大金戒指，夹着黑皮公文包的中年汉子。有人介绍说他就是包工头老陈。此人见了他很客气，还敬了一枝烟给他。燃冰当时忙于和别人说话，只和他点点头。老陈和他打过照面后很神秘地失踪了。可是他记得早就交代过凡是工程款一律停付吗？大肚并没有照他说的办，不由得有点恼火。

“不是说过暂时不付那个工程款吗？”

大肚头转到别处去，一声不响。

真是他妈的混蛋！他心里骂着，看来大肚根本没把他的当一回事。太不象话了，村民正告你状呢，还不知收敛。还这么大胆；本来我还只是怀疑有问题，现在看是真有问题的；要不然，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地付款？而且这样重大的事也不跟他通一下气，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燃冰变了脸：“看来群众反映的水库问题不假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知道不知道你会犯法的！”

被他这么一说，大肚脸顿时涨红起来：“老李言重了，我怎么地犯法？我只是把欠人的钱还了，又没有装到自己袋子。”

“不要讲那么多了，谁付出去的谁负责追回来，！”

燃冰压着怒火，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钱追回来，否则就是将他宰了也没有用。

“我是没办法的。”大肚边说边往外走。

看来他是决意不理了。燃冰气极了，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你等着瞧吧！”

他气烘烘地喊村部通讯员：“马上叫老霜来。”

第 3 1 节

燃冰在村部会议室焦急地踱来踱去，破天荒抽了好几支烟；通讯员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回头，天色开始转阴，好象要下雨的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还不到大农忙的时候，老霜哪儿去呢？算了算了，不等他，干脆上门找他；现在很有必要与老霜好好谈谈工程的事。来村里两个月，燃冰发觉老霜表面上看是村里的第一把手，但是好多事情又是大肚说了算；他对大肚的所作所为似乎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在燃冰的印象中。老霜是个非常朴实和有原则的老村干呀。当然他的能力比较差，也比较保守，可毕竟是党的支部书记，是农村战斗堡垒的支柱嘛，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也许，他还不知道大肚付了工程款的事呢……

老霜的家在离村部好远的村头，燃冰刚走进大门，听到一阵低沉的似乎极力挣扎着的狗吠，原来是头几乎脱光了毛的老黑狗盯着他吼，但它只是抬起头，身子并没有爬起来；看来它已太老了，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仅仅吼几下表示它还在忠于职守罢了。

“老霜叔。”他喊了一声，但一时没人应。

他扫了一眼，大门二门都开着，不象没人的样子；老霜的家是一幢普通的老式砖木结构楼房；大门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乱七八糟的堆放着柴火，一端是一个木猪栏，里头一只大白猪在呼噜呼噜睡觉，屎尿流了一地，发出一股扑鼻的臊味。楼房很矮，屋檐上挂满蛛网与灰尘。与大肚的大楼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又叫了一声，才听到一个男人回答：“谁人？”声音很小，看来是在屋子里边边。燃冰跨进楼房，光线好暗，眨了好几下眼才看清厅厝的情景。房子内部倒是挺宽敞，只是显得杂乱与肮脏；中间一张长案，上边挂着毛泽东像，大概是学大寨时候的，虽用玻璃镜框装着，纸色却已发黄，背后的板壁则发黑了；案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烟叶草药和几个破旧瓶子；两边靠壁摆着粗大的长木板凳；地上中间积着一洼水，天花板上吊着好几缕黑色的蛛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似酸似腐的味道；一点也不象个精明强干的村里第一把手的家，倒象个穷困潦倒的普通农民的家。

他摇摇头，循着声音寻去。一个男人从里间的门里迎出来，正是老霜。

“是你呀，我马上去村里。”

“不要去了。是我要找你。”

“那就在这里坐坐吧。”老霜走出里门，把燃冰让到厅堂里坐。“唉，小霜病了，倒在床上乱吼叫。”他带点歉意说。

原来是他的宝贝儿子病了，难怪通讯员叫了那么久。“什么病？要不要送医院？”

“莫说起，这儿子真不成人，得个怪病。”

“哎哟，痛死了，你拿刀来，帮我剁了它呀。”里间屋里小霜尖声叫了起来。“我捱不住啦。”

看来真是严重的很。燃冰心想不管怎样，得关心他一下：“到底什么病，什么症说给我听听。”

老霜这几时给儿子的病弄得心神不宁，连连摇着头，叹着气，把小霜的病症大致说了一下，燃冰一听就知道是得了性病，这小子寻花问柳，自作自受。

“请医生看过了吧？”

“这个脏病，哪好意思。”

“庙里是去看了，秋瓜叔抓了一把仙药来，也没用。真不知道怎么办。”老霜老婆跑出来，忧心忡忡地诉说着，这个女人身体不好，面色苍白的象一张纸。

燃冰心想老霜亏你也是当了那么多年村干部的人，竟如此愚昧，为什么不及时到医院去治呢？

“这个病不及时治不得了，以后不会生育的。你要赶快送他上医院。”

“医院里人认得小霜，让人知道这种病，唉。”

老霜犹豫的神态，燃冰一听就明白了，他是这一方有头面的人，儿子这么不争气，当然不好意思。“不要紧，那就到地区，我与地区医院很熟的，我写个条子，你与小霜一起去，悄悄地治好了回来。这种病治得快也好得快。”

“那就麻烦你了。”老霜这下放了心，脸上露出笑容。

燃冰见状，立即把大肚擅自付包工头钱的事告诉老霜：“知道这事吗？”

“哎呀，前日包工头也来找我，我说这下村里经济紧张，以后再说。大

肚付了？”

这么看来，付款的事老霜是知道的，他也没同意付，是大肚擅自所作。燃冰觉得与老霜有了对话的共同基础。

“我想弄清楚，既然你也不同意，为什么大肚还敢自作主张？从我一来村起，就有人告他的状，说他在水库工程中有问题。我也跟你说过这事，你说帐还没结，包工头钱还没拿走，不怕。现在倒好，就算将来查清了有问题，钱也被人拿走，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燃冰越说越激动，想起刚才大肚的傲慢，想起在水电站遭到的冷遇，确是越想越恼火。

这些都是些不足道的小人，竟敢公然藐视他？再怎么讲，现在他还有个一官半职，还管得着他呢？……

其实，老霜何尝不知道工程有问题？好歹也做了二十年干部，那能这一点事都不明白。

就他的本心来说，也反对大肚的做法。大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但是这两年胆子越来越大，好多事都敢自作主张；水库的事群众反映不少，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老李哪知道，他之所以持睁一眼闭一眼态度，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这几年，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主要原因出在老婆的身体；老婆患的是慢性肾炎，不能下水，也不能重活。不但使他无法象别人那样在公事之余做点发财致富的事，还使他欠了许多债。前年，女人的病突然危险起来，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肾都快烂了，得马上动手术切除，否则生命难保；动手术不要紧，立马要交五千元。老霜楞了，他哪来那么多钱？找到院长好说歹说，先交一半，再免是不可能的，医院如今实行经费包干，自负盈亏的。全亏了大肚和包工头，他们及时赶到，二话不说，帮助付了全部住院的钱，这才保了老婆的一条命。

他知道包工头的钱不好花，可是大肚说：“救人要紧，有事我担着。”那时老婆的病那么厉害，为了救她，明知毒药也吃了。当时他想，待松口气后马上还钱，然而根本就没有松气的时候。儿子小霜不务正业，终日游手好闲，不但不帮他做事，还三天两日向家里要钱；他两口子就一个儿子，难相容了一点，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谁想越容越坏。家庭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好转，这笔钱就一直挂着。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他欠了人情债，对工程的事怎么硬得起来？

当然，如果光光一个大肚，他也还能对付。之所以顾忌大肚，因为有雷付乡长。这个雷乡，有能力有手腕，要不是文化程度低，早都上正了。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亲戚朋友又多，在桐山乡可是吼得溪水起落的人物。桐山有句俗话流传“不怕过龙，就怕响雷。”说的就是老雷。凭老雷的上下关系和资历，哪一任正职都得让他三分。何况他呢？更何况他还欠老雷的人情；据说凌书记上任后，不大满意桐花林的工作，想将他撤换，亏了老雷，说他多年的老村干，文化虽差一点，但人踏实，作风正派，保了他下来。

虽说他也知道不能一辈子当干部，终有一天要下的，可真要下了，当个平头百姓，心里总不是滋味；能当一天就当一天；因此，他怎不感激老雷？这个工程，是老雷亲自抓的，有问题，该由老雷负责，别人插什么手？这几天包工头来讨钱，肯定是雷乡开了口，说要先付几万给他，否则大肚哪有那

么大胆？既然是老雷说的，他是上级，我老霜顶个屁！

你燃冰虽说是付书记，可你是过渡的，再强，也是过山龙。你不过只做两年就走，哪比得老雷坐地虎，要都听你的，你一走我不就惨了。除非你能在这里将老雷搬倒。这谈何容易，就凭这一个小工程的问题？这几年也见得多了，哪一个工程弄进去没有一点事，可又有几个人出事？当然这是叫人痛心的，风气如此，他也很讨厌这种不正之风，可他一个小小村支部书记，有什么办法。……

老霜的这些难处，不便与燃冰说，所以只好敷衍了事。“我看这事你不要急，包工头并没有拿走全部的钱，以后坚决截住就是；这回就算，拿都拿走，不好追的。”

老霜这种态度，又勾起了燃冰的怒火：“怎么可以！那里学校房子倒了没钱盖，那里却将钱让人胡里胡涂的拿走；一定要追回。马上开个紧急支委会，责令大肚负责把款追回！”

燃冰原以为老霜会与他意见一致；在他心目中。老霜一向原则性很强，一向作风正派，前几时和他商量退还阿桐房子的事，他还表现的那么原则，态度十分明确坚决；哪知道如今会变的这样含含糊糊；他感到十分失望。简直不理解一个党的支部书记大是在非面前怎么可以这样无原则？

燃冰，你当然一时不能理解；你已离开农村十多年，而这十多年又是农村社会改革动荡变化最大的十几年；从一解放起，毛泽东就在努力推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为了巩固这种制度，老人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意图是通过这种体制，做到人人有饭吃，大家都富裕，主观愿望不能不是好的极其善良的；然而不管主观如何，毕竟是主观，无情的客观并不因你的主观善良就改变的动行轨道；多年实行大锅饭制度的结果是培养了大批的懒人和蠢人，直到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崩溃；人人有饭吃，人人都穷困，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锅里可供的饭越来越少，越来越稀；所幸的是老人家离开我们之后，后继者终于从他的理想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了打破大锅饭，调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在农村就是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用说，这种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解决了八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还使一部分聪明能干的农民率先富了起来；然而正象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场改革，也有许多新问题出现；农村中突出的焦点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村级组织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在农民中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对于老霜这样的多年老村干，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有些人迅速适应了形势，率先投入改革大潮，成为农村致富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他们个人的财富增加了，在村民中的威信也提高了；有些人虽说也跟得上潮流，却只顾自己发财，利用当干部手中多少有点权力，通过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竞争，为自己积聚了大笔财富，成了农民咒骂的对象；老霜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一方面，他很正派，从当村干的第一天起，就没想过以权谋私的事，他总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直到现在，村里多少人都开了新厝，他依然是当村干前的旧厝，不过维修了一下，打了水泥地面而已。对大肚这样的人，他心里反感，这人是把好角色，但不是好人，他的日子过的那么红火，胜过解放前的地主几倍，要不是吃了冤枉钱，光靠一点工资补贴，怎么可能？这还象共产党的干部吗？

另一方面，他又是落伍者，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学大寨阶段，他觉得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尽管物质贫乏生活艰苦，可是在精神上十分充实，战天斗地喝叱风云，一声令下，千军万马齐向前，桐花村里谁敢不听他的话？如今就不同了，家家户户只顾自己种田自己发财，他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叫人俯首帖耳乖乖听话；有些发财的小后生，骑着摩托横冲直闯，见了他也不让一让；有的甚至扬言“日头东西落，皇帝轮流做”；走到哪里去，都是看钱面，谁有钱谁当老大，这不是资本主义吗？最令人痛苦的是，以前的上级领导与他十分亲切，跟他有很多共同语言；如今的上级领导，个个下巴没毛却趾高气扬，口口声声讲的是经济，谁发财谁英雄；对他的苦恼不但不同情，还批评他保守；唉，辛辛苦苦工作了半辈子，竟落得个保守！怎不叫人心灰意冷？

燃冰当然不知道老霜内心的巨大变化，所以当他听到老霜在他催迫下无可奈何地说：“恐怕是雷乡叫付款给包工头的，这就没办法了。”的时候，先是一愕，继而勃然大怒。

“既然这样，也就不用什么紧急措施了。你们怕他，我不怕。我自己去追。”

说完这话，扭头就走。现在他才明白，他这个党委付书记有多大分量。才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真实涵义；但是不管怎样，在其位谋其政，既然组织上派他来这里，他就有责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党性和良心不容许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却！

老霜见燃冰发火，楞了一下，心中十分过意不去，他知道燃冰是对的，想起这个知青为桐花林所费的心机，心里觉得实在过意不去：“等等，我与你一起去追。”

第 3 2 节

燃冰看到，当小赖走进办公室，听到水电局局长老赵介绍他的时候，脸上顿时露出一一种既惊愕又慌张的表情。

“小赖，这位是我的老朋友，专员的秘书，行署办公室李科长，桐山乡的党委付书记；你们认识吧？”

赵局长这么不厌其烦的把燃冰的头衔说了这么多，完全是按官场的规矩。赵局长与燃冰确有朋友之谊，以前他在市委办工作，前不久因原水电局老局长调走，才把他外放到水电局当局长。燃冰找他，一说要小赖停工算帐的事，立即满口答应：“你的事，好说，马上叫小赖来跟他当面说清！”

燃冰很感谢赵局长，他与他年令相仿，也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但他没说上次找小赖时的傲慢劲；只说他挂点的那个村有一桩工程有些问题，因为是小赖设计的，现在需要他抓紧时间结算。

“这件事我也隐约听人说过，没想牵涉到他。这几年水电局情况很乱，反映很多，正好我也想整顿一下内部；你就大胆查吧。”

小赖当然料不到这个前次在他那里碰了钉子的什么工作队又会重来，而且搬出局长，看来局长跟他关系还不一般；不由有点紧张。勉作镇定地朝

他笑笑。

燃冰本来是想等办厂的事基本定局后再集中精力查水库问题的，可是大肚不理他的话，将卖木头的钱付给包工头的事激怒了他；当时他和老霜拦了一辆柴三轮赶到小镇上，四处寻找老陈，却不知跑哪里去了。越是找不到，心里越有气，妈的，我就不信拿你们没办法；包工头找不到，我就先找小赖。连夜赶去找赵局长。按他的想法，目前的症结在小赖，只要小赖把决算弄好，再查就有了依据。所以他也不客气了，开门见山对小赖说：“请你马上把桐花村水库工程的结算做出来，希望你能配合。”小赖还想支吾：“哎呀，这几天我手头好几件事……”

“把手头其它的事放下。”赵局长马上下令。

小赖还想拖：“一两天算不出来。”

“那就给你三天。从现在开始，住到局招待所，没算好不能离开。希望你在这事上表现好一点。”赵局长板着脸，快刀斩乱麻。

“那，那我回家拿点东西。”

赵局长挥挥手：“快去快来。”

小赖灰溜溜地走出去。等他走后，燃冰和赵局长相视大笑。

“真是县官不如现管，你一下命令，他就老实了。”

“也难说，为了保险，建议你最好还是再找一个靠得住的内行人跟他一起算。”

“对对，我马上请建委派一个得力的。这一来，谅他也不敢弄虚作假。”

“这就对了。这事就这样吧。现在我们喝酒去；今晚我与你单敲独打，分个高低！”

……

三天之后，燃冰再回桐山乡时，提包里装着从小赖那里逼出来的工程决算。他大步走向乡政府大楼，决意要再与凌书记好好谈谈这个工程的情况。从结算的结果看，尽管小赖在结算时做了手脚，仍然暴露不少问题，现在有充分的把握判断这个工程一定有问题；但是这事涉及乡里领导，可能还涉及更多的人，必须先向乡党委汇报清楚，看看乡里的态度怎么样。

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一条组织原则。如果乡里不管，再向地区里汇报，也许，最终还要上边派人调查处理才行，但燃冰心想暂时不要惊动地区，能由乡里自己解决最好。

走进凌书记寝室时，凌书记正靠在床头看书。

寝室就与办公室相连，燃冰到办公室好几次，但没有到过他的寝室。一般情况下凌书记的寝室都关着，今天也许因为是晚上非上班时间，他关着办公室门却开着寝室门，燃冰敲门时很大方地请他进去。

凌书记十分懂得生活。而且很有情趣。虽说在乡镇，他的寝室里一应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一套漆成原木纹的组合式家俱，床上铺着席梦思，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豪华水晶台灯；黑色仿皮大沙发前摆着一张小巧的茶色玻璃茶几；一端的矮柜上有一部二十寸彩电，和一部录相机，机上迭着几片录像带，放着一个卡拉ok话筒；而在角落里则有一个树根花架，上边有一盆造型奇特的榕树；燃冰最感兴趣的是墙上挂着的一付书法对联，那字体奇拙朴实，是省里一位极负盛名的书法家所书，“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涛梦中飞”。那书法家也曾给燃冰写过一幅同样内容的条幅。

“刚从城里来吧？请坐。”

凌冬放下手中书本，从床上下来，给燃冰倒茶。

燃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问道：“今晚没去玩牌？”

“今天不玩，只想安安静静看点书。这本写周恩来的，挺不错。”

他举起正在看的那本书，书皮是深绿的，上边印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头相，书皮极其精美。一看就知道是香港出版的。

近几年不知怎么回事，刮起一股伟人热。有关我国第一代领袖们的纪实作品到处泛滥；毛泽东的书出的最多，周恩来的也不少，这些书大多是写领袖们的平常生活；燃冰看过几本，开初还有点兴趣，后来就淡然了。他觉得，中国人对他们的领袖总是有一种过份狂热的崇拜。崇拜英雄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然而崇拜什么样的英雄却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原始氏族社会崇拜的英雄是神；封建社会崇拜的英雄是帝王将相；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英雄是富豪与明星；中国社会脱离封建状态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因素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人们的思想心态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建模式与色彩；因此对英雄的崇拜仍然是帝王将相，不过披上了现代的外衣而已。这种狂热崇拜在文革期间，到了丧失理智的疯狂地步。

因此也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切传统思想观念都受到理性的检查与审判；于是人们也开始了对他们曾经崇拜过的英雄进行重新审视；当然这是带着中国人特点的审视；一方面，人们仍然崇拜他们的丰功伟绩和胆略魄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发现他们身上平凡的一面；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以记述领袖日常生活包括隐私在内的文章与作品。无非是他们的婚姻爱情兴趣嗜好。人们惊奇地兴奋地发现，原来象神一样的领袖，也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和种种缺点毛病。人们带着猎奇的心态津津乐道于领袖们的传闻轶事，甚至从面相骨格上作出了文章。一些书籍的内容简直无聊极了。燃冰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领袖本来就是常人，不过由于种种内外因素，使他在动乱的社会中成了领袖。既没有必要把他们当神一样崇拜，也没有必要以发现他们的隐私为乐事。

所以燃冰对凌冬的那本书没兴趣，但是为了附和他，仍然装出有兴趣的样子，拿过那本书翻了翻，“挺有意思的。看来你对周恩来很感兴趣。”

“我在研究，为什么周恩来能够在总理位置上稳坐二十几年？为什么毛泽东始终对他如此信任？伴君如伴虎，特别是与毛泽东这样的人共事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是秀才，你说呢？”

燃冰挠挠脑袋，凌冬的这个问题，还一时答不上来呢。因为他并没有认真想过这问题。

周恩来自一九四九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其实就是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宰相，一直到七六年逝世，长达二十七年，其间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一批一批的开国元勋与功臣都被整倒，而他始终稳如泰山；四人帮最猖獗的时期，多次蓄谋要整他，然而他还是渡过了危机，连毛泽东都说“这棵大树不能倒”，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必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想，可能是因为周恩来非常有政治才干，治国有方吧。”

“不，不。”凌冬连连摇头：“政治才干不是主要的，要说治国，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也许比他更强，可是他们一个一个被毛泽东整倒。从某种角度来说，才干可能更容易坏事，才高盖主，必遭猜嫉。”

这倒是真，一个人如果他的才干高过了他的上级，就很可能遭到上级

的猜嫉，这几年燃冰在机关里见了不少这种事了。那么，周恩来能坐稳相位就因为他没有才干？至少是才干不外露吧？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凌冬，凌冬仍不赞成：“周恩来绝不会是个平庸之辈。说才干还是有的。我以为，他之所以深得毛泽东信任，是因为他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理，一切顺着毛的意思办，他的才干就表现在这里。从政的人，善于揣摩上级的心理意图，这是至关重要的。”

燃冰听了凌冬的分析，初时有点不顺耳，仔细一想倒也没错，总理难道不是极善于揣摩并且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从来都是顺着他的意思办事，才能在多次险恶的政治风浪中保存自己吗？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提毛泽东没提过的新观点，总是口口声声主席怎么说怎么说；即使有时违心，也决不跟毛泽东顶撞；他不象彭帅那样耿直敢言；也不象刘少奇那样在毛退居二线时逞能；也没有邓小平的“猫”论；他总是在毛面前极其恭顺谦卑，从不显示自己的聪明；从赞赏的角度来说这是大智若愚式的政治韬略；但从另一角度来说难道不是有些圆滑吗？

因此他说：“你的分析有道理，对于周恩来，也许这样做是保存自己的最好办法；只是在人格上似乎有点那个；现在许多人为他的这个缺点辩解，说他是委曲自己，保护更多的同志。但我觉得其实不必为伟人讳，缺点就是缺点，瑕不掩瑜嘛。”

“嘿，真不愧是秀才！认识就是深刻。”凌冬站起来使劲拍拍燃冰的肩膀。“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晚上来有什么要事？”

燃冰本想就说的，为了谨慎，见门开着，赶快过去把门关上才说：“本不该晚上打扰你的，只是这事很重要，不得不要向你及时汇报。

说起来还是桐花溪那个水利工程的事。……”

他把大肚如何不顾他的规定，把款付给包工头；他如何找到小赖，逼他拿出工程决算的事向凌冬说了一遍。

“现在可以确凿的说，这个工程是有问题的。从小赖自己的决算来看，总金额超出预算一倍；工程超预算是常事，但从这个工程施工期间的物价上涨情况看，不可能超过那么多；关键是中间改变了设计，使土方量大大增加；我请教过行家，他们看了设计后，认为改变原先设计一没必要，二没手续，甚至都没人签名。这是令人不得不生疑的。而这一切的问题焦点，都集中到雷付乡长身上。要不是他，大肚仁海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胆。”

燃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凌冬脸色渐渐严峻起来，十分认真地听完之后，沉思了片刻说：“这情况你向上汇报了没有？”

“没有，我觉得应该向你先汇报，乡党委决定怎么办后再说。”

“其它还有人知道这情况吗？”

“目前还没有。”燃冰犹豫了一下：“小梅略知一点。”

“好。你向党委先汇报是对的。这个工程，以前也有人反映过，但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因为现在农村工作难做，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做任何事都有人告状。所以如果是一般性的反映，我们一般都比较谨慎；处理不好就容易挫伤同志的心；桐花林的情况本来就比较复杂，老雷又是个不一般的农村干部，所以我一直冷处理。上次你提起时我也没有动。这次你主动调查这个问题，这是对的。特别是你也负有这方面的责任。我的意见是：

一，继续调查，仅凭目前你说的这些材料似乎还不够，还要有更充分

的证据；二，一定要慎重。这事牵涉到雷付乡长。他的活动能力很强，在桐山基础很深，省、地、县都有关系，据说当时这个水库能够争取到上级支持，水电局还专门拨了十万元来，靠的就是老雷的面子。我在这里都要让着他三分。弄不好，你会吃不了兜着走；要特别注意。”

凌冬停顿了一下，“三，暂时不要向上级汇报。好吗？”

燃冰不知为什么凌冬不让他向上级汇报，不过，作为一个乡的第一把手，总不希望在他的辖区内出现什么重大问题，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我会慎重的，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不会向上汇报。但我想，这事要引起乡党委高度重视，希望党委能派人协助我到村里调查。最好是先把包工头老陈扣起来。从他那里打开缺口。”

凌冬连连摇头，“这不行，乡里不便派人的。包工头也不能随便扣。目前他正在负责镇里一个先行工程，时间十分紧迫。动了他就会影响到这个工程。”

“那怎么办，靠我一个人不行，村里还有其它的很多事要我办的。”

“这样吧，我看这事先搁一下，待我和纪检会研究后再决定怎么查处。总之是一定要查处的。目前你还是集中精力抓好村里的其它工作，小学校舍的事也很急的。况且，马上就要开始村委会换届选举了，也要好好筹备一下。过几天老霜要到党校参加村支部书记基层组织理论讲习班，村里的工作全靠你了。”

燃冰想想，从目前情况看，似乎也只好这样了。他本可以直接向区里汇报的，但如果不先向乡党委汇报，可能会引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能会使乡党委对他产生反感；也可能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多阻力。他看凌冬的意思是不太愿意急着查处这事。也许，凌书记考虑的更加周到一些？也许……

燃冰不敢再往下想，只觉得窝囊极了，他踩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凌冬的房间。

第 3 3 节

华亮一拿起大肚摔在办公桌上的那串钥匙，立即掂出了它的份量。这只是一串普通的钥匙，有铜的有铁的，大大小小十几把，都是村主任常用的，每一把都已磨的铮光闪闪。用一根草绿色军用绳系着。以前大肚到哪里都在裤头上吊着，走起路来叮铃当郎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响声。只要有这串钥匙，村部所有的门都可以通行无阻，所有的柜屉都向他敞开。华亮这辈子还从没拿过这么多钥匙呢，确实感到沉甸甸的。

然而他掂出的是另一种更重的份量。

“拿去，东西都在这里了，”

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次村两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燃冰代表乡选举领导小组宣布华亮正式当选桐花林村委会主任，并要求新老主任作好交接班工作，话一说完，大肚就把这串钥匙摔在他面前的桌上。他脸孔红红的，喷着酒气，一股不屑的神情：“现在我是无官一身轻了。”

桐花林的事不好做，我当主任两届，愁白了头毛，还是没做好。今后就看亮仔的了。”

话说的很漂亮，但是华亮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服气和不甘愿。他这几天利用还没交接的机会，天天用村里的钱请客喝酒；喝了薰薰的就拍着胸脯吹：“哼，别看我不当村主任了，可我还是村支委，还有一票的权。谁跟我过不去，愿意奉陪到底。老子乡里县上都有人，什么也不怕。”

虽说没有指名道姓，说的是谁很明白，还不是冲着他华亮来的。哼，你不怕，我就怕了，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呢？冷华亮敢出来选村主任，就敢干下去。我不为名不为利不谋私，就不信做不好桐花林的事！

所以他并不和大肚一般计较，很大度地笑笑对大家说：“仁海说的对，桐花林的事不好做。我们村穷，要翻身难。我不敢保证我当村主任后就能怎么地怎么地，但我相信，只要大家肯齐心协力一起抓经济，桐花林不会永远穷下去。”

信心是树立了，决心也下了，然而当他更深入地了解清楚桐花林的集体家底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村里的实际状况，比原先想象的还要糟得多。

首先是出纳户头上没有一分钱，会计帐上欠了将近三十万，其中二十万是欠农行的水库贷款；十万是欠各个部门包括镇上酒家的钱。这些欠款，华亮早有所闻，也早有思想准备。

这几年来，桐山乡几乎每一个村都欠贷几十万，大家都欠，我们也不怕欠。其实又何至桐山一个地方，就连地县许多国营工厂都欠贷，有的企业，基本上靠贷款周转。听有的领导说，完全可以举债搞建设。据说美国人也很会借贷，几乎每个人都欠人债。所以，对这点他不仅不怕，还打算只要能借得到贷得到，还要继续借继续贷。

问题不在于是否欠贷，而在于这些借贷是不是有能力偿还。

华亮原想，就这么几十万元钱，只要精打细算，应该不难还的。可是再查一下家底，就发现按目前的状况。桐花林根本没有能力还这笔债。

村财收入可以算得到的，到顶了也不过十五万；这点收入连一年的日常支出都捉襟见肘，别想有节余来还贷。更不要想投资盖学校，办企业。要想摆脱困境，只有设法开辟新财源。然而新财源在哪里？田都分给村民作责任田了，况且即使有田也不可能靠它挣钱；桐花林的希望在山上，靠山吃山；可是这几年山也吃得差不多了，到处光秃秃的，只剩下野猪窠还有一片杉林，这片林子还是当年燃冰他们这些知青耕山队造的，已经可以间伐了。但是那片杉林在水库源头，留着保护水源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砍。以前大肚也曾提出说要砍一些，他坚决反对的。新的财源，看来一靠继续扩大茶果林，二靠办工业。然而这些都不能马上得钱，都要有一个过程。他却等不及了，在就任会议上信誓旦旦地许下的愿，要是一件都做不到，哪还当什么村主任？其它的还好办，就是那个学校的房子，洪水冲垮后一直没有钱重建，老师们还在村部里借住着，这样下去终不是长久之计，再不能耽误了。还有乡里分配的铁路集资款，财政所追着要，说铁路已经因为资金不能周转快要停工了，县里催的很紧，必须立即缴上去，再不许拖欠了。他急需一笔钱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那个晚上，华亮捏着那串钥匙，破天荒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镇上弄钱。第一个直奔的目标就是农业银行。他与那主任见过几次面，还算熟。

桐山乡农业银行是一座黄色的三层楼，全用瓷砖贴面，茶色铝合金窗装修。鹤立鸡群般屹立在镇上的低矮建筑群中。走进黑色花岗石镶嵌的厚重大门，里边是红色花岗石装修的大厅地板和柜台。站在高至下巴的柜台前，华亮看到里头有两个女营业员在低头拨拉算盘，她们的头发都烫得一圈一圈，不知是擦了太多脂粉还是长年不受风吹日晒的缘故，脸色格外白。

“同志。”

“什么事？”其中一个女营业员头也不抬地问。

“主任在吗？”

“那边。”女营业员手一指。顺着她的手指，华亮看到旁边有一个办公室小门，门框上挂着一个黑底金字有机玻璃牌子，上写“主任室”。

他走进办公室，一眼就看到瘦瘦的戴眼镜的银行主任坐在正中的大办公桌后面，一边抽着烟，一边听着旁边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说话。他看了看那两人，脸孔很熟，好象也是什么村的干部。只听其中一个满面讨好的神情说道：“这事一定请你关照，让我周转一下，春节前我们一定会还。”

原来他们也是来贷款的。华亮心里不由一格楞。又听那人讲了好一阵，无非是同样的话。瘦主任最后大概听烦了，把手一挥：“好好，我知道了。可是我也没办法，你看看，你们村都欠我们五十万了，扣一点钱还利息你就叫。要都象你们村这样，我这银行都要倒了！”

“哎哎，你们是国家银行，怎么会倒？照顾我们一点嘛。”那人还死乞白赖。

“莫说莫说了，这事就这样。”瘦主任转过脸来对着华亮，“你有什么事？”

他见主任和颜悦色，赶快迎上去，递去一根烟，这是他掏自己口袋钱买的一包三五牌洋烟，专用来应酬的。但是瘦主任却不屑地拒绝了。

他并没有因此缩回手，固执地伸着：“吃吧，吃一支。”

瘦主任只得将烟接过来，华亮马上给他划着火柴，但是他并没有接，只是把烟放在办公桌上，那桌上已经散放着十几根纸烟了。瘦主任不抽，他只得将火柴扔掉，嘿嘿一笑：“主任还认得我吧？”

“哪个村的？面倒有点熟？”主任从镜片后盯着他说。

“我是桐花林的。”

“噢，你就是桐花林那个群众自己选上的村主任。好好。”

瘦主任这么一称赞，华亮紧张的心情又放松了许多：“不好意思，以后要请你多关照了。”

“我记得你原来不是在弄茶厂吗？好象还弄的不错。怎么想当村主任了。”

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大家选的，逼上去了。”

“唉，村主任难当呀。好好，年轻人有志气也好。既然你今天来了，也就省得我找你了，正好。”

找他？这银行主任不错嘛，到底找什么事呢？不等他问。瘦主任就说了：“你当了村主任，知道不知道你村欠了我们二十万？”

这一问，把华亮刚才的心境破坏殆尽：“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现在你当村主任了，该要设法还了。”

“当然当然，只是我刚接手，眼下没办法。”

“眼下我当然不会逼你的。不过，至少今年要还我一部分。你要心中有

数。我找你也是说这事。银行也难哪。”

“你们再难也比我好，今年底我一定还一部分。不过，眼下能不能再给我们贷一点？”

“哇，”瘦主任一听这话，眼睛瞪的象田螺：“我不向你要就好了，还想贷？这事提都不要提！”

华亮心凉到了极点，还想再磨一磨，可是瘦主任站起来，找了个大呵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失陪了。”

明显的是要赶他们，华亮只好退出银行。走出大门，那两人就大骂瘦主任老奸巨滑。他却一点骂不出来，只感到沮丧极了。银行弄不着钱，该到哪儿弄呢？

太阳越来越高，正是盛夏季节，一上半空就放出灼灼的火光，早晨的一丝凉意刹那间被驱走了，赶早市的人渐渐散去，摆摊的小贩纷纷收拾摊子避热，镇街一下就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卖冰棒的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喝，偶尔有一条狗拉着血红的舌头呼哧呼哧地跑过。他在这空荡的镇街上兜了两三个来回，走了五六个原先认为可能会借得到钱的地方，然而都扑空了。不是单位的领导不在，就是叫苦连天说自己也周转不灵。本来他最有希望的是学区，况且盖学校学区也有责任，可是学区校长说到盖校舍时慷慨激昂，摆出了许多理由说明盖校舍的必要和重要，一涉及到钱的事，立刻声音小了，连连叹气，说他们自己都欠了人家几万元，怎么可能有钱借他？想想也对，学区这样的单位又不是生产单位，全靠上级拨款维持，还经常向村里伸手要钱，哪来的钱呢？不过学区校长最后答应说，如果村里决定盖校舍，他会向上边反映，争取弄点钱来。

华亮就这样揣着一些单位的空头支票，两手空空地白走了一趟。到中午的时候已是腹中咕咕直响，两腿乏力，汗流满背了。本想赶回村去吃午饭，经过一家酒楼时，里边飘出的香味使他情不自禁地抬头看看。这一看不要紧，眼光正和里头的一个大包头相撞。只见那人梳着油光光的大包头，嘴皮又厚又大，说话时露出好几个金牙，原来是当年做水库的包工头老陈。

这家伙！华亮心里顿时冒起一股怒火。十个包工九个坏。他给桐花林搞水库时，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实际上却一肚子坏水，工程质量没搞好，钱却弄了不少去；桐花林村的集体经济弄的这么空，相当程度上要怪这家伙。就在前不久还又被他从村里搞了好几万元钱去。

村里人对村干部意见大，也就是从这个包工头来了开始的。这家伙神通广大，桐山镇的工程项目，一大半都是他承包去的。因此他也是桐山乡有数的几个暴发户之一，不但在镇上盖了一座大楼房，听说在他老家福清也盖了一座大房子。他跟大肚狼狈为奸，坑害桐花林人。妈的，最好是把这家伙扣起来，逼他吐出吃下去的冤枉钱！

这么一想，华亮脑子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对啦，这家伙有钱，为什么不打打他的主意？前几时燃冰去找他追款，当时却找不到他，这下好了，踏破铁鞋无处找，得来全不费功夫；华亮咬咬牙，鼓了鼓劲，打算走进饭店去把这家伙揪住。然而再仔细一看，却又不肯贸然进去了，和陈老陈在一走的还有好几个人，看样子都是他一伙的，自己单枪匹马，恐怕吃消他。妈的，不如回去把阿牯他们叫来！

华亮唾了一口，扭转头，打算快快回桐花林搬兵。哪知那位老陈也看见他了，不但不躲，反倒主动跟他打招呼：“哟，是冷主任呀，来来，来喝

酒！”

华亮不想理他，只是点了点头，脚下并不停步。

但是他却赶了出来，一把将他拉住：“这么热，急着去哪儿？来来，一起吃饭。”他还想走，酒店老板也赶出来，不由分说，把他拉进去。

“不要怕，今天我请客。”老陈说。“等下林场胡场长也会来呢。”

这么一说，他的心倒有点动了，对呀，跑了一早上，竟忘了林场！乡里有钱的单位，林场也是一家。既有这个机会，何不试试再说其它的呢。

他顺水推舟，跟着老陈进了酒楼的雅座。没想到这家酒楼外面不起眼，这个雅座倒还布置的好漂亮。正中挂着一面老大的山水风景镜框，正中是吸顶水晶吊灯，还装了一架空调，一角是一个酒柜，摆着好几种白酒，旁边是满箱的啤酒。大园桌上铺着雪白的塑料布，整齐的摆着酒杯碗盘；只是空气不好，散发着一股酵酸味。

他在一个角落坐下来，老陈客气地递烟倒茶，殷勤的有点令人不好意思，说真话，他还从没被人这么尊重过。

“亮仔哪，以前我就知道你干的。这次选上村主任，要恭喜你啦。来来，先敬你一杯酒。”菜还没上，老陈就先倒酒了。

人家敬酒，你再不高兴，也要应酬一下吧，华亮无奈，只得端起酒杯，一股火辣辣的味道立即从嘴巴漫延到全身。

“亮仔，今后要多关照啦。”老陈咧着厚唇继续说着场面上的客气话。

“哪里哪里，今后我要请你多关照。”

“好说，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能办的事一切照办。”

说了这些客气话，又喝了几杯酒，他觉得老陈不象刚才那么讨厌了。忽然想，都说这包工头有钱，是个百万富翁，为什么不向他借些钱呢？

“老陈，今天我们第一次一起喝酒，我很高兴。既然能在一起，就是有缘。如今我有一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得上忙？”

他小心地试探。

“好说，好说。”老陈十分慷慨的样子。

“我想问你借几万钱。”

“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老陈楞了一下。

“盖学校。前几时大雨，教师宿舍倒了。”

“嗨呀，这事还不好办。”老陈脸上露出笑容。“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

真是，华亮至此恍然大悟，老陈不是建筑工程队的包头吗。如果他肯先垫付资金盖校舍，那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怎么刚才就没想到这里呢？

“嘿，真是糊涂了。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盖校舍的事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下？”

“没问题。工程我来做，可以先帮你垫付资金。不过你村的情况我清楚，以后用什么钱来还我？”

老陈这一问，他有点发毛，以后用什么钱还，确实是个问题。转了转脑子：“明年村里企业有钱赚了，这就好办了。”

“是吗？”老陈狡地眯起眼睛，似笑非笑：“我也听说你村里开始搞厂了。不过办厂的事太远了。做生意的人讲实在。我只要你一样东西做抵押。”

“什么事？”华亮一时摸不着头脑，想不出村里有什么是值钱的东西能抵押。

可是老陈突然又不说了，站起来迎出去：“嗨，林场长。”

原来是林场长和几个人走进来了。这位场长，华亮倒是第一次见面，正不知怎么招呼好，老陈却把他介绍给场长了：“这是新当选的桐花林村主任。”

“幸会，幸会。”场长注视着他，伸出手来与他握手。

“这位也是我的弟兄，今后要请你关照了。”老陈摆出一付大哥的样子，拍着他的肩膀对林场长说。

“好说，好说。”场长点着头，端起酒杯：“既然都是朋友，又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们就都喝一杯。”

看来林场长这些人都好酒量且好酒，坐下来一会儿，东西没吃一点就干了十来杯白酒，华亮酒量本不错，可这会儿也开始发热发晕了。盖校舍的事没落实，他有点坐立不安。趁他们猜拳的空档，他拉拉老陈的衣服：“喂，刚才我们的事还没说完呢。”

老陈此时脸红耳赤，半醉不醉的，见问，格格笑着：“好，你再喝一杯我就说。”

华亮只得又喝了一杯下去：“这下总行了吧。”

“好，我就喜欢你这直性子。现在我也直话直说吧，我要你野猪窠的那片杉树林，你看怎样？”

原来是这个算盘，真他妈的！难怪乎这家伙与他素无来往，怎么一下就这么热情慷慨起来。华亮血冲到脸上，热哄哄的，只瞪着老陈，一时说不出话。

老陈见他的神情顿变，马上觉察到了，却很老练的眯起眼说：“你别紧张，其实我只是提个建议，肯不肯全在你，是不是，啊，林场长，你说我对不对？”

“是的，是的。哎哎，我们再来对几拳。”

他哪有心思对拳，那片杉树林，是村里仅剩的一片成材杉林了，还是燃冰那些知青手上造的。为造这片林，还死了个阿彬。如果砍了卖了，不但破坏了水源保护，也有点败家子的味道。都吃到当年知青的血汗了。可是如若不卖，老陈怎么肯先垫钱盖校舍？在镇上转了半天，华亮才发觉，大肚手上已经把桐花林一切可经卖的东西都卖了，一切可以骗的地方都骗了，也把桐花林的一切路子都断了，他接手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空壳村，他感到窝囊极了。

拿起面前的酒杯，一口气就喝个精光。

这样的喝法，倒把老陈和林场长他们吓了一跳。“喂，小兄弟，真好酒量。这酒后劲大的很哪。”

“小意思。”他陡地兴奋起来。“这点酒算什么。林场长，我和你对，今日头次相会，喝个痛快！”

林场长自然奉陪，一连划了六拳，打个平手，再决赛一拳，他输了，于是在大笑中又喝了一杯。老陈与林场长见他没事，这才放下心来，气氛融洽多了。

“老陈，刚才你说的那事，其实也不是我不愿。而是那片林子还差两年到砍伐期，就算我想卖林业站也不肯的。”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怎么不知道那片杉树不到砍伐期？不到期不要紧，你当青山卖嘛。这可是一举几得的好事。不信，你问林场长。”

“对对，只要青山在，不怕没钱用。如今买卖青山的人多了，我们林场

也做这生意。”

这一提醒，华亮恍然大悟，是呀，既然这两年不砍，那杉树在，不管谁的，不都一样保护水源吗？只是卖青山价钱上会吃很大的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卖的。然而事到如今，除了卖，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然大家都做，我也可以考虑。”他沉吟着说。

“只要你同意卖，一订好合同，我马上就动工给你盖学校。”

“那好，一言为定！”他下了狠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学校盖起来再说。至于铁路集资款，就用刚刚卖茶叶的那笔钱交，本为他是想用这笔钱买一台新型烘干机的，可事到如今，也顾不了了。

第34节

老霜趁着暮色，坐柴三轮车回桐花林。

越是近村，越是兴奋。三轮车拐过桐山公路的最后一道大弯，看得见桐花林那片黑压压的房屋了。桐花林可真是个好地方。背后依靠着层层迭迭的矮山，山坡上终年青翠葱郁，有茶有果有树林，虽说如今山上树林跟以前比已经少了许多，且多是这几年新栽的嫩树林，倒底还有林，只要再过十来年，这些嫩树林就能长得跟过去一样茂密，到那时桐花林就不要发愁没钱了。山脚下是一大片的平洋，足足有好几千亩，都是捏得出油的沃土肥田，一年可种两季，他去学习时，晚稻刚刚插下而今田野又一片金黄了。桐花溪从层山的深处流出来，经过平洋和村庄，汇到宽阔的剑溪去。这样有山有水旱涝有收的地方，天下有几处？只要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跨大一点，就能富起来。

这次区里组织村主干集中在党校学习。快结束时校长带大家到闽南深圳一带考察了一圈。过去他从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只是听说那里的一些情况，总是半信半疑。这次到了实地一看，真是吓了一跳。想不到那里的经济竟发展到了那样的地步。从福清开始，沿着海边公路，一直到深圳，一两千里，路边盖了多少楼房，一座座都跟皇宫一般豪华漂亮，据说都是个人盖的；还有多少工厂，烟囱就象树林一样多，有国营的，有集体的，也有外商投资，个人办的；有几个乡镇，比闽北的好多县城都繁华热闹。还有那么多的高档酒家歌舞厅游艺场。与那里一比，桐山乡桐花林就寒酸的多。

那里的干部，思想也解放的多。到哪里去，他们都是介绍说如何如何抓经济，如何如何用足用活中央给的特区优惠政策，如何利用发挥本地优势。好多想都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他们都想了做了。他看花了眼，也听花了耳，不知道是对是错。但是有一点不错的是，不管他们怎么做，老百姓农民实实在在富了起来，集体经济也实实在在壮大了起来，共产党的威信实实在在的高了起来。为什么同样的天下，差别就那样大呢？也许要认真想想是不是自己确实跟不上形势了？

三轮车在村边刷地停下，老霜一下车就听到了熟悉的狗吠猪叫，闻到亲切的泥土香味。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家家户户电灯亮了，隐隐的还有电视的声音。正

是吃晚饭的时候，村头没有一个人。不过老霜倒宁愿这样悄悄地回家。在外的那些日子，他虽远离了桐花林，但是桐花林发生的一些大事也都知道，村里和家里人来城看他时都会跟他谈起。其它的事犹可，大肚落选，华亮当选村主任的事在他心灵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他越来越不喜欢大肚。一个村里的人，肚里几根肠谁不得知？这人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外交极好。但为人不那么踏实，村里人老是反映他这个问题。可他对老霜倒还始终敬重，事事处处也都能想着他，顺他的意思办事。这就使老霜又觉得不好甩他。何况乡里老雷对他还那么器重，真要用他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当选举前燃冰提出大肚的问题时，老霜一直不吭声。

这回大肚落选，令他吃惊不小。选举前，他总以为，既然乡里已将他列为正式候选人，有上边撑腰，就是有些人对他有意见，应该还能当选的。然而结果全出乎意料。不是正式候选的华亮倒选上了。对亮仔，老霜没有什么成见，说起来，这小子也是村里的一把角色，他与大肚比，有他的灵活，但为人正直的多，文化也高。老霜不喜欢的是他开会时经常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和他唱反调。又不务正业，不好好在田里做，成天想七想八的要搞什么企业。

还喜欢赶新潮，把什么事都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挂起来，老说村干部保守。你不要仗着读过几年书，肚里有几滴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嘛，论什么你还嫩着呢。可是不知怎么地，燃冰却十分器重他，多次说他是个人才。现在看来，也许是自己过去对他确有些偏见？

令老霜想不通的是，他怎么会拉得到那么多的票？桐花林的人他太清楚了，一贯都是老实结巴的，上边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闹别扭的。要不然，这几十年来，村里的工作哪能得红旗？就是计划生育意见大，也不过发发牢骚，最后还是照样做了。这回明摆着是与上边唱对台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恐怕事情出在燃冰身上。原先燃冰就说过要调整大肚，让亮仔上的。唉，要是燃冰支持的，就难怪了。想起燃冰，老霜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他对这位在桐花林插过好几年队的老知青，总是估不透，也总是亲近不起来。过去他在桐花林时，因为是可教育好子女，从不重视的。直到他自己考上了大学，才吃了一惊，看不出这人还是个才呢。这回他到桐花林来包队，更使老霜吃惊。也有些不舒服。别看这人长的斯斯文文，手腕硬得很。对桐花林的工作一来就不满意，老是否定老霜的想法和做法。还批评他说思想解放不够。到后来就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反正村里大事都要照他意见办。不办就不行。有些事，象承包茶厂，出租猪场这样的事，叫老霜想都不敢想，蛮硬着就办掉了。真不知他哪来的那么大胆子？

不过老霜不得不承认，燃冰的这些做法，确实使村里经济有了活力。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道理老霜不是不懂，也心动过。可回到村里一盘算，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下口，立即手就软了。唉，人家富人家的，我们没那个福气，就少吃一点。

反正桐花林比富不足，比穷有余。靠着这山这田这水，不要怕饿肚子。所以老霜对茶厂，不抱太大指望。办了好几年，开头赚一点钱，后来就积压亏损了。燃冰一来，把它承包出去，也真怪事，一包就灵，这茶厂马上就活了。出租猪场给台湾人办厂，虽说眼下还没正式投产，但要办起来，无论村里还是村民个人肯定都有利益。

凭良心说，这人还是不错的。来桐花林为村为他个人都做了好事。虽说有些事不一定对自己的胃口，但只要对村里人的胃口就好，也许他是对的？

世道变了，真如凌书记说他的那样，老霜哇，你的脑筋要更换了……

老霜边想边走，穿过昏暗狭窄的村街，回到自己的家。一推开门，老黄狗吠了一声，立刻闻出了主人的味道，唔唔唔地低叫着，一边跑过来蹭他的裤脚；门口猪栏里猪梦呓般哼了一声，翻个身又呼噜呼噜睡下去；厅堂里没亮灯，厢房里开着电视，透出一丝微光，一切都那么熟悉而又亲切。

他使劲地咳了一声，妻立刻听到了，拉开厅堂的电灯。黄脸上露出一股笑意：“你回来了，吃晚饭没有。我去给你下点粉丝。”

“不慌。小霜呢？”小霜的怪病，一送到地区医院就治好了，是院长亲自给他看的，为此老霜很感激燃冰。小霜经过这几次教训，回来后老实多了。可是不知这家伙最近在做什么。

“去板厂值夜班了。”

“板厂开始生产了？”老霜有点诧异。

“听说差不多了，机器都来了。小霜就是去看机器。”

老霜不吭声了，新型板厂总算弄起来了。他很想去看看，可转念一想，明天再说吧，就在厅堂的木沙发上坐下，点着一支香烟吸着。

“华亮选上村主任，村里人说什么？”他想起村委会改选的事，问道。

“村里人倒没说什么，是大家选的，大家也都支持他。大肚与大脚来过家里，大脚筒骂骂咧咧的。大肚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大脚！老胡涂了。大肚一定一肚子不快活，当了那么多年村主任，一下就被人选掉，也怪不得。明天碰面时，劝劝他，谁能当一辈子的官？就是他，这个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一世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嘛……

“霜叔！霜叔！”突然有人在门外叫着。

一听就知道是大肚的声音。他倒精灵，一回来就赶来了。老霜还不及回答，大肚就走了进来。老黄狗认识他，只是抬头哼了两声就又伏到地上睡觉。

“哎呀呀，老霜叔，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猜想你是该回来了。一路辛苦。这两盒人参精给你。”说着把手里的两盒东西放到房间桌上又出来。

“嗨，这是做什么？”老霜客气着，他不喜欢大肚这样，可也不好意思拒绝。

“自己人，这点小意思算什么。人到了中年，身体最要紧。”

“是啊是啊。”这话说的中听，老霜一辈子没病过，可是被老婆病弄怕了。人是不能病的，一病了任你多少英雄都硬气不起来的。“身体是自己的。仁海，你也四十来岁了，也要注意。凡事想得开一点。”

“我是想得开。以前当村主任，整天忙死忙活，现在想起来，图个什么？吃力不讨好。

唉，我是想破了，做人就是这回事。”

他叹息着，满肚委曲的样子。老霜知道他对自己落选的事耿耿于怀，觉得很有必要做做他的工作，安慰安慰他。不管怎么说，到底干了好几年村主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想得开就好。其实呢，做人也就是那样，活着就是做，做多少算多少。

做村干要做，不做村干就不要做了？照样做。仁海哇，这几年你当村主任，工作是做了不少，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我们桐花林的各项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总有余；虽说经济没有大发展，可总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嘛。就是乡里凌书记也这样说。这里也是有你的大功劳的。”

老霜先是大大的赞扬了大肚一番，他觉得这时他最需要的就是人的肯定了。果然，大肚听了这一番话，眼眶红起来：“霜叔这话讲到我心里了。有你这句话，我什么委曲也都忍下去了。”

“是啊，特别我们是共产党员，做事只求对得起党，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良心就行了。”

个人受点委曲，被人误解，算不了什么。你不当村主任了，还是支委嘛，还是村干部，还要大胆工作嘛。”

老霜认真而又严肃地鼓励大肚，他觉得，这是他的职责。

“这点你放心。我是不会计较个人得失的。你会理解就够了。要不然，我早就躲在家里做自己的事了，也用不着再来找你。我要只顾自己的，少了多少烦恼？”

大肚这话中有话，老霜立即感觉到了：“最近村里有什么事？”

“嗨，怎么说呢。说起来如今我不在其位就不该谋其政，可好歹我还是支委，该说的还要说。”

“到底什么事，你干脆点嘛。”老霜见大肚吞吞吐吐，有点急了：“在我这里，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快说。”

“论理，这事不合我管的，村里事自有村主任管，可我是担心哪。华亮这人年轻，头脑也灵活，是个好苗子，到底经验不足哇。一个人自作主张，要把野猪窠的青山卖了。”

“什么的，他把那片青山卖了？”老霜有点吃惊，这片青山是村里唯一剩下的杉树林了，以前大肚也说过要卖，都被他顶住了。华亮一上台，就把它卖了，这还了得。

“他是卖给包工头老陈，都来看过了。听说还卖得很便宜。村两委都没人知道，他的胆子太大了。”

“妈的！”老霜顿时恼火起来。这样的大事竟一个人就做掉了，真是没天没地的。他额头沁出了汗珠，脸色顿变。

大肚还想说什么，突然门外蓬蓬蓬地响起急促的脚步，老霜转头看，却是大脚跑来了。

大脚怒容满面，见了老霜和大肚，大嘴巴喷出白泡沫，狠狠跺着脚跟：“正好，老霜你总算回来了，你两个干部都在这里，你们评评理看，这样做怎么行。年纪轻轻的，主任还没当三天，就做绝了！我操他妈的。”

大脚那付模样，就象跟谁有深仇大恨般。一听就知道是在骂华亮。只是不知又为了什么。“来来，莫那样拼命吼，有话慢慢说。先喝杯茶。”

大肚立即从桌上的大黑陶壶里倒了一碗茶给大脚，大脚接过一口喝光，嗓门反而更大了：“妈的，这世道叫人越活越窝囊了。你们说，现在天下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谁说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那好，我问你，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说要人人都有饭吃吗？不是说共同富裕吗？如今可好了，弄得我们这些贫下中农都快要没饭吃了。你怎么说？”

大脚气凶凶的责问，倒弄得老霜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到底什么事，你说干脆点，莫共产党长共产党短的。”老霜深知大脚的脾气，一点点小事都要吼得天塌下来，有点不耐烦了。

于是大脚骂骂咧咧地说了一通，老霜总算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华亮今天派人通知大脚，要他还清拖欠村里的的贷款三千元。这款是前三年大脚的女婿说要养猪，由大脚出面，请村里担保，向农业银行贷的。本来说好一年还清本息的，可后来女婿不争气，把卖猪的钱拿去赌搏，一夜输的精光。哪还有钱还贷？银行见到期不还，就将作担保的村里款扣去。这样就变成欠村里的了。因为这是老霜念在大脚是老积极分子的份上同意贷的，经不住大脚再三恳求宽限，也就没有认真追讨。一晃就三年了。如今华亮当了村主任，马上开始追讨欠贷了。据说还有好几家长期欠村里的，都接到了通知。不但要还，还限定时间，要在一个月内清楚。

老霜听清了，一时作不得声。大肚却大为高兴起来。这些个人拖欠集体钱的事，他当村主任时早就一清二楚，总数大约有二万元。之所以一直不去催讨，因为他知道欠款的人不是干部就是干部的亲戚朋友。一般的村民哪能借得到？村里也不可能为他作保。反正是集体的钱，他乐得做人情。你要问他追讨，这些人还不恨死了你？就连老霜自己，也欠了一千元在那里呢。这下好，你亮仔不知天高地厚，让这些人骂你吧。看你够受的。他强压住心里的快活，一本正经地对大脚说：“大脚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华亮刚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支持他嘛。叫你还，你就还。”

这一说，更激起了大脚的火，“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叫我死，我也要死？老霜，你要是不管这事，我也不管。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吼完了，一跺脚，一路骂着出去。

老霜望着大脚一颠一颠的背影，摇了摇头：“这人哪，就是死脾气不改。”

“也难怪，亮仔对他太绝了一点。把他从茶厂赶出来，这回又要逼他还债。大脚多年的老积极了，我们对他可是从来客客气气的。他从来没吃过亏的。霜叔啊，我总觉得这样做过份了一点。弄不好会出事的。”

老霜抖索着手，点着一支纸烟，心情开始变坏起来。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你说华亮做的不对吧，追还欠集体的钱不能说不。燃冰这次一到村就说要清理村里的财务帐了。可你要都认真清起来，牵涉的人不少，而且都是不好得罪的人。就连自己，好象也欠了一些钱，眼下的情况，要还有点难处呢。亮仔亮仔，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等他回来商量了再做？还自作主张把野猪窠的青山卖了，这更是了不得的大事，你也未免太胆大了，都忘了他这个支书还在呢。

“霜叔，有些事我是不好讲的，你是支书，是村里第一把手，又是长辈，你要去管管他，真要出了问题不好办。”大肚继续鼓动着老霜对华亮的不满。

正在说着，猫婆又哭哭啼啼地跑了进来，后面跟着她的女儿和两个小外孙女，一见了老霜，就扑咚一下跪下来：“霜叔，你要救救我了，现在不好弄了！”

老霜吓了一跳，赶快把她拉起来，可老太婆赖着不起来：“你要救我，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好好，我答应你，总行了。”老霜无可奈何了。

猫婆一下立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原来也是为了华亮催她还钱的事。

“我们孤儿寡母的，哪有什么钱还呀。上次听你们的话，彩婢去结扎，身体一直不好，天天还要吃药呢，这笔钱还没法找呢。那短命的狗奴又撒手去了。叫我们怎么办。”

老霜知道这老猫婆从来是个难缠的，只好赶快答应：“我知道了，我会跟他们讲。会考虑照顾的，你回去吧。”

老猫婆等的就是这句话，千恩万谢回去了，一路上又骂个不已。

“唉，年轻人做人，太毛燥了。催欠的事都闹成这样，我担心，卖青山的事让村里人知道了，更会闹的凶。”

一种不祥的预感闪电般掠过老霜脑海，他想，得赶快找亮仔好好谈谈，做事不能那样毛燥。否则会出问题。然而，不等他找华亮谈，当天半夜里就闹出事来了。村里有几十个姓温的跑到野猪窠抢砍杉树了。

第35节

燃冰将“桐花村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交给区选举办主任老张时，老张露出惊讶的神色：“哇，写了好多。”

“是吗？感触很多，不知不觉就多写了一点。”

确实，这次下乡和换届选举，所闻所见使他感受很多，当前农村的现实与他过去所了解的大不相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动着他要向组织上汇报真实的情况。一下笔，就洋洋数千字，仍觉意犹未尽。

“能不能简要说说主要的感触？”老张也来了兴趣。

“我在文章的最后总结了一下，你看。”燃冰翻开稿纸最后一张，指着，“概括起来，这次农村换届选举有如下特点：选举工作难度空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空前；农民负担空前；干群矛盾尖锐空前；”

“哇哈，”老张脸色沉重起来：“有这么严重？”

“不敢说每一个村庄都这样，至少有相当部分地区是这样。”

老张点点头：“完全有可能。可是其它地方汇报上来的情况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如实反映。”

“我是觉得，说说好话当然容易，也能讨好。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向组织上反映。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的话，今后遇到的难题，可能就不仅仅是一次选举了。”

“你的看法我很有同感。确实应该引起注意。我会将你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现在农村工作矛盾很多，难度很大，不及时采取对策不得了。唉。”老张叹息着。他在农村工作了好多年，是前两年才调进地区机关的，因此也深有感触。

“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告辞了。”燃冰起身说道。

“好好，希望以后常来聊聊。”燃冰走到门口了，他突然记起了什么，急忙叫住：“等下走。我还有一句话。”

“什么？”燃冰疑惑地站住。

“你这份汇报没有寄到别处去吧？”

“没有。”

“没有就好。我的意思是请你不要扩散。要是被上级知道了，乡里县里都会不高兴的。”

燃冰没想到老张会有这种顾虑，其实他根本就没打算寄到别处去。只是把情况反映一下而已。但老张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哪一级领导都喜欢听成绩听好话，乡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谁骗得巧妙，谁得好处就最多。这种风气，如果不刹，后果不堪设想。

燃冰心情沉重极了。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穿过街道闹市，走向自己家去。在乡下忙了好几天，连澡都没洗，他突然感到浑身又粘又痒起来。

爬上四楼宿舍，楼道里静悄悄的，自家的门照例紧关着。他掏出钥匙打开，一股凉嗖嗖的茉莉花气息扑面而来，电灯亮着，妻在，令人顿感家庭的温馨舒畅。他放下灰尘扑扑的提包，端起热水壶，却是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开水。也许是妻忘了烧吧。他又走到卫生间，拧开热水龙头，热水也没有，一看，电闸关上了。奇怪呀，往常不是这样的。走进卧室，妻还在看电视，仿佛没看见他回来似的，令他觉得气氛不对头。但又说不出什么不对来，反正好以来都是这样了。看看冰冰，房间里黑洞洞的，想来已经睡了。正在这时，电话响了，好象十分急促。

“谁？”

“我，阿桐。”那头传来一个带闽南腔的男人声音。

奇怪，阿桐一般不直接打电话给他的，一定是有急事。

果然，阿桐有点气恼的劈头就问：“我已经找你一个晚上，你都不在家，请问，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支持我？”

究竟出了什么事？：“真对不起，我有事才回来，有什么事请讲。”

于是阿桐诉说了一番。原来他的厂所需的杂木原料，林委不同意给配额指标，要他找市场。这一来，不但他工厂无法按期投产，以后连基本的原料也无法保证。他已经投几百万元的设备下去，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惨了，难怪他急。

“原先你不是说这个没问题吗，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哪知道会卡在这里！”

“怎么会呢？林委主任亲口答应过我，原料没问题的。”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真的找他办的时候，就不算数了。”

真是他妈的！燃冰也急起来，“我去找林委主任问清楚。”

“你不要再哄我了，你太太说这个问题你也解决不了。”阿桐犹愤愤的。

什么？难道他不在的时候妻这样回答阿桐？燃冰吃了一惊，妻怎么能这样干涉他的工作？他有点不相信，但阿桐没必要说假话的，想想妻平时对他工作和朋友的态度，说这样的话完全有可能，但他在电话里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得尽量向阿桐解释：“你不要听她的，她对情况不了解。”

“算了，你那太太我们算领教了，起先春姑找你时她盘问了半天，对人很不客气，春姑气的要哭。”

燃冰又吃了一惊，妻竟会这样，一股无名火油然而生，但他不好就在阿桐面前发作，只好强忍住：“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给你解决这事的。”

放下话筒，他立即拨通林委主任家的电话。

“哇，这么迟了。”主任好象是已经睡了。

“对不起，有急事嘛。就是桐花林那个新型板的原料指标问题。我们不是讲的好好的，怎么现在又不行了？”

“噢，我们刚刚接到省里有关文件，要严格控制木材砍伐指标，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造板厂太滥了。不控制不行。”

口气与以前大不一样。燃冰急的冒出了汗：“可是我们这个厂是原先就已批准的了。人家已经投了几百万，只要原料问题一解决，就可以投产了，这一来不叫我完了吗？”

电话那边沉默着，一时没有回答，燃冰急的大叫起来：“喂喂，”

林委主任还没应，妻却在房间里跑出来，“你还有完没完？”

燃冰狠狠瞪了她一眼，对着话筒：“这样吧，明天我再找你！”

放下话筒，气得火冒三丈，妻真是太不近情理了：“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着，你一天到晚为别人的事忙，家里就跟客店一样，一回来就大呼小叫，什么时候了你知道不知道。”

妻居然还指责他起来，他最恼火的就是妻干涉他的工作，实在是不象话，他勃然大怒。

“混蛋！”鬼使神差的，他扬起一只手，朝她那张麻木不仁的脸甩了一个巴掌。

妻没想到他竟会打人，又羞又恼，楞了一下，猛扑上来，一把就将他的脸抓破了。燃冰见状更加火冒三丈，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按到地上，朝她的屁股使劲打了两下。妻挣扎着，到底是女人力气小，哪动的了，于是不再挣扎，只是捂着脸，鬼叫狼嚎般哭着。“救命，打死人了。”

“离婚！妈的，老子受够了。”

燃冰木然地站起来，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脑门里火气一拱一拱的，觉得自己真是活的窝囊透了。

冰冰悄悄地从她房里探出头来，怯生地叫了声：“爸，”

燃冰转过头去，抱起冰冰，默默地把她放在床上：“乖，好好睡觉。”

他不想再在家里呆了，便走了出去。

他觉得很扫兴，颓然。这两年与妻的关系每况愈下，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矛盾，都是为一些家庭琐事磨擦。磨擦多了，就伤了感情。妻越来越懒散，俗气，脾气也越来越坏，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在家里骂骂咧咧的还犹可，近来还发展到了与邻居同事都吵，弄得他好不狼狈。而他则生性喜欢安静平和，最讨厌吵吵嚷嚷的。开初妻唠叨的过份了，他忍不住还会吼几声。但后来也就懒得搭理，装作没听见。虽然如此，心里可是烦得不得了。

现在可好了，妻越来越过分，连工作都要干涉，竟敢那样回答来找他的人，这样叫他以后还怎么工作。看来他们的日子是真过到头了。

但这还是私事。烦人的还有公事，阿桐说的事该怎么办？林委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不算数？群众都说“如今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发展经济不但要有好的基础硬件，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软环境。要有一个稳定的政策体系来保证经济正常发展。可是我们指导经济发展，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那些做法，领导个人的随意性太大，这就造成政策多变，讲话不算数。难怪闽北的经济发展不如人意，也难怪人家怕来投资？阿桐来桐花林投资，他花了多少心机？谁知道会在最后时刻出问题？不，不，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找专员？他的脑海闪过这个念头。找他一定可以解决。他对这个厂寄托极大希望的。但是燃冰一拿起话机手又软了，专员的事情那么多，他不该

随便麻烦人。况且，如果连这个事都要专员出面，自己也太无能了。他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想起了白梅。燃冰突然记起来，当时找林委主任是她去的，出奇的顺利。他好象听她说过，这个主任曾经是她父亲的部下。与她父亲关系不一般的。对啦，这事应该找白梅。让她再出面，可是，现在她在哪里呢？

与她在一起时，时间虽不久，可是愉快极了。她总是那样善解人意。如果他还没结婚，他一定会娶她？如果他离了婚，一定会和她结婚。因为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一个女子，能象她那样吸引他，使他生气勃勃。而她也很明显地，也爱他，尽管他比她大十岁。然而现在事情却弄糟了。他一句话不慎，严重地伤了她的自尊心，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桐花林，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吃早饭时一直没人来，到处找找不着，才知道她走了。

他狠狠地捶了自己的脑袋一下，我真是个大混蛋。辜负了人家的一片真情。为什么在心里想了多少次的事，却不敢真的做起来？没有碰到白梅之前，他就想过要与妻离婚了。可是当白梅真的要他离婚时，却临阵退却了。他真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可现在还挽得回吗？她的个性那么强，还会理他吗？可是他非要找到她不可，只有找到她，才能把问题解决。

他很快的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拿起了话筒，用一种很沉着的北方腔语气问道：“找谁？”是个男人的声音。

“麻烦你看一下白梅在吗？”

对方这下倒很迅速，喊起来：“小梅，电话。”一阵由远到近的脚步声，一个熟悉的轻柔女声问道：“哪位？”

“我，燃冰。”燃冰鼓足勇气。

话筒那边立即沉默下来。燃冰尽量放低了声音：“那天的事，我很抱歉。现在很想和你好好谈谈。”

又是沉默。

“喂，你有空吗？”

又是沉默。

“你在听着吧？小梅，千不好万不好，都是我不好，请你原谅我，好吗？”

“别说了，我没空。”声音冷的象冰。

燃冰的心也象结住了冰，本来他就想把阿桐的事告诉她的，可是话到嘴边又知了下去，只为了公事半夜三更打扰她，她又在火头上，不是自讨没趣？应该换一种说话方式：“我知道你生气，可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

“不存在生气不生气的。”

“我要告诉你，我已决定离婚了！”

又是沉默。

“喂，喂，你说话呀，我是动真格的。”

“这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想立即见你。到红玫瑰歌厅，我等你。”

……

十分钟之后，燃冰到达通宵营业的红玫瑰歌舞厅。走进豪华的大门，一个穿着玫瑰红旗袍的礼仪小姐立即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先生您好。请里边坐。”

“我要一个小包厢。”

“好的，请你稍候。”趁小姐到总台去安排包厢时，燃冰打量了大厅一下。

也许他来的迟了一点，厅里没有几个人，只有一角的桌子上坐着几个年轻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是歌厅的服务小姐。他看过去的时候，发现那几个小姐也正在打量他。其中一个眼光相当放肆。这家歌舞厅是城里档次最高的一家歌舞厅。说它档次高，其实不仅仅是装修档次高，一切服务设施应有尽有，据说光是音响就用了十几万。更主要的是小姐服务态度好，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当然消费也高，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不敢涉足。燃冰过去来过几次，都是沾了陪上边来的客人的光，公费娱乐。真正自己掏腰包的很少。其实，凡是这种高消费的地方，大多都是阿公出钱的。虽说上级三申五令严禁公费请客，可从来也没有谁认真地执行过。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地方官员自身的原因，也有上级来客本身的原因。有些上边的人一来就要求安排娱乐活动，你要不安排，马上就给脸色看。这些上级机关，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再不济的也掌握着先进模范评比的名额，得罪了哪一个都不行。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和制度不完善。用公款招待客人，就是一夜间花掉几千上万，当领导的也不要负什么责任；你几曾见过因为吃吃喝喝而受到处分的？最多是下不为例吧？为了刹吃喝风，纪检会以前花了好大的力气，可见效甚微，到后来也懒得查了，见到群众告发吃喝的信，随便就扔到一边去了。而你要是将吃喝的这些钱，分给个人，装进个人腰包，那怕只有几百元，要是有人告发，可就不得了，轻则批评退赔，重则丢官坐牢。人又不是二百五，哪有不知趋利避害的。既然公款请客吃喝玩乐没事，何乐而不为？反正钱装到口袋最终也是为了吃喝玩乐的嘛。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

礼仪小姐很快就安排好了包厢，回过头来问：“先生，要不要小姐坐台？”

那边几个小姐齐刷刷地看过来，倒叫燃冰有点不好意思。他摇摇头。礼仪小姐却仍在热心介绍：“看不上这几个？不要紧的，我们还有几个更漂亮的，等会儿叫她们来。”

“不要不要，我有客人了。”

“没关系，需要的时候随时叫。”

“我姓李，等会有人来找我请你带他到包厢吧。”

燃冰在包厢坐下来，小姐端上水果茶水退出去后，顺手把门关上，于是就与外边世界隔离了，这包厢的消音效果很好，一点外边的声音也听不到。幽暗的灯光下，依稀见得到一边墙上挂着一幅精致的裸女壁挂。茶几上放着两本歌单。电视机开了，是总台随意放的泳装伴唱，声音在轻轻回荡着。燃冰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了。

她会不会来呢？燃冰想，他在电话里跟她说的很清楚了，她该不会失约吧？虽说昨天她非常生气，可今天他已下了决心呀？今天见了面，一定要好好地谈谈了……

门动了一下，燃冰心一跳，抬头一看，果然是她来了。穿着白上衣黑长裙，朴素而又显得典雅，挎着一个小巧的黄皮包。

“请坐。”燃冰站起来招呼道。

她一声不吭，在沙发上坐下来，也不抬头看燃冰。

“吃这个。”燃冰用竹签挑起一只削好的地梨递给她。

“我不要。我只坐一会儿就走。”她冷冷地说。

“为什么？”燃冰楞了。

“我还有一个约会。”

“那，那我怎么办？”燃冰像跌入深坑，一时找不出话来。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里小姐很多嘛。”

“看你扯到哪儿去了。”燃冰急了。“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可我今晚是诚心诚意想和你谈谈的。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朋友，我是把你当作我的知己的。”

听着燃冰这一番急急忙忙的表白，白梅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算了，你们男人都是这样，要我们的时候，什么好话都会讲，不要的时候，眼睛看到天上去。”

“唉，也许有些时候我是不注意小节的，可日久了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心了。我这人不喜欢说没把握的事。但是既然下了决心，拼了命也要做。”

“这么说，你是真的下决心要和你妻子离婚了。”

“对，我已想通了。离了婚，我就和你结婚，我说话算数的。”

燃冰急急地表白着，白梅却露出一丝奇怪的冷笑：“算了，我的想法又变了，我不想和你结婚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今后我们保持一般朋友关系吧。”

这话一出，燃冰大惊：“为什么？”

“不说那个吧，你有什么其它事就赶快说，我真的还有约会。”

“你，……”燃冰支吾起来了：“我……”平时的雄辩才能不知跑哪里去了。拙讷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白梅见他那付窘态，忍不住说：“我知道你听我这么说很吃惊，也很痛苦。是不是？”

燃冰无力地点点头。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比你更痛苦！我是个单身女人，承受的各方面压力要比你大的多。我爱你。可是不顾一切的。为了爱，我是可以舍弃一切的。你知道不知道，那天晚上其实我只是考验你的。并没有真的要逼你。我只是想知道你得到了我之后有没有考虑认真过婚姻的事。可你在关键时刻退却了，说明你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事，你太不懂得珍惜我的感情了。其实我怎么不了解你的抱负和理想，我决不会为了婚姻而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我期望的只是你要认真对待。可是你没有。因此我恨死你了。我本不想再见你的，可如果不对你说明白，你会永远蒙在鼓里。”

“不不，我明白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哈哈，可是我却变主意。对不起我要失陪了，拜拜。”

“啊，你不能走，我还有急事！”燃冰见她真要走，急了，一把拉住她。

“喂，这里可是公共场所，不要动脚动手。”白梅板起了脸。

燃冰却不肯松手：“你不要走，你如不答应我，我决不放你走！”

他将她抱的紧紧的，使劲的吻着，动作粗鲁的象野兽。她开初还挣扎着，到后来就瘫软了，躺在他怀抱里，闭着眼由他摆弄。当他终于突破她的有限的防线后，她的热情重又燃烧起来，配合着他，完满地完成了一次作爱。

现在她重又温驯如小兔了，依偎着她，只是喃喃道：“你坏你坏。”

“男不坏，女不爱嘛。”燃冰此时也长长地松了口气。他终于追回了她的爱。“告诉你，我这人只要想定了的，无论如何也要做到。你到天边也要把你追回来！”

“算我服你了。喂，桐花林的事怎么样了？”

燃冰见问，长叹一口气：“别提了，烦死人。”

他把阿桐找他的情况说了一遍：“现在这事只有你再出面，也许才有

救。否则，我们的半年心血全浪费了。你怎么怪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不管这事，我恳求你了。”

“原来是这样！”白梅一听也紧张起来，沉吟一会：

“好吧，我一定去想办法，必要时把我老爸搬去，为了桐花林为了事业！”

“也为了我！”白梅一答应出面找林委，燃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时忘形，猛地将她抱了起来，象抱冰冰一样将她旋了一个大圈。

白梅的头，又一次晕眩了，她无力地轻吟：“你坏……”

……

第 3 6 节

送走凌书记，华亮回到村部自己的办公室里。虽说头脑晕乎乎的，心里却很高兴。

今天凌书记从乡里到村里来，听了他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直夸奖他有魄力，有办法，“就这样干下去，桐花林经济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样的赞许，对于华亮来，听起来感觉大不一样。过去他虽然认识这位年轻的乡书记，却从未和他打过交道。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摸不清他对自己的态度。因此见了他心里总是惴惴的，不踏实。

华亮知道，自己这个“官”。不是上头封的，而是民选的。从别的地方情况来看，民选的官一般都很难得到上级的欢心和支持，因此他们的工作特别难开展。有些人因为老被刁难而不得不辞职。他上任后，虽说有燃冰罩着，可也感受到了乡里一些人的压力，不过那些人都还好办，怕就怕第一把手刁难你。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凌书记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不仅肯定了他的工作，还对他个人的事很关心。很亲切诚恳地问他有什么个人的事要他帮忙的。“我是为你们这些人服务的，只要用得着我的，你只管说，我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

凌书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断地拍着他的肩膀，以示亲热。令华亮十分感动。心想既然你凌书记看得起我，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就要拼命的把桐花的事办好。令华亮更感动的，凌书记听了关于学校的事后，当场表态说回乡后就先拨一万元来：“我们再穷，不能穷教育嘛，无论如何，也要把学校的事办好。”

一万元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总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嘛。这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小学校舍工程的资金，华亮几乎跑断了腿，到处爷爷告奶奶的，遭了多少白眼和冷遇？不过现在总算有了眉目。野猪窠的青山最后没卖成，可是也弄了一些间伐材指标，算一下能卖得十万元；各种渠道包括乡里的也凑了近十万元，这样他的最大难题就基本解决了。华亮觉得他和凌书记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因此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怀着十分和诚意，敬了凌书记好几杯酒。凌书记今天的兴致也很好，又反过来敬了他好几杯。最后还和他单打独敲地猜了十几拳。凌书记的拳很精，华亮不是对手，因此喝了好多，他的酒

量一般，很快就上了脸。发昏起来。可是只要凌书记高兴，他再不行也得陪着。幸而凌书记喝了几下就不喝了，这才把他解放了。

虽说头重脚轻，思维却很清楚，也没有睡意。妈的，人的事真是说不清，没当村主任时好想当，当了村主任后却又觉得好烦好烦。村里的经济情况那么差，要做的事那么多，三头六臂都不够。哪象以前，自己管自己就得了。爱做就做，爱玩就玩；爱发牢骚就发牢骚，爱找女人就找女人。想到女人，他的眼前顿时浮起春姑丰满结实的身体来。哎呀，不知不觉中已有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站起来，从朝南的窗户望出去，村部的楼房很高，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大半个村子黑压压的屋顶。那村头绿菜地边一座小楼，就是春姑的家；此时不知有没有在家？春姑也真是命不好，嫁了那么一个男人，木头一样。可是有什么办法，自己又不能再娶她的，只好这样混下去吧。好在如今她也出了头，在台湾人的板厂里干的不错，钱也挣了不少。几时真要和她一起出门痛痛快快地玩玩……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楼板咯吱吱地响起来，回头一看，正是春姑呢。似有心灵感应一般，出现在他面前。她穿着一件白底咖啡花纹领口绣边的衬衫，头发整齐光鲜，脸孔轮廓分明，精神焕发，好象年轻了十岁。

“嘿，我正想着你呢。”

“我听说你中午喝了不少酒，怕你醉了，赶快过来看看。”

春姑确实是听说华亮喝多了酒赶过来的。当了村主任后，华亮常常喝的醉薰薰，春姑担心他喝坏胃口，劝了他好几次，可是说归说，喝还是喝。

“没办法，一上了酒桌，控制不住。现在办事，都要靠酒的。”

春姑在板厂里管了这阵子事，见了一些场面。当然知道华亮说的是事实，就是她自己，有时也免不了要去喝酒应酬。不过她今天倒不全是来看他的，而是厂里出了点麻烦事，来找华亮想办法的。

她给华亮泡了杯茶，边说：“小霜又打架了，把人打的头血直流。”

华亮一听小霜的事就皱眉头：“跟谁打的？”

“跟谁打都好办，这回是跟那个台湾来的阿利打。小霜进厂做事后，本来表现一直都马虎的。可是前几天却开始变坏了，上班时间躲在角落里打标分。正好被阿利看见，当场就扣了他一个月的奖金。小霜当时没话说，肚里可是不服气。扬言要给阿利一点教训。刚好那个阿利也有好色的毛病。爱去找村里女孩子玩。昨天去撩一个厂里的女孩子时，小霜就去当英雄了。结果打了起来，两个人都受了伤。阿利大火，坚决要开除小霜。小霜就说，你要敢开除我就叫你好看。闹的这样僵，真不知怎么办。”

春姑叹着气，华亮一听也觉得难办。如果不开除小霜，阿利肯定不甘愿，今后他这个厂怎么管？如果开除小霜，小霜这人的脾气，肯定也会来捣乱的，何况于老霜面子上也过不去。：“真他妈的混蛋，全是混蛋！”

骂是骂，问题还得解决，华亮想了想：“这下火头上，两人说的话都很凶，其实只要火头一过，也就好了。这样吧，阿利这边你和阿桐去做做工作，叫他不要跟小霜计较，他一个农村小青年，不懂事，罚他一下，下不为例就是。小霜那边，我去说，叫他暂时不要上班，回避一下。以后等阿利火消了，再去跟他说说好话，老霜和我出面请他喝两杯酒，我看也就解决了。”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唉，真是烦人。”春姑摇着头。

“要做事还不都是一样。可是要跟以前比，烦也烦的值得。你说呢？”

“那倒也是。这事就照你说的办。”春姑见华亮没什么事，惦着厂里的事，

便想走了。

“你就走？等下走。”说着华亮抢到前边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回头就一把搂住春姑。

“你真胆大，这是在办公室里，有人来找不好办。”

“这下大中午的，没人来找。我也经常在这里睡觉的。”

华亮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床，有时上边来客人了就当客房。有时他自己也在这里睡。

“如今你是村主任了，要注意形象。”春姑说是这么说，身子却软酥酥地躺下去了。

“什么村主任，骨子里还是农民。再说这年头，谁管这种事！”

华亮说着，开始摸索她的裤带了。他在大腿旁摸了好一阵，却找不到扣子。

“笨蛋，如今不是解那里了。”春姑低声笑道。原来她穿了一条男裤，她迅速地从腹部一拉。

中午果然没人打搅，太阳静静地照着屋外的山川河流树林。

第 3 7 节

电话铃尖声响着，什么事半夜三更吵闹？他朦胧地抓起话筒，里头有人焦急的问询：“李书记吧？”

“是我。你是谁？”

“我是华亮。村里出事了。”

“什么事？”

“有几个温家人跑到野猪窠去抢砍杉树。被冷家人知道了，也跑去抢砍，几乎打起来。

你快来。”

“抢的厉害吧？”

“厉害；上百人上山。”

“好的。我就来。”放下话筒，燃冰一骨碌跳下床。妈的，怎么会出这种事？他马上拨通了林业公安局刘局长的电话，把他从梦中叫醒：“桐花林有人哄抢山林，你快弄一部车。”

“好说。我自己开来。”刘局长与燃冰也是哥们，干脆的很。

十分钟之后，他就坐上了刘局长亲自开的林业警车，奔驰在前往桐花林的公路上；到达桐花林时，东方刚露出鱼肚白。

村部灯火通明，却空荡荡的，只有通讯员坐在电话机前打瞌睡。把他叫醒来，才知道事情的大体原委。

哄抢野猪窠杉树的事是昨天发生的。前天村里刚刚派人到山上砍了一些杉木，这是为了盖小学校舍砍的间伐材。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有人传说是村里要卖青山，还说是华亮一人自作主张的。这样就有一些村民不满起来，特别是大脚为首的一群在林场种过树的温姓人，更加不满。跑到山上，把村里砍倒的杉树抢走。大脚一抢了起头，好多不明真相的村民，包括一些冷家

的人，眼睛红了，纷纷上山，不但把砍倒的全抢光，还砍倒了好些嫩杉树。

华亮发现后，立即带着阿牯等人马上去拦，可是抢砍的人人多势众，怎么拦都拦不住，还差点与他们打起来。没办法，只得连夜报告乡里追救兵。

燃冰马不停蹄，和刘局长直奔野猪窠。跳下车，看到山上杉林被毁的情景，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

原先野猪窠的杉林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环绕着水库，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可如今，才一天时间，竟变得稀稀拉拉，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仿佛一块美丽的绿绸布突然被一个发脾气的女人用刀砍了个七零八落。到处是伤口似的露着白茬的树根，和胡乱扔弃的树梢树枝，整个山林失去了神韵，变得死气沉沉。就连清清的水库也好象变得混浊了。

山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他们已经把木头拉下山去了。燃冰正想回村，猛地却听到一声豺叫般的叹息。定睛一看，从一丛砍倒的树枝下爬出来一个人，浑身是血和泥。那人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看清了原来竟是胡半颠。

“胡老师，你怎么也在这里？”

胡半颠眼睛歪斜着，狠狠地呸了一口：“你不是李付书记吗，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你没事吧？”燃冰见他那模样，捍心他受了伤。

“我没事，我是心里痛！自由主义大泛滥。资本主义是害人精。我要为保护社会主义江山血战到底。你们这些坏分子，乱砍山林，罚，罚，每人罚一千块！”说着，也不管不顾燃冰他们，手里挥舞着一根胡树枝，飞也似的跑下山去。

燃冰的心痛苦的紧紧缩住，几乎透不过气来了。

是啊，叫他怎能不痛心呢？这片杉林是当年他与插兄插姐们亲手种的。为了种这些树，他们吃了多少苦头？每天早起晚归，赶十几里山路，那时的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两旁长满锋利如刀的剑芦，稍不小心就会被它拉出老长的血口子；由于路远难走，来回不便，中饭都在山上吃；那时生活艰难，又懒得种菜，他们经常是盐汤下白饭；吃的差，干的活却不轻；当时的野猪窠是一片荒山，长满杂树乱草，他们得先将它砍倒，就是在砍树的时候，阿彬送了命。燃冰虽然算走运，也出了好几次事故，至今他的腿上还留着一条被斧头砍伤的疤痕，足有两寸长；那时是砍一根歪脖子树，由于地势不好，一斧砍滑，落到脚腕上，当即血如泉涌，动弹不得；抬到山下医疗站时，缝了五针；至今疤痕处还麻木着。尽管如此，他们的精神状态却很好，抱了满腔的雄心壮志，誓叫荒山披上绿装。当时真是对改造这片山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这片杉林也是他们青春的一张写照啊。

他痛苦，继而愤怒，真想对毁坏这片杉林的人象当年打野猪一样用大棍子狠揍他们一顿。可是他不能，只有紧紧地咬着牙齿。

下山的时候，碰到了老霜，脸色铁青。党校学习回来后，他的思想转变了许多；对燃冰发展经济的思路的村里的一些做法，慢慢的也有所理解了。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起了很大变化，大家不再懒懒散散，不再坐在村口街头闲话瞎扯，也不再喝酒赌博；都在想着怎么地入厂挣钱，一股热气腾腾。这种景象使他不得不承认，只要这样下去，桐花林也会赶上闽南广东的。

但是毕竟好事才开头，村里一些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中受到了冲击，就不可能满意。总会找些麻烦。哄抢山林就是他们不满

的发泄。可是看到山林毁成这样，老霜心里难受。他很后悔没有坚决地反对华亮砍这片杉树来建校舍的主张。以前大肚也提过这事，他就没有同意。如果他早阻止了，可能就不会弄这么大事。但华亮并没有说要全砍光，只说砍些间伐材，乡林业站同意的呀。

“怎么会弄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真是作恶。”

“是大脚带的头？”

“开头是他和几个温姓人去拦运木头的车，后来人多了，就开始乱抢了。”

“大脚怎么会这样？这片树林也是他和我们知青一起造的。一点也不可惜？”

“莫说起，就是因为他参加造了，他说他也有份，华亮凭什么不跟他们商量就砍了卖。

让他这么一鼓动，当年一些参加造林的村民就跟着他去山上了。”

“这么看，他是冲着华亮来的。华亮呢？”

“去追那些偷木头的人了。唉，刚刚做了几天村主任，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来。真是想不到。”

确实燃冰也想不到，华亮一当村主任就会闹出这事。华亮的打算，曾经跟他谈过，迫于桐花林的经济窘境，不得已的。原先说要把整片青山卖给包工头老陈，实际上这事并没有成。最后是乡里给桐花林批了一点间伐材指标。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怎么会出哄抢？桐花林过去也常有村民偷砍木头，但多是零散的个人所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群人一齐上山哄抢的事。燃冰觉得这里有问题，不那么简单。

“这些抢木头的人，抢了木头运到哪里去？”

“有的拿回家。有的连夜运出村卖了。”

如果拿回家，木头还在村里倒还不要紧，追的回来。要是运出去卖了就追不回了。看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追回木头。

“走，一定要把那些企图把木头运出去卖的人拦住。”燃冰跨进刘局长的吉普车，一阵风地又赶到村里。打开广播，打算先向村民做一些工作。

“村民同志们，我是老李。现在我代表乡党委，宣布一项紧急通知。请你们注意听，并且互相转告。昨天村里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有些村民抢砍了野猪窠的杉木。村民同志们，这是严重违法的事件。请偷砍杉木的村民，自动把杉木交到村里来。如果主动交来，可以从宽处理。这些杉木是村里用来盖学校用的，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学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希望村民从大局出发，尽快处理好这件事。”

燃冰讲完，放下话筒。刘局长摇摇头说：“这样说几句恐怕作用不大。”

“不管有没有用，总要先说说。”

“我看。最后还是要上门搜查才能解决问题。”

“刘局长说的对。就是要去挨家挨户查。”有人插嘴。燃冰转头一看，原来是大肚，不知什么时候他跑了进来。

“唉，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这村里的人，心变坏了。”

大肚一付对那些偷砍树的人愤愤的样子。“以前哪里敢这样？我当村主任那几年，从来也没有出过这种事。”

“算了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还是及时处理眼前的事。”燃冰听了大肚这话，心烦起来。你无非是在吹自己贬华亮嘛。“我们还是到路口去看看。”

话刚说完，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看见燃冰，大喜：“李书记，你正好。我正要打电话找你。”

“什么事？”

“大脚他们刚刚运了一大车木头出去。华亮他们拦都拦不住。”

“快去追！”

果然，在经过村口前叉路口时，燃冰看到华亮和阿牯几个人站在路边，那边一个简易栏干已被冲断了。华亮他们没有车，只好干瞪眼。见了燃冰他们来，一片欢呼：“快，他们就在前边。”

吉普呼啸着，顺着简易公路急驶而去。那辆车开的好快，直到出了桐花溪村界的公路主干线，这才看到它。那是一辆大龙马车，装着满满一车刚砍下的杉木，摇摇晃晃地往前冲着。燃冰加大油门，超过了那辆车，吱的在它前面刹住。

“停下！”

燃冰看到车头里坐了五六个桐花林的村民，大脚也在里边。他们见燃冰拦车，仿佛没听见似的，把车拐到公路另一边，继续往前开。如此三番五次，直到一个转弯角，才迫使那车停下来。

刘局长气得拔出了手枪，挥舞着：“快下车，下车。”

大脚和车上那几个人不得已，只好从车头上下来。气恼地瞪着燃冰他们。

“把车调头，开回去。”燃冰命令道。

可是那些人没有回答，只是把眼睛看着大脚。燃冰知道这事是大脚为头，他客客气气地对大脚说：“大脚叔，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知道吗？”

大脚一下就跳起来：“什么违法？我操你妈。就许你们村干部吃冤枉？我们吃几根木头有什么了不起？这些杉木还不是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种大的。”

“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自己砍几根，有什么了不起。”

“不理他们，我们走！”

其余几个村民也乱喊起来。燃冰硬压住心头的怒火，冷静地解释道：“话不是这么说的。村里砍几根杉木，是为了盖学校用，又不是拿去卖。也是为了大家的。”

“说天说地，谁相信？全都卖给老陈了。刚刚当上村主任，还没三天，就自作主张，不是吃冤枉是什么？”大脚愤愤地跺着。

燃冰明白事情的原故了，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大脚这么固执地认为一定是全卖给老陈。

“没有这回事的。”

“你不知道的，这事也是你们村里干部透出来的。”

“谁？”

“总是村两委的。总不是我乱说。”大脚胡蛮着。

这样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挑唆弄鬼，鼓动大脚这些温姓人和华亮作对。这人是谁？除了大肚，别人是没有动机的。可是他自己根本没出面，真是狡猾极了。这人的问题不解决，桐花林没有太平日子过。妈的，等抢砍木头的事平息了，不管怎么说也要把水库工程的事查清，再大的阻力也要查。非要把这家伙摆平不可！

“不管谁怎样说，你们哄抢杉木总是不对的。别的闲话少说，还是快点

将车子开回去。”燃冰没有心思和他们多说了，催促道。

“还是你们开回去吧。我们的杉木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你不要管那么多。”

一个阴阳怪气的村民恶狠狠地说，这一下激起了燃冰的火气，“什么你们的杉木？说的好意思，不是我们知青当年拼死拼活开山种树，今天哪有这片杉木？大脚，你是村里老前辈，你最清楚树是谁种的，说句良心话！”

大脚不好意思了，“我又没有说你们知青没种树。”

“你当年和我们一起种树，你知道我们为开这片山吃了多少苦头，有人至今回不去，就埋在杉木林里。要说最该得这片杉木的是我们知青。可谁来要过？当年集体组织种的，没有分给个人，个人就没权利得。这道理明摆着的，你大脚叔也当了好几年村干部，这点道理还不知道？”

大脚被燃冰动感情的话说的不好意思起来低下了头，喃喃地：“我是心里不服气，不服气。……”

其它的几个人见大脚软下来，个个面面相觑，燃冰见状，趁热打铁：“听我的话，把木头运回去。”

突然，龙马车猛吼起来，往前一冲，就把吉普冲的歪到公路沟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木头贩子趁大脚与燃冰论辩不注意之机，偷偷爬上车子，想开了跑。

刘局长大怒，吼起来：“停住！再跑我崩了你！”一边就赶过去试图跳上驾驶室，木贩子连忙打方向盘，想甩开刘局长。这一甩不得了，车尾巴横过来；那车尾上伸出一米多长的杉木，狠狠地朝站在后面的大脚扫过来。大脚正讲的唾沫横飞，丝毫没察觉。这一下要是被扫中。不死也要半条命。说时迟那时快，燃冰见状不妙，顾不得细想，大喊一声：“快躲开。”一边伸手使劲地把大脚往旁一推。大脚跌在地上，杉木从头上掠过。一下打在来不及躲避的燃冰头上。燃冰只觉眼前金花四冒，脑袋嗡的一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尾声

这是什么地方？好一片幽深的树林呵。

一棵一棵的大树，密密麻麻，排列的象篱笆一样齐整；高高的顶端，是巨伞般的树冠，树枝蛛网般交织着，巴掌大的树叶层层迭迭，看不见天空，只有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在结满枯叶的地上。又从地上升腾起一股股徐徐的青烟，缭绕在林间，使树显得更加阴郁神秘。

燃冰脚登草鞋，腰插柴刀，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龙锯，打算将一棵砍倒的大树锯断，和他搭档配对的是春姑。春姑穿着一件男人的蓝衣服，低着头一声不吭。燃冰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忧郁？他顾不上细问，把龙锯放在大树上，示意春姑开锯。但是才锯一下就锯不下去了。他恼火的查看原因，原来这棵树倒的位置不对头，是一棵“过坑木”；再仔细看看，过坑的一头树梢搭在另一棵巨大的树腰间；整根树横架在空中，难怪没法锯。只有将树梢砍断，让树木落地，才好锯断它。可是要砍树梢，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树

腰。那棵树好高好大，一抱都抱不拢，怎么爬呢？

春姑说：“我们走吧，不锯这一棵。”

燃冰摇摇头。反正迟早都要锯的，迟锯不如早锯；他四周打量一下，决意从过坑木上爬上去砍树梢。于是他放下龙锯，吐了口唾沫在手掌心，一下就翻到过坑木上；这棵树木是马尾松，差不多有合抱粗，好长好长，中间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枝丫；不但没有拉手的地方，还晃悠的厉害。燃冰只得手脚匍伏在树干上慢慢往上爬。他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最后终于挪到了树顶。哇，这棵树好高好高，站在顶上，整片树林都在眼底一览无余。绿色的树林波浪般起伏着，树梢上盘旋着褐色的老鹰群，发出刺耳的尖利叫声。他顾不得欣赏景色，也没有心思欣赏，拔出柴刀三下五除二将过坑木的树梢砍断。那树呼啸着跌到地上。滚了几下才稳住。

燃冰松口气开始往下爬，这时才发现，他竟下不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树下四周挤满了豺狗，足足有几百头，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红毛高耸，白牙外露，布满血丝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爬在树上的燃冰。那眼神，令人不寒而栗。其中一头个子小小的，却有着特别尖利而长大的前爪的豺，肯定是豺王，突然仰起头来厉叫一声，好几头豺便开始奋力地爬起树来。那意图已是相当明显了；燃冰浑身的肌肉紧绷起来，背上汗流如雨，现在该怎么办？他看看周围，除了树还是树，春姑也不见了，不知是跑走了还是被豺群吃了。他拼命的喊，直到声音都哑了，还是没有一点回答。而那些豺越来越凶猛地往上爬，爬的快的就到他的脚边了；去你妈的，燃冰挥动柴刀，一下就把它砍下去。随后接二连三地砍下了几头，豺们见正面无法上去，便开始咬树干。真想不到那些豺的牙齿竟有那么锋利，只听咯咯咯地，一块一块地木片被撕下来，合抱粗的大树转眼就被啃了个大洞。燃冰急了，用刀砍了一些树枝下来，一头削尖了，当作标枪往树下扔，不知怎么搞的他的手法会那么准确，每扔一下就有豺被找中，发出痛苦的尖叫。尽管如此，豺群并不后退，更加勇猛地咬着树根。燃冰筋疲力尽。正在束手无策，春姑，啊，不，是白梅，突然出现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飞天衣服，在远处的一棵树冠上向他招手，燃冰鼓鼓劲，猛跳过去，谁知竟一脚落空，直往豺群中掉下去，……

村后边矮坡上的二郎神庙，香火越来越旺，现在不但本村的人常来，桐山镇和四面八方村庄的人都来。庙里终日青烟袅袅，欢声笑语不断。捐助箱里钞票越来越多，工匠又来将庙整修了一次，使这小小的庙益发金碧辉煌起来。某一日，一位省里的大官从此经过，看到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座小巧精致的建筑，走进去游了一圈，连连称赞：“好极了好极了，真是世外桃源。”自此后便名声益发大起来。秋瓜叔公自住庙后，也越来越精灵，越来越年轻，有一天晚上满头白发竟掉光，长出了乌黑的新发，过几天，本已掉光的牙齿，忽然又长了出来，不但能咬得动硬蹦蹦的炒黄豆，还能唱花仔了，于是老人家天天口里哼哼唧唧：

一号船仔去香港，一头装竹一头笋；
笋仔本是竹里出，先有竹来后有笋；
二号船仔去北京，一头装铁一头针；
针仔本是铁里出，先有铁来后有针；
三号船仔去厦门，一头装蔗一头糖；

……

金瓜崽老婆在家玩的无聊，利用自己新屋的门面，开办了桐花林第一

家录相厅；里边装了吊顶，铺了塑料地毯，门口挂了老长一串满天星，一到晚上就闪烁不停。引得村里年轻人天天往她家跑，生意日见兴旺。她虽说还象以前那样风骚，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但也开始自重起来，只是说说笑笑而已。

阿桐的新型板厂生产正常了，果然如他估计的那样，到处都有人来订货，弄得他倒有点供不应求了。林委见状，主动提出，再给这个厂增加一些木材配额指标，条件是与阿桐合股，阿桐考虑再三，同意了林委的要求，于是这个厂成了名符其实的合资企业，原先的地盘显得太小，于是又打算扩大。这一扩大不要紧，春姑更忙了，但她已经有经验了，可以沉着的应付这些事。只是很难得没有时间与华亮幽会。

小学的教师宿舍开始动工了，茶厂虽说因为华亮没空管了，但是阿姑接了上去，也做的红红火火。华亮开初的困难过去了，令他更兴奋的是，因为阿桐的新型板厂搞的成功，又有一些港台商人跑来考察投资项目，桐山乡成了闽北新的投资热点。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燃冰住院期间发生的。燃冰被那龙马车后的木头一扫，伤势很重，昏迷了半个月才醒来。

他醒来的时候，鼻子里闻到一股幽幽的清香，舒服极了。睁开眼睛，头顶是雪样的一片洁白，侧过脸，一大簇五彩缤纷的鲜花插在床头柜上，好多张熟悉的脸在朝着他笑。

春姑，华亮，老霜，阿桐，凌冬，一大群人。

春姑：“好了，还会不会痛？”

他只觉得脑袋有什么东西绑着，有点僵硬，不痛，摇摇头。

老霜：“真真得了你，不是你，大脚就没命了。”

他想起昨天，也许是前几天，那情景跃然在眼前：“木头都追回来了吧？”

华亮：“都追回来了，有些人拿回去的也交来了。学校已经开始动工。教育局来看了，拨了三万元钱来。”

“太好了，阿桐，你的厂问题都解决了吧？”

“解决了，这事要感谢白梅，是她拉了她父亲一齐去找林委主任，如今我们已和林委达成协议，合股做了。”

“质量没问题吧？”

“没问题，真要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

“只要这个厂办起来，你能挣钱，也让桐花的乡亲挣钱，我就非常高兴了。以后我们要继续合作。”

这些消息，听了真让人高兴，遗憾的是水库工程这个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仍然没有查清。他看了看凌冬。“凌书记，真不好意思，桐花林的工作没有做好，出了这样的乱子。”

凌冬拉住他的手：“哪能这么说！有问题首先要怪我。唉，说起来惭愧，许多事我太不敏感了。如果还有机会，我们一定好好合作，可惜你就要高升走了。”

“我要走？”燃冰不解。

“我刚刚接到组织部通知，要你马上回地区报到。据说是派你到高山县去当付县长，你真幸运啊。”

燃冰愕然，一切才刚刚开始呢，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是长长地

叹了口气。无奈地笑笑。他心里明白，他将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高山县是闽北最小最穷的县，只比桐山乡大一点点。

“你放心好了，桐花林的事我们会接着做下去，我的身上也流着共产党员的热血！顺便告诉你，野猪窠水库工程的事，县纪检会已经立案了。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不管谁要搞名堂，都不会有好结果。”

凌冬使劲地握了握燃冰的手，他们的心意一瞬间相通了。“我要先走了，后会有期。”他拉开病房门要走出去的时候，猛然发现，白梅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大束鲜红鲜红的玫瑰花。

燃冰也看到了她，不知怎么搞的，耳边响起了那幽幽的花仔调来：

有意与娘结成双，劝娘莫嫌郎家穷；
钱财再多会用光，桃树没法开花红；
门前水塘七尺宽，一只鲤鱼头带黄；
有缘游近让娘看，无缘游转塘中央；
高山大树不怕风，过海大船不怕龙；
有心嫁郎不怕穷，有意成双莫嫌穷。

……

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完稿

